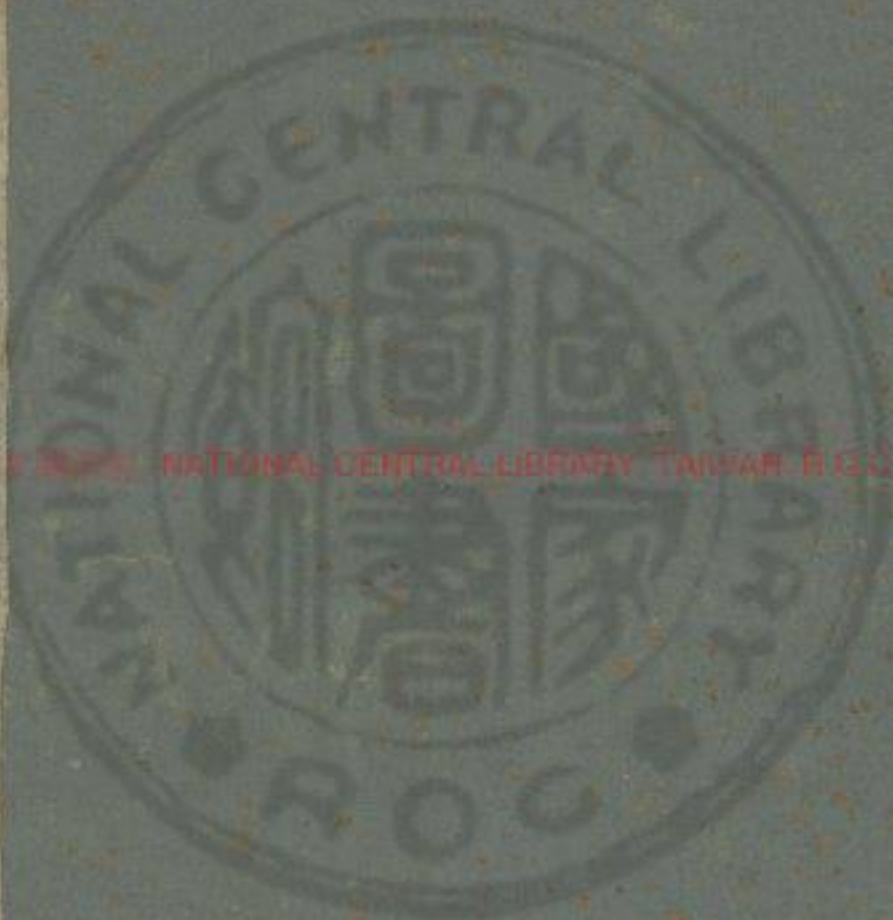


唐文粹

宋寶元二年本 卷三十二册

義州李大紳石孫珍藏



唐文粹宗刊本有二一為寶元二年孟琪原刻
一為紹興九年臨安府重刻紹興本未有臨安
府今重行開雕唐文粹壹部計貳拾策已委
官校正訖紹興九年二月日凡三行並有林憲等
銜名七行此即錢牧齋徐健庵季滄葦連藏
之本後歸百宋一廬黃莢圃所云何義門小山
兄弟皆用此以校明本者也寶元本 天祿珠

瑯宋本集部有之云有施昌言後序闕鉅
自序六無目錄續目又有宋本二其一有鉅自
序惟行數字數皆未詳載日本森立之經
籍訪古志載賜廬文庫有宋槧本唐賢文
粹一百卷每卷首題吳興姚鉅纂每半板十
五行行二十五字界長六寸四分幅五寸七分左
右雙邊板心有刻手名氏此係市野齋光舊

藏有手跋云審其板式字方而平不如元本每
字敲歪帶行體也定為宋刻之簾率者常
熟瞿子雍鐵梁銅劍樓書目有元刊本云此
書明刊本已改行款是本猶仍宋刻之舊書
名無唐字其賦頌等總幾首即在首行書名
下次行撰人姓名次二行聖德與舍元殿賦等
並列不分兩行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字云々

此有半
頁誤綴
於後

後乃改題唐賢文粹及至刊時後刪去之而刪
之未盡故此兩卷猶有唐賢二字臨安是本流
轉東瀛幸賴森氏著錄得攷其稱名之異此
六目錄家所不可不知者也惟張月霄愛日精廬
藏書志有宋刊殘本三十四卷云前有目錄分上
下兩卷目錄後有題識云蓋城劉_字謹白是書
分卷篇數俱與百卷本不同詩文則有少無多

每頁二十六行、二十五字、月霄所得既係殘
本、又與百卷本不同、且多目錄兩卷、遂據郡齋
讀書志、初為五十卷、一語、疑為五十卷之殘本
然事無左証、此本今又不知流傳、何氏要未可
據為定論、又明嘉靖丁酉、徐煥重刻、宋本據
訪古志、每半板十四行、二十五字、則寶元紹興
之外、又有十三行十四行兩宗本矣

天祿琳琅續目
有明翻宋本一不
言

頃姚子梁先生於殿肆得文粹一帙出以見眎
行款字數悉與訪古志瞿氏書目同卷首有
自序而無目錄亦與天祿琳瑯相合當是宋本
未有寶元二年嘉平月殿中侍御史施昌言
後序殿中提行拾寫亦足見宋刻之真每卷首
行題文粹卷幾卷末亦同惟九十九一百兩卷
末獨題唐賢文粹始知此書本名文粹

見文獻通攷

所據元和顧澗濱嘗校勘文粹與英山金近園
同撰辨証鈔校早觀唐集見秦敷夫呂衡
州集序澗濱自作文粹跋謂胡果泉中丞嘗
得宋刻全部歛重刊而未果澗濱校勘詳審
其精神當不泯沒或尚在人間以俟他日徐訪
之耳光緒丙申九月吳士鑑跋於宣南寓廬
之候向室



文粹序

吳興姚

鉉

述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于周氏
我宋敦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
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曄然文明霸一變至
於王王一變至於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
熙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侁侁儒雅盡識
聲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
濟多士盛德大業英聲茂實并屆于一代得
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況今歷代墳籍略無
亡逸內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祕書監崇文院
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羣書雖唐漢之盛無

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
識於人而際於天撰述纂錄悉有依據由是
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禩

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
文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
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焉
禮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
易定天下之業而兆乎爻象春秋爲一王之
法而繫於褒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
乎是故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
其極然後隱而晦之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
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之文也自微

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怨
對則溺于譎惑漢興賈誼始以佐王之道經
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才卒罹讒謫
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
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
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
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揚子雲東京二班
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
業浩然無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
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馥聳潘陸之
風格舒顏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興
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

騷終于本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
之得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
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迨隋季咸無取焉
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
始振風雅繇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
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撰述
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
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
揚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
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
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凌轡轡首唱
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

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
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
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
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温
梁補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
居易元江晏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
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
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
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
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干
名求試者之急用爾豈唐賢之跡兩漢肩三
代而反無類次以嗣于文選乎鉉不揆昧慚

編閱羣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于茲始
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
表傳錄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
相從各分首第門日止以古雅爲命不以彫
篆爲工故侈言曼辭率皆不取觀夫羣賢之
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
不能測研幾而窺沈慮故英辭一發夔出千
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激
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
乎

文粹序

畢

文粹卷第一

古賦

摠二晉

吳興姚

鉉

纂

聖德

含元殿賦

李華

明堂賦

李白

失道

阿房宮賦

杜牧

含元殿賦

并序

李華

宮殿之賦論者以靈光爲宗然諸侯之遺事蓋務恢張飛動而已自茲已降代有辭傑播於聲頌則無聞焉夫先王建都營室必相地形詢卜筮考農隙工以子來虞人獻山林之榦太史占日月之吉雖班張左思角立前代未能備也而曩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懷握之細則廣言山川之阻採伐之勤至于都邑宮室宏模廓度則略而不云其體病矣至若陰陽慘舒之變宜於壯麗棟宇繩墨之間鄰於政教豈前脩不逮將俟聖德而啓臣心輒極思慮作含元殿賦陋百王之制度出羣子之胸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譽欲使後之觀者知聖代有頌德之臣焉其辭曰

維皇高宗穆端命于玄穹萬有千歲鍾景祚于洪裔建北宮之尊

巖上取法於天帝乃圖正殿之道居規崇山而定制信神明幽贊
而人謀襲契不然何前王曠此之雄麗也先是大司空帥其屬執
度而相之曰美哉川后驚乎其大坦坤靈兮配乾剛坤順乾而爲
龍舒廣衍兮走群山紛却面而朝宗陵正陽之弈弈鬱佳氣之葱
蔥蓋昊天之作而黃祇授元聖獲以造新宮也乃審于龜筮龜筮
協從太卜以告神人咸同皇曰欽哉是將而爲朕宮因以鴻稱含
元建名易乾坤之說曰含弘光大又曰元亨利貞括萬象以爲尊
特魏魏乎上京則命徵般碩之匠下荆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
涉磧礫而登崔嵬擇一榦於千木規大壯於喬枚聲坎坎於青雲
若伸踣而顛摧勢動連崖拉風粹雷倒勁梢於窮谷斬巨抵於昭
回時也山祇效靈波神作氣爲榦爲筏羽疊鱗萃朝泛江海夕出
河渭雲奔山橫交積于作宮之地於是農事旣收靈臺勿亟子來
而就役者周邦畿而薄四海咸忘勞而獻力乃張宏廣庭考正極
星邦伯是經國工研精刻盤岡以爲趾太階積而三重因博厚而
順高明築凌天之四墉旣列太階如截下土相嶺欽懔以沈沈其

始也星鎮電交於萬堵霜鋸冰解於千尋擁棟爲山潛杵如林乃
日星之吉以成帝室虹梁勁於中極棖栴織以礮密折姑繇以
爲楹隨喬山以爲礚亂重檐以切霞炯素壁以留日神標峻檣鬼
疊層楣高卑迭拒尋尺相持木從繩而後正棟操宇而不危階瑩
水級瓦敷鱗差蕩晶景而升降歛睽昔以交輝聳大厦之竒傑勢
將頓而復飛爰詔有司練日推時徵考室於周頌會公卿以發之
不赫哉如俯如跂若合若離踈率脩邃以宵徵悅業駸而巖魏謂
衝颺激海兮漩滄淪以無底奔雷觸山兮掉巖嶸而傾欹石紋拖
首於堂廡狀出雲而撐鬢崇高之制靈丘上盤鄰斗極之光輝瀾
天漢之波瀾察鑿柄之吞吐吸山叢而水攢建升龍之大旂邈不
至於階端崢嶸羸顛下視南山照耀無閒七耀迴環啟歟威赫
以突兀據闕弘以蕭徽捧帝座於三辰銜天街之九達進而仰之
騫龍首而張鳳翼退而瞻之及樹巔而碎雲末寔兮我我巨鰲戴
仙山而出滄波畫如呼多兮煌煌燭龍坼穹穴而臨北方排層城而
廓帝居豁闔闔而面蒼蒼左翔鸞而右栖鳳翹兩闕而爲翼環阿

閣以周墀象龍行之曲直夾雙壺以鴻洞啓重闈之呀赫趨堂塗
之未半望宸居而累息惟二聖之欽明爰聽政而布德去雕梁與
金玉絀漢京之文飾熾丹雘於菱薈抗重霄而競色若乃紫微晨
盥彤墀夜明雲薄萬栱風交四榮冬止其陽則釋裘而燠夏休其
陰則捐綵以清旂獵風而振響葉墜露而成聲懸櫺駢湊竦柱奔
列複檻罽綴高窻景蕤駘鴟敢日翳而采連曜天開而中絕形持
紳而欲離足僂步而將跌貯昭訓之宗崇隣光範之揭揭其南則
丹鳳啓途遐矚荆吳十扇開閉陰陽睢盱容鼎七局方駕五車示
王者之無外不樹屏於清都望仙闕於巽維建福敞於坤隅偃朱
旗而囊玄甲屯乞乞之驕夫其後則深闈祕殿曼宇踈楹瑞木交
陰玄墀砥平鮮風歷七無凌霰飄英陰藹武闈增華穆清玉燭內融
則嘉盛豐備太陽臨照而天下文明古有六寢御茲一人今也三
朝繇古是因布大命於宣政澹玄心於紫宸義和弭節於通乾望
舒停景於觀象密勿旒袞臣人是仰左黃閣而右紫微命伊臯以
爲長其下則鷓冠魚服良家茂族厲禁非且金吾領之其前則置

兩石以卹刑張三侯以興武告善之旌登聞之鼓節冕漏於鍾律
架危樓之筍簷以辨內外之差以正東西之序天光派於紫庭倒
景入於朱戶騰祥雲之郁靄映旭日之葱蘢清渠導於元氣玉樹
生於景風夷坦數里徘徊無窮羅羊乘與萬騎曾不得半乎其中
厥初經營天下旣又文物未周孤其壯麗蓋重施於勞非不懷也
乃眷睿孫睿孫開元萬寓晏清而太和奄書契之所論旣克廣於
崇構聲明備而益尊美聖皇之孝也揮綽變化兮動搖乾坤其東
於是弘文教而開館對日華之清閼蓋左學之遺制協前王之講
德其西於是延載筆之良史俯月華之峻竦集賢人於別殿朝命
婦於中闈王風闡而成化陰教備而不虧加以詠周詩而展親睦
魯衛而敦叙因命族之來宴置更衣之豐宇至於殿內諸曹則左
右有扃通軒並廡物有恒司供無廢舉文有銀璫珥貂寺人巷伯
奉宣出納之命更踐宮中之役熊羆之旅董以龍武矛戟森森林材
官羽林聲破丘山氣龍龕飛沈爪抉千鈞跟騰百尋克壯皇威協比
其心其外則校人掌馬天駟在閑以備順遊攻數其間望我鑿和

陟彼高山猶慮憲音或遺國容未備乃立掌醜之司館通事之吏
職在達下情于上天徹王言于有位孺通太極證指龍池重門內
注復道潛移幽峻肅以相屬光彤融以熻熻玄象著明帝座維三
皇層設位俯察仰參翼室正中游宮次南北起含光其容眈眈摠
而言之如山之壽則曰蓬萊如日之昇則曰大明自茲而北燕遊
所經達于苑囿不可殫名周廬更呵匝以環衛南端百仞上極霄
際却視黠盜經途廣深繚以層城黠爲重陰至若時雨膏田九農
快暢雲歸山穴儻以昭曠白日麗於宮闕混晶光而益壯於是風
節斂威纖慙不升穎絕搖芒葉無翻稜自中徂外鏡洗川澄弦直
闕闕井畫蕭滕靡迤秦山陂陀漢陵知穆穡之艱難見皇王之廢
興及乎玄冥戒寒海神飛雪瑤城粉野琪樹森列玉宇璇階雲門
露闕天華爽霽明日朝徹赤旗絳庭朱柱艷月仰白帝而金精開
據河宮而銀燭發其或蠻夷不至帝用興戎降元帥於天上發神
謀於禁中皇靈震耀殄厥渠凶矯矯武臣此焉獻效功倬虜而陳
器械恢莫大之威容爾乃時殷仲冬日正南至上公奉學羣后在

位一人壽昌萬國承賜式燕以樂欣欣且醉乃撞宮懸磬碣天地
及乎獻歲元辰東風發春懸法象魏與人維新嚴文物於王庭兼
九伐而宿陳威儀之嚴嶽嶽振振若太一披網緼而俯百神旣而咸
造勿褻會朝清明璿柄指寅寢闈發獨皇帝御袞龍之法服佩蒼
璧之純精執鎮圭導朱紘降輦歿其階微聞玉聲於是興禮之官贊
王就位南面穆然至若甸侯采衛要荒闕猶輸其方賈罔不來格
統以千官六卿二伯司儀叙進象胥重譯肅肅委皮乾乾奠璧設
以庭燎天烘地赫雷鼓殷殷朱干玉戚神筮如生熊羆愕眙危昂
歆向歆爛歆射金根玉輅太常少伯火烈門旂霜交陸戟乃進元
元以觀禮珽初一反億兆之增金吾南首麾之以肱遶攀援而聳仰
齊履企而冠騰太史來告卿雲勃興灑豐澤於生人答上玄之休
徵中命司寇緩刑冢卿降德秩山川而問耆老周雨露而均邦國
華戎竭歡喜氣聞塞揭金雞於大清炫晨陽於正色慶抃之聲不
踰辰而霽四域當斯時也驅周驟漢於寧煥爛王臨于朝天地貞
觀靈宮巖巖上下交贊蓋所以法乾道而遵帝度豈唯安體而明

威者哉夫瑤臺之靡不可以刑萬國土階之陋不可以儀天地奢
不遜而儉固允執中于大位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富哉上聖之宏
議也詩歌楚室頌美泮宮諸侯之事也雲夢甘泉晏恢景福解王
之志也論諸侯曷若戴天子嘉僻王曷若尊聖人烈烈盛唐祖武
宗文太古被德六王慙勦而政本乎慈用過乎儉夫蒼生所奉者
惟君所愛者惟親寧有君親宅體於卑室而赤子得安其身乎故
有熊明庭帝姚總期從人欲也天垂定星易有大壯君人者法焉
聖朝猶斥其華而凭其質今是殿也者唯鐵石丹素無加飾焉身
居玄眇心與萬姓同默畝之勞以是臨衆何衆不賓以是享神何
神不若其德歟雖欲宮崑崙而館不周城八極而隍四海猶未足
儲鴻醇而脩不耀豈咸鑄一京之所在崇四續之前式勅懷鈔之
小臣俾讎書於禁中正百代之遺文由是循環天造耳目惟新敢
頌成功告于神宗無愧斯于之什式昭聖德之容頌曰

帝作含元含元言京卒若日觀呀爲天門太階二層皇達于崑崙鎮
茲秦野揭以周原烈文祖宗永錫孝孫孝孫有慶于以施令奄甸

萬姓受天休命歌之頌之管磬宜之穆穆皇私壽考無期既成斯
文各有勸之上者對曰前王之尤祥絕瑞乃聖朝之細事今休徵
以獻于聰明頌聲亦餒于天意私歌竊作乃臣子之本志又焉足
以薦聞哉客曰不然今至尊明發不寐有懷先皇周文之孝也允
恭克讓光溢海外堯舜之謙也自即位以來上下之休光神人之
詠歌歌於睿躬則固辭頌於宗廟則無數今吾子之文明昭乎累
聖之耿光美于大君之孝德可進而退宜言而默使雅頌之音卷
而不舒猶坦湯其膏臆無乃過歟爲人之下者有可達於君親雖
濱于死亦冒行之況宗廟啓其心哉臣華嘗聞遷善之規願附升
歌之末

明堂賦并序

李白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締構之未
輯痛威靈之遐邁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宗萬祀之
不莘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
述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及仗天順赫然雷發以首之於是
橫八荒漂九陽掃叛換開混茫景星曜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
張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廓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類網淳風沕穆
瀉恩滂洋武義焜赫於有截仁聲馭齊乎無疆若乃高宗忽興拓
統錫羨神保旁臻瑞物咸薦元符剖兮地珍見既應天以順之遂
登封而降禪將欲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帝鄉
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烈聖之
耿光則使軒轅草圖羲和練日經之營之不彩不質因子來於四
人豈輝統於萬室乃準水臬攢雲梁罄玉石於隴阪空環材於瀟
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鏘鏘雖暫勞而
永固兮貽聖謀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元墮隴乍明乍
蒙象太古元氣之結空龍從頽沓若窠若筆似天闔地門之開闔
爾乃劃峯客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而垂動燭萬象而騰
文著惚恍以洞豁呼嶽崑而旁分又比乎崑山之天柱豔九霄而
垂雲於是結構乎黃道窈窕乎紫微絡鈎陳以繚垣闢闔闔而啓

衆峰巖嶂凝紫宇宙之光輝忽霍赫奔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泓
黃河垠漱清洛太行却立通谷前廓遠則標熊耳以作榻豁龍門
以開關點翠彩於洪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沒
岌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任托架金龍之蟠
蜿挂天珠之硨磲勢拔五嶽形張四維輒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
創規樓臺岷岵以奔赴城闕嶽峯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葩目
瑤井之瑩瑩拖玉繩之離離撒華蓋以儼泝仰太微之參差擁以
禁扃橫以武庫獻芳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酌夏步雜
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壯不及奢麗不及素曾擔
屹其霞矯廣廈鬱其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烏轉景而翻飛大鵬
橫霄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碧光之堂晃乎瓊華
之室錦爛霞駁星錯波泐颯蕭寥以颼颼宵陰鬱以綿密含佳氣
之青葱吐祥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闥聯絲飛楹磊砢走拱黃綠
雲楣立岌以橫綺彩栢攢欒而仰天皓壁晝朗朱甍晴鮮頰欄各
落偃蹇霽霄漢翠楹回合蟬聯汗漫沓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

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燠以照
爛倏山訛而畧換茂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猛虎失道潛蚪
蟠梯徑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下低玉女攀星於網戶金娥納月
於璇題藻井彩錯以舒蓮天窻絕翼而了扶標失足擬跟挂而
罷躋要離欬臙而沮精視永背而中迷亘以複道通乎掖垣空入
西樓寔爲崑崙三事庶尹正儀躅以出入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
奔其左右也則丹陛嶮嶮彤庭煌煌列寶鼎歆金光流辟雍之滄
滄象環海之湯湯闢青陽而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太廟
處乎中央發號施令採時順方其闔闔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
筵列位西八東九白虎列序而躩踞青龍承隅而蚴蟉其深沈奧
密也則赤燦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汁光權陰坤斗王土據乎
其心若乃熠燿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竒形異模勢若飛動瞻
眄睢盱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興滅表賢示愚於是天正孟月
朝陽登曦天子乃拖蒼玉轡蒼螭臨乎青陽左个方御瑤瑟而彈
鳴絲履乎國容輝乎皇儀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崇配

天之規欽若於蠶維清緝熙崇牙樹羽熒煌蔽牲納六服之貢受
萬邦之藉張龍旗與虹旌攢金戟與玉戚處五更進百辟奉珪璣
獻琛帛顛昂俯僂儼容疊跡乃潔俎醢修粢盛奠三犧薦五牲享
于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之隱鞞張鈞天之鏗訇孤竹
代奏空桑和鳴盡六變齊九成羣神來兮降明庭蓋聖主之所以
孝治天下而享祀宵冥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爲庖造化爲
宰殮元氣酌大和千里鼓舞百寮睿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霈恩鴻
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會會聒乎區寓駢闐乎闕外羣臣醉
德揖讓而退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
泉飛聽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
振窮乏散教宥毀玉沈珠卑宮頽墻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
乎天田后親於郊桑桑末兮反本人和兮時康建翠華兮萋萋鳴
玉鑿之缺缺游于昇平之圃頽五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
陵於鷓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傍封岱宗而祀后土兮掩栗陸而
包陶唐遂邀崆峒之道禮汾水之陽渴飲沆瀣之元精黜滋味而

貴理國其若夢游華胥之故鄉於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
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趙
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叢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
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泥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
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穹崇明堂倚天關兮籠旋鴻濛構瓌材兮偃蹇塊塤貌崔嵬兮周
流辟雍爰靈臺兮赫弈日星噴風雷宗祀貯蠶王化恢鎮八極兮
通九垓四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皇居而作固窮千
祀兮悠哉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
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
腰纒迴磨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
直齶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雩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高
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

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媵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
于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
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
輓輓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
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
英幾出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鑄玉
石金瑰珠礫棄擲漣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
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鎔錙用之如泥沙
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
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
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
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戾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
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
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
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

粟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文粹卷第一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粹卷第二

古賦之總一第

吳興姚

鉉

纂

京都

西都賦

東都賦 李庚

西都賦 并序

李庚

臣伏見漢諸儒若班固張衡者皆賦都邑盛稱漢隆當王道昇平
火德不赫數子歌詠發著後代今自隋室遷都而我宅焉廣狹榮
陋與漢殊狀言時則有六姓千齡之變言地則非秦基周室之故
宜乎稱漢於彼述我於此臣幸生聖時天下休樂雖未及固衡之
位敢效臯陶奚斯庶幾之誠謹冒死再拜獻兩都賦凡若干言以
詘夸漢者昭聞我十四聖之制度請付史氏賦曰

洛汭先生客于上京問里人以秦漢咸陽故事里人曰先生不習
乎哉秦址薪矣漢社蕪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
矣先生曰賓者不識藐然沈愔歲亡而日遠願聞古而知今為我
源說恭承王音里人曰昔者帝兆唐居命隋先基乃假隋權是開
中原既權二年為唐遷都周榛秦莽平蕪耕餘文驅煬迎卒于侑

傳若天使項氏死勞而授漢休也唐開禮壇新都之門闢殿乾宮
以朝諸侯時則有若房魏作弼英鄂執律南陽故人河間帝室戎
衣旣稅瑞氣洋溢謹聲傳於億兆煬燎致乎太乙乃會漢舖發周
賚謚萬類溥四海遂開國以報功差子男之五等然後構閣圖形
榮號凌煙指河帶以山礪書天子之摺紳其制度也擁乾休正坤
儀平兩曜據北辰斥咸陽而會龍首右社稷而左宗廟宣達周衢
址以十二棊張府寺局皆吏環以文昌二十四署六部提統按星
分度嚴憲臺而四列肅陰宮於北戶建倍負於前王摠維綱於御
史端國儀朝實周察乎左右其內則有太極承端通址含元日出
東榮月沈西軒倚九巖之下麓涵太液之清瀾龍道雙迴鳳門五
開煙籠凝碧風靜蓬萊東則左閣當辰延英耽耽宣徽洞達溫室
鳴南接以重離縣乎少陽是為二宮複道邃廊西則月華重啓銀
臺內向中書在焉密用宰相宦者別省延緣右藏建子亭於屏外
設蘭鐙於廡下天子端朝明庭九賓發少府之冕旒陳奉常之官
勳肅勾陳以辟護翼雉扇而對分雞人乃下鶴鳴先聞千官就日

萬品趨雲漏遲遲而東轉風習習而南薰外則國子招徒疏館開
軒左立太學前惇廣文膳豐中厨就教九年稽以博士總之成均
祕書典籍藉品命校郎橫閣三重闈正鈇黃若六藝之條貫百氏之
縱橫交錯發論禮形而樂聲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載言載筆出納
謨誥鵠動鸞飛振玉鎗金殷廟羞瑚璉之器楚材慙杞梓之材已
而燮和陰陽經緯天地採撫軒昊牢籠虞夏闢孔子之學堂敷一
代之風雅此王者之文教也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豹首金罍
火額狼跋張旆剝犀綴革奮目而虎眦振髯而蝟磔柔六鈞貫七
扎對天仗以司戈分玉璫而執戟別有陳旌賜鉞闔外四七依榆
關以作鎮拒柳營高開壁逐虜則出塞飛塵伐叛則救陽作澤此
王者之武威也唐禮既行三代同風徵叔孫之春官命伯夷之秩
宗則有封禪巡狩謁天拜祖明堂辟雍王者之事有易矣次有朝
廷之位班爵之序器服車馬以節文武不僭不濫羣臣之事有司
以告下有內族外姻以殺以隆五禮各殊陳吉儀凶一室是形天
下大同百姓之事有司以教故以內則敬以外則嚴以家則肥以

國則昌卿士翼翼其公侯皇皇在野熙熙在朝踳踳夫如是夸周而
止魯胡可殫詳洎乎樂之設也以德配樂陳器以作革木匏竹篋
箴磬鍾命官一署諧以協律以奏廟貌祖考來格以陳宮庭簫韶
九成鳳皇來儀以布天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及乎御胤衣集舞
童或獻凱作名以宣帝功或布字綴行以達皇風此禮經之所未
紀變變之所不同刑期無刑以辟止辟三章寘漢祖之德肆赦緩
繆王之法於是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始建金雞
於仗內聳脩竿而揭起其下則稅三關解銀鑄追共工徙驪堯煦
舜絃浹堯年臺收白簡吏閣丹筆摠秋官之計料不踰乎三十斤
匡衡之失論罪溫舒之不足司刑無鬼笑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
又若薦祖建宮玄元之庭霞帔雲冠飄飄太清天子將有事也歲
旦時邊夏簋殷劍傳金爐之御煙開甲帳之琳琅此王者之示孝
也對里連街帝宅王家青門列楹棠棣分華勤政外名花萼中題
屹雲中而佩鳳杳天外而舒蜺於是天子設席千羞百醴家人齒
筵愉愉濟濟此王者之示悌也盛則長隄砥平錯則纓弁繁夥佩

印分魚九祭六佐肅威儀於行蓋指戒途於前馬待漏未開朝騎
背街雞鳴朱邱火度青槐先導擘雲後車奮雷遽以嚴聲不生微
埃人寒勿慄統以京尹臨人柄殺罔敢不謹豪家戚里金張許史
走騎如雲行車若水拉枯請命曾不仰視配前王與後趙固異代
而殊擬其地勢也負秦章臺倚漢甘泉帶涇渭之富流挾終南之
壽山指重城之二華拓外門於兩關玄素交川灞滻在焉斷虹偃
蹇而亘梁拖輪走驟而蹄奔度萬國以向朝趨魏闕之通門赤縣
統虜停旂帝鄉長安萬年乾封明堂藍田左倚鄠杜前張分圻連
乎馬滋畫郊接乎歧陽排吳山而抵蜀亘氏谷而通商天子穆清
環衛陳兵將軍之號三番六營至乃辨曉營晷主在金吾鼓列六
條外傳通衢備以嚴兵羅以周廬禁動息人用戒不虞其中則御
水分溝昆明下流在野決旣入宮環洲菰織蒲紉芟誓菱羞渚戲
玄鶴沙眠白鷗其遠也深有蛟潭派作龍秋溪接河漢波通女牛
其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戶閉煙浦家藏畫舟爾乃農家東作
厥土黃壤樹以桑柘翳蒼乎南畝以秔以稌以黍以稷以輸太倉

天子之儲士厚地中溫寒以宜門多枝老室有蕃兒承化發謠帝
力不知則有程鄭之家白闥朱軒崇基峻砌待駟高門木秀苜蓿
紅舒綠繁挺碩果於華林育豐蔬於中園珠箔書晴金缸夜明羅
繡巾幘鼓瑟吹笙譁族陳賓以樂乎太平貨隧分墨物次駢連中
署肆帥夕咽朝昏越璞楚琛蜀賄巴寶裁綺張繡紋軸蕉筒聲教
之所被車書之所通交錯雜沓斯焉會同黃宅緇廬金篆玉高以
張帝居用壯天廷千形萬聲不可多名天子奉堯舜之道勤后稷
之功當仲夏而獻繭立中和而視晨然後黼黻時備粢盛告豐其
接下情也則堯鼓不懸晉木不列鎔金作軌四門是揭人靡迷邦
士無諱訐示收材而問箚上諫行而寬達當其萬國貢珍四夷納
賫賦用舟通財因輦進地官計國慶支主吝百姓既足斯焉充物
復若天府萬品以備供職登饌則光祿獻厨命駕則太僕承軾其
樂人也啓九重開三殿齒群官於次坐徵公族於內宴予以訓恭
儉予以示慈惠戲族咸在百弄迭改眎仙童之霓裳觀壯夫之角
觥御階畫蔭帝座春深繽紛官闈窈窕嬪林既受賜於遠暨盡拜

帛而懷金與衆之樂一日於此先生獨不習乎其四郊也故有乘
時之舊址亡國之遺蹤天子迎四氣盡然改容曰是足以懷傷於
耳目作戒於心宵共秦政肆刑秦民共傾楚澤大呼分隴列城徒
罷驪山役休上林秦址既遷鴻門至今此東郊之事也隋苑廣袤
置籠南山占地萬頃不爲人間齊門失耕禽游獸闌代謝物移繚
垣不完此南郊之事也豐水悠悠文王作周傳艱子孫衰平遂遷
乃睠鎬都武王宅居國失赦死豐鎬皆燕此西郊之事也漢設五
時以主淫祀藥誑徐誣將求永久天子親拜太牢素牲事亡地存
爲天下笑此北郊之事也故因迎春則鑿秦敗知恃刑不如恃德
也因迎夏則鑿隋怠知獵獸不如獵賢也因迎秋則鑿周勤知祖
墓作艱傳萬年也因迎冬則鑿漢誤知去淫即正獲天祚也四鑿
以陳澤于生人四德已懋格于上下故我高祖一呼大定安都居
正傳今皇帝一十四聖是知禪國也禪都也非得隋之命是得天
之命

先生曰富哉言乎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然天地旁魄與區不一九
衢六陌亦稱河洛如乎周卜今自隋革進十八里作唐東宅成者
居者余得其故用悉聞見不我王度子不識乎顛煬奮華中原毒
痛順天應人文皇赫圖王充不來建德相依阻我東人不蘇義旗
高祖西安文皇舞干一挂戎衣我人保完彭城獻級東功乃立則
創業之事不獨于西也高祖至天后朝匪伊是居於焉逍遙明帝
大同出震開宮恩波爾鄉洩源于東則太平之事不獨于鎬也若
乃周洛爲池帶漕爲沼洞八門之會要控二梁之天矯在隋之始
移畫前規之隘侈舊制之陋指半舍而新布乃集工而成就重城
不居萬盜齊構訖大業於義寧鄭皇家而遜授旣而天蹕以正地
產以實禎祥以紀嘉名不一表賢則河水變清瑞聖則洛圖屢出
帝功旣成封禪禮行顯祖光宗勒岱而祈嵩我甸我郊三聖之靈
壇在焉赤縣神州與京比儔涇東山之貢賦扼關外之諸侯直齊
梁而駕輅引淮汴而通舟太行枕甸發址崇垓覃懷鎮封上千昭
回鑿開導伊兩阜屏開育仁順智堂隅庭隈總其左掖通東右掖

洞西籠故地之銅駝抱舊里之玉雞御溝接泃苑樹涌堤抗鳳樓
於內庭轟轟端門於天街上陽別宮丹粉多狀駕瓦鱗翠虹梁疊壯
橫延百堵高量十丈出地標圖臨流寫障霄倚霞連屹屹言言異
大和而聳觀側賓矐而䟽軒若蓬萊之真侶瀛洲之列僊鸞鶴爲鶴
車往來于中天嚴城曉啓千門萬戶建衛對營開宿按幡翠華在
鎬分宮以守監署惟三卿曹亦九臺閣高閭支馭東方乃俾二官
別持憲綱赫若夏日凜如秋霜威動乎甌閩之國風行乎燕薊之
郊郊圻作固屯兵孟津千里無煙萬夫信信實兼武牢以食濟溫
唯是咽喉屬于將軍禮樂所流厥惟舊周追魯俗而爲鄰化殷頑
而作柔異材挺擢多士優游原隰而耕弱水濺濺而洗由士得
天爵孝稱行原身行大節里有旌門以繼前脩以垂後昆榮一時
之史籍從當代之人倫兄友弟恭位皆崇榮石記標衢棗爲名
螭首龜趺疑峙雙形指兩馮而遠邁對一誌而遐任至若里巷之
新名閭閻之近革或區區於傳說或瑣瑣於典冊非儆戒於將來
何侈言之敢作且二誌尚存始卜惟艱四姓所都季年乃遷或得

于聞或得于傳幸子勿華試爲子發乎齒牙里人曰諾先生曰鄆
鄆之地中居帝域賢相聖營龜符墨食成王定鼎以休姬德三十
承孫八百祚年祖功寤微衰平乃遷幽用婦烽諸侯疾怨夷元敬
朔太史不頒百泓分波爭涸其源汜水而鄭陽翟而韓晉盟河陽
秦成新安一旅之兵一雷之士嬴氏東之不享文武此周之失都
也南陽真人復運漢基舊邦惟新上稱康時光武而釀明醴和醢
冲質不長桓靈自縱后戚立權內官分弄四星耀斗百榘摧棟陽
弱陰強劉輕曹重此後漢之失都也魏丕徙許促齡四十強臣執
柄三嗣徒立政由審氏王擊莫奮瓦解土崩炎居莫遜此魏之失
都也晉始三世亂興永嘉蕭牆構兵沈闕稱戈浩浩逆流天下墊
波八王既分五馬南奔左衽之裘乃來中原此西晉之失都也故
權在諸侯則姬氏平權在內后則漢室傾權在強臣則魏徃權在
親戚則晉走是四者各以其故權興勢移運隨鼎去從古如斯謂
之何如由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優偃政弊則戚居勿謂往代
試言前載開元太平海波不驚乃駕神都東人誇榮時則麟麟其

車設殷其徒行者不賈衣食委衢冠冕之夫綺羅之婦百室連歌
千筵接舞高樓大觀陳賓宴侶金堂玉戶絃鳴管語我道如堯我
稅如貊貧度而稻賤筍而謁比屋相視耻衣空帛開場分肆不列
麩麥同熟同文晝呼夜讙父澤子愉去徑即盤既北既德動動植
植無聲之樂薰然不息稽成康之周隆考文景之漢休權代繫持
不爲彼優我俗旣饒我人旣驕安不思危逸而忘勞故天寶之季
漁陽兵起逆旗南指我無堅壘匝旬輦動衡天羯腥門開麗景殿
擲武成殺人如刈焚廬若薙樹駕先移亂師後誓傷四年之委燼
奮一將以建勳天落妖彗風推陣雲及夫掃臺榭之灰收京野之
骨徵郡國之版在驗地官之籍列太平之人已十無七八至德復
興六紀于茲七聖儲休平癘補瘼故含識之士女植髮之童兒皆
能痛其喪亂而期我康時今四方之事叟不知也惟洛泱泱瀆盈
萬室惟城職職市鬪軒比比年大有稍藏以實都人嬉賀有笑無
慄咸曰將睹乎貞觀之風開元之日鄉里之人思萬乘之威儀幸
物阜而時和指康衢而引領作望幸之慶歌歌曰曉雲行兮西風

慶搖齊考龍在中望雲光兮拜千百西澤霈兮均東澤里人曰誠哉是言前年日南至天子謁太清宮太廟郊天祀地既畢事執謙端珽謂公卿大夫曰予在人上歷祀三四年穀比登未極于富人庶稍蕃未臻于言動殖小遂猶有枯天日月所至猶照叛土戎狄雖貢西地猶虜今行大禮得不懼望于天而獻羞于祖是尚以聖政爲憂未意於行幸也先生曰大哉爲君用是言也治是事也則千里如郊萬里如圻在西而東均處內而外肥吾歸息鄉里之謠安堯舜之時將齊驅於壽域何近喜而遠悲則知鑒四姓之覆轍嗣重葉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

文粹卷第三

古賦丙摠三首

晁興姚

鉉

纂

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朝獻太清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于南郊賦

天寶十三載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麀鹿同羣而處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及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許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滃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辭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修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願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大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
明年孟陬將禋大禮以相籍越彝倫而莫儻歷良辰而戒吉分祀
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
而清浮虛闇闔逗蚩尤張猛馬出騰蚪捎熒惑墮_反火旄頭風伯
扶道雷公挾輶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礪萬山颺
颺效臻于長樂之舍鬼入乎崑崙之丘太一奉引庖犧在右堯步
舜趨禹馳湯驟鬱閔宮之律萃圻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竦牆撫
流沙而承露紛隋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杲光
爛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藻藉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溪女捧盤
而盥漱群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瓊漿自聞於棗盛羽客先
來於介胄燦望祖之儲社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勅王喬
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匪正辭於祝史若於嚮之有馮肅風颺而
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凝雜珮於曾顛之蓋歌以颯
纒中澁澁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爲身覺天傾耳陳

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爲仲達
所愚鑿齒其俗翼竊其孤赤鳥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
負其圖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响喻曆紀大破瘡痍未蘇尚攬拏於
吳蜀又顛躓於羯胡縱羣雄之發憤誰一統於亨衢在拓跋與宇
文豈風塵之不雜比聰癡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
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典恭
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煬帝終暴叔寶初襲
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旣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爲數子自誣敢貞
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悟或喜至於泣矧鱗介之鳴簾昆蚊以振
螫感而遂通罔不具集乞神光而剖閻羅詭異以戢香地軸傾而
融曳洞宮儼以嶷爰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
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有虹蜺
爲鈎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崕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弛張
於巨細覲披寫於心胷蓋脩竿無隙而仄席以容裂手中之黑簿
睨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於壽域明返撲於玄蹤忽翳日而翻

萬象却浮空而留六龍咸讐蹈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
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泊左玄君者前千二百官吏
謁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土配君服官尊臣商數
起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啓青陸
獻千春之祥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斧裳故風后孔甲充其佐
山稽歧伯翼其傍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
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
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寔邦家之光
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
氏好問自久宰我問科於季康敢撥亂反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
八駿迴旗掩月車奮雷騫七曜燭九垓能事穎脫清光大來或曰
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抉隋之後與
乎更始者哉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擲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年而天下

始一歷三朝而戮方令無績之大備上方采尤俗之謠稽正統之
類益工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黎蕭條無復生意
漣斷統之湯汨荒歲月而沸涓袞服紛紛朝人多閉者仍亘乎晉
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歎曠千歲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
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
形而尊卑必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壬辰既格于
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所以昭遠孝之誠所以明繼天
之寶具禮有素六宮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
筥甚實既而大尉參乘司僕扈蹕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
公卿淳古士卒精一黜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
戶曙黃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栗階有賓昨帳有
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龔篋侏以碣
磬干戚宛而婆娑鞀鼓填篪爲之主鐘磬等瑟以之和雲門咸池
取之至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循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
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嶸嶸以岳峙

象不敢去而鳴佩刻燭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歌美休成之既
享璧玉儲精以稠疊門闈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
曉而來往熙事莽而充塞群心應以振蕩祠花未吐孫枝之鸞鳳
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配貴神
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勳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尚代天之工爲
人之傑丹青蒲地松竹高節自唐興已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
名垂卓絕向不遇返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
雖前輩之温良寡大丘家俊果決曾何以措其筋力與翰鈴載其刀筆與猴舌
使祭則與食則無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真主索于彷彿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蓋我
后常用惟時克貞茲有以蕭合酌以茅明嘏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殘
其瑞神姦妄帖不敢祀其精而無絕軌身鴻名者予以奏求安于
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玉筵詳何宗朝以玉筵也沛枯骨而破
巖耳施歿胎而逮鯨寡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
金之風焉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宮獻獻陰事儼雅薄清輝於鼎
湖之山靜餘響於蒼梧之野育然漢莫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

自勝瞰牙旗而嚮立吟翠

而末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官欲聽

而思疑於是二丞相進曰

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淳朴

登尚猶日慎業業孝思烝

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

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起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知

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敢於迫脅方士奮其威

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虐蕩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

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謁天踏地受綏登車伊瀕洞槍槩先出爲

儲肯本枝根株乎萬代睿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絲壇緝

席宿夫行所如初

有事于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

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脩頌祗

之書屬祭天之紀令泰道而不昧俟萬乘之將覆掌次銳璫邸之

則封人考墳宮之奇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之

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聽又

齋心於宿設將肝食而匪寧旌門坡陀以前驚毅騎反覆以相經
頓曾城之軋軋萬方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製
翠毛於華蓋之角擘黃屋於鈎陳之星神仙戍削以落羽魑魍幽
憂以固高戰岐慄華擺滑掉涇地回回而風淅淅天泱泱而氣青
青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清迥霽夕雨於瀟湘洞庭
於是乘輿霈然乃作夫鸞鳳將至以沖融寥廓不可乎彌度聲明
通乎純粹溟滓爲之垠堦駟蒼螭而蜒蜿若無骨以柔順奔鳥獲
而黝鰲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鏐成陰以結絡吹堪
輿以軒輕槍寒暑以前却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熊
羆頹耳以相舐虎豹高跳以虛攬上方將降帷宮之緜縞屏玉軼
以蠟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連於穹崇之幕
周衛轆轤旣而咸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稠而曉星落肅定位
以告絜藹巖上而清超雲藹藹以張蓋春葳蕤以建杓簪裾斐斐
樽俎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
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

對稱福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
之則必取先於稻林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
八簋豐備以相公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不業繼起信
可永其昭配群望之編祭在斯示有明其冀載由是播其聲音陳
乎節奏以進退韶夏護武采之於訓模鍾石陶匏具之於禋粢變
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碑磬英華發外非因乎籥篪之高和順積
中不在乎雷鼓之大既而臍管挂霄柴燎竈壘騶擊壽赫配神晦
瀟灑灑風升雲颯星碎拂勿佻燄眇溟漭溼聖慮岑寂文黃增霽
蒼生顛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或馭駭以脩聳霜女江妃乍紛綸
而瞻曖執紼秉翟朱干玉戚鼓瑟改笙金支翠旌神光條斂祀事
虛明於是濟泮乎澳汗紆餘乎經營浸朱崖而灑湖漠洶陽谷而
濡若英著艾涕而童子舞叢棘坼而狴牢傾是率土之濱覃醑醑
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繼橫文澤淡泞乎無極殷薦絜粢
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
孤卿侯伯群儒三之儼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越人氏已

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根啓閉於厥初以木傳
子德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周茲煥炳而葱蒨秦失之於狼貪以蠶
食漢綴之以蛇斷龍戰中莽茫甚夫何從聖英奮縮曾不下眷伏惟
道祖視生靈之磔裂醜害馬之蹄齧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
轍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累聖昭洗中祚觸躐氣慘黯乎
脂夜之妖勢迴薄乎龍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闕不
敢旅拒鬼神爲之嗚咽高衢騰塵長劍吼血尊卑配宇縣刷挿紫
極之將頽蒼清芬於已缺鑪以之仁義綴以之賢哲聯祖宗之耿
光卷夷狄之影撇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
自以爲稷禹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觀以高揭蠢爾差僭粲然
優劣宜其謀密於空積忽微刊定於典廢繼絕而後覩數統從首
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筭外一字千金而不減上曰吁昊天有成
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寔用素樸以守于嗟乎麟鳳胡爲
乎郊彘豈上帝之降鑿及茲久元之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爲鷲
鷲道以萬物爲芻狗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群后端策

拂龜於周漢之餘緩步闊視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
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
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
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爲寶增怵惕以致致况大庭氏之時六龍
飛御之歸

文粹卷第三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粹卷第四

古賦丁 初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終寶

受命寶賦

梁肅

象緯

渾天賦

楊炯

閩武

大獵賦

李白

裴將軍舞劍賦

喬世

普師

濟河焚舟賦

高邁

受命寶賦并序

梁肅

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于陳隋隋煬帝之遇禍也字文化及盜之而西寶建德滅化及取焉易稱物不可以終否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而多歷年所自前代觀之受天明命則不求而得潛賊劫遷則得之而失蓋神物之所在非徒然也抑又聞之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德之上下位之安危若恃寶命在已而恣心埋耳漸至危殆以負衰之尊被竊缺之言當此時也此片玉耳復何

爲哉竊讀史氏感興亡之器念徽觀之類於是作受命寶賦若形
制之小大厚薄則未始詳也故不備焉其辭曰

物之貴兮惟玉之英翕二氣以成形涵百寶之純精卞氏得之獻
而後明當秦趙之抗衡挺高價於連城伊玩好之所資微神器之
鴻名及夫秦始稱皇削平六王爲龍爲光追琢成章其文曰受命
于天既壽永昌其始也謂世有哲王傳國寶之無疆何逆天以暴
物不及期而降殃惟陰隲之運行終有授而不常隨素車之白馬
歸赤精於路傍逮夫漢業中微后族專命祿去公室世移威柄寶
沙麓之遺瘞成巨君之篡害雖擲地以陳慨終莫救夫顛沛俄漸
臺之傾移歷更始與赤眉咸庸懦而不居卒亂長而禍滋洎四七
之龍驤爲火主以得之遂祀漢以配天延二百之炎輝苟非其人
寶命不歸悼桓靈之不嗣置天下於阽危既而赤伏道喪黃星兆
發雲雷邁迤朝社播越去乘輿而漂蕩入管井以蕪沒披草萊以
拯之寔功存乎武烈何典午之傾潰劉石盜以自尊既江表之卜
年遠歸明以去昏五世推移或亡或存失由道喪隨之并吞始負

險以事雄俄銜璧而來奔惟大業之離阻由君昏而黷武牙狼呀
以當路郊廟毀而失主望夷之豐既發斯器淪於醜虜昊天有命
眷我高祖奮飛汾晉震疊關輔雲行雨施雷動颺舉聖人既作萬
物斯覩于斯時也充德扇結東周旣乾帝謂文帝陳師往伐如火
烈烈如風發發牛口先撥虎牢則達致四海於升平混車書以同
戰惟神器之有在終告歸于魏闕考乎先王之統世也以文經天
以武緯地藉天備物從宜制器播而用之爲天下利故曰大德曰
生大寶曰位位之升降惟道所至先王審其所以故爲大於細爲
難於易然後本不搖而末不墜安危之體鑒此而已若夫符命之
所加曆數之所歸莫不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休祥煥然靈命顯恩
是以有守有失動而悅隨苟貪功而僭禮莫不速禍而乃危此玉
也公路執持衆叛而親離趙高引佩毀壞而身糜惟前執之昭昭
孰可幸捷以取之荅曰吾皇有命如天有日傳賢在我昏庸自佚
則陸渾無問鼎之事歷代無奉璽之術苟思慮於廢興胡不旣而
患失於戲天發禍幾聖人定之天生神物聖人用之康哉皇哉大

人造之子孫百代永言保之

渾天賦并序

楊炯

顯慶五年燭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二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返初服卧疾丘園二十年而從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爲禍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辨之其辭云

有爲宣夜之學者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黃山而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黑蒼蒼在上非其正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而或昴星辰浮於大空所以有行而有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爲觀象之準繩可以作談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韞然而笑曰陽動而陰靜天迴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卯入於酉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既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比於圓首前臨曾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炬南稱明者比可以言幽此天與而不取惡煌煌而更求太史公有昧其容乃財

衡而告曰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謂彼
有常言蓋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乘於二
東井南箕曲直殊於河漢明入於北葛稚川所以有辟候應於天
桓君山由其發難儼蘇秦之不死既莫知其說儻隸首之重生亦
不能成其筭也二客嘗聞渾天之事歎請為左右揚擢而陳之原
天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偉造
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
則方如碁局天則圓如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
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
眾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
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
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
九萬一千餘里日居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乘之以水生之
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
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軸考

之以樞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畿中
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途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
於是乎發擗分至啓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
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樞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環拱
大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鈞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
臣華蓋三啟三俯臨於帝座離宮弈弈旁絕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
啓闔闔之重闈文昌拜於大將大理囚於貴人太階平而君臣穆
招搖指而天下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為傲客房為駟
馬天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耀之所巡行陰間陽
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息太子承於氣社宗人宗正內外
敦叙於邦家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騰蛇
伏藏瓠瓜宛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
而倘佯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琅琅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
須女主布幣牽牛主閏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陣所以
備非常西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為封豕參為白虎胃為天

倉婁爲衆聚旄頭之北宰割其胡虜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
積尸之肅殺參旗九旄之部伍樵蘇之地出於園苑萬億之資填
積於倉廩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常之座三光之庭傷成
於鉞誅成於鑕禍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列大夫之象
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領軍市曉而雞鳴三川
之交鷄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北河象闕於是乎
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涓
水之橫橋像昆池之刻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朝夕織婦之
室漢家之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觀日也者衆陽之長人
君之尊天矧曉唱靈鳥晝跋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崙太
平太蒙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溫龍山銜燭不能
議其光景夸父棄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群陰之紀上天之使
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決重暈而兩邊風駛纒盈蚌
蛤則虜騎先侵適聞麒麟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火爲燧
惑鎮居戊巳斯爲土德太白血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觀天則

比參右肩之黃如奎大星之黑五材所以致用七政於焉不惑同
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星同色
天下偃兵趨前舍爲盈退後舍爲縮盈則侯王不寧縮則軍旅不
復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歲鎮居之而有福
觀衆星之部署歷七耀而駟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
之曠所以象其宜然後播之以風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
或擊雷而鞭電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徧白日爲之晝昏恒
星爲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雲旦沃握天
鏡受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至如怪雲祲氛冬
雷夏雪日暈長虹星流伏翳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
懼之以災此昏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顛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
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
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觀日吳範之占風有
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詩云謂天盖高語曰惟天爲大
至高而無上至大而無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群神莫尊於上帝

法象莫大於皇天靈心不測神理難至日何爲兮右轉天何爲兮
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聖兮造山川蠓何細兮師曠清
耳而不聞離朱拭目而無見鳴何壯兮搏扶搖而翔九萬運海水
而擊三千龜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小大之年
鍾何鳴兮應霜氣劍何伏兮動星躔列子何方兮御風而有待師
門何術兮馭火而登仙魯陽揮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兮
登乎上玄女何究兮化精衛帝何恥兮爲杜鵑爭疆理者有
零陵之石聞絃歌者有蓋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語夫何迷於此
篇以天乙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
回之賢也貧居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乎執鞭馮唐入於郎
署也兩君而未識楊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遷桓譚思周於圖
讖也忽焉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爲而人自化
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大獵賦 并序

李白

臣以爲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讚盛美

感天動坤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代以爲文雄莫敢詆訐臣請語
其大略竊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
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有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
義也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者其實地周袤纒經數百長楊夸胡
設網爲周法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徑百
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爲窮壯極麗逮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何王
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
臣以爲不能以大道國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囿之小竊爲微臣
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毀荒殫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亦
將耀威講武掃天蕩野豈淫荒侈靡非三驅之音耶臣白作頌折
衷厥美其辭曰

皇若皇唐之契天地而龍象氣母兮擬參五葉之歲註惟開元廓海濶
而運斗極兮摠六聖之光熙註誕金德之淳精兮敷玉露之華滋文
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爲師明無幽而不燭兮
澤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此時若乃嚴冬慘切

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未脫葉草解節土囊烟陰火井水
閉是月也天子歎乎玄堂之中食八水兮休百工考玉制兮遵國
風樂農人之閑隙兮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其出於九闕天使羅
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于歸鳳掃萬葉雷奔稍搏
桑而掃委火兮刮月窟而搜塞門赫壯觀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
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華爲天心外以窮疑爲海口詔咽存以洞
開吞荒裔以垂嚴取大章校步以來徃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跡平日
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所有君王於是撞鴻鍾發鑿音出鳳闕
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柞兮暇三危挾細柳
兮過上林攢高士以總總兮駐筆蓋之森森於是掉倚天之劍
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到宇宙噫兮增雄河漢爲之却流川嶽爲
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燧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叢長
戟羅廣澤呵兩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振於蠻貊陋梁鄒
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楬北以代恒作袪夾東海
而爲塹兮拖西溟而流渠壅九州之珍禽兮廻千羣以全入聯八

烹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雲羅高張天網密布置罟絲原峭格
捕路蟻蟻過而猶燻燻飛而不度彼層雲與翳縹罕翔鳥與伏
兎從營合技彌戀被固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電掣卷長
空之飛雪吳駢走練宛馬蹀血紫衆山之聯縣隔遠水之明滅使
五丁摧鋒一夫技木下斬高顏深平險谷擺椿括開林叢噹噹呷
呷盡奔突於場中而田強古治之雋烏獲中黃之黨超崢嶸嶮
蒼暗呼哮囁風旋電往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後手綠挾三
挈兩旣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翹號以鷓晚兮氣赫火而
敵烟拳封猓肘巨徒梟羊應叱以龍蹄躩猶亡精而墮顛或碎脛
以斫脊或以所而飛涎窮蹙荒場游數坵土柏殪天狗脫角犀頂
技牙象口掃封狐於千里雄應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
而却走君王於是峨瀾天靡星旃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効獲
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龍畫鬼慄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勸武卒
雖躡蹻之已多猶初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隼兮濔月戎
車輶輶以陸離離鼓騎煌煌而奮發鷹犬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蹉躒

攫鹿羣獲之咆哮蹂豺貉以挂格膏鋒鏑鏑填巖掩穴爲觀殊材舉
逸群尚揮霍以出沒則有白貂飛駁窮奇獐獐牙若錯劍鬚如叢
竿口吞交鎖目極檣櫓限強彈王弩射猛蕪透奔虎金鏃一發
旁轟四五雖齧齒磨牙而致仇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觀認八校搜
四隅馳車請走都盧趨喬林檄絕壁移紳細纜豹狸因譴馳於峻
崖類穀獵於石養甫發箭奇眩飛車巧括更處妙兼捕且墜鸚
鴉於青雲落爲鴈於紫虛稍鷓鴣漂鷓鷄彈地瘡空神居斬飛
鵬於日域摧大鳳於天墟龍伯釣其靈蛟龜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
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乍若其高天雨
獸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鳥沮色於旭日
陰兔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大清所恨穹冥之路絕而忽也
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而君
王茫然改容愀若有失居安思危防險誠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
理之弘術且夫君以端拱爲尊文妙爲寶集於天物是謂不道乃
命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待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真

雖前毛而不獻豈害鮮以染輪鮮鳳皇與鸞鸞兮旋鸞虞與麒
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渭濱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騎
酌醕罷兵戈火網若然後登九霄之臺宴人然之圃開日月之局
闕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觀覽使教與行歧何宣戒之足數晒
穆王之荒訓歌白雲於西母島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淳和
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爲
置琢大朴以爲杖頓天網以掩之獵賢後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
不克使天人宴交草木蕃殖六宮乍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鄭
衛之聲却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
塞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言禮樂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者
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遐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秦
山象德於社首豈讓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覬
旌返鑾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塊之幽居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大
下不知其所如也

裴將軍舞劍賦 并序 喬潭

元和秋九月羽林裴公獻戎捷于京師上御花萼芳樓大置酒
酣詔將軍舞劍為天下之壯觀遂賦之其辭曰

將軍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俘海夷盧山羯左執律右秉鉞振旅
鬪墮獻功于魏闕上享之則鍾以捍箠鼓以靈鼉千妓度舞萬
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
醉夷夏薰薰帝載和帝謂將軍拔劍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煇赫戎
虜節八音而行八風奮兩階之于羽公於是乎具胄朱纓而正色
虎裘錦褱而攘臂抗稜威飄銳氣陸離于武備婆娑安乎文事合桑
林之容以盡其意昭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鷹揚翬異爾龍驤
鋒隨指顧鏑應徇翔取諸身而聳躍上其手以激昂印縱橫耀穎左
右交相觀乎此劍之躡也乍雄飛俄虎吼搖輓驢射牛斗空中悍
慄不下將久歎風落而雨來果愜心而應手爾其凌厲清淳絢練
曼絕青天兮可倚白雲兮可決截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
朱于之逸勢應金奏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光冲融乎
其外氣混合乎其間若湧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為之雨汗八佾為

之斬頭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尤捷或連翩而七縱或瞬息而三接
風生兮霧捲檐檐電走兮形庭曄曄陰冥變身靈怪離獵將鬼
神之無所遁逃豈蠻夷之不足震懼嗟夫薩子之迭躍其人未雄
仲由之自衛其武未功曷若將軍爲百夫之特寶劍有千金之飾
奮紫綬之游天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以宣忠臣之
力或歌曰泚泚武臣耀雄劍兮清邊塵威遠夷兮率來賓焉用
輕裾之妓女長袂之才人天子穆然認伶官斥鄭衛選色者使規
乎軍容教舞者使觀乎兵勢變激楚之結風爲發揚之蹈厲命謂
將軍之劍舞古未之至

濟河焚舟賦

高邁

昔子孟明之載戰載北也空山肉墳平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
社稷包羞朝廷隱憂用兵至此不死何求誠以弃瑕之恩未報三
賜之言虛設砥名勳節易地改轍異桑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決
乃復摠元戎申薄伐四馬雲屯長劍電制手咆哮兮前貔後虎威
凌兮左霜右雪火千旗而四面風動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平

之尾解凌不周之柱折朝出平咸秦文濟乎子也津其氣益振其氣
欲伸於是指河中之舟示軍中之人曰吾與君子並日暮前駝負則
入黃泉之下勝則入青雲之裏吹噓而雷拍案鑿鑿叱咤而風塵弭
雖無此舟誰無此舟爾否則骸骨為異鄉之土魂魄為鄰國之
鬼雖有此舟誰有此舟矣乃命焚之夫其火與木相于水與火相
煎烘大川燉長壩龍吼乎沸潭魚喁乎湯泉結鱗化而為炭撼掉
颺而為烟水聲與軍聲交響括于地火氣與兵氣鬪上衝于天是
以天為我赫怒焉地為我震業焉林木為我枯死焉山陵為我崩
峩焉千仞之高鳥不過四遐而猛獸莫前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於
是晉君臣聞之心攢百箭背負豈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
德之修誠之至天將殛吾將避閭城郭而不出潛鋒鏃以自備以
五廟苟存為幸以萬人苟免為智豈敢護其山河而虐奪其土地于
時晉實之主反為客秦實之客反為主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掠地
於大河之北封屍於崤陵之下既而鬼靈前駝人解厚顏四顧清
野橫行而旋譟聲破晉山喜氣塞秦關曹沫復魯之勳自屈其下

范蠡與吳之力莫則其間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秦圖之
大也見子桑之舉人遺鹿鹿得精鑒之明也見秦伯之用賢貴功捨
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藉主司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藉
主司之忠由是觀秦伯之有子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視一國
之明以其聽聽一國之聰自可以翊天子還淳風名與三五比崇
身與二八爭功成強秦霸西戎不亦宜乎明明我后湯賢固以懸
無私之鏡以照六合倚無私之衡以秤九有怒音捨異許菲盡取
若有一人近忠貞合文章悔已往之無成謀大衆於此行出蜀郡
題橋以見志入函關棄繻以示誠寧作焚舟而死不爲弃甲而生
投君於子桑自比於孟明君謂如之何言之不可已頌之曰折薪
如之何匪斧不克事君如之何匪媒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
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文粹卷第五

古賦
盧肇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海潮賦
并序經進賦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未究之將為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肇始窺堯典見曆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著安將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朔乃與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為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置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傳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

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殆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適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胸其眇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甚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海水退于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著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為之辭非敢銜於學者蓋欲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闢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求貞道天絕至陽之元精作寒

暑與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迴龜鳥於兩至日在

南對亥武之辨故曰龜夏至日曾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

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惑謂茲濤之不測

安有夫虞泉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

鱗隱見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爲式陽侯翫威於鬼工伍胥洩怒

乎忠力是以納人於聾昧遺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生兮

自日而太陰裁其小大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幾不刊

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徵則朔望之候不

爽乎毫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判乎神醫者也粵若

太極分陰分陽陽爲日故節之以分至啓閉陰爲水故霏之以

雨露雪霜雖至曠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居其中而不察

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

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覩因上下

之交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爲乎曆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榮

之

其洵涌而喪其泉源也

諸家不言海潮之由也

於是欲扶其所迷而論之採

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磅礴乎差澗溟之無際曷鴻濛而可

以盡度乎方知夫言潮之初心遊六虛索蜿蜓乎乾龍駕軫軻乎

坤輿知六合之外洪波無所洩

但隨二至升降而已

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

諸元氣常變

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揆之而靡餘也

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所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

其為壯也欲乎其沆沆矣其增其贏其難為狀矣當夫巨浸所稽

視無巔倪洶湧瀕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

謂地浮於水天在水外也

半圓

天而勢齊

謂陰陽上下各一半也

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夫故有識而皆迷及

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

始作漸也

抗雄威之獨燠却衆柔之繁濕高浪

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出豈巨泡立浮

而迭起飛沫電熒以驚急且其日之為體也若熾堅金圓徑千里

周禮法曰日徑一千里

土石去之稍邇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非何

水之龍逼而不澎溷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凌鑠其所以薄激者

莫不魄落焯鑠如輶巨鑊施兮不可探乎荒荒之內呀焉若天地

之有齟齬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縣拂長庚而尚隱帶餘霞而

未殄其漸沒豹

虎號

兮若石羿之時平林載馳驅猛虎與兕象

千熊及萬羆呀偃蹇而矍鑠忽劃礫而齏

此何宜

其

少進也若召人續紛填城溢郭蹄相蹂蹙轂相摩錯闐闐澶漫凌

強侮弱倏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也渚兮

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

雄稜後駭懦勢前判懼仁兵而自僵倏谷呀而嚙斷此者皆海濤

遇日之形聞者可以識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玄先生諷之曰斯

義也古人未言吾將輝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爲天下稱揚爰有

博聞之士駭潮之義始盱衡而抵掌俄類

虛禁

齟齬

而愕貽擊

衣下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領畫天地久之而乃謂先生曰伊潮

之源先賢未言校乘循涯而止記其極木華指近而未考其根焉

有末學後塵遽荒唐而敢論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席

執牯

音渠乾雉也儀禮士相見春夏用牯秋冬用雉

伺顏言之少閒請見徵之所如客乃

曰人所不知而不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

何敢擅談天之美幹究地之瑜指溢漭之難悟欲蠱聽於群儒今

將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大章禹使

步也東西有極容成叩玄陰陽已測容成黃帝臣陽秀受乎江

政玄冥佐乎水德莫不窮海運稽日域及周公之為政也則土圭

致畧謂量日影千里周髀作則即勾股用法周人以髀為勾以禠

窮窮情乎天象神黨鄭大夫者子雲贊數於幽默揚雄作大玄經分

十九贊員以定陰陽之數者也張衡考動以鑄儀謂地動儀淳風迷時而建式謂占

於茲潮以明乎繫日之根本也先生苟竒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寶

之胡不考之續十四配問苟由日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其一

而秋冬勃異其二其逾朔也當少進何遽激而斗增其三問月二

其過望也當少退何積日而憑凌其四問十八日朝晝何常微其

問昏潮夜何常大其六問夜潮何錢塘洶然以獨起殊百川

之進退其七何仲秋忽爾而自興異三時之滂霈其八日之赫焉

猶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萬絕入洪溟以深漬何日光而不滅其

問潮之往來既云因日日唯一沉潮何再出其十萬流之多匪

江匪河發自吠漕往成天波終古不極蓋沉四國何成彼潮而

小六一式其一間為潮之外水歸何城其十一又云水實浮地在海

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塊置

水靡有不沉豈同其芥葉而泛以蹄涔繫塊北之至大何水力

之能任其十二吾聞之天地噫噫氣有吸有呼晝夜成候朝乃不

踰其十三豈由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閱賦之初

深通厥旨及聞客論听然啓齒於是謂客徐坐善聽其十四蓋聞

南越無頰冰之禮鄭人有市璞之嘆常桎梏於獨見終沉溺於

羣疑既別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之然有事至理無爭無勝猶

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海潮之奧旨諒余心之足證當

為子窮幽而洞冥豈止於揆物而稱哉其十五夫日此燠陽生於

復其十六三三震下坤上復得論曰之升降陰陽之離南斗而景長冬冬至

漸北進度效也迹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歸草木

既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龍發圻於胎卵鳥獸含滋於

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土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

窮之當無羨於升掬其散也為萬物之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腹

歸則視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氣散之時故潮差

而小也答第及其日南而涼陰生於姤三巽下姤退東井而延

夕夏至後日漸近南故夜長也遠齊州而減晝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

候水泉閉而土涸滋液歸而下湊瘁萬物以如歸運大澤而若

漏縮於此者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當氣聚之時故潮差

而大也答第兩曜之形大小唯敵既當朔以制威陽雖盛而難

迫其離若爭其合如擊始交綏而並鬪合朔之故比乎交綏也終

摩壘而先釋月行疾合朔乃過日沮其雄水通其液既冒威於

一朝信畜怒乎再夕且潮之所恃者月類也所畏者日威也月

違日以漸遙水畏威而乃溢亦猶群后納職來造王門獲命以

出望中而奔引百寮而盡退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至

二日而斗增也答第黃道所遵躔迹已均肆極陽而不礙故積

水而皆振自朔而退生魄之後左退為順式自望而進自望

在日之右漸進為下德相潮近日若伊坎精之既全將就晦而

見通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潮之所以後望二日而方

盛也台第五并第自遠至昏潮終復始陽先一潛水復并起復來中

州逾八萬里周天法一萬去日出入八萬里其勢涵澹無物能引周天法一萬去日

十九里有奇也分書於戌作夜於子子前為早潮子後為晚潮一云子之

前日下而陰滋子之後日上而陽隨滋於陰者故錄之於水而不

能甚振隨於陽者故迫之為潮而莫肯少衰此潮所以夜大而晝

稍微也若第七問嘗信彼東遊亦聞其揆賦之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

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

籌且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益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

蟠吳而大江覆其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夾群山而

遠入射二帶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為闕

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群寇若第八問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

之際謂也避至烈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海中飛羣

夫秋之中而陰盛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於已著理必辨於

猶微故濤生於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巍也各書萬物之中

分日之熱謂三才之中即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煙得焰傳薪就焚

附於堅則難銷焚於槁則易絕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之精

火非其匹至威無熾至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紘而

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

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同漂汨哉塔華方輿之下陽祖所迴

歷亥子而右盛逾丑寅而左來右激之遠考遠為朝左激之遠

考遠為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以一

沉而潮之所以兩折也塔華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虛其

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於萬齡故小大可法而乾

坤永寧也塔華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霧者為雪為霜者為苞為

露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赴者群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

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圍無餘而

萬流為之長輔塔華未竟客又勤而言曰古者乃寒暑定則風雨均

也吾聞之洪範云豫常愼急常寒狂乃陰雨為沴僭則陽氣來

于苟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於王政之大端彼有後問姑紆前

言大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陽為主地以陰為宗參二儀之

道在一人之躬一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兩壽均行逾常

則凶荒接僭慢所以犯陽德也故曝疇莫之哀狂急所以犯陰

德也故離畢為之災此則為政之所致非可以常變而剝裁也

客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答第十惟坤與乾余常究焉

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載物為德清以不極為玄載物

者以積鹵負其大鹵能浮厚地也所以不極者以上規奠其圓砥

謂之上規也故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

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廣鹵承之而不知

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積雲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

而物莫能勞及其干霄勢窮凜然下墜謂其雨也隨物墜而虛受

任賦澮之疏瀆著則重也故舟楫可以浮寄至夫辭九天堙九

地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固可以乘鴻溟以自安受萬

有而不圯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陽之所宗何衆理之難考

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五常之美預率土之濱苟無諒
乎此旨亦何足齒於吾人

答第十一問

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噓噓噓爲

文爲朝且登且沒泛辭波而甚雄處童蒙而未發孰觀地喙乎深
泉之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既無究於茲源寧有因其呼吸而
驚勃者哉客謝曰辭旣已矣欲入壹奧願申一問先生幸以所聞
教之嘗居海裔觀潮之勢或以往而方來或合沓而相際曷舛互
之若斯今幸指乎所制先生撰樓旁吟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客
當大索其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迴天轉其激也大則
體盛而相踈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體勢之可推故合沓而
有羨其何怪焉爰乃踞軀斂色交袂而辭彼圓玄方蹟古惑今疑
數載籍之不具限象數之高遺方盡述於闔域非先生親得於學
者而孰肯論之於是乎若卯判雞生鼓擊擊聲隨雷電至而幽蟄
起蛟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旣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乃避席而稱詩爲賀庶知之先生之辭辭曰

噫哉古人采海源兮刊編騫函翰曾未言兮雖虛列怪無藩垣兮

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如日域窺天門兮濤疑一釋求立言兮
若和與偏祛吾憚兮昔之論者何其繁兮意摩心揣祗為謹兮
陰陽數定水長存兮進退與日游浪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
下凝濁兮上浮清隨盈任縮兮浮西溟釜鑪蒸爨兮凝斲形願
揚此辭兮顯為經高誥百氏兮貽億齡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
演之非文鋒之破鏑何以解乎群疑安乃酣然自得油然而退
也

海潮賦後序

夫以璿樞總視同四七而成文玉管潛聆載十二而分統肇有憑
翼生乎象先雖迷放屬蜀之源終識踐履之數是以迎推洞乎三
合分至貞乎四禽既測洪荒瞭分清濁於是九圍所資必揆於
靈臺萬古無差可徵於幽贊且彤車白馬先命羲和紫極黃龍
少分甘石雖東流不溢天階猶疑而北戶承陽地維何隱稽夫
儒氏之業也莫不成思議轉盡愧難如安可命曰三靈或迷其一
一 大愚以始聞方數則揆玄黃亦嘗以六寶酬朝敢云早惠既

不用於膠者自鄙童心及竊譽里中拘塵長者執經堂與避席
嚴師自悟庸閒媿非胡廣類依廡下虛感伯通而日月居諸榆
樾變改管窺之心妄切瞽史之學難修而又爛額焦頭方思馬
褐捉襟見肘又困牛衣颯垂領以若驚顧生髀而增歎信天人
之際難可究思考經緯之文固有宗旨竊以海潮之事代或迷
之今於賦中盡挾疑滯輒依洛下闕張平子何承天等以渾天
爲法水與地居其半日月繞乎其下以澄夫激而成潮之理并
納華夷郡國環以二十八宿黃道所交及立北極爲上規南極
爲下規以正乎日月之所由升降其理昭然可辨謂之潮圖施
諸粉纈庶將無闕緇蠶囊之已久撫魚網而多慙敢避識者之
幾固受不知之罪一云耳

日至海成潮入圖法

八月之望日在黃軫之間此時潮最大今立此望之夕日入初於
時在戌見潮初生之候

渾天載地及水法

地浮於水天在水外天道右轉七政左旋日入則晚潮激於左日出則早潮激於右潮之小大則隨於月月近則小月遠則大右此賦中具論之矣

新定海潮集解渾天古今正法圖自古說天有六

一曰渾天

張衡所造

二曰蓋天

周禮所法

三曰宣夜

無師法

四曰安天

虞夏

作五曰昕天

始作

六曰穹天

虞夏

皆作自蓋天

已下

並好音論與

之說非至說也

先儒亦不重其術也

也

古今撰賦及圖定取渾天爲法其增立渾天之術自張平子始言天地狀如雞子天包於地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也

渾天法

晉葛洪謂天形如雞子地如雞子之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宋何承天云西觀渾儀研求天意乃悟天形正圓水居其半中高外卑水周其下

梁祖暉云渾天之形內圓如丸其半出地上半隱地下

古今撰圖正用此法但諸家能言天形而未知日之激水而成

潮也又案周易離為日坤為地日出地上於卦在晉三三日出入
地下卦為明夷三三乾為天坎為水天右旋入水為夕則天在
水下於卦為需三三天左旋昇出為朝於卦在訟三三又離為日
坎為水日出水上卦為未濟三三濟之言涉也日東出而未西涉
水此其象也日入水下卦為既濟三三言日右隨天入已涉于海
則周易之象其事較然

右今撰潮圖探於周易合乎渾天推於爻象故賦指復姤二卦
以定陰陽

言不及渾天而垂誕者凡五家

莊子述道篇

玄中記

王仲

任論衡言地不

山經釋氏言四下

乙記上占

右並無證驗不可究尋主仲任徒肆談天失之極遠桓君山攻
之七破此不復云莊生則假物為喻以論真宗而學者多誤故
列之為難信之首玄中山經一無可取釋氏俱舍乃自立心法
非可以表測而度量也又案吳王蕃法云余因周禮鄭眾鄭玄
之言用勾股之術以求天之里數夏至之日以八尺之表求晷

於陽城表南得影一尺五寸南至日南下無影則日南去陽城
一萬五千里立八十而旁十五則日高八萬里日南邪云以勾股
法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奇蓋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
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
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石肇始學
渾天法於度支推官監察御史太原王軒軒以王蕃之術授焉自
後因演而成圖既知夫天地之薄厚則日月之行寒暑之候皆由
自得之遂用覃思巨室稽萬古之升降果見潮生之候由是博考
群言以證溲晦而自得之旨無所疑焉

渾儀之制渾儀法肇得自虞舜以琀幾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云
其轉運者為璣其止自心者為衡皆玉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則
渾儀之本法晉侍中劉智云顛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則此二器
皆占聖王之制作也但學者失其用耳說者乃云始自張衡人
考其事張乃巧述其法而揆之非始造者也虞喜又云洛下閎為
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修大初曆又知此術在張平之前也

後漢左中郎將賈逵以永元十五年造黃道儀張衡以延喜七年更造銅儀以四分爲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者閉戶而唱以告司天者云璇璣所加某星巳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契其後吳王蕃修之如陸績及後魏太史令昴崇隋河間劉焯皆修渾天儀之法李淳風因爲遊儀蓋與靈憲同也

右以物象天謂之渾儀則日月四海在渾儀之內日月盈縮之度可察而獨迷潮水生來之候豈古人未之思乎肇祇於此術究而得之不爲怪誕無據之說猶恐時之學者尚有所疑故以著之

進海潮賦狀

朝散大夫持節欽州諸軍事守欽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肇謹進上海潮賦一首

右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弘曆象蓋以大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爲克衣君父之至德只如陳昭奏夏充諧聖帝之音而伐鼓鑼鍾元在二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

乃表於皇王臣今所陳竊用此道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德邁伊媯道包覆載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來庭日月貞明天地交泰珍圖瑞物允膺得一之符伯益臯繇共佐千年之聖臣實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側管究黃鍾於玉律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鈞地勳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識海潮深符易象理皆撫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彘測之見臣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六合成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俟微臣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人不見其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講論未明根本不啻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朝彰此愚見臣聞地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爲儒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甚於斯臣伏念爲業之初家空四壁夜

無脂燭則藝新蘇曉恨頑冥亦嘗懸刺在名場則最為孤立於
多士則時賢獨知累竊皇恩遽變白屋臣於會昌三年應進士
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為進士狀頭
筮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為從事自後
故江陵節度使贈太尉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
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有立全無親黨不自吹噓悉賞微
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潼關防禦判官除秘書省著
作郎其年八月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去年
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慙違理郡周
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臣粗能緝理求欲留臣奉七月
二十二日敕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之撈不異草澤
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平生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
犬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積年無所闡揚非唯自負片心實
亦上辜聖代是敢稽以所撰前件潮賦并圖進上臣為此賦以
二十餘年前後詳參實符象數願以潢污之水輒赴溟渤之

流而彭蠡所爲刻鶴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
盧師洵隨狀奉進上黷宸嚴敢期睿覽臣肇無任惶懼戰越屏
炆宮之至謹錄奏以聞伏俟誅責

勅盧肇文學優贍時輩所推窮測海潮出於獨見徵引有據圖
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宜宣你史館

文粹卷第五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粹卷第六

古賦已

卷十言

吳興詠

鉉

纂

名山

華山賦

揚雄之

霍山賦

袁口代

花卉
草木

牡丹賦

舒元興

長樂花賦

蘇頌

桃花賦

史日休

秋蓮賦

宋之問

荔枝賦

張九齡

瑞橘賦

李德裕

伐櫻桃樹賦

蕭穎士

札菊賦

陸龜蒙

華山賦

楊敬之

嶽之初成二儀氣疑其間小積焉為丘大積焉為山山之入者為
嶽其數五余尸其一焉嶽之尊蜀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
根渾渾河流從南而來自北而奔姑射九峻荆巫梁岷道之云遠
兮徒遙而賓嶽之形物類不可階其上無齊其傍無依幽壑千仞
不為崇抑之千仞不為卑天雨初霽三峯相差虹蜺出其中來飲
河湄特立無朋似乎賢人守位北面而為臣望之如雲就之如天
仰不見其巔肅阿芊芊蟠五百里當諸侯田嶽之作鬼神反覆蛟

龍不敢伏若歲大旱鞭之扑之走之馳之甘雨瀾漫百川東逝千里而散噫氣蹶然怒乎巖幽漸于人間其聲瀏瀏獄之殊巧說不可窮見乎中天凜凜而掌峨峨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幼者似池洼者似曰歌者似弁呀者似口突者似距翼者似抱文乎文質乎質動乎動息乎息嗚乎嗚默乎默上上下下千品萬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乃繕人事余安得畢議今作帝耳目相其聰明下矚九州在宥群生初太易時其人俞俞其主人者始乎容成卒乎神農中間數十君姓氏可稱其徒以飲食爲事未有仁義時哉時哉又曷足益是後敬乎天成乎人者必關其心假其神與之齡降其仁故軒轅有盛德蚩尤爲賊生物不遂軒轅用力大事不可獨治降以后牧三人有心烈火就撲其子之子其孫之孫咸明且仁雖德之衰物亦處宜繇夏以降湯發仁以王癸受暴以丁甲戊靜釗不敢有加惟道其常享國遂長天事著矣莫見乎高而謂其茫茫余受帝命億有萬歲而不敢怠遑臣贊之曰若此古矣祖矣大矣庶矣富矣庶矣駭矣怖矣上古之事粗知之矣而臣之言又聞

之矣然述述居於上宮室於上如此之久矣其所見何如也曰見昔
聖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頃矣見若蟻
垤臺九層矣噫雞往來周東西矣蠅蠖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
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弈弈焚咸陽矣雷電交網栗
祖龍藏矣其下千載改更興壞悲秋辛苦循其去矣臣又問曰古
有封禪今讀書者云得其傳云失其傳言語紛綸於神何如也曰
若知之乎聞聖人撫天下哀天下既信於天下則因山嶽而質于
天不敢多物若秦政漢徹則率薄以奉祭祀而福其已故廟祠相
望壇墠述述盛氣臭矣全玉取新以燔積灰如封天下息矣然猶謙
謙不足秦由是雜漢由是弱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廟堂
之上垂衣裳而已其於封禪存可也亡可也

霍山賦 井序

皮日休

臣日休以文爲命士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謠以頌其文
幸上發輶軒使得採以聞六年不至壽之縣邑曰霍山山故嶽也邑
贅于阯至之二日離邑一舍望乎嶽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

慧乎乎禪心乎竦神乎替始欲狂其文寫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
頌其風文其謠如金石之永播也既而其精怯然搏敵躁然撼囚
紛然焚絲悅然墮空浩然涉溟幽然久存則知才智之劣如老而
加疾將杖而奔者於戲霍山之靈哉霍山之靈哉將闕於神而愚
之耶抑有所達而託之耶其辰既浹其精忽渝怯然而勝驟然而
適紛然而靜悅然而安浩然而濟幽然而愈如壯而能汝將陣而
能敵者於是狂其文寫其狀辭曰

太始之氣有清有濁結濁為山峻清為嶽其山厥臣其嶽惟君惟
南之鎮曰霍為尊嶽之大與北角壯與天勅勢荆豫華嵩青沂交
岱如垤而秀如塊而銛嶽之高千仞萬仞蒼蒼茫茫日月相避其
光望之數百里外為天棟梁嶽之尊端然御榻竦然正位靜然而
聽凝然而視其體當中如君之毅其屬者如駢其柵如枝其指若
甲其儀若肅其位嶽之氣其秀為春其清若秋其翠如雲雲不能
麗其色如煙煙不能鮮若雨收氣爽丹青滿天嶽之靈其神不朕
其報如響音若雨用淫嶽能廓之若歲用旱嶽能澤之嶽之德生之

育之煦之和之開騰藉染并淒淒迷迷藻績數百重嶽之形有雲
驚鷲其勃如怒有泉烈烈其來如決叱咤奔列缺轟然霹靂夫
地俱裂嶽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若不可維或仰而呀有如
吮空或俯而按有如攬地其曉而東有如毋日其暮而西有如孕
月有水而脉有石而骨有洞而腹有囑而節或統而動或斷而截
或迴而馳或然而折其經之怪之祥之詭之十種萬類繁不可得
而詳記因神狂不能自主殆而寐夢一人絳衣朱冕怪貌壯形曰
余祝融之相也夫霍山君之故治也爾賦之誠形矣勝矣怪矣典
矣然義有不備帝俾余蒞夫古有五嶽霍居其一所以五嶽相兩
者唐虞之帝五載一巡行一載而後上以巡之侯下以存民侯有治
者陞不治者黜其有寃者平窮者濟泊唐虞已降皆燔柴于霍我
帝用饗其禮至周旦冊而命我與諸嶽是列中國自漢之後乃易
我號而歸于衡故祝融遷都余守霍今聖天子越唐邁虞而廢巡
罷狩余之封內有可陞可黜可平可濟者是聖天子無由知之爾
能以文請執事之達者易衡之號以歸於我請天子復唐虞黜陟

之義故爾之將賦余閉過爾懷而不爾文帝曰有衡既遠有符必
勞惟霍之適斯號可復賦者有能言胡不俾帝命余錫爾文爾無
忘也臣曰詩謂惟神命既覽見而書嗚呼異哉

牡丹賦 并序

舒元興

古人三豆化者牡丹未嘗與焉蓋道乎深山自幽而芳以爲貴貴者所知花則何
遇焉天后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
後植焉由此京國牡丹行一曰曼英則自禁闈酒官署外延士女之文藏
漫如四清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邀遊之士亦上國
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士爲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
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以丈夫功業自持今則肆情於一花
無乃猶有兒女之心乎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荆州之爲人乎
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彼信美矣然
亦不出一果耳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首何如吾賦牡丹
何傷焉或者不能對余遂賦以示之

圓玄瑞精有星而景有雲而輝其光下垂遇物流形草木得之發

爲紅英英之甚紅鍾于牡丹拔類邁倫國香欺蘭我研物情次第

觀暮春氣極綠苞如珠清露宵偃韶光曉駘動蕩支節如解疑

結百脉融暢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將憤洩淑色披開照耀酷烈

美畫月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赫殷者如血向

者如迎背者如訣坵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焉及者

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織踈者如缺鮮者如

濯慘者如別初臃臃而上下次鱗鱗而重疊錦衾相覆繡帳連接

晴籠畫畫重宿露宵晝不或灼灼騰秀或亭亭露奇或颯然如招或儼

然如思或帶風如吟或泣露如悲或重然如緹或爛然如披或迎

日擁砌或照影臨池或山雞已馴或威鳳將飛其態萬萬胡可立

辨不窺天府孰得而見乍疑孫武來此教戰其戰請何搖搖纖柯

玉欄風滿流霞成波歷階重臺萬朵千窠西子南威洛神湘娥或

倚或扶朱顏色醜各銜紅紅爭鬪翠蛾灼灼天天透透迤迤漢宮

三千艷列星河我見其少孰去其多弄彩呈妍壓景駢肩席發銀

燭燼昇絳煙洞府真人會于群仙晶熒往來金釵列錢疑睇相看

曾不晤言未及行兩先驚馬旱蓮公室侯家列之如麻咳唾萬金買
此繁華逞恣終日一言相誇列帳庭中步障開霞曲廡重梁松管
交加如貯深閨似隔牖絲髮鬢息媯依稀館娃我來觀之如乘仙
控跡跡不語遲遲日斜九衢遊人駿馬香車有酒如澗萬坐笙歌
一醉是競孰知其他我案花品此華第一脫落群類獨占春日其
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擲此繁榮如金屑粧飾淑質玫瑰
羞死芍藥自失天桃斂跡壤李斬出躑躅宵貴木蘭刺替逸朱槿灰
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敢懷憤嫉煥乎美乎后土之產物也使其
華之如此而偉乎何前代寂寞而不聞今則昌然而大來曷草木
之命亦有時而塞亦有時而開吾欲問汝曷爲而生哉汝且不言
徒留翫以徘徊

長樂花賦 并序

蘇頌

蜀太守庭際有繁華草秋中始繁英露洗冬早尚直本霜封蕪雜
大同於衆卉盛衰小異於群物余訝而未識吏或告余曰此長樂
所賦蜀長樂花也故心暗賞焉因口授書吏遂墨而成作恨不見

古人所爲得髣髴其旨爾

夫長者以短長之形度其長則至美夫樂者以哀樂之類同其樂則至喜長也樂也吾安得而閒之士茹織植之並用偉令名芳在茲徒見其豐族萃尊高標瑾璵燕丹外而縞中華縹分以紅貫綴綠穎之重疊索紫蕤之爛熳迫而象之君子其常或微或章饗危冠兮纓若綬默退靜其何望遠以意之佳人欲翔炫炫煌煌重羅綺兮撲瑤翠蹇來思而未嘗匪以幽兮自直匪以直兮自藏匪以晚兮自耀匪以耀兮自強文濁露之均灑庇清舒之泛光卒無嫌於散地甘有寓於殊方然則太液初滿上林新霽華茸的皪萬品千計搖瑞色而涵芝雅奇葩而轉黃軌與夫玉堂金閣之徧賞白日青春之特麗歲不與兮時向闌風蕭蕭兮夜漫漫賈遠鴻於沙塞離鶴於江干君曾不見三月華矣盡林間之槁木千霜頽矣亦庭下之枯蘭歎此常度凌於早寒假春期而不秋雖秋令而不殘衝雨霰之飛溥任雲山之嶮難芳非珍於露麻其節恒慕於檀欒吾則知檣背之美託惟傾心之可安如後周之是貴罔獨立其誰觀文

學掾起而為亂曰

白露瀼瀼何草不黃紫華灼灼生君之堂彼不伐兮秋自翳時成
珍兮君是惠彤庭赫兮朱草駢交屈軼兮友賓連伊榛莽而荒此
君曷為而賦旃

桃花賦

皮日休

余常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
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
不類其為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夫
廣平之才未為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阨於
躓然強為是之耶日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調輒抑
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為桃花賦其辭曰

伊祈氏之作春也有艷外之艷華中之華衆木不得融為桃花厥
花伊何其美實多素練衆芳綠飾陽和開破嫩萼壓低柔柯其色
則不淡不深若素練輕莢玉顏半隴苦夫美景妍時春含曉滋密
如不幹嫩若無枝嫩如天竺怡或恍若若想或閑者如瓊

或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或溫靡且而可薰或媵嬪而莫持或幽柔

而芳午或搖冶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疑然若息或非傑音以傑

態或窈窕而騁姿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悲近榆錢考杭翠

壓窗映湯柳芳艷秋眉輕紅掩裳動則裏衣香宛若鄰袖初見天王夜

景皎然胡弄然秀發又若常娥欲奔明月蝶散蜂寂當圍棘跡

又若姮已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艷艷春曙又若息媿含情不語或

臨金塘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飄灑妖紅墜香濕又若

驪姬將譜而泣或在水濱或臨江浦又若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

庭或富高會又若韓娥將歌歛態微動輕風妥淅暖紅又若飛燕

舞于掌中半霑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幸茸旖旎互

交遞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醉狂風狂雨一陣紅去又若瓊奴初隨戎

舅滿地春色堦前初到又若感姬死於鞠域花品之中此花最異

以衆為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關春意若氏族之斥素流品秩

之卑寒士他日則目他耳則耳或以昵而稱珍或以踈而見貴或

有實而花乘或有花而實悴其花可以暢君之心目其實可以充

君之口腹匪乎茲花他則碌碌我欲修花品以此花爲第一懼俗情之橫議我曰不然爲之則已我目吾目我耳吾耳妍蚩決於心取捨斷於志豈於草木之品獨然信爲國芳如此

秋蓮賦

宋之問

天授元年敕學士楊炯與之問分直於洛城西入閣每雞鳴後至羽林仗闈人奏各請龜契佇命拱立于御橋之西玉池清冷紅葉菡萏謬獲肩闈自春徂秋見其生視其長觀其盛惜其衰得終天年而無夭折者良以隔疑仙禁人莫由窺句若生於瀟湘洞庭溱洧淇澳卽有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採擷都盡今委以白露落順以涼風榮落有期私分畢矣斐然願歌其事久之乃述秋蓮賦焉。若夫西城祕掖北禁仙流見白露之先降悲紅蕖之已秋昔之菡萏鬱秀芳敷競發君門闕芳九重兵衛儼芳千列綠蒂青枝綠蓋覆池映連旗以搖艷輝長劍芳陸離疏灑芳裂毅交流芳相沃四繞芳丹禁二市芳永明曉而望之若霓裳宛轉朝玉京夕而察之若霞標灼爍散赤城旣如秦女艷日芳鳳鳴又似洛妃拾翠芳鷓鴣

驚足凌瑤草麗色芳樹無情複道兮詰曲離宮兮相屬飛閣兮周
廬兮鋪芳壁兮君之駕兮旖旎蓮之葉兮扶踈萬葉顧兮駐綵騎
六宮喜兮停羅裾仰仙遊而德澤縱之靈覽而神靈豈與夫溪澗兮
沿江自生兮自死海圻兮江海萬萬兮煙波泛漢女遊湘娥佩鳴
玉戲清渦中流欲渡兮木蘭揖幽泉一曲兮採蓮歌江南兮峴岵
汀洲兮不極既有芳兮叢城長無依兮水國豈知移植天泉香飄
列仙嬌紫臺之月露含玉宇之風煙雜葩兮照燭衆彩兮相宣鳥
翡翠兮丹青翰倚珊瑚兮林碧鮮夫其生也春風盡蕩燥日相煎
天桃盡兮穠李滅出大堤兮艷欲燃夫其謝也秋交度管金氣騰
天宮槐踈兮井桐變插寒波兮風颯然歸根息艷兮八九月葉化
無窮兮千萬年越人望兮已長久鄭女採兮無由緣何深蒂之能
固何穠香之獨全別有特制楊雄悲秋宋玉夏之來兮翫早紅秋
之暮兮悲餘綠惜盛華臺人非楚材雲霧圍兮蘭爲閣金銀酒兮
蓮作杯落英兮徘徊風轉兮衰衰入黃彙兮灑錦石紫白蘋兮覆
綠苔寒暑在在兮代謝故葉新花兮往來何秋日之可哀託芙蓉

以自娛

荔枝賦 并序

張九齡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季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詭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此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累遷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嘉歎以爲甘美之極也又謂龍眼凡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開議欲爲賦述世務率率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叙往心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求其况土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言之閒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導揚其實遂作此賦云

果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齊稟精於火陽乃作酸於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下合園以擢本傍蔭畝而抱規紫文紺理黛葉細枝蒼茸葳蕤環合林纒如蓋之張如帷之垂雲煙沃若孔翠于斯虛報所盤不尚不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崖之險巖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謬其勾芒在

辰凱風入律肇氣含滋芬敷謐溢綠穗靡靡青英苾苾不吐其花
但言其實如有意乎敦本故微文而妙質帶葯房而攢萃皮龍鱗
以駢以膚玉英而含津色江漉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罔然數寸
酒不可匹未玉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軼彼衆味之有五此甘滋
之不一伊醇淑之無筭非精言之能悉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
驚驚心志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於甘
摘援蒲桃而見擬亦古人之深失若乃華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
燠煜客或煩懣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泰信瑯盤之仙液實
玳筵之續續有終食於單首愈益氣而理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
貪食而必愛之况羨李而莫取浮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
而為最夫其貴可以為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也
重石島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
之不逢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柿何稱乎梁侯梨何幸乎
張公亦因地之所遇孰能辨乎其中哉

瑞橘賦 并序

李德裕

清霜始降聖上命中使賜宰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囿之所植也
臣伏以渡淮爲拱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有感昔漢
武致石榴於異國靈報遐布此西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
雀園華實不就乃吳人未格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
地同和群物效祉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威更承膏露
草木尚爾況乎人心漢宣帝宮館山澤意有所感必使近臣賦之臣
幼學爲文忝列樞近敢摭晉旨而獻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於上國貞
枝疑碧蔚湘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江潭之秋色雜丹楓於谿畔
映綠篠於巖側翡翠以之列果鸚鵡於焉棲息雖回靈於雨露猶
自得於雕飾終獲譽於皇明豈因人之月異感大鈞之獨運輸造
化之玄力思六合以同風採孤根而移植補元氣以茂育靈
之不測連乎霜飛天囿風落秦川金草炫煥於朝日玉樹青葱於
靈囿我方志也翠鳥列靈沼之清漣上蔚檉松下秀孫荈絕朱草
與石華紫芝與賓連靈卉必植而嘉植在焉碧葉獨潤金衣更

鮮天漢之華星焜耀閩風之珠樹粲然香若團於野露色疑炫於
江煙既而太官獻新奇果列筵非厥苞之自遠何菲陋之莫傳
隱方塘比丹萍之初實盤映皎月與赤瑛而共妍東鄙孤臣謬陳
三事既乏和羹之用猶甞可口之味并食不割竊愧晏嬰女之知城
之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朽於雪霜永酬恩於天地

伐櫻桃樹賦

并序

蕭穎士

天寶八載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廣陵太府軍事任在限外無賞
是處寓居于紫極宮之道學館因領其教職焉廟庭之右有大樹
統樹高累數尋條暢蒼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腹背微禽是焉
迂頡頏上下喧呼甚適登其喬枝則俯逼軒屏中外斯隔予實
之懼冠盜窺踰因是為資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以儆夫在位者
古人有言芳蘭在朝不得不鋤眷茲櫻之攸止亦在物之宜除觀
其體異脩直材非棟幹外森沉以茂密中紛錯以交亂先群卉以
效諂望嚴霜以凋換綴繁英考叢集駢朱實以星粲故當小鳥之
所啄食妖媚之所攀翫赫赫闕宇玄之又玄長廊霞截高殿

寶吾君聿修祖德論道設教之筵宜乎蒔以芬馥樹以貞堅匪大
松篠桂檜蒞若蘭荃猗具美其在茲爾何德而居焉擢無庸之項
首蒙本枝而自庇洎群林而非據尊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或薦
豈和羹之正味每俯臨乎蕭牆茲苟得而窺伺諒何惡之能為終
物情之所畏於是命尋斧伐盤根密葉剝攢柯焚朝光無陰夕鳥
不喧肅肅明明曠蕩乎堦軒哢乎草無滋蔓瓶不假器荷恃勢而
將逼雖見親而益忌鑿言諸人事也則晉吞并於僭沃曾出逐於強
季緜峻擅而吳削倫固專而晉墜其大考虎遷趙嗣鸞竊齊位
由履霜而莫戒聿堅冰而荐至嗚呼乃終古覆車之軌轍豈尋常
散木之足議

杞菊賦 并序

陸龜蒙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必
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以爲
責兒童輩重拾掇不已人或嘆曰千頃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飲
鮮爲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

語何自否如此生矣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暑活兒有病
食耶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惟杞惟菊借寒互綠或穎或茗煙披兩沐我衣敗絺我飯脫粟羞
慚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
予何其如予何

文粹卷第六



1952.10.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粹卷第七

古賦

七十四首

吳興姚

鉉

集

鳥蟻

大鵬賦

李白

鷓鴣賦

杜甫

白鵝賦

蕭穎士

白鸚鵡賦

王維

感二鳥賦

韓愈

白羽扇賦

張九齡

玄猿賦

天筠

塵尾賦

陳子昂

由鹿賦

呂溫

蠶賦

陸龜蒙

秋蟲賦

羅隱

蝨賦

李商隱

後蟲賦

陸龜蒙

蝸賦

李商隱

大鵬賦

并序

李白

余昔於江陵口見天官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身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令復存于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高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音言微至
于齊諧談北溟之巨魚吾不知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翼
抃渾脫脩鬣摩于海點張廣翅于天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
暎赫弈乎宇宙憑凌乎崑崙一鼓一舞煙濛沙昏五嶽為之震
百川為之崩奔爾乃蹶巨壑摩太清巨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
起搏九萬而迅征背業太山之崔嵬翼舉垂雲之縱橫左迴右旋
倏陰忽明溼汗漫以天矯頽閶闔之崢嶸鐵鴻濛扇雷霆斗轉
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矣其勢髮以舞其
形若乃足然如蜺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翁忽嗔氣則六合
雲灑毛刺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隅遶逸翻以旁鼓擊奔
而長駢龍徒光以照影列鉞旒鞭而啓塗塊礪
一杯獲五出
其動也如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
不投竿失鱖仰之長吁其雄姿壯觀映有河漢上摩蒼
漫漫懸古關天西直而氣和倚日以傍數縮紛乎八荒之間隱
乎四海之半

其不靈於然後六月一息至于海出於擊以橫櫓道高天
垂懸乎決濟之野汪漭之池狂勢所射餘風所吹海濤
巖嶽紛披天吳為慄慄海若為之躩踞巨鰲冠山而却走長
騰海而下馳縮殼抄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其
造化之所為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裳飛蒼梧之玄鳳
耀朱質與錦章既服御于靈仙亦馴擾于池隍精衛劬勤于衛
鷄鶴悲愁乎薦觴天雞警曙于蟠桃跋鳥炳耀于太陽不曠蕩
緘道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道遙無厭類而比方不矜大
且猛每順時而行熾叅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為漿戲陽谷而
徊憑炎洲而抑揚俄而希有見而謂之曰偉哉鵬乎若此之樂也
吾左翼掩乎東極右翼蔽乎西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網以恍惚為
巢以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於是大鵬許之欣然相隨
二禽已登于寒廓而尺鷃之輩空見笑于藩籬

鵬賦 井進表

杜甫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照耀於

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某脩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孳士列子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為有千餘篇公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唯臣衣不葺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祇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明主哀憐之懼使執先祖之故事投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以鼻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役沒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以為鵬鷲鷲之珠時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任於原隰引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望以此達於聖聰耳不揆益淺謹投延恩勵進表獻上以聞謹言當九秋之清事見一鷲之直上以雄材為已任顯殺氣而獨往猶勁翮肅肅遠擊查士

得此必入荆棘其巽東甲子河海蕩滂風雲亂起雪

下經樹在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所充腸久停其

正頗愁呼而蹭蹬詰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極杖持七詩以紀

事仰止而潛窺頓難安之所擬欵捷來於森木固先繫於利甬

懸擗而坤神開網羅而有喜獻禽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閩緜受之

也則譯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擊之制筆曳挫豪梗之飛翻識改遊

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節呈於至尊搏風檢纍用壯

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來翠華而

二下卷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書昏詒堵牆之榮

觀棄功効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尊狐三窟狡兔恃古塚

之荆棘飽荒城之霜露聞感我往來赳赳我場圃雖青駸戴角白

鼻如瓠成空蹄而俯臨飛迅翼以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迫蓋遽響

攬之而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嘒哮其音蠋爽其厲續下鞢而

繚繞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遂北施巧無據力蹉跎而就擒亦造次

而難夫一奇卒復百勝昭著矣昔多端蕭條可處斯又足稱也爾

其鴟鵂鴞之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
奚不味乃不珍輕雁鳥隼而自若託鳴鶴而爲鄰彼壯夫之懷
強敵而侈巡拉光鳴之異者及將起而端臻忽翻天路終辟水瀆
寧掩詳而盡取且快意而驚新此又一時之後也夫其降精於金
立骨如鐵自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
閒寒風凜冽雖趾躄千變林嶺萬穴擊崖最薄之不開突以持而覽
折此又有觸邪之義也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烏攫之黨罷絕
而潛飛梟怪之群想英靈而遽隊豐比乎虛陳其力叨竊其位
摩夫而自安與槍榆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
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巢巖巖氣養子青冥後爾午
然闕廷莫試鈎爪空迴十星衆鵞儻割鮮於今教此鳥已
巖崗

白鷗賦 并序

蕭頴士

白鷗羽族之幽奇也素質黑靈純潔無瑕
神完清閑不雜於衆禽西上東下
與入其

上聞而徵焉。出以雕籠，致以駟騎。將集長楊，游大液。行有日矣。天寶辛卯歲，予放泊江會，流宕逾時。秋八月，自山陰前次東陽。方議夫南登西泛，極聞見之義。諒褊懷所素，苦田而未之從也。曾有命自天刀，赴京闕，適与茲鳥偕。至于會稽之傳，告觀其宛頸旁，睨徊徨掩抑，往往孤鳴，音韻淒涼，如慕侶而不獲，因感而賦之曰：

鳥之生矣，于彼江山。彩之玄素，文不綺班。備文武之正節，微妖姬之殊顏。情慕以取，繫兒軒昂。以安閑，無馴擾之近性。故不愜於人寰，遊必海裔。栖必雲間，異養拙以自保，祛未萌之憂患。不然，豈陋彼都邑之佳麗，顧投身乎阻艱。以其標自然之靜，故名之曰白鷗。若歟，何天監之緬邈，辱微禽之瓊細。偶一目之見，羈委微軀，以受制望層城。以效習其懷，衆侶而孤唳。從從履置之駭，奔仰君門，以遐逝。君門兮九重，洞叫繖兮穹崇。池大液兮島方壺，萬族翔泳乎其枝。而見容越水清兮，鏡色吳山遠兮。天逼窺淺深，以颺影逗杳冥。兮一息謂杉松可得，求日而噪聚葦苻，足以窮年而啄食。一与心

賞兮睽違念歸飛兮何極鸚能言而入座鶴善舞而登軒殊二者之俗態諒也惶於主恩是以雖信美而非其志獨屏營而兢魂者焉

白鸚鵡賦

王維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亦變綠衣於素彩惟茲鳥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爾其入翫於人見珍竒質狎蘭房之妓女去桂林之雲日易喬枝以羅袖代危巢以瓊室慕侶人遠依人未畢託言語而雖通顧形影之非匹經過珠網出入金鋪巢鳴無應隻影長孤偶白鸚於池側對皓鶴亦庭隅秋混色而難辨願知名而自呼明心有識懷因尙極芳樹絕想雕亦撫翼時銜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寡雅容非飾含火德之明輝被益方之正色至如海鸞呈瑞有五奩之可依山雞享舞尚晉鏡而知歸皆羽毛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豈憐效鳥地遠形微色凌紈質彩奪繒衣深籠久閉喬才長澤儼見借其羽翼焉迂嬰鳥而共飛

感二鳥賦

并序

韓愈

東晉書卷之九十四 謝安傳 謝安嘗曰 吾嘗聞 有木凋時 之歎 見行有籠白鳥 曰 鸛 鶴 而西者 流 於 東 之 中 某 官 使 使 者 進 於 天 子 東 而 者 皆 避 路 莫 敢 正 視 焉 曰 其 幸 生 天 下 無 事 時 承 先 人 之 道 業 不 識 干 戈 攻 守 之 勳 讀 善 書 者 自 七 歲 至 今 凡 二 十 二 年 其 行 已 不 敢 有 愧 之 言 其 閑 居 忠 念 前 古 當 今 之 故 亦 僅 志 其 一 二 大 者 焉 選 率 於 右 與 百 十 人 偕 退 曾 自 不 得 薦 書 闕 下 士 于 朝 以 仰 望 天 子 之 光 明 是 鳥 也 惟 以 羽 毛 之 異 茲 有 道 德 智 謀 承 顧 問 贊 教 化 者 乃 反 爲 蒙 採 擢 薦 進 光 輝 如 此 故 爲 賦 以 自 悼 且 明 夫 遭 時 者 雖 小 善 且 達 不 過 時 者 累 善 無 所 容 焉 其 辭 曰

吾何歸乎 吾將既行而後 累 忠 誠 不 足 以 自 存 苟 有 食 其 從 之 出 國 門 而 東 獲 觸 白 日 之 陰 景 時 返 顧 以 流 涕 念 西 路 之 差 未 過 漳 隴 而 坐 息 窺 黃 流 之 奔 猛 感 一 鳥 之 無 知 方 蒙 恩 而 入 幸 惟 進 退 之 殊 異 增 予 懷 之 耿耿 彼 中 心 之 何 喜 徒 外 飾 焉 是 逞 予 生 命 之 煙 阮 曾 二 鳥 之 不 如 汨 東 西 與 南 北 恒 十 年 以 不 居 辱 飽 食 其 有

數九策名與薦書時所好之爲賢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
得良弼於宵寐孰左右者爲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時運之不來
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祗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宗亦
不期於下地蓋永配於古人獨怛悵於無位雖得之而不能乃
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

白羽扇賦 并序

張九齡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遣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白羽扇
齡與焉竊有所感立進賦曰
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
致清涼豈無紈素彩畫文章復有脩竹剖枿臺芒提推乃密遞
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與紈紈恩於聖后且見持
未央伊昔臯澤之時亦有雲霓之志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
忌肅肅鳥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玄援賦 并序

吳筠

前志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爲獲鶴小人變爲蟲豸其神用

未必不爾筠自入廬嶽則觀斯文獲嘉夫雨昏則無聲景霽則
長嘯不踐土石超遙於萬木之間春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
深棲遠處猶有君子之性異乎狙猿之倫且多難已來庶品智敗
麋鹿殫於網罟遺氓困於誅求此獨蕭然物苟大能患豈不以
託跡冥絕不才遠禍昔夫子歎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因感
之聊以作賦

伊玄援之所育于南國之曾岑動不踐地居常在林雖泛泛而無
摻亦熙熙而有心雲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
暢羈客之滯密襟何必聆嶰谷之管對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蒼
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眩澗飲命促
煙嘯或聚而閑棲或分而迴趨壽同靈鶴性本君子阻重巖之險
非虎豹所履蔭公柯之密豈鸚鵡能視故逢蒙操弓憚高深而止
鄧公折箭含惻隱而已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已詎若佛佛
凌人以就戮惺惺甘酒而造死夫時珍貂裘世寶狐白徒能工於
隱伏終見陷於機辟麋麋襲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小則翡翠

殞於毛羽大則犀象殘於齒車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固
棄置於常情求逍遙以自適無威刑以相臨有族類而相親食資
諸物衣取諸身不賦不役繁勞靡勤如政教之未施保巢居以還
淳匪虐民之所及何徂公之能馴吾固知人爲物之責又焉測天
化之所大鈞乎

麀尾賦

陳子昂

甲子歲天子在洛陽時余始解褐與祕書省正字太子司直宗
客置酒於金谷亭大集賓客酒酣共賦座上食物命余爲麀尾賦焉
天之浩浩兮物亦去去性命變化兮如絲之林分或以神好正
天蓋默默或以道惡強梁天亦茫茫此仙都之微默因何負而
殃始告幽山之數食乎豐草之鄉不害物以利己每營道而同
向忘情以委代而化情之不忘本罟網以見逼受庖割而
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豈爲君厭徂之羞則君金龜
承主人嘉慶之宴遊與寶舞雖信美於茲原詎同歡於時
有感之而歎曰命不可思神亦難測吉凶悔吝始於微

之序莫神於龍受戮爲醢不知其凶王者之瑞莫聖於麟
亦野不知其仁神旣不能自智聖亦不能自知沈林樓而
山鹿與野麋古人有言天地之心其閒無巧冥之則順動
諒物情之不異我心又何競於猜矯故曰天之神明與物
爲事先動而輒隨是以至人無已而三六不矢于欲全身而遠
是浩然而順斯

由鹿賦 并序

呂溫

貞元丁卯歲予南出穰樊之間遇野人繫鹿而至者問之答曰
爲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群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獲
鳥啗不飲食者累日余喟然歎曰虞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
之即此亦必以其友致之寔繁有徒古之然矣嗟乎鹿無情而
知痛傷人之與謀寔安殘酷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

鹿曰

雙生兮亦崇寧毒備齒角而無競循性情而自牧姑有味於行
知乎倚仗於爾崇林輕遊近麓偶巧羅之生云故蒙主人之全育

銅于芳庭寢卧荃柔騰倚蘭馨露往霜來日安月寧雖矯性之
扑樂終感恩而不驚曾不知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之曰由俾
其類涼秋八月爽景清氣羈致山阿縻系于蹊隧設伏以待醫
叢而伺同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慕侶豈去貪餌呦呦和鳴
麋鹿天初委彼泯慮於猜信此無情於誠偽孰是蒼卒禍生
所忽毒錫歎以夏貫潛機劃其電發或洞胷而達腋或折足而
碎骨望林戀兮非法顧町疇兮未滅風啤澤而北至日掩山而
西沒走駭侶於巖煙叫亂麇於澗月苟行路之聞者孰不心摧
而思絕想爾由矣聖心而仁望紀束而驚顧隨獲車兮逡巡
視鼎中之銷爛觀机之上之剖分忽哀鳴以感類若沈痛之在
身雖復劇之密邇享以豐珍比此猿之駭躍同海鳥之愁辛敢
擇藎而後止思走險以何因痛無以相陷含怨毒而莫伸客有
感而言曰物誠有諸人亦宜乎憐或比原心則殊借亦淮陰構
禍寃在神理通說且拒稀謀寃起葉蕭公實曰知己給致鍾室
胡寧志此上無難誰非漢臣交不義賣亦不仁彼美野生為
又親說龍公言此無他人心於

獸傷類如人自容伊人責友而享其功滅交道兮隲義風曾廉
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茫茫吾未見其始終

蝨賦 并序

陸龜蒙

苟卿子有蝨賦揚泉亦爲之皆言蠹蠹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
半滅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役其游熙熙藝麻緝蠶言初喜窺
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速蠹之生爾厚絲美機杼經緯龍蠶爲詭卉
言詛益蠹盡取後已嗚呼既蒙而息蠹實病此伐桑滅蠹民不
凍死

秋蟲賦 并序

羅隱

秋蟲蝨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
以言賦之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
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吁

蝨賦

李商隱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鷺鳥露鶴不如其生汝穢唯齧而不善齧回
臭而多跂香而絕

後蝨賦 并序

陸龜蒙

余讀玉谿生蝨賦有就顏避跂之嘆似未知蝨作後蝨賦以矯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爲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弃
瘠涵腴乃蝨之賊

蝨賦

李商隱

夜風索索緣隙憑壁弗聲弗鳴潛此毒螫厥處不翅厥生不爲
廉兮何功既角而尾

文粹卷第七



文粹卷第八

美觀

蘇軾

蘇軾

蘇軾

題名

蘇軾

蘇軾

蘇軾

題名

蘇軾

蘇軾

蘇軾

題名

蘇軾

蘇軾

蘇軾

題名

蘇軾

蘇軾

蘇軾

霜鍾賦

蘇軾

喬潭

南陽豐山有九鍾焉霜降則鳴潭叨遇達奚公擢甲科於

則、公隱居之舊地為此賦以廣知音焉

豐山之峯巖嶺積翠之石森爽冒寒之松上無飛鳥下無人

杳杳以靜謐有天然之古鍾兩竅神資九乳靈心兮失制於

豈遺音於究極每虛氣以自得常宿懸以敬乎動於耳而藏

必高秋之涼夜於是沈寥兮白暮而天晶肅瑟兮霜落而風

氣無朕潛來蒲盈跳然復出鏗爾有聲信不擊而不考能大

小鳴始則含嘯擁鬱旋復充訕若往若還徘徊其間爾其舒

放長樂遠暢乍浮空以紆餘更觸物而瀏亮入林蕭蕭在水湯湯
泛濫小瀨聯鱗踈篁夜鶴怨兮彌若寒猿悲兮更長餘韻壽容隱
風悠揚繞於洞庭浮於瀟湘梧楸紛以離披蒹葭颺其蒼蒼及天
夜以艾兮彌靜山無人兮月冷初肅肅以自淒復琅琅而虛警其
動俞出其來甚徐合於元化遊於大虛轉遠而盡誰知所如聊獨
坐以傾聽惘若失乎躊躇聽不及想以存其餘方其寒氣曉集踈
然應意發越林壑周流并邑則聲未盡後韻相及羈臣之空館屢
來思婦之高樓遠入無不依然驚夢歔歔掩泣夫鍾之應霜也應
以無心士之知己也真如其音不鼓而鳴者其聲遠不言而信者
其分深故自然之聲無假於煩手特達之分不資於滕口吾欲歎
華鍾喻良友懷音淵默藏器虛受可以適南陽持清霜之一切也
曰夙籟起兮喧長薄霜鍾鳴兮動哀響合大塊兮聲無作雖石
兮常寂寞

歌器賦 并序

李德裕

癸丑歲余時在中樞丞相路公見遺歌器贈以古人之物未幾

子之心嘗欲報以辭賦屬力少任重朝夕盡瘁固未暇於體物人者公已歿世余又旋遂忽覩茲器悽然懷舊因思爲此賦置公之靈筵昔周道旣平既安且寧赫赫公且配德阿衡謂難守者成難者盈始作茲器告于神明至仲尼憲文武之道思周公之德之朝而觀器見遺法而歎息且曰月滿而虧日盈則昊彼天道之然欲久盛而焉得乃沃水於器俯察要終挹彼注茲授之若必則艱確似君子之困蒙中則端平如君子之中庸滿則傾跌霆電發器如堤隤水若河決非神鼎之自盈異權樽之不竭蓋欲示人道之隆替明百事之有節然茲器也不以中而自藏不以跌而自傷其過也如彼薄蝕其更也浸彼輝光得其道者君則念於豐節動乃思於謙受頽旣復而不遠惠屢黜而何吝知任重之力及悟物盈之難久雖神道之無形常慘然於前後昔與君子同秉國鈞公得之爲賢相余失之爲放臣覩遺物而猶在懷舊好而非辛思欲克己以復禮永報德於仁人

南方氣油而雨淫地厯而傷物媪神噫濕渝色壞味雞金之堅小
失恒性如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澁不可拔剖其室乃出朔陽眇眩
卓刃其脊有鱗然如瘡如黑子如青蠅之惡銳氣中鋸猶人被病
汝客有聞焉懷密石以遺予沃之草腹雜以烏膏切磨下上直質
卓見躊躇回顧追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客曰吾聞諸梅
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磨鈍有是耶余退
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爲佩遭土卑而匿作雄鋸爲之潛晦如景感
愈既兮與肌澁石爲孺顧秋蓬之不可刺兮尚何遊乎體體之
利物蒙蔽材人惻怛渾百法之至精端一檢而多患豈害氣之
愈兮將以不試而然使屠者之刀兮備者之鋌不灌不群兮
愈日鼓月揮兮到腫擊鮮脫燿燿以耀芒矣氣淫毒而騰糟
以愈者一事以爲鼎用之而成妍有喜自東遺示越砥上形之
愈也

形而終用一其若垢焉何恥感利鈍之有時兮寄雄心於澄潭
石以砥焉化鈍爲利法以砥焉化黑心爲智武王得之商谷以厚其
帝得之僻材奔走得既有自矣豈無因漢氏已還三光景兮隨漢
闕狹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乎天砥以鑿若北民猶在任
天成器在君天爲物君君爲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而患乎無
礪

晚晴賦

并序

村牧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

雨晴秋空新沐兮忻遶園而細履面平池之清空兮紫閣青嶺遠
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木勢黨伍兮行者如迎
偃者如醉高者如肆伍者如跣松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劍大臣
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裏兮一萬丈夫甲刀縱縱密陣而環
侍豈負軍令之不敢置兮何意思之嚴毅復引舟于深灣勿心八九
之紅菱姘然如婦斂然如女隋燕黠顛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鵝
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其谷媚雜花差於岸側兮絳綠
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間草甚多叢者束兮靡者杳兮仰風

儼曰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之谷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謂
何如倒冠落珮兮與世闊踈敖敖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隱居者乎

秋聲賦 并序

劉禹錫

相國中山公賦秋都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皆得時道行之
餘興猶動光陰之歎况伊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昏昏悠悠自蟲迎暮兮萬葉吟秋欲辭林而肅颺潛
命侶以啁啾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晚仗多露蟬之思久

草起寒蠶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楸早脫驚鷺齋蔬之晚吹隊石砌
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朝鴈叫

兮音書絕遠杵續兮何冷冷虛室靜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
絲合自然之宮徵動絃歲之別離發井苔合荒園露滋草蒼蒼兮

人寂寂樹撼撼兮蟲伊伊則有女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
主施九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王之

悲傷覺潘郎之公麼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為在韜而有情聆朔風
而心歎弔天窮而拙驚力將瘵兮足受紉猶奮迅于秋聲

問大鈞賦 并序

劉禹錫

始余失蒙郎為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閔身人亦哀其
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堂
下重領連山郡印綬咸曰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怙哉沙石
五年不得為歲二月有事于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思諸
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敢問
有遇鼎而次第其辭以為賦

國方相涵兮浩其無垠實實翁闢兮三辰以騰振孰主張
工其神迎隨不見兮強名之曰大鈞歌以臨下兮魏乎
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中與人差近身執其帶心平其
運循名相謬或可以訊曰嘻蒙之未生其猶泥爾落乎
墮唯鈞所拍忽然為人為幸大矣工賦其形七情與俱
齋智不授卑之以愚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
為畏途人或譽平之百謠注虛人或非之半言有餘物壯則
老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之而驟至兮否踰數
而巨量雖一夫不獲兮亦大化之微

上問兮俯伏以聽是夕寐孰夢遊乎無何之鄉抗內
異人間之景光中有威神巾金甲而燁煌命之使
曰吾大化之一工也居上臨下無有不平汝今
以累覆爲汝賊既賦汝形輔之聰明盍求世師資
心遐想前列倚梯青眞舉足斯跌韜爾智斧無爲
夫和乃洩利逕前誘多逢覆輟名腸內煎外火非熱哀汝
厚汝厲剔去剛健納之柔滯塞前竅之傷夷兮招
以待人兮急以自拘道存遠奧無示四隅亂物之
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嗇乎且夫貞而騰氣者
者臭臭我居其中猶輪是蹈以不息爲體以日新
灌莽芟草乃牙乃甲乃殛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
以意造賦大運兮無有淑惡彼多方兮自生醜
壯如元我以速老耶觀汝百爲又或不然子哇
各物幾時踰躑春耕其丘投種之日釋耒而歎

所未至謂余舒舒欲其父留謂我傲見我一子二誰之由彼彼
後之文者善言兮雷震苦而中堅松竹之駭敏素擇其不若懼第之
歸納竹管而備明堂而容消而力完揚且之哲兮不可以常然
勤勞以老成蒼眉皓髯山立時行去敏氣與發色兮噤危言以端
誠俾人效之悔黷不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何
而受而厚遠濠形開嚮之威神孰為來哉乃遽衣冠而歸
委壩佐簪持簿叩額而言曰楚臣天問不訓今臣遇幸一獻三售
必厚以感終期以壽忘上問之罪濯已然之咎心增故術黜新
授顯稱請久拜手執首

何卜賦

劉禹錫

余既幻惑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固穴其莫曉兮將取以
夫車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龜卜而來思乃執而謂之曰
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癒伊
兮久而滋蔓吾聞人肖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履一
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執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子首而足

方子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貴是
貴而未嘗剝者其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
點胡不禪變何罰而蹇蹶蛇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作外馳似
與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于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
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仁人之是非在此爲美兮在彼爲害或昔而
成或今而虧君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
淹兮孰捨操董之毒豕豕雞首之賤手各於其時而伯其書屠
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絺作踊之工非曰可珍時有
所用貴于斲輪絡首廢足兮驥不能跬前無所阻兮跛警千里同
涉江河其時在風泐者之吉泐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穰
之利乃繆之厄故曰是耶非耶主者時耶諒淑惡之同出兮顧所
卜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恥其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
常而俟之夫何卜爲言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歟於是誦道
之心一而俟時之志堅丙視群疑猶冰釋然

卷之九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居易常見云云立身以學其有失於動有失於靜斯由動靜俱不

得其時與也云云然用自微道云云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云云物有常性道不可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

動云云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

取諸震以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莊生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

也吾觀天文其中有程已明則日晦日晦則月明月明則晦交養也

動靜交相養賦 并序

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序

復乃成吾觀感功其中有信陽道以陰退陽是則陰進進退交養
其善乃順且躁者本心靜也斯則踣為民靜為君以民養君教化
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為母有為子
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義明矣所以動之為用在氣是
者注鳥為飛在舟為楫在弩為機不有動也靜行無依所以靜之
為用在蟲為蟄在水為止在門為鍵在輪為扼不有靜也動矣資
始則知動者靜所伏靜者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不然故以此方
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瓠瓜不可以長繫
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化故八壤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人
不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亦為凶知靜之可以立德
不知非其理靜亦為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
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間不容毫釐也老氏觀妙顏子知幾噫
二君子吾誰與歸

漢忠賦 并序

陽登

庚寅歲因受讓季冬之月次于襄城歷明道之歲焉昔取其風夫

涕觀大似... 增傷... 爲... 子...

下... 用... 欲... 治... 誦...

市朝之若... 伊... 用... 誦...

加... 披... 載... 蕭... 空...

陵... 坎... 無... 曰... 倍... 非...

之... 壽... 詎... 虎... 狼... 之... 壯... 實... 仁... 靈... 之... 類... 雁... 為... 鷗... 之... 司... 石... 之...

明... 分... 牙... 薰... 蕪... 之... 自... 別... 是... 誓... 寒... 心... 疏... 昂... 昂... 面... 折... 波... 炎... 燄... 信...

撲... 撲... 而... 不... 滅... 寧... 歸... 死... 以... 向... 懷... 不... 貪... 上... 而... 結... 舌... 痛... 矣... 哉... 志... 言... 輔...

人... 者... 天... 福... 善... 者... 神... 賦... 焉... 是... 日... 力... 不... 如... 人... 使... 典... 章... 之... 不... 信... 俾... 義... 我... 之...

空... 勤... 律... 中... 大... 呂... 日... 臨... 蒙... 谷... 風... 颼... 颼... 衣... 裘... 草... 煙... 茫... 茫... 乎... 平... 陸... 悽... 悽...

而... 填... 臆... 淚... 淫... 淫... 以... 勇... 冒... 義... 則... 非... 其... 知... 友... 親... 故... 遠... 夫... 骨... 肉... 節... 既... 危... 而...

不... 挽... 行... 於... 艱... 而... 彌... 篤... 惟... 其... 有... 之... 是... 以... 傷... 之... 而... 慟... 哭...

泛渭賦 并序

白居易

右丞相高公之掌貢舉也予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丞相鄭公之

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登科十九年天子並命二公對掌文軸
朝野無事人物志安明年春予爲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
上樂時和歲從萬物得其宜下樂名遂官閑一身得其所既美二
公佐清靜理可謂六公垂特達之遇發於嗟歎流爲詠歌予時
以予子渭因爲渭賦以導其意辭曰

亭三華山下有人政兮望兮愛彼三峯之白

以泛舟水上有舟

公兮濟兮愛此白皇之清流以我爲太平之

一得公斯而優

又感陽春之氣熙熙兮樂天和而不憂曰予生

當皇唐受命之九華兮古與華而無氛埃及皇帝繼位之二紀兮

命高與鄭爲曠海一賢兮爰立四門兮大開堯讀德之一履儒行

者登可賦而四來雖生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云之感再遇於

予已心慙怍以徘徊登予名於太常署三職問以真三有蘭兮

則有美兮菲兮可襲備一官而無事之不結川之家去省兮

百里每二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山有華澹悠悠實自白雲兮

涉清流日或倦而或仰門去渭兮在常一曰而往夜分兮

彤天無雲兮水無煙
遠遊兮明月波沈沈兮
掉黃綠日暮兮
草萋萋兮沙漠道
習習兮春風岸柳動兮
渚花落發浩歌以
舉濁醪而緩酌
豈非其樂盡予何為乎
不樂鳥樂兮
雲際鳴
變兮飛兮
喬龜樂兮
泉底響兮
壑分尾激
淵我樂兮
聖代心融
云神泚泚伊萬物兮
得其樂者曰聖賢之相契
賢於無為
致時於既濟
變為長兮
聚五福
變為春兮
消
不我
先適當我兮
生之世
被麟蟲與羽族
咸知樂而不知
所以愧賢相
而荷聖帝樂乎
樂乎
汎于
澗兮
詩
一此
以卒

望賦

制

邈不語兮臨風境
自外兮感從中
明晦轉續兮
一嶺
氣兮群生異容
發孤照于十
眸
驚
觀
乎
大
空
物
乘
兮
多
異
遇時兮不同
嗟乎有目者必騁
望以生
意
當
以
方
自
若
以
情
而
感
有
待
者
瞿
瞿
心
懷
者
熙
熙
慮
深
者
瞻
若
喪
樂
極
冲
然
無
違
外
徙倚其如中
糾紛兮若斯
望如何
一取樂
時
慶
霄
兮
逝
而
因
如
雲兮天
願
尺口
只如
草兮
臣
心
踴
躍
氣
一
壯
兮
感
心
加
升
龍
兮
變
多

日轉黃道天開碧落疑
景於時節
非此
望如何其望

且歡登臺漸遠兮
見長安紛紛擾擾兮
愈笑合
佳氣盤地象

漢兮
招回城依十分
蘭干遊御中之
聖
佳
五九望如何

其望彼好宗萬靈兮
越西陬漢帝山
雲
九衣踴于

河上馬跡窮乎
越巖岫
乘愛關而
霜
耀踰蒼蒼

後登專車而
望如何其望
形
習其具焚

蕭關
月角在
望
有疑城垣

者
望
騎之先聲

如
望
馮今年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勝羨環拱于白榆惜馳暉于落棠諒衝斗兮誰以田漢
評豈止蘇武在胡管寧泛海送飛鴻之滅沒而陰
長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祀同將兮東山
懷孔多峰羽有依風之感宮人成婦月之歌歌曰
久上祭盤 按日迴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為洛陽拜塵
文

餘春賦

李

天之何為 北斗而知春兮迴拍於東方水蕩漾兮
芳心芳試翠心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竟一去兮欲斷溪
行吟青楓 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餘心之縹緲兮與春
而飄揚飄 丁無恨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萋兮綺色愛芳草
翦情餘春 小闌每為恨而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
何堪想遠 岷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極兮心盪盪目眇
夢紛紛波 於淇水結楚夢於陽雲春每歸兮北開花已
春改數長河 恍春送離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
情逾在恨不 長綰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若有人

夫南國兮往西

覓楚絲之橫路，網春輝以留人，沉吟兮

躡芳傷別送行

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

以糾結望夫君兮，興咨嗟橫涼淚兮，念春華遙寄影於明月

君於天涯

江上愁心賦

張說

江上之峻山兮，樹鬱岢嶇，勢巖嶇而不可極，雲為峯兮，煙為色，

熊兮不藏，江上之石，秋兮有真，不也，鳥為花兮，花為鳥兮，

湯養兮言矣，如昔夏雲兮，山秋兮平兮，若天冬沙兮，淅淅

草靡兮，於此處，則一畧，之消遣，汗象鳥兮，罪

沉兮，以疎，夜世不愁，踏了巧，

所，列，五日，然，知，言

薛，

高，

喜，而，

自，而，為

不考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隳序卒瀾漫而崩流何此
止雪片浩其常淨知來之不可數哀去此而無由倚郵
涕空盡日以澤留

變而不

蕭穎士

平或愛之而不司初在矣何以周秦中神爽自殊此中舉
九重陛下多悲故人而室趨下

下堂上

田疇專言之自公遠時新而後止詩人所

變而搔首賦多悲有俟吁不得其也惜風昔之良會已夢在
於北方疑渤海之三山吸流霞之景尤含片辭以况予云好
不忘顧義示日陪詩嬉於帝鄉廣其飄忽忽以洵而

放俄驚魂以駭寐聞窮髮之茫茫利從風士兩之匪

顧投軀以葬各體以兢惶切悵兮營

前歡之俯遺數恨假長於是收神返憲澄流靜默然

光若無識，曾良宵之復遇，希舊遊之可即。徒有顧兮，以未克愛。深兮，奉約。月憶風兮，雨兮何極。

傷往賦 并序

劉禹錫

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爲智，豈至言耶？予
長至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天，關弗遂也。作賦必傷之，異夫覽者有
以增伉儷之重云。

數獨處之邑邑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思而後悲。
人或朝歎而暮息，夫柯越月而踰時。太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
馳。有歸於無兮，盛復于衰。猶林爽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
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暉。暉飄零日乃之，曩將忽蟬蛻之衣。川走下

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甚兮，難銘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
農民桑者舉，按來歸亦在林下。我相字途禪，敗之夫同荷均。挈刑

於布，勝月毛。蕃籬介之微，和鳴湛。最雙冰凍，滌滌蕩蕩者。豈

伊予遊空火深，兩兩相以何動。精之萬殊必雄雌，而與與物莫

大德以孤愛我。方踞蹠而焉如我，俾虛至目。凄凉兮，心伊鬱兮。

夢以詩語... 所弓沐弓何從... 襦濟...

之昔園至跌盤... 附詳... 餘... 或數誠天性... 潛威顧... 乃尔

疑恍然有難繼之慕漠然滅... 耳之法在拍遺柱... 能談朝... 帷... 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 物... 山... 寶... 信... 儻... 為... 柱... 絕... 瑞... 室... 傾... 乃

鏡奩空裏燼委灰... 虛憚多風... 轉... 蟾... 少... 搖... 昏... 乃... 網... 結

芳猶... 其繁華謝... 乃... 後想翻... 翻... 於... 非... 亦... 係... 寧... 與... 於... 家... 信... 司... 街... 之

可致... 生此... 乃... 不... 逢... 彼... 注... 視... 以... 窻... 聽... 甲... 神... 燄... 而... 以... 為... 還... 抱... 影... 以... 攝

出紛... 百... 哀... 而... 攻... 中... 系... 口... 龍... 門... 風... 雷... 苦... 別... 鶴... 哀... 鳴... 之... 幽... 羽... 天... 以... 波... 浪

深... 離... 翔... 一... 去... 無... 遺... 音... 悲... 之... 來... 兮... 憤... 乎... 心... 胸... 如... 以... 沒... 亦... 遂... 此... 以... 為... 之

而... 莫... 極... 思... 報... 禮... 以... 自... 箴... 已... 焉... 哉... 再... 再... 生... 死... 彼... 彼... 古... 之... 然... 一... 集... 之

聚... 散... 相... 尋... 或... 鼓... 而... 興... 或... 罷... 而... 沈... 以... 無... 涯... 之... 情... 愛... 悼... 不... 心... 之... 光... 陰... 之

自... 迷... 其... 有... 分... 死... 終... 怨... 於... 匪... 忱... 彼... 蒙... 莊... 兮... 何... 人... 予... 獨... 累... 而... 無... 以... 終

夢... 詞... 賦

何... 韻

不... 宿... 食... 以... 晨... 飲... 困... 鍾... 盃... 以... 沉... 寢... 承... 春... 晝... 而... 高... 局... 隋... 臨... 中... 而... 披... 披... 衣...

乎西適衷腸神遊異力煙生喉古恂然如狂爰職斃以窺及諒不
任於乎思俄據河而俯瀆乃器舟而杯斜倒魚傲龜之窟空見蛟
之委又猶胃腸之不以資宴歎而未足由是奔九江走五湖手不
將枯腹慄爾而之覺肺燥然而不濡尋至大江茫茫然連清豈爾
驚示吾量不盈斟酌夫幾後日滄溪百靈稽首乞留滯既五日腹
充豈汝為意俄頃漏於空河滴漚而無漬四宮具然
三山赤城可以步至鯨鯨險噤相吻以咽人驚萬懼
四顧好山也然雖情此情何奇非吾所知恨滄海之可鑿不足
百言之思周章已截塊然端線不府萬族咸呼帝闕帝目不明
竟老
於渭上事相如於臨邛葦計已盡不腑如燼窻日斜照
既覺可歎可笑飲不盡器枯腸已瘵搯顛沉吟
以至此日之一夢見自古不足者之心

文粹卷第十

古調一

卷一百二十五首

吳興

鉉

古今樂章

琴瑟

五樂章

捕樂歌一篇 元祐

非先夏歌以祭文六卷

琴瑟章

琴瑟日祀夏之人圖正樂章十八首

魏徵等

琴瑟章九首

張說

五樂章九首 年祀樂章七首 樂章十一首

張

正馬正平 樂章於南郊樂章三首

褚亮

季秋享上帝於明堂樂章一首

褚亮

祀五方上帝于南郊樂章二十首

魏徵等

祀朝日樂章三首 貞觀中

祀文皇樂章三首 貞觀中

睿宗太極元年登黃地祇於方丘樂章十首 盧從

玄宗開元十三年禪社首山祭地祇樂章八首 加貞外

登太社樂章三首 魏徵等

享龍池樂章十首 姚崇等

享太廟樂章五百 郭子儀等

儀中廟樂章九首 徐彦伯等

琴操十首 韓愈

補樂歌十篇 并序

元結

自伏羲氏至於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其
或存焉嗚呼樂聲自古始自世之後盡亡古音嗚呼樂歌自
古始百世之後遂亡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則祀往帝歲時薦其
則必作樂而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古物其名義以補之誠不足
全化金石反正宮羽而或存之猶乙乙冥冥其有純古之聲也
司樂君子尊和焉爾凡十篇二十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
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補伏羲能易久收禽獸之勞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

山

右網罟二章章四句

豐年神農之樂歌也其基我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

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甘實其兮濟我生人猗太帝兮其功如天

四時兮成我豐年

右豐年二章章四句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我其言雲之出潤益萬物如膏

所不施

玄雲容容兮垂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黃雲漠漠兮

逾光邈我聖德兮溥被無方

右雲門一章章四句

九淵省天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省天之德淵然深遠

聖德至深也淵然如淵生類煥煥兮孰知其然

右九淵一章章四句

五聖類頌也其義蓋稱頌頌得五德之根莖

植植萬物之備備根莖五德涵柔兮颯颯

抽如天下皆自我聖兮化成

右五章一章七句

六英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嚳能摠八音之英華

我有金石兮擊拊崇崇與汝歌舞兮上帝之風由六合兮英華滋潤
我有絲竹兮韶和泠泠與汝歌舞兮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根柢豐盈

右六英二章章六句

咸池陶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堯德至大無不備全

元化油油兮豈知其然至德汨汨兮順之以先元化泯泯
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舜德至大無不備全

杳杳群象兮日見生成欲聞朕初兮玄封冥冥洋洋至化兮日
深柔欲聞函護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能大中國

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深流茫茫下土兮

四方國有兵人方野有封疆茫茫下土考乃歌萬年上在哉
下戴仁

古人身三章立早四句

大護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護然得所
萬姓苦勞怨且哭不有聖人方誰護育聖人生考天下和萬物歸
四方舞且歌

護二章章四句

補九夏

卷

篇

皮日休

周禮鍾師掌金奏九樂事

鍾鼓奏九夏按鄭康成注云夏者大

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身者皆詩篇銘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

載在乎樂章然亦從而一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

其古也亦以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

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何頌乎頌之亡者俾下

士之下鄭衛之內竊竊其不獨有大卷音華黃之音者乎

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

燿燿皎日歆豐年天厭明御舒如王出焉燿燿皎日歆入于地履
梅駁貞如王入焉出有龍旂入有珩珮勿馳勿馳惟慎惟戒出有
嘉謀入有內則繫彼臣庶欽土之式

王夏四章章四句

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

愔愔清廟儀儀翼翼我出矣迎神之毅杳杳陰竹坎坎路鼓我
入矣得神之祜

肆夏二章章四句

昭夏之歌者牲出入之所奏也

有櫜其鬯有儼其彝九變未作全乘來之既醑既酢爰轉音轉
舞象物既降全乘之去

昭夏二章章四句

納夏之歌者四方賓客來之所奏也

擗之儀儀不整不維樂德而全如賓之雉鳳之鳴命不隳不毀
心而至如賓之娛自雉及宮我

我莫不匱碩碩其才有樂而上

納夏四章章四句

之歌者臣有功之所奏也

志臣錫之鈇鉞征彼不懋一撲而滅王有虎臣錫之手璫

子一烘而洋王有掌封道音韻爾疆理王有掌客饋爾

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賜之龍旂九旒去吉

章夏四章章四句

齊夏之歌者夫人兮之所奏也

璽璽衡筭鞞鞞愉崔自山而祭為君之則

齊夏一章章四句

族夏之歌者族人酌之所奏也

洪源誰孕疏為江河大塊孰挺播為山阿厥流浩漾厥勢嵯

々君之酌慰我實多

族夏二章章四句

成夏之歌者賓出之所奏也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饋爲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悅雅爲之節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饋爲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悅雅爲之節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饋爲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悅雅爲之節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饋爲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悅雅爲之節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饋爲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悅雅爲之節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饋爲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悅雅爲之節

冬之至日祀昊天圓丘樂章八首

降神用豫和

上靈睠命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良皇福降兮聖德遠以化穆

兮天歷長

皇帝行用大和

穆穆我心道應千齡登三輿大業二君貞禮惟崇德樂以和

神仰止天下文明

終正歌時入正堂用事

陽播氣甄曜垂明旨赫圖幸深仁由成日麗蒼壁煙開
畢遵虔享式降鴻禧

迎俎用維和

欽惟大帝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啓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
禮景祚斯融

酌獻飲福用壽和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輝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疊璧凝影皇壇路編珠流彩帝郊前已奏皇鍾歌大呂還
祚昌年

武舞作用凱安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豐郊赤鳥見邛山黑雲上大賚下
赫發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鼎祚齊天壤

送神用豫和

歌奏畢兮禮獻終六龍馭兮神將昇明德感兮非黍稷降
簡

兮祚休徵

開元樂章十九首

張說

肅九室

諧八音

歌皇慕

動神心

禮宿設

樂妙舞

聲明格

裸奠臨

御黼筵

聆悔息

律逐氣

音入玄

依玉几

御黼筵

聆悔息

優周旋

九韶遍

百福傳

御黼筵

聆悔息

信工祝

求頌聲

來祖考

聽和平

相百辟

貞九瀛

神沐委

帝考成

聽和平

相百辟

皇帝行太和之樂一章

時文聖后

清廟肅雍

致誠勤孝

在貌思恭

示即四夏

金鋪五鍾

繩繩雲步

穆穆天容

酌瓚登歌肅和之樂一章

天子孝享

二歌溥將

躬裸黼鬯

乃藝

表以遠陰

聲以承陽

奉時蒸嘗

求代

述郊雍和之樂二章

嘉泰

麗碑敬

禮樂之

色純之駢

火傳

既陟精

太公胖祖

傳

既戒既平

鼓鍾管磬

戒黜蒙

俎且有馨

亦有和羹

既戒既平

鼓鍾管磬

唱和鳴

皇皇后祖

來我思成

酌獻用文舞一章

至謨九德

貞言五千

慶集昌胄

符開帝先

符開帝先

克聖波天

三宗握鏡

六合煥然

六合煥然

六合煥然

具承祀

率禮罔愆

圖書霧出

日月清懸

日月清懸

舞形德類

詠論芳傳

黃龍蜿蜒

綵雲踰躡

綵雲踰躡

五行氣順

八音風宣

介此百福

於皇萬年

於皇萬年

宣皇帝室光大之舞一章

肅肅藝祖

滔滔濬源

有雄王劍

作鎮金門

作鎮金門

文王餘緒

三稷謀孫

肇禋九廟

四海來尊

四海來尊

光皇帝室長發之舞一章

具禮崇德

備樂承風

魏推幢主

周贈司空

周贈司空

不行而至

無成有終

神與王業

天歸帝功

景皇帝室大政之舞一章

於赫元命

權輿帝文

天齊八柱

地半三分

宗廟觀德

笙鏞樂勳

封唐之兆

成天下君

元皇帝室大成之舞一章

帝舞季夏

襲聖生昌

后歌有媯

昭炎孕皇

天地合德

日月齊光

肅雍孝享

祚我萬方

高祖神堯皇帝室大明之舞一章

赤精亂德

四海困窮

黃旗舉義

三靈會同

早望春雨

雲披大風

溥天來祭

高祖之功

太宗文武聖皇帝室崇德之舞一章

皇合一德

廟宗百神

剛平天下

大祿生民

上帝配食

畢于八陛

壯猗陣舞

懋懋震震

高宗天皇大帝室鈞天之舞一章

萬皇邁道

端世無為

化壤陳鸞

兵戢句

禮尊封禪

樂盛來儀

合位媯后

同舞伏夢

中宗孝和皇帝室文和之舞一章

退居江水

鬱起丹陵

禮物還舊

朝典少典

龍圖反及

駿命赫膺

鳴球香璣

大禧是承

睿宗大聖皇帝室景雲之舞一章

景雲霏爛

告我帝符

噫帝冲德

與天為徒

笙鏞造遠

吐豆虛無

春秋孝獻

因復此都

皇帝受福酒脰福和之樂一章

備禮用樂

宗親致尊

誠通慈降

敬徽愛在

獻懷稱壽

吐感承恩

皇帝孝德

子孫千億

大包天域

長百不極

送文舞迎武舞一章

鍾翕協六變成

八佾倘佯八風生

樂九韶兮人

美七德兮天地清

亞終獻武舞凱安之樂四章

忝彼瑤爵 亞維上公 室如屏氣 門不容躬 禮殷其

樂執其中 聖皇所慕 天地幽通

樂變九成 降循軒陛 仰敬皇情 福與仁

德因孝明 百年神畏 四海風行

總總千載 填填鼓鍾 奮揚增氣 坐作為容 離若執

如如龍 萬方觀德 肅肅雍雍

祖順三靈 文宗威四海 黃鉞誅群盜 朱旗掃多罪

天下安 約法人心改 大哉千羽意 長見風雲在

撤豆登歌一章

撤豆登歌 廓無響 宵又玄 主

在天 情餘慕 禮同愆 士嘉黍稷 屢豐

送神章

援靈車 感若來 思如往 以

風上 返寢寘 還惚恍 懷虛駕 比

玄宗開元十二年封泰山祀天樂章一十二首

神用敷如大變

夾鍾宮之二

稽首聖皇奉清受天命設天成濟皇心薦樂聲志一達敢不

夾鍾宮之二

億上德臨下旋騎日月宮列星垂視信大情繫皇心神心醉

夾鍾宮之二

相百辟真八音九歌叙萬舞翔肅振振鏘皇皇帝欣欣福懷

黃鍾宮之四

高在上道光明物資始德難名承眷命牧蒼生寰宇謐太階

太簇徵之五

天道無親至誠與鄰山川遍禮宮徵惟新玉帛非盛聰明會真正
與一德通乎百神

姑洗羽之六

聖皇親維孝維聖緝熙懿德敷揚成命華夷志同笙鏞禮盛
明靈降止感此誠敬

迎送皇帝用太和

孝敬中發和容外彰騰華昭萬如昇太陽貞璧就莫玄靈垂光祀
享具饗齊濟洋洋

豈歌莫玉帛用肅和羽調

莫祖配天升天享帝百靈咸秩四海來祭植我蒼壁布我玄製華
日其徇神湮容齊

迎組入用雍和

頌三有發繫綵曠長盛亦有和莫既戒既平鼓鍾管磬肅唱和明
皇皇后祖來我思成

酌獻用壽

蒸蒸我后身獻一齊
莫敬乎敬天

皇帝 禮酒 壽和

皇皇 天子萬年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音調

八佾備佻八佾上樂九韶乃人神

天地清

天神用降而文維宮

禮樂終

禮燎上

懷靈惠

結皇想

歸風恭

迴天災

百福聚

衆神性

正月上辛新穀於南郊樂章三行

褚亮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履良斯繩居中體正龍運垂祉昭符啟聖式事嚴經聿懷嘉慶

帝求錫時皇休命

迎俎用雍和

殷薦乘春太壇臨曙八簋盈和六樹登御嘉稷匪斂德設香斯

嘏無易靈心有豫

送文舞出迎玉舞入用舒和

玉帛犧牲奉敬享金絲戚羽盛尊日容宴俾億齡提景福長欣萬室

洽時邕

季秋享上帝於明堂樂章一首

褚亮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御采合宮詠寶曆帝圖重館奉明靈假武修文九圍恭況降靜
八九寧

祀五方上帝于五郊樂章二十首

魏徵 褚亮 虞世南等撰

祀黃帝降神宮音

黃中正位令皇帝居 既長六律兼和五聲畢陳萬舞乃薦斯牲
其下降來祥休平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乾坤乃輿蒼蒼圓蓋至哉樞紐宅中圖大氣調四序風和雲
茂明德時雍道泰

迎神用雍和

金縣之肆王祖胡膺 靈應黃道芬流紫辰西風西散載
祀焉在律白土律宮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御徵東宮出郊向文歌率舞遞和迎 有襄相 有襄相 有襄相

庶盡肅恭非馨香稷黍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離行克明少昊可見峯雲暮起景風晨扇木樨初榮含桃可薦

積百品饋洋二饗

迎退用雅和

昭昭丹陛弈弈炎方禮陳牲幣樂備箎篪黃瓊羞溢笙玉齊

恭惟正直歆此馨香
夫文舞出迎武舞入周舒和

千里溫風飄絳羽十旒炎會騰素干陳觴薦俎歌三獻捐石

會六般
祀白帝降神用商音

白藏應節天高氣清歲功既阜庶類收成乃方靜謐九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行在... 氣肅肅霜相嚴林周草勁材祭律

已登千箱流詠

迎俎用雍和

神靈以氣躔降呂珪幣咸列笙竽備舉苾苾蘭羞芬芬

月夏說用調霜序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儀羽如雲鶴舞玉口交飛含素商鳴鞀奏管方羞萬合

禮儀

禮其帝降神用羽音

星迴駕厲享祀報功方祈來歲

登歌奠玉帛用舒和

禘星迴金度少極陽烏紀窮陰兔火林霽散雪湯泉疑

蜡已登二農自心務

中俎用雍和

陽月斯紀應鍾在候載勅犧牲雝麥登俎豆既高既遠無

言格思惟神保佑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執籥持羽初終曲朱干玉戚始分行七德九功成已暢明靈

具饗饗

貞觀中作

祀朝日樂 阜三首

惟聖格天惟明饗食日帝郊肆類王宮戒吉珪其春舒鍾歌曉溢禮

云克備斯文有秩

迎神用雍和

晨儀式燕明祀惟光神物爰止靈暉載陽玄端肅事紫幄興祥福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張牙臨羽列調露旋宮祀在松丞雲誕敷懿德昭神武載集豐功

廣齊

祀朝日樂 阜三首

貞觀中作

登歌奠玉帛用舒和

測妙爲神通微曰聖坎祀貽則郊禋長敬守嘉登光金歌動
載嘉德以流曾慶

迎俎用雍和

昭晨爭舉天宗禮闕夜典涼秋陰明湛夕有齊斯旨有牲斯頌
穆其暉穰穰是積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豫和

合攻八風金奏動分容万舞玉鞘驚辭昭茂典光前列夕暉
功表舊明

睿宗太極元年登黃地祇於方丘樂章十一首

林鍾商

大樂和暢殷薦明神一峰通感八變必臻有求斯應無德不親降
靈醉上休徵萬人

太簇角

盧從愿

坤元載物陽樂發生播殖資始品彙咸亨別俎綦布方壇砥平
神歆禋祀后德惟明

沾洗徵

劉冕

大君出靈靈有事郊壇齋戒既肅馨香畢陳樂和禮備候暖風
悲惟降福安其賴切神

南呂羽

韓休

於穆濟哲維清緝熙肅事昭配永言孝思滌濯靜嘉馨香在
茲神之聽之則受福釐

皇帝行用大和

黃鍾宮

王峻

於穆聖皇六葉重光文后刻頌后土疏揚寶冊呈符啟雲孕祥
樂備矣降福穰穰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鍾宮均之夾鍾羽

崔玄同

聿修嚴配展事禋宗祥符寶冊禮備黃琮祝辭以信明德惟
茲景福永求無窮

登俎用雍和

黃鍾均之南呂宮羽

西真

闕我漸禧潔我管籥有且孔碩爲羞既臧至誠無昧
神其醉止欣欣樂康

酌獻飲福用壽和

物斯具樂章乃陳誰其作主皇考聖真對越在天聖明

以功上厚澤如春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壽和

太極宮

何鑾

十奏六闋禮章載虔禋宗于地昭燬于天惟馨薦矣既

汗之降福永永萬年

武舞用凱安

黃鍾均之林鍾徵

蔣旻

維歲之吉維辰之良聖君紱冕肅事壇場大祀已備大樂斯張

其聲止降福無疆

送神用順和

源光裕

方丘既膳嘉饗載謐齋敬畢誠陶鞠貴質秀筮豐厚蕙芳且

實求六福濟其昇如日

玄宗開元十三年禪社首山祭地祇樂章八首 智知六早

迎神用順和

至哉含柔德萬物資以生恒順稱厚載流謙通變為盈聖心事能

察增廣陳厥誠黃祇優如在泰折俟咸亨

皇帝行用太和

肅我必命於昭黃祇裘冕而祀陟降在斯五音克備八變聿施緝
熙肆靖厥心匪離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黃祇是祇我其夙夜寅畏誠絜匪違寧全禮以琮玉薦厥茅藉
茲降康胡寧克暇

迎俎用雍和

夙夜宥密不敢寧宴我齊既陳八音在縣采盛以潔房生斯薦明
德惟馨尚茲克備

皇帝初獻用壽和

惟以明發有懷載殷樂盈而反禮順其裡立清以獻薦欲是親於
穆不以哀對斯昧

皇帝獻用德和

有穆天子告成八宗太來九禱就群有德崇以中禮以和

帝臨我六胡肅漢

皇帝還宮用太和

拓昭有唐天甲萬國列祖應命四宗順則申錫無疆宗我同德必
齊繼終享神配極

送神用靈貞醉

代順和

源乾曜

靈具醉杳熙熙靈將往眇裊裊顧明德吐正辭爛遺光流禋祺

登太社樂章三首

魏徵 褚亮 虞世南等作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后土凝德神功叶契九壤底平兩儀交際戊期應序陰墻展敬
車少留俯歆樽桂

迎俎用雍和

美報宗本嚴恭稷黍受露流壇承風啓地縶縶登俎醇犧入饋
福遠流君羊生畢遂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神道發敷九稼陰陽乘仁暢八埏緯武經文陶景化登祥薦祉

啓豐年

享龍池樂章十首

姚崇

第一章

恭聞帝里生靈祉，應報明君鼎業新。
旣叶翠泉光寶命，還符白出真人當時舜。
海潛龍躍此日堯，河帶馬巡獨有前池一小鴈。
承禊惠入天津。

第二章

帝宅王家大道邊，神馬潛龍涌聖泉。
昔日昔時經此地，看來看看漸成川。
歌臺舞榭宜正月，柳岸梅洲勝往年。
莫疑波上春雲少，爲龍飛直上天。

第三章

沈佺期

龍池躍龍已飛龍，德光天夫不違池。
開天漢分皇道龍，何天明入紫微邸。
第樓臺多氣色，君王見鴈有光輝。
爲報雲龍一日川，不爲朝上地莫東歸。

第四章

洪崖泉湧龍或躍泉清碧浪遠浮天樓臺影就波中
鏡裏懸鷗沼迴流成舜海龜背蕩社雁堯年大川既濟
德空恩奉細流

第五章

姜勛

龍池初此出龍山常經此地謁龍顏日日芙蓉生
變春灣堯壇寶匣餘煙霧舜海漁舟尚往還願以飄飄
來從去九天閒

第六章

龍興白水漢興符聖主時乘運斗樞岸上草茸
金花樹波中千金珠捲環昔聞迎夏啟發匣先來瑞
有虞風色雲先隨隱雲神化象江湖

第七章

蘇頌

京鳳邨躍龍泉佳氣休光鍾在天軒后霧圓今已得
秦王昔常傳恩魚不似昆明釣瑞鶴長如太液仙願
侍巡遊同舊

蕭鼓濟樓船

第八章

李又

星分邑里四人居水游源流萬頃餘魏國君王秤象觀晉家
化龍初青浦似騁遊梁馬綠藻疑游宴錫魚自有神靈滋液
雲物史官書

第九章

姜希

垂沼焚烟部第前浴日涵春寫曙天始見龍臺青井鳳關態
八正神泉石闥渚傍還啓地桃李初生更有仙欲化帝圖從
河變一千年

第十章

乾坤登聖此龍泉泉水年年勝一年始看魚躍方成海即
大天洲渚遙將銀漢接樓臺直與紫微連休氣榮光知不
知此地是神仙

享太廟樂章五首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聖至聖帝至莫莫
章

蘇子儀

於赫皇祖昭明有融
惟文之德惟武之功
河海靜謐車書混同
興恭孝饗穆穆玄風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
大宣孝皇帝室奠獻
用惟新之

舞一章

劉晏

運惟永神功中興風
驅氛復天覆黎蒸三
光再初庶績其昌
景命是膺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
室奠獻用保大之舞
一章

郭子儀

神昭彰蕭勺群慝
含光遠方万物茂
遂九夷賓于

音不忘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
室奠獻用文明之舞
一章

鄭絪

侍文受天明命允
恭玄默化成理定
出震嗣德應乾傳
聖

緝熙千億流慶

憲宗聖神章武孝
皇帝室奠獻用象
之舞一章

肅肅清廟登顯至德澤周八荒兵定四極生物咸遂群盜滅
刑聖繼承子孫千億

儀坤廟樂章九首

祀神用永和 林鍾宮

徐彥伯

猗若清廟肅肅熒熒國薦嚴祀坤輿淑靈有乂在室有樂在
臨茲孝享百祿惟寧

皇帝行用太和 黃鍾宮

丘悅

孝哉我后冲乎延聖道映重華德輝文命慕深視篋情殷
萬國移風兆人承慶

酌獻登歌用肅和 中呂均之太簇 張齊賢

標圭旣濯黻鬯旣陳畫幕雲舉黃流土醑儀允獻酌禮
裡地察惟孝愉焉鄉食親

迎俎用雍和 林鍾宮

薛繆

陽靈配德陰魄昭升堯增鳳下漢室龍興覩天作對前旒是

帝國道盛西陲造舟集灌無德而稱我采以慶我禮既登於
聖廟光靈若馮心德馨惟鄉食孝思蒸蒸

昭成皇后室酌用坤貞

追詠亭坤元以自肅雍攸在輔佐斯成外睦九族內光一庭
敬哲祈我休明欽若徽範悠哉淑靈建茲清宮于彼上京
獻嘏惟馨寶受其福期乎億齡

飲福酒用詩和 黃鍾宮

徐堅

於穆清廟肅雍嚴祀合福受釐人以繫祉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胡雄

送文迎武逸參差一始一終光聖儀四海生人歌有慶下齡孝
肅無虧

撤俎用 在和 蕤賓均之夾鍾

貞半千

孝享去畢唯敬有音雲感玄羽風懷素商瞻聖神座祇繇匪
禮終樂闋肅雍

送神 林鍾商

祝欽明

闕宮實實清廟微微降格無象鑿者有依式昭纂慶方融嗣
明神是享神保聿歸

琴操十首

韓愈

將歸操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礪我足東
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乎歸乎無與石鬪兮无
龍求

猗蘭操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有爲然我
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實實齊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觀齊
麥之茂齊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龜山操

龜之氣兮不能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祗以奄魯
將隳兮哀甚予伍周公有鬼公嗟歸予輔

越裳操

我何意於後為自周之先其難其勤以有疆
王在七四方口下厭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
此越裳是居

幽博

每拚命其疑其盲目肅肅兮聽下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
冥口字有知照分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王聖明

岐山樵

我隨于家自我先、伊戎承序敢有不同今狄之入將亡我疆
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妣我往獨處昔、羽子追無思我悲

復霜樵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答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
無、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覆霜以足母
無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母、乎不悲

雉朝飛樵

雉之飛于朝日群雉孤雉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

豕群神淵深我雖人曾累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
別鵠操

雞鳴銜枝來此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上
黑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相隨飛

瘦形得

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睡不知吉凶何為兮
識者其誰

文粹卷第十



文粹卷第十一

古調二

穆四十六卷

吳興姚

鉉

九諷

反招魂

悼賈

皮日休

江有楓一篇

蕭穎士

菊榮五章

朱華

有竹一篇

蕭穎士

蟬鳴五章

章應物

涼雨一篇

蕭穎士

虞獲子鹿一篇

顧况

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

韓愈

倬彼我系一首

王勃

元和聖德詩一首

盧肇

鄆州谿堂詩一首

韓愈

漢隄詩一首

韓愈

有所恨二章

歐陽詹

水悠悠二章

皮日休

九諷系述

并序

皮日休

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為九歌辨窮愁而為九章

後詞人擬而為之皆所以嗜其麗詞揮其逸藻者也至若宋玉之

八辨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逸之九思其為清怨素艷

快口秀背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毛羽也然自原已降繼而作

相去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其辭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
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揚雄之文丘軻乎而有廣
梁竦之辭班馬乎而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
之述為離騷之兩派也昔者聖賢不偶命必著書以見志况斯
之然抑歎噫吾之道不為不明吾之命未為不偶而見志斯又
吾懼來世任臣之君因謗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故復
數賢之作以九為數命之為九諷焉嗚呼百世之下復有修離
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不為乎廣騷悼騷也

粵幻置之薄俗兮其風狡而且苦吾欲以直道擢其邪心兮皆
容而莫顧前誨行兮後止高諭仰兮下俯咸為吾之儼為愚兮
以吾之靈為偃羌靈脩之乃吾知兮先職我而為輔奈其作之
信兮及不知吾之所撫吾欲以明詰之性辨君臣之分兮定
之數吾欲以正訐之道兮進忠賢而退姦豎吾欲以醜醜之
反常而為往古吾欲以忤度之志兮定觚圓而反規矩念
之在兮若其年之富路六灼懼以如傳兮復何知其所趨也

而鬱攸兮將天奪乎國祐永怒怒以何言兮將求知其吾出

正俗

有昉兮點而謂之不繫有泉兮雍而謂之不決有虛兮籟而謂之不芳有軸兮輳而謂之不轍聲喧許表唏以無音兮氣鬱也而空咽既怒怒以增懼兮又謾謾而漫不訣誣訐祖以為鴆兮謫殤之以為羣衆人之難信兮擗夸者之不悅後為瘞兮何去姦為死兮莫副音韻為轡兮莫御謗為玉兮何切甕既腹而必烹兮木方爨子公切兮必折心韃韃而以車兮思絲絲而如跌手欲動兮以拳足將行兮如綫既不辨其顛跖兮遂一貫於堯桀吾哀生之不遲兮奚至死而惻惻念帝座之不燻如朗兮故交光於卷舌既何路以自辨兮遂沒齒而癆刺

遇謗

斯尚之言兮美如嬖子蘭之氣兮醜於醒既怒縣音以相向兮遂裹足而南征面懼懼以美色心慄慄兮何情耳方聰兮忽睽目正視兮忽盲日當午兮便具天方晝兮不明欲泣兮有血將啼兮失

悲遊

天道之不明兮何獨生此大佞若糞鳩之能冠兮當

持柄見亂臣之反詐兮信其主以不競轍已覆而又遵兮

將翻而不整不思心腹之疾兮又玩膏肓之病竟客死於意

兮終不作毒主之幸既養驕以以為患兮遂倒鈇音以殺柄

設臣以肆禍兮豈上天之付命與吾大以為不可兮彼以災而為

慶以均之鬼有知兮制吾恥於下腹

閨怨

有美一人兮端憂千喑萬怒兮曾不得以少休腸結多以莫

知兮疾疢極而不流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兮清湘浦

邊月色兮曉將曉浦上蘆花兮秋復秋天沈寥以似淬兮峯

巖以如抽簪管蠟兮兩岸杜若死兮霜洲遺余程兮澧之側整

余雨兮湘之幽望女嬃兮梯歸夢懷宋玉兮荆門愁欲向天以號

咷兮寸晷不可以少留又不知吾魄所處兮永冥實以悠悠

端憂

山之巔兮水之涘桂為祠兮蘭為祀執玉樽兮扣雷鼓奠金盃兮
滴浮蟻薦瓊芳兮望暮雲獻椒醕兮拜寒水祝彤蜺以怪談兮巫
妖冶而魅醉波閃倏兮相君竹蕭跣兮帝子日將暮兮河伯秋正
深兮山鬼神之化兮何方人之艱兮至此胡不化其邪而為正兮
胡不反其矣而為義胡不轉其亡而為興兮胡不易其亂而為治
但血食於下國兮罪不少禪於有位吾將乘青螭而駕白蚪兮謁
帝而訴神之累請天弧發鏃兮天掇行箒神速悔尤兮俾吾靈脩
而易志

紀祀

粵吾秉志兮繫於瑾瑜芬其德而芳其道兮榮於蘼蕪將興國
以見罪兮擬佐王而蒙辜彼群小之茸茸兮如慕臭之醜蜉以大
鵬為爵兮以康瓠為觥以衮衣為襟兮以黎丘為墟以鄭姬為醜
兮以子產為愚以鮑焦為貪兮以孔聖為巫吾將奮鱗於太空兮
突獨慕此江湖吾將發榮於蟠挑兮奚獨守此蒿蕪吾將蕩其魄
兮驟風朝與軋車謁帝於冥冥之天兮秉其生殺之樞將飄以

高逝兮亦何必懷此佞邪之故都

捨慕

堯死兮舜戚禹殄兮湯絕似玉兮將沈如金兮求沒行以仁兮
以義生以貞兮死以絜念余曾不足以蹈聖閭兮亦慕效而自
湘浦兮煙深沅江兮風切顧影兮自憐撫躬兮求諷鬼恻兮神
雨泣兮泉咽竟汨沒以大淵淪兮求幽憂而怫鬱歎之山兮未
盡壟之流兮不竭千秋兮愁雲萬古兮明月靈均之冤兮孰能
銷其氣靈均之愁兮孰能釋其結束者之目監兮無致位於牙孽

功系死

反招魂并序

皮日休

屈原作大招魂

或曰景差作疑不能明

宋玉作招魂皮子以為忠放不知于

介而死奚招魂為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辭曰

承頃溱之命兮付余才而輔君君既不得乎志兮余飄飄而播遷

余蕩大空而就城兮君又招余俾復身兮詣帝以請諫兮帝俾巫

陽以送去巫陽語余以不可歸兮故作詞以招君乃一招曰余君

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其君雄虺兮其民封狐些食民之肝鬪
以爲其肉兮摘民之髮膚以爲其衣些朝刀鋸而暮鼎鑊兮上暖
昧而下墨眉呆瘰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余昔爲比干之
魄兮干慘而余去些未聞干貪生以自招兮余竟結其所處些君
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余昔爲伍胥之魄兮胥慘而余逝些未
聞胥貪位以惜生兮執屬妻而不滯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
些余昔爲弘演之魂兮演自斃而余行些余未聞演惜余以不死
兮俾其義而益明此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帝命余以輔君
兮亦以君之忠介些今以忠而見聞兮尚盤桓而兮侍些將自富
貝而入羈旅兮其志乃悔些將戀骨肉而惜家族兮何不自裁些
食母而獵食父兮見禽獸之爲生些荷刃殘寸眉壽兮實身
而同名些君乎慎勿懷故都之戀歸來乎余爲君仔千古忠烈

榮枯比一

悼賈井序

皮日休

新書見井井之經濟之道貴命世上佐之才也自此漢民

蓋嬴高祖得於矢石不暇延儒人及爲天子制鈇度弛馳華而
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初儀其制未采唯生草其書欲以制器
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通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興謗竟枉其
出傳湘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湘沈文以弔之
其辭曰嗚呼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余釋生之意矣
戰國時屈平不田於荆則有齊趙秦魏矣何不捨荆而相他國也
余謂平雖遭靳尚子蘭之讒不忍捨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且
然則生之見棄又甚於平當漢時捨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
其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成
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深其詞隱而麗甚深傷而雅
余悲生哀平之見棄又生不能自明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
求知與用苟不在於一時而在於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平與
余之悲生歟吾之道也廢與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
文而存之者復何人也咸通癸未中南浮至沅湘復沈文以悼之

與炎緒之媯絲兮其國度之未彰天錫生以命理兮異其道之益
光偉夫公之知賢兮道其名於文皇既轉刃啟軫以召之兮遂位
之於上庠既蓋儒之燮愚兮對天問之不臧既群儒之讓俊兮既
其譽之煌煌嗟大漢之不緒兮蚪其賢於汗潢上下溷而不分兮
議制削於驕王殺僂林而不制兮斷梓胡與寇攘羌虜分主以侵華
兮曾不能以抑強餌其嗜自之延延兮寔三代之計良念五德之更
承兮論慮結而不綱乃秉臆以興說兮敷用五而色尚黃又諸侯
以開國兮輸其租於咸陽魯不得以撫民兮俾其君兮何忘請紂
綱以乘印兮各馳化於所疆上既悅而欲大用兮遭絳灌與東陽
道既殯兮何明乃出傳於沅湘浮沅波之翕漁兮或漾棹以夷猶
望雲堦之沒所兮顧頹其心之怊怊尺臨汨羅之浩漾兮想懷沙
之幽憂木林榭蘿以共翫兮時進狃以相號霧雨暗乎北渚蝸蟻
毒乎芳洲景黯沮以不明兮若天淖乎離騷香依依兮杜若韻淒
淒兮蘼蕪勞山隱隱以掃空兮煙微微而淡秋羌吾不知所感兮淚
瀟瀟以橫流當抱墳於泚藩兮曾無足以少仗既焚艾亂以傷思兮

又鶴鶴以動秋鳴呼哀哉世既不平領五道以為非古善復何能
類蘭惟悴兮狼毒繁然豈鳳匿迹兮巢鏡騰威折匠豈各豈世
皆構之離憂閉目兮瞽者揚眉予都蒙袂兮敦洽驛姿豈呼哀哉
先生之尤也貽豈其世之不可兮何不辭而去位又垂萬世之
取捨在此矣自謗於童叟兮乃澗然而為累蓋伊尹三就五就
之心兮異其民之可治奈壻壻以不悟兮又被之以非議幸一人
之再覺兮故受藉之與義既辱主以墮駕兮乃寃慟而已矣訊曰
君不明兮莫我知幽都寂兮和涕歸文懸日月兮俟後聖用之夫
故勿心兮其何足悲

江有楓 篇十章 并序

蘇蘭穎士

江有楓田心豈鄭二友吳會舊游且疾讒也君臣于尹府以直方不
偏豈何讒佞惟古之賢者有避色避言之豈我矯然去之二室之間
有楓樹焉與江南楓形豈類憩於其下而作是詩以貽夫三子焉
江有楓其華豈蒙蒙我友自東予以遊從山有撼其葉漠漠我友
徂北予以休息想彼撼矣亦類其楓矧伊懷人而忘于東東可遊

笑金之丘矣于山于水于廟于亭于里君子遊焉于以宴喜
其樂適宜粵東可居彼吳之墟有田有庭有朋有書有尊有魚
君子居焉惟以宴醕其樂徐徐我朋任矣彼陸之子子麟也如松
如杞淑問不已我友于狂彼鄭之子子儷也如瑋如英德音孔明
我思震澤菱芡幕幕寤寐如覲我思剡谿杉篠萋萋寤寐無
遂有鳥有鳥與鷺浮游戲渚皓然繫素忘其猜妬彼何人
斯曾足傷懼此擢維何懼寘于羅彼驕者于讒言孔多我聞失
師體命委和公伯之愆則如予何恨然山河惟以嘯歌其憂也

菊榮一篇五章并序

蕭蘭穎上

菊榮酬贈離且申志也又寓大邑賢宰宋侯惠而好予賦鳴蟬
况別有懷相規備厥卒章于以報焉

采采者菊芬其榮斯紫英黃萼照灼丹輝愷悌君子佩服攸兮

王國是維大君是毗真公之子也貽爾子孫百祿萃之

采采者菊于邑之城舊根新莖布葉垂英彼美淑人應家之禎
既鳴我政則平宜爾棟崇必復其慶

其莫知然誰語人止彼高人色斯遐舉

來來子實之館既低其枝又弱其幹有匪君子是謂

腹自酒飲無弄第其別然然未歎

歲方必必稻露殘從誰其榮節有英若刺豈憚春華

之海我混于薪棘詩人有言好自是耳自

有竹一篇七章并序

蕭穎士

有竹蠶李新後閣而譙親友也

有竹斯竿于閣之前君子秉心治其貞堅乃有竿斯訂于閣之側

君子秉操惟其正直兮彼菊若小蕭蕭其森矣有

迴蒼幽砌如翼如齒冬之宵霰雪斯灑我有金鑿

火炎景斯變比我有珍電淒其以粟彼紛若務休且

歡其且矣友僚萃止跼蹐載鞞彼美公之姓兮

子惟去之柄兮

蟬鳴感秋興送將歸也僻守外邑而蘭陵子相過話朝言歸賦詩
見志以申贈焉

蟬其鳴矣于彼踈河此影容跡解往不容嚶嚶其長永託于風未
見君子我心忡忡既見君子樂且有融

彼蟬鳴矣于林之表今風飲露以樂吾道有懷載遷伊誰念涼未
見君子我心悄悄既見君子彼豁予抱

蟬鳴蟬鳴幽暢乎而肅肅爾庭遠近涼颺言赴高柳叢皇間之
思而不見如渴如飢亦既覲止我心則夷

蟬鳴伊何時運未與匪歎秋徂怨斯路阻願言草從憇慨誰語君
子云云止慰我延行何斯達斯修爾遐舉

歲之秋深蟬其夕吟披衣軒除蕭蕭風林我夜共斯言告離居
以叙懷臨水如何以贈言委順浮沉

詩雨一五下并序

世編類士

雨志揚侯繼百

百有...

言終宵惟以招邀于宵樂兮

虞獲子鹿一篇 并序

韋應物

虞獲子鹿閔園鹿也遭虞之機張見畜於人不得遂其天性焉
虞獲子鹿畜之城陬園有美草池有清流但見蹙蹙亦聞呦呦
誰知其思巖谷之游

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二章

顧況

上古懲農也

遐哉上古生棄與柱勾龍氏主乃有甫田惟彼甫田有萬斯年開
利之源無乃塞源一厘亦官百厘亦官嗇夫孔艱浸兮曠兮申有
益兮惟馨祀是惠豈止饑與寒嗇夫咨咨稊莠盛苗哀耕之穰之穰
襖鋤犁手胼足胝水之蛭蟻吮喋我肌我姑自思胡不奮飛東人
利百西人利百有匪我心胡為不易河水活活萬人逐末俾爾之
愉流兮

上古之什一章

左車憑險也

震為雷兄長之左東方之師也
憑險不已君子憂心而作是詩也

左車有慶萬人猶病曷可去之于黨孔盛敏爾之生胡為波迸
左車有赫萬人毒螫曷可去之于黨孔碩敏爾之生胡為草戚

左車二章

築城刺臨我也寺人臨戎以某塿為城壁

築城登登于以作固咨爾寺兮發郊外冢墓死而無知猶或不可
若其有知惟上帝是愬

築城弈弈于以固敵咨爾寺兮發郊外冢寔死而無知猶或不可
若其有知惟上帝是譴

築城二章

持斧啓戎士也戎士伐松柏為蒸薪孝子徘徊而作是詩

持斧持斧無翦我松柏兮

持斧一章

十月之郊造公室也君子居公室當思布德行化焉

十月之郊群木肇生陽潛地中舒達為萌暄其蔚兮不可以游息
乃燎蕪藜乃夷荆棘乃繇彼曲直匠民度思登斧以時澤梁業藜

無或天伎有巨根帶生濕漑際呼吸群籟萬人揮斤坎坎有聲
遷水濟百川彈弊審方面勢姑博其製作為公室公室既成禦燥
濕風日棟之斯厚椽之斯密如翼于飛如鱗櫛比縹以周墉城以
崇峭俯而望之直詣與雲齊礪硤硤藻井旋題丹素之燦兮極佳
之馥兮高閣高閣珠綴結絡金鋪爛若不集于鳥雀繪事告畢賓
筵秩秩乃命首酒琴瑟琴瑟在堂莫不靜謐周環掩闥你不濕曰
冬山巖疑言納其陽和風載昇夏日鬱鬱言用于陰涼風颯與有
匪君子自賢不已乃夢乘舟乃夢乘車夢又占之更爽其居炎炎則
移皎皎則虧木實之繁兮明年息枝爰處若思胡寧不爾思

十月之郊一章

燕巢審日辰也

燕不以甲乙銜泥

燕燕于巢綴葺維戊甲兮乙兮不宜有謬飛龍在天雲掩于斗
日于兩乃曰庚午彼日之差亦孔斯醜昔在羲和酒鍾不修我策
我龜蒙我告繇胤迺征之彝倫九疇君子授律是禡是櫛三五不
備屬克攸遂惠此蒸人毋廢爾事爾莫我從維來者曷冀

燕于巢一章

蘇方諷商胡船舶運蘇方歲發扶南林邑至齊國立盡

蘇方之赤在胡之舶其利乃博我土曠兮我居闕兮我衣不白兮
朱紫爛兮傳瑞擘兮相唐虞之維百兮

蘇方一章

陵霜之華傷不實也

陵霜之華我心憂嗟陰之勝矣而陽不加缺輒陶鈞乃帝乃神乃
舒乃屯烈烈嚴秋熙熙陽春職生有倫今華發非其辰辰屬東方
之仁遐想三五黃帝登丞堯年百餘二儀分位六氣不渝二景如
璧五星如珠陵霜之華兮何不妄敷

陵霜之華一章

園哀闐也

園音賽闐俗呼子
爲園父爲此

園生闐方闐吏得之乃絕其陽爲滅爲獲致人滿室爲髡爲鉗如
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楯郎罷別園吾悔
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臣別郎罷心摧

下閭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困一章

我行自東不遑居也

我行自東山嶺其空旅棘有叢我行自西壘與雲蒸雨雪凄凄我行自南烈火沸林日中無雲霧雨以淫我行自北燭龍寡色何枉不直我憂京京何道不行兮

我行自東一章

採蠟怨者也其巖之間有以縷蒙其身罽藤造險及有群蜂蜂毒哀呼不應則上捨藤而下沈壑

採蠟者蠟于泉谷兮煌煌中堂烈華燭兮新歌善舞絃柱促兮荒巖之人自取其毒母兮

採蠟一章

俾彼我系一首

王勃兄勵序

俾彼我系舍弟號州參軍勃所作也傷迫乎家貧道未成而受辱不得效古之君子四十強而仕也故本其情性源其事業因陳先

人之迹以議出處致天爵之艱難也

倬彼我系出自有周分疆錫社派別枝流居衛仕宋匡嬴相劉也
武迺文或公或侯

晉曆崩坼衣冠擾弊粵自太原播徂江澨禮喪賢隱時屯道閉
室如燬生人多瘡

伊我有器思逢其主自東旋西擇木開宇田彼河曲家乎汾浦天
未厭亂吾將誰輔

伊我徂德思濟九埏不常厥所于茲五遷欲及時也天豈願焉
位雖屈其言則傳

爰述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樂咸若詩書具草
厥孫謀求爲家寶

伊余小子信慙明哲彼網有條彼車有轍思屏人事克終前列
嗟代網卒余來綫

來綫伊何謂余白仕我瞻先達三十方起夫豈不懷高山仰止
言毓德嬰菽飲水

有鳥反哺其聲嗷嗷言念舊德憂心忉忉今我不養歲月其滔漚
晚從役豈敢告勞

從役伊何薄求卑位告勞伊何來采芣芣事名存實爽負信德義靜
言遐思中心是愧

元和聖德詩一首

并序

韓愈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彘臣朝廷
清明無有敗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
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朔神靈歡喜風雨明晦無不從順太
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群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
穆之光而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道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
道盛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儻輒依古作四言元和
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拍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
及敬焉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詩曰

皇帝即祚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
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為艱縱則不可出師

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擗首陴
入降幡夜暨疆外之險莫過蜀主韋臯去鎮劉闢守後無八于牙
不肯吐口開庫昭士曰隨所取汝張汝弓汝伐汝鼓汝為表書求
六帥汝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其苟附不安則且
付與汝命于庭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闕喜謂黨汝振而
臣蜀可全有此不當受萬牛鬻皮萬甕行酒以錦纏心以紅帕首
有惟其兒有餌其誘其出穰穰隊以萬數遂劫東川遂據城阻皇
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
二十餘壁其右關黨聚謀鹿頭是守崇文奉詔進退規矩戰不貪
殺擒不藍縷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乞討俟命起坐臯帝曰嘉
然汝煩苦荆并洎梁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爾醜四軍齊作殷
負赤帛或披其角或脫其距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八月壬午闢奔
城走載妻與妾包裹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分散逐捕披原剔
闢躬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曰
之江中抛脰械手婦女累疊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曰

示以市威使觀解脫警察夾以砧斧姽婁弱子亦立假借
曳足先斷腰脅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木乃取關駭汗如寫揮刀紛
紜爭切膾脯優賞將吏杖珪纓組帛堆其家頓塞倉庫哀憐
廩給身詣官封墓周市宏溥經戰伐地寬免和溥聽令酬功急
疾如火天地中閒莫不順序幽恒青魏東盡海浦南至徐蔡區外
雜虜頽威赫德敬請蹈舞悼弃兵革私習筮簪來請來觀下百
其儒皇帝曰吁伯父叔舅各安爾位訓厥眈眈正月元月初見宗
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饗新宮視瞻梁相戚見容色淚落入俎
侍祠之臣助我惻楚乃以上辛於郊用牡除于國南鱗荀毛簾
廬幕周施開摺磊砢獸肩騰奴手圓壇帖爰天兵四羅旂常婀娜駕
龍十二魚魚雅雅霄昇于以與璧獻罪衆樂驚作車轉危黜治紫
烟噓呵高靈下墮群星從坐錯落侈侈日君月妃煥赫嫫媿瀆鬼
濛濛嶽祗嶢峨飲以糴鄰產祥降嘏鳳皇應奏舒翼自拊赤鱗
黃龍精院結糾卿士廢人黃童白叟踊躍歎呀失喜豈歐乾清坤
夷境落塞輿帝車迴來日正當午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剋磔

靡滅瑕垢續功臣嗣接賢任苟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
達今古聽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爲天
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勤儉盥濯陶
瓦宇造浮華好此綈紵成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來與泰
無忍水旱耗于雀鼠億載萬年富存貧窶皇帝正直別白善不擅
命而狂既剪亂去盡逐群姦有遺侶天錫皇帝庖臣碩輔博問
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予侮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
愉奉太皇后決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
無怠求久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爲歌詩以
配言甫

鄆州谿堂詩一章 并序

韓愈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
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彼之人安
於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二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

制定親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竭公力以供國家之戰于時
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于政相扇煽變復歸於
權曰余亦乘勢逐帥自署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都學之右
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七將強卒武曹
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撻吟
之餘剝膚椎髓公私埽地亦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睜睜公於此
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
何也公之始至眾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
一以為龍蛇德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教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
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
為尚書右僕射扶風郡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眾之和知人之
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裕堂以饗士
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眾言曰公之畜此邦其勤
不亦至乎此邦之人曩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
齊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

竟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昔奠九壘有業有年有荒有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牧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孰無食孰呻孰嘆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蠹節根之蠹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強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浦蓮深有蒹葦公以賓蒞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玩琴公暨賓贊稽經誨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谿有蒼放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戮遺此邦是庶

漢隄詩一首并序

盧放筆

元年初漢水大溢鵲巢隄隄以入既沈漢郭遂滅岷趾棟榘且流

鵲巢無筭襄之城僅以門免三日水去陷爲大塗餘民棲于楚山

號不敢下履躡相挽其能全者什六七上大憂白襄隄東南實阻

澤若氣不息吾躬息瘳今天下陛下災于有漢廷垣盡諸

原有嬰墜井毋實號之今襄臣肅隊吾號尚及哉次只乃卿士時

振之以易吾乳咸以地官范陽公舊理南粵鳥夷率化甘于民

踐于嬰必克底又上俞以往公既至少漢之漸由舊防之不

幾五十載又詢之漢水之不犯襄郭惟是其災既魚士庶人哉

能嗣孰以過之寡民新灌之隄食敵其功奠三其食因故隄之址

廣倍之高再倍之距襄之郊纒半百里明年春隄成公具以疏上

人歡復襄之疲民一祀賑穀十萬斛民既保寧謳歌怡愉既而舒

蘇不知曩之災也昔狄敗衛侯于焚澤齊桓公之德今公之爲是

與也寡有衛人之思焉而况宣天子之慈以生厥民曷齊桓之尚

哉意五材之生沴也必極于物物之既極天必資明哲以蘇之理

之常也古之人有力保一邑勇禦一寇謂之有功尚以金石載

之况捍大災救大患其美若足豈得無稱焉是宜以聲詩播之登

于樂府惟漢亦有瓠子之歌是可類之謹按正考甫作商詩公子

奚斯命太史克請于周作魯詩皆其國之公族也肇於公爲族孫

幸力於文所不宜默惟峴之碑曰羊公惟隄之詩曰盧公是古今
之相光昭也其誰曰不然詩曰

陰人多好陽來暴于襄洎入大鄂波端若銜觸厚摧高不知其防駭

潰顛委萬室皆毀寧龜登蛟壘壘集鱣鮪惟思若鱸母不能子洪

潰既涸閉關其虛已曠我諸以剝我盧酸傷顛望若踐在壘帝曰

念嗟朕曰南顧流災降慝天曷台怒滔滔襄郊摔我嬰孺於惟

餘毗飢傷喘呼火哉斯為淫癘孰往膏傳惟汝元寮命舉明哲我

公用謂苴茅枝節來視襄人燠於六休提挈不日不月哈乎

抃恍乃諫故隄陷于沙泥缺落坳圯由東訖西公曰嗚呼漢之有

隄實命之命之襄人不力乃力則及乃身具錡與畚漢隄其新帝

稟有粟帝府有緡爾成爾隄必錫爾勤襄人怡怡聽命襄澍背

囊肩杵奔走蹈舞分之卒伍令以麾鼓尋尺既度日月可數登登

業業固旋上下披峴峴二山斷楚在襄南飛石輓十舉築沙雷駭汗霏

雨疲癯鰥獨奮有筋脊呀呀來助提筐負筐不勞其勞雜水笑話

咸曰盧公來賜我生斯隄既成蜿蜿而平確爾小固屹如壘壘橫漢

雖狂堅不可蝕代千年億與天無極惟公之隕昔在人心既
功成橫之于南萌者不峻此門不深今復在茲于漢之陰斯隕已
少茲民獲祐斷章相慶幸以完富貽于襄人願保所壽時繫公之功
云馬如畫捍此巨災倅若京阜天子錫之百姓載之族孫作詩
戰後

有所恨二章 并序

歐陽詹

有所恨由故人馬紳死而興也予待試京師六年與馬生相知者
四秋性與情相合也衣與食相同也予及第歸觀故園自是來無
憶不至於憐懷無相不至於姿容願一促膝怒如也昨既至馬
生且疾至者忌以見人曰不見即愈見即害遂忍即見庶必不見
忍若五日馬生之亡噫故人也昔越萬里猶求見焉感乎一言蔽
乎一垣而死生以之死生之道千秋之離也五日之面半旬之歡
也尚可半旬之歡不就而卒廿千秋之離一恨也又與生別搽執
都門生脫紫羅半臂曰即日相去奈吳聊以爲憶予貧也妻之衣
服不暇藏篋笥懸絲在身二年間同弊帛以奔所以新而輕者故

而不留者予實未衰馬其方少爾斯日日相與也所留何止在茲乎今人既往所贈又造次而亡之二恨也申二恨爲有所恨三章六我思君子吁嗟萬里亦既至止曷不觀止本不信巫而巫言是殞復在門五日如待之死有所恨兮

我思遺衣爲憶以貽亦既受持曷不保持本不欺友而友情是違隔生之贈造次亡之有所恨兮

水悠悠寄姪老成也

韓愈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隅三年不見兮使
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
我心苦采薇于山緡魚于泉我徂京師不遠其還

水悠悠二章

文粹卷第十二

古調三

樂府辭上檢六首

功成
作樂

七德舞

白居易

吳興姚

鉉

纂

古樂

湘絃怨

孟郊

箜篌引

王昌齡

箜篌謠

李白

感慨

放歌行

王昌齡

浩歌行

白居易

緩歌行

李頎

短歌行

李白

短歌行

張籍

善哉行

釋貫休

興云

祖龍行

韋楚老

鄴都引

張說

永嘉行

張籍

後魏行

王叡

銅雀臺歌

劉長卿

銅雀妓

歐陽詹

幽怨

湘妃怨

陳羽

銅雀臺歌

劉長卿

銅雀妓

歐陽詹

魏宮詞

崔國輔

王昭君歌

劉長卿

王昭君

盧照鄰

捷好怨

王維

長信宮

崔國輔

怨詞

崔國輔

苦樂相倚曲

元稹

妾薄命

李白

白頭吟

張籍

貞節

烈女操

孟郊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

張籍

織女詞

元稹

靜女詞

孟郊

寄衣曲

張籍

白紵歌

張籍

然恨

征婦怨

張籍

春思

李白

春別曲

張籍

古樂府雜怨

孟郊

長干行

李白

古薄命妾

孟郊

母別子

白居易

夜夜曲

釋貫休

艱危

蜀道難

李白

行路難

張籍

行路難

李白

變行路難

王昌齡

太行路

白居易

梁甫吟

李白

走馬引

李賀

孟門行

崔顥

沐浴子

李白

邊塞

將軍行

劉希夷

將軍行

張籍

霍將軍

崔顥

老將行

王維

鴈門太守行

李賀

從軍行

劉長卿

塞上曲

戎昱

塞下曲

郎士元

古塞曲

王季友

出塞曲

劉灣

燕歌行

高適

燕支行

王維

隴頭吟

王維

陰山道

白居易

胡無人

李白

飲馬長城窟

釋子蘭

關山月

張籍

古長城吟

王翰

長城作

趙嘏

古築城曲

元稹

築城詞

張籍

築城詞

陸龜蒙

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

李頎

七德舞

白居易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曲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

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致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白居易

下陳二者致祭而瘞之飢人賣子分金贖貞觀二年大亂人有賣男女者

少魏徵夢見天子泣魏徵疾至太宗夢與徵別貞觀二年大亂人有賣男女者

後張謹哀聞辰日哭太宗口君臣義重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知辰日

哭乃怨女三千放出宮太宗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憐今將

於掖庭使出數死囚四百來歸獄貞觀六年親錄囚徒死罪者二百九十

至遂詔前刑部尚書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李勣疾亟醫云待罪

髮燒灰賜之服訖而含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李思摩嘗

親為之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

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

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湘絃怨

孟郊

昧者治春草蕭蕭同
鋤盲蹙怨秋林曲直同
一枯嘉禾忌深露
直人悲巧誣靈均入迴流
靳尚爲良謨願我分衆泉
清濁各有渠願我分衆巢
梟鷲相遠居此志諒難保
此意誠何如

堽篋引

王昌齡

盧谿郡南夜泊舟
夜聞南岸羌戎謳
其時月黑猿啾啾
微雨霑衣令人愁
有一遷客登高樓
不言不寐彈箏篋
彈作薊門桑葉秋
風沙颯颯青塚頭
將軍鐵駿汗血流
深入匈奴戰未休
黃旗一點兵馬收
亂殺胡人積如丘
瘡病驅來配邊州
仍披漠北羊羔裘
顏色飢枯掩面羞
眼眶滴淚深兩眸
還思本鄉食糲牛
欲語不得指咽喉
或有強壯能咿嘍
意說被他邊將離
五世屬蕃漢主留
碧毛氍帳河曲遊
橐駝五萬部落稠
勅賜飛鳳金兜鍪
爲君百戰如過籌
靜塚陰山無鳥投
家藏鐵券特承優
黃金千斤不稱求
九族分離作楚囚
深谿寂寞絃苦幽
草木悲感聲颼颼
僕本山東爲國憂
明光殿前論九疇
麗讀丘書盡具搜
爲君掌上施權謀
洞曉山川無

與儔紫宸發詔遠懷柔
搖筆飛箱如奪鉤鬼神
不得知其由
蒼生比此虻緣河屯兵
須漸抽盡遣降來拜御
溝復令海內休文
才何用班超定遠侯史
臣書之得已不

箜篌謠

李白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
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
陵與光武周公稱大聖管
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
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
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
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
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
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
人繼其蹤

放歌行

王昌齡

南渡洛陽津西望十二樓
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
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
慶雲從東來泱泱抱日流
昇平貴論道文墨將何求
有詔徵草澤微誠獻謀猷
冠冕如星羅拜揖曹與周
望塵非君事入賦且遲留
幸蒙國士識因脫負薪裘
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
但榮數斗祿奉養每豐羞
若得金膏遂飛雲亦可求

浩歌行

白居易

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鬢髮蒼蒼浪牙齒蹀不覺身年
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幾年把鏡照面心茫然既無長繩繫白日又
無大藥駐朱顏朱顏日夜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欲留年少行
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去復去兮如長河東流赴海無迴波貧愚
貴賤同歸盡北邙塚墓高嵯峨古來如此非獨我未死有酒且
歌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貴須待命命苟未
來知柰何

緩歌行

李頎

小來託身攀貴遊傾財破產無所憂暮擬經過石渠署朝將出入
銅龍樓杜陵輕薄子謂言可生復可死一沉一浮曾有時弃
我翻然如脫屣男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頽水陽業就功成見
明主擊鍾鼎食坐華堂二八蛾眉梳墮馬美酒清歌曲房下文昌
宮中賜錦衣長安陌上退朝歸五陵賓從莫敢視三省官寮指著
稀今日讀書是悔作從來狂俠兒

短歌行

李白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瑋兩鬢
一半已成霜天公乞玉女大笑憶千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
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爲人駐顏光

短歌行

張籍

青天蕩蕩高且虛上有白日無根株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少年
不須更與君相逢勿寂寞長老不復如今樂玉卮盛酒置君前再
拜願君千萬年

善哉行

釋貫休

有美一人兮婉如青陽識曲別音兮令姿煌煌繡袂捧琴兮登君
子堂如彼菅草兮使我憂忘欲贈之以紫玉尺白銀璫久不見之
兮湘水茫茫

祖龍行

韋楚老

黑雲兵氣射天裂壯士朝眠夢寃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隋
鮑魚轍腐肉偷生二千里僞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驪山土未乾瑞
光已向芒碭起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龍蛇撩亂入

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

鄴都引

張說

君不見魏武草創爭天祿
群雄睚眦相馳逐
晝攜仁士破堅陣
夜接詞人賦華屋
都邑繚繞西山陽
桑榆漫漫漳河曲
城郭爲墟人改代
但見西園明月在
鄴傍高塚多貴臣
蛾眉曼睩共灰塵
試上銅臺歌舞處
唯有秋風愁殺人

永嘉行

張籍

黃頭鮮卑入洛陽
胡兒持戟昇明堂
晉家天子作降虜
公卿齊走如牛羊
紫陌旌幡暗相觸
家家雞犬驚上屋
婦人出門隨亂兵
夫死眼前不敢哭
九州諸侯自曠土
無人領兵來護主
北人避胡多在南
南人至今能晉語

後魏行

王穀

力微皇帝謗天嗣
太武凶殘人所畏
一朝韜韞飛上天
子孫及作河魚餌

湘妃怨

陳羽

二妃怨處雲沉沉二妃怨處湘江深
商人酒滴廟前草蕭颯風生
寒竹林

銅雀臺歌

劉長卿

嬌愛更何日高臺空數層
日映雙袖不忍看西陵漳河東流無
復來
百花臺路唯蒼蒼青樓月夜長寂寞碧雲日暮空徘徊君不見
鄴中萬事非昔時古人在今人非春風不逐君王去草色年
年舊宮路宮中歌舞已浮雲空指行人往來處

銅雀妓

歐陽詹

蕭條登古臺回首黃金屋
落葉不歸林高陵永爲谷粧容徒自麗
舞態閱誰目惆悵總惟前歌聲苦放哭

魏宮詞

崔國輔

朝日點紅粧擬上銅雀臺
畫眉猶未竟魏帝使人催

王昭君歌

劉長卿

自矜妖豔色不顧丹青人
那知粉績能相負却使容華翻誤身上
馬辭君嫁驕虜
玉顏對人啼不語北風厲急浮雲秋萬里獨見黃

河流織罽不復漢宮寵雙蛾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多蕭蕭
羌笛聲相和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

王昭君

盧照鄰

合殿恩中絕交河使漸稀肝腸辭玉輦形影向金徽漢宮早應綠
胡庭沙正飛願逐三秋鴈年年一度歸

婕妤怨

王維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踈那堪聞風吹門外度金輿

長信宮

崔國輔

長信宮中草年年秋處生時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

怨詞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

苦樂相倚曲

元稹

古來苦樂之相倚近於掌上之一指君心半夜猜恨生荆棘滿懷
天未明漢皇眼瞥飛燕時可憐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
得半年佯暖熱轉將深意喻傍人緝綴班瑕遣謫說一朝詔下辭

金屋班姬自痛何倉卒呼天拊地將何明不悟尋時暗銷骨白首
宮人前再拜願將日月相輝解苦樂相尋晝夜聞燈光那得天明
在主今被奪心應苦妾奪深恩初為主欲知妾意恨主時主今爲
妾思量取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擯無限人

妾薄命

李白

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
妬深情却踈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最難收
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
能得幾時好

白頭吟

張籍

請君膝上琴彈我白頭吟憶昔君前嬌笑語兩情宛轉如紫素宮
中爲我起高樓更開花池種芳樹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
頭持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楊州青銅作明鏡暗中
持照不見影人心迴互自無窮眼前好惡那能定君恩已去若再
返菖蒲花青月長滿

烈女操

孟郊

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貞女。貴殉夫捨生，亦如此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

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花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來嫁時。

織女詞

元稹

織婦何太忙，蠶經三卧行。欲老蠶神女，聖早成絲。今年絲稅抽徵，早早徵，非是官人惡，去歲官家事戎索。征人戰苦東刀瘡，主將勳高換羅幕。繰絲撩機苦難織，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余按荆時自擊貢綾戶有終老不嫁之女盤豆前裹裏游絲，二工有蜘蛛巧來往。羨池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

靜女詞

孟郊

豔女皆妬花，靜女獨檢蹤。任體恥任粧，嫁德不嫁容。君子未求

小人難相從此志誰與說琴絃幽韻重

寄衣曲

張籍

織素縫衣獨苦辛遠因迴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去盡具從妾手
著君身高堂姑老無侍子不得自到邊城裏殷勤爲看初著時征
人身上宜不宜

白紵歌

張籍

皎皎白紵白且鮮將作春衣稱少年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
向姑前復恐蘭膏污纖指常遣傍人收墮珥衣裳著時寒食下還
把玉鞭鞭白馬

征婦怨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
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
身雖存如畫燭

春思

李白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

識何事入羅帷

春別曲

張籍

長江春水綠堪染蓮葉出水大如錢江頭橋樹君自種那長繫
木蘭船

古樂府雜怨三首

子孟郊

天桃花清晨遊女紅粉新天桃花薄暮遊女紅粉故樹有百度花
人無一定顏花送人老盡人悲花自閑

貧女鏡不明寒日花少容暗翠有虛織短線無長縫浪水不可照
狂夫不可從浪水多散影狂夫多異蹤持此一生薄空成萬恨濃
○憶人莫至悲至悲空自哀寄人莫翦衣前衣未必歸朝爲雙
蒂花暮爲四散飛落花却遶樹遊子不顧期

長干行

李白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千里
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
十五始展眉願同麀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

瞿塘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鳴天上哀門前舊行跡一一生靈幾台
苔深不可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胡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
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古薄命妾

孟郊

不惜十指絃爲君千萬彈常恐新聲至坐使舊聲殘棄置今日
悲即是昨日歡將新變故易持故爲新難青山有蕙蕪無淚葉長
不乾空令後世人採掇幽思攢

母別子

白居易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驃騎大將軍去年破虜新
策勳救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
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有兩兒一始扶行一初
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以爾夫妻新嫵婉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
中鳥與鵲母不失鷓鴣雄伴雌又似園中桃與李花落隨風子在枝
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勳更有新人
勝於汝

夜夜曲

釋貫休

蟪蛄切切風騷騷芙蓉噴香蟾蜍高孤燈耿耿征婦勞更深撲落
金鏃刀

蜀道難

李白

噫噓噓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猿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
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
橫絕我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
梯石棧相勾連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下
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能過
猿猱欲度愁攀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
縈巖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
呼雌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
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
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
瀑流爭喧騰砢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
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劔閣崢嶸
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
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
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

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行路難

張籍

湘東行人長歎息十年離家歸未得
弊裘羸馬苦難行僮僕盡
飢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
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昇天翼

行路難三首

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
停盃投筋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欲渡黃河水塞川將登太行雪暗天
閑居澹釣坐谿上忽然乘舟夢日邊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
直挂雲帆濟滄海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
赤雞白狗賭梨栗
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已
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腰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
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
行路難

歸去來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
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隕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
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縱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誰
可聞上蔡蒼鷹烏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
行且樂生前一盃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變行路難

王昌齡

向晚橫吹悲風動馬嘶合前驅引旌節千里陣雲帶單于下陰山
沙磧空颯颯封侯取一戰豈復念閨閣

太行路

白居易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
是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豈
期牛女爲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亦爲
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爲君薰衣裳君聞蘭麝射不馨香香爲君盛
容飾君看珠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
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

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行路難不在
水不在山抵在人情反覆間

梁甫吟

李白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諱棘津八十西來釣
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
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萬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君不見高陽酒
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一開遊說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
東下齊城七十二拍麾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
當群雄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三
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叩關闕
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糶輸磨牙競人肉騶
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
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萬越周
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爲徒勞梁甫吟聲耳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
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峴當安之

走馬引

李賀

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雲襄陽走馬使意氣自生春朝嫌劍花浮
暮嫌劍光冷能持劍向人不解持照身

孟門行

崔顥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金罍美酒
滿座春平原愛財多衆實其誠堂蓋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讒諛人諛
人翻覆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
轉移成陰結子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

沐浴子

李白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志人貴藏輝滄浪有釣叟
吾與爾同歸

將軍行

劉希夷

將軍闢轅門耿介當風立諸將欲言事遠巡不敢入劍氣射雲天
鼓聲破原隰黃塵塞路起走馬追兵急彎弓從此去飛箭如雨集
截團一百里斬首五千級代馬流血死胡人抱鞍泣古來養甲兵

有事常討虜棄我廟堂蓮坐使干戈戢獻凱歸帝京軍容何翕習

將軍行

張籍

彈箏峽東有胡塵天子擇日拜將軍蓬萊殿前賜六纛還領禁兵
爲部曲當朝受詔不辭家夜向咸陽原上宿戰車彭彭旌旗動三
十六軍聲上隴隴頭戰勝夜亦行分兵處處收舊城胡兒殺盡陰
積暮擾擾唯有牛羊聲邊人親戚曾戰恐令逐官軍收舊骨積西
行見萬里空樂府獨奏將軍功

霍將軍

崔顥

長安南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迴擁寶仗路旁揖拜
何紛紛莫言炙手手可執須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人
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上悠悠應自知

老將行

王維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
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雷迅如霹靂虜
騎崩騰畏疾殺不衛青不敗由天李廣無功緣數奇自從棄置便

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傍
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茫茫古木連窮巷冥冥落寒山對虛
籬誓言今踈勒出飛泉不似潁川空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
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衣如雪色
聊待寶劍動星文願得燕弓射大將取令越甲鳴吾君莫羨舊日
雲中守猶堪一戰取功勳

馮門太守行

李賀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支
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聲寒不起報君黃金臺手意提
攜玉龍爲君死

從軍行六首

劉長卿

迴首虜騎合城下漢兵稀白刃兩相向黃雲愁不飛手中無尺鐵
徒欲穿重圍

落日更蕭條北風動枯草將軍追虜騎夜失陰山道戰敗仍擣動
韓彭但空老

草枯秋塞上望見漁陽郭胡馬嘶一聲漢兵淚雙落誰爲吮癰首
此事今人薄

目極鴈門道青青邊草春一身事征戰匹馬同辛勤末路成白首
功歸天下人

倚劔白日暮望鄉登戍樓北風吹羌笛此夜關山愁迴首不無意
滹河空自流

黃沙一萬里白首無人憐報國劔已折歸鄉身幸全單于古臺下
邊色寒蒼然

塞上曲

戎昱

樓上畫角哀即知兵心苦試問左右人無言淚如雨何意休明時
終年事鼙鼓

塞下曲

郎士元

齊分塞上兒身經百戰曾百勝壯心竟未嫖姚知白草山頭日初
沒黃沙城下歌聲發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

古塞曲

王季友

將軍飛狐北窮寇勢將變日落沙塵昏背河更一戰駢馬黃金勒
彫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
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

出塞曲

劉灣

將軍在重圍音信絕不通羽書如流星飛入甘泉宮倚是并州兒
少年心膽雄一朝隨召募百戰爭王公去年桑乾北今年桑乾東
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汗馬敗秋月疲人卧霜風仍聞左賢王
更欲圍云中

燕歌行 井序

高適

開元十年客有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
戍之事因而和焉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
賜顏色撥金伐鼓下榆關旌旗逶迤碣石閒校尉羽書飛瀚海單
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凌雜風雨戰士軍前半
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寒草衰孤城落日鬪兵稀身當

思過怕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雁帶別離
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風飄飄那可度城倉
茫何所有殺氣三日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
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燕支行

王維

漢家天將才且雄來時謁帝明光宮萬乘親推雙闕下千官出饒
五陵東誓辭甲第金甌裏身作長城玉塞中衛霍纔堪一騎將朝
廷莫數貳師功趙魏燕韓之勁卒關西俠少何咆文報辭只是聞
嘗膽飲酒不曾妨刮骨畫戟掘戈白日寒連旗大旆黃塵沒疊鼓
遙翻瀚海波鳴笳亂動天山月麒麟錦帶佩吳鉤颯水青驪躍紫
騮拔劍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
看哭且愁教戰雖令赴湯火終知上將伐謀猷

隴頭吟

長城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
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塵

下偏裨萬戶侯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毛空盡海南頭

陰山道

白居易

陰山道陰山道紆邏駁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馬時道傍千里無
織草草盡泉枯馬病羸飛龍但印骨與皮五匹練易一匹練去
馬來無了日養無所用土非宜每歲死傷十六七練絲不足女工
苦踈織短裁充匹數藕絲蛛蝓三丈餘迴鶴許禰無用處咸安公
主號可敦遠爲可汗頻奏論元和二年下新教內出金帛酬馬直
仍詔江淮馬價練從此不令踈短織合羅將軍呼萬歲捧受金銀
與練絲誰知黠虜終貪心明年馬來多一倍練漸好馬漸多陰山
虜奈爾何

胡無人

李白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千萬將軍
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昭
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交迴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
滅覆胡之膻涉胡血懸胡青天一埋胡紫塞傍胡無

飲馬長城窟

釋子蘭

游客長城下飲馬長城窟馬嘶聞水腥為浸征人骨豈不是流泉
終不成潺湲浚洗盡骨上土不洗骨中冤骨若不流水四海有還魂
空流嗚咽聲聲中疑是言

關山月

張籍

秋月明朗關山中山中行人馬蹄響關山秋來雨雪多行人見月
唱邊歌海邊漠漠天氣白胡兒夜度黃龍磧軍中探騎暮出城
伏兵暗處低旂戟漢水連天霜草平野駝尋水磧中鳴隴頭風急鴈
不下沙場苦戰多流星可憐高國關山道年年戰骨多秋草

古長城吟

王翰

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唯羨執金吾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馬為君
西擊胡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遙聞鐘鼓動地來博
道單于夜猶戰此時顧恩寧顧身為君一行摧萬人壯士揮戈迴
白日單于賤血染朱輪迴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問之
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築城卒黃昏塞北無人煙鬼哭秋秋悲涕

天無罪見誅功不賞孤魂流落此城邊當昔秦王按劍起諸侯膝
行不敢視富國疆兵二十年築怨興徭九千里秦王築城何太愚
天寶亡秦非北胡一朝禍起蕭牆內渭水咸陽不復都

長城作

鮑溶

蒙公虜生人比築秦氏免禍興蕭牆內萬里防禍根城成六國亡
宮闕啓千門生人半爲土何用空中原奈何天下人骨肉尚酬恩
投沙擁海水安得不久翻棄高慘人魂寒日易黃昏枯骨貫折鐵
沙中如有言萬古驪山葬誰知野火燐

古築城曲五首

元稹

年年塞下丁長作出塞兵自從冒頓強官築遮虜城
築城須努力城高遮得賊但恐賊路多有城遮不得
丁口傳父口莫問城堅不平城被虜圍漢斷城牆走
茲虜請休和虜往騎來過半疑兼半信築城猶嗟噫
築城安敢煩願聽丁一言請築鴻臚寺兼愁虜出關

築城詞

張籍

築城去千人萬人齊抱杵重重土堅試行錐軍吏執鞭催作遲來
時一年深積裏著盡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拋杵聲杵聲未定人
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

築城詞二首

陸龜蒙

城上一培土手中千萬杵築城畏不堅堅城在何處

莫歎將軍逼將軍要却敵城高功亦高爾命何勞惜

聽董大彈胡笳聲無語弄寄房給事

李頎

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向邊草漢使斷腸
對歸客古戍蒼蒼烽火寒大荒陰沉飛雪白先拂商弦後角羽四
郊秋葉驚撼撼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竊聽來妖精言遲更速皆應
手將往復旋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雪陰且明嘶酸鷓
應鳥失群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川爲靜其波鳥亦罷其鳴烏珠部落
家鄉遠邏沙沙塵哀怨生出音變調忽飄灑長風吹林雨隋瓦迸
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吻吻走堂下長安城連東掖垣鳳皇池對青
瑣門高才脫略名與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唐文粹第十二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粹卷第十三

古調四

樂府辭下惣六十六首

吳興姚

鉉

慕

神仙

步虛詞十首

道士吳筠

步虛詞

高翥

夢上天

元稹

俠少

結客少年場

盧照鄰

邯鄲少年行

鄭錫

邯鄲少年行

高適

少年子

李白

少年行二首

王維

少年詞

李百藥

少年行

張籍

少年行

崔國輔

俠客行

元稹

俠客行

李白

刺年少

李賀

古遊俠呈諸將

青樓曲

王昌齡

劍客二首

賈島

壯士吟

孟遲

結韃子

李白

行樂

張籍

上之回

李白

陽春歌

李白

鼓吹入朝曲

白紵詞三首

李白

冬白紵

元稹

相逢行

李白

古樂府

權德輿

朝來曲

王昌齡

將進酒

李白

將進酒

李賀

追悼

李夫入

白居易

愁苦

古別離

李端

古別離

孟郊

遊子吟

李益

游子吟

孟郊

苦熱行

王叢

苦寒吟

孟郊

八駿圖

白居易

天馬歌

李白

紫騮馬

李白

驄馬行

杜甫

猛虎行

李白

猛虎行

李賀

白虎行

李賀

烏棲曲

李白

烏夜啼

李白

艾如張

李賀

野田黃雀行

李白

採蓮曲

張籍

採蓮曲

李白

石城

鄭谷

沙路曲

李賀

沙隄行

張籍

洛陽陌

李白

步虛詞十首

吳筠

衆仙仰靈範，肅駕朝神宗。金景相照耀，透迤昇太空。玄已高飛，火鍊生珠宮。餘慶逮天壤，平和王道融。八威清遊氣，十絕舞祥風。使我躋陽原，其來自陰功。逍遙大霞上，真覽塵寰不通。

逸轡登紫清，元乘邁奔電。展風開三天，俯視猶可。至靈敬朗。

瓊林鬱葱蒨，清自非挺金骨焉。得諧夙願，真朋何森森。合景恣

遊宴，良會忘淹留。千齡纔一瞬。

三宮發明景朗昭尚鬱鬱儀紛然馳颺歛上采空清對令我洞金色
後天耀瑤姿心協太虛靜寒寒竟何思玄中有至樂淡泊終無爲
但與正真友飄飄散遨嬉

稟化凝正氣鍊形爲真仙忘心符元宗返本協自然帝一集絳宮
流光出丹玄元英與桃君朗詠長生篇六府煥明霞白關羅紫煙
颺車涉寥廓麻靡乘景遷不覺雲路遠斯須遊萬天

扶桑誕初景羽蓋凌晨霞倏歛造西域嬉遊金母家碧津湛洪源
灼爍敷荷花煌煌青琳宮瓊璫列玉華真氣溢絳府自然思無邪
俯矜區中士天濁良可嗟

瓊臺劫爲何孤耿大羅表常有三素雲凝光自飛繞羽童汎明霞
升降何縹緲鸞鳳吹雅音棲翔絳林標玉虛無晝夜靈景何皎皎
一觀太上京方知衆天小

灼灼青華林靈風振瓊柯三光無冬春一氣清且和迴首邇結鄰
傾神視羅羅以落制六天流鈴威下魔懸懸慶不極誰謂椿齡多
六情無侈疑遇物生華光至樂無簫歌金玉音琅琅或登明真室

爰從太微上肆觀虛皇尊騰我八景輿威遲入天門先登玉宸庭
幸聞至精理方見造化源

二氣播萬有化機無停輪而我操其端乃能出陶鈞寥寥大漠上
所遇皆清真登澄室含元和氣同自相親絳樹結丹竇紫霞流琥珀
津以茲保童嬰求用起形神

步虛詞

高駢

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牕寒滴露路研朱
寫周易

夢上天

元稹

夢上高高天崑崙高不極下視五嶽塊纍纍仰天倏倏蒼蒼蒼
色躡雲聳身身更上攀天下天攀未得西瞻若木苑輪奐東望蟠
桃海波黑日月之光不到此非暗非明煙塞塞天悠地遠身跨風
下無階梯上無夕來時畏有他人上截斷龍胡斬鵬翼茫茫漫漫

方自悲哭向青雲音切素臆哭聲厭咽旁人惡喚起驚焉悲淚
飄露十慚萬謝喚厭人向使無君終不寤

結客少年場

盧照鄰

長安重遊俠洛陽富才雄王劍浮雲騎金鞭明月弓鬪雞通渭比
走馬向關東孫賓遙見待郭解暗相通不受千金爵誰論萬里功
將軍下天上虜騎入雲中烽火夜似月兵氣曉成虹橫行徇知己
負羽遠征戎龍旌昏朔霧鳥陣卷寒風追奔瀚海咽戰罷陰山空
歸來謝天子何如馬上翁

邯鄲少年行

鄭錫

霞鞍金口騮豹袖紫貂裘家仁叢臺下門前漳水流喚人呈楚舞
借客試吳鉤見說秦兵至甘心赴國讎

邯鄲少年行

高適

邯鄲城西遊俠子自言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數處報讎
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長如雲未知肝膽向誰是令
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人交態薄黃金用盡還踈索以茲感歎

舊遊更放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少年子

李白

青雲少年子挾纓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丸落飛鳥
夜入瓊樓卧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

少年行二首

王維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雲臺論戰功天子臨軒賜侯印將軍佩出明光宮

少年詞

李百藥

始酌文君酒新吹弄玉簫少年不歡樂何以盡芳朝千金笑裏面一擲掌中腰挂冠豈憚宿迎拜不勝嬌寄語少年子無辭歸路遙

少年行

張籍

少年從出獵長楊禁中新拜羽林郎獨到輦前射雙虎君王手賜黃金璫日日臨雞都市裏贏得寶刀重刻字百里報雠夜出城五

明還在倡樓醉選間虜到平陵下不待詔書行上馬斬得名王獻
桂宮封侯起第一日中不爲六郡良家子百戰始取邊城功

少年行

崔國輔

遺却珊瑚鞭白馬驕不行草臺折楊柳春草路傍情

俠客行

元稹

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鷄賊誰夜行白
日堂堂殺表盜九衢草草人面青此客此心歸海鯨海鯨露背橫
滄溟海波分作兩處生漫泛海感乃俠客有謀人莫測三尺鐵蛇延
二國

俠客行

李白

趙家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
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劍膝上橫
將笑談朱亥持觴勸侯嬴三盃吐然諾五嶽倒爲輕眼花耳熱後
意氣素蜺生救趙揮金鎖邯鄲先震驚馬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一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刺年少

李賀

青驄馬肥金鞍光龍腦入縷羅衣香美人御坐飛瓊觴貧人嘆云
天上郎別起高樓連碧滌絲曳紅鱗出深沼有時半醉百花前背
把金丸落飛鳥自說生來未爲客一身美妾過三百豈知斲地種
田家官稅頻催没人織長金積玉誇世襲每揖閑人多意氣生來
不讀半行書祇把黃金買身貴少年安得長少年海波尚變爲桑
田枯榮遞傳急如箭天公不肯爲君偏莫道韶華鎮長在白頭面
劍專相待

古遊俠呈軍中諸將

崔顥

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幾杖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遼水上
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還家且行獵弓矢速如飛
地迴鷹犬疾豈深狐兔肥腰間帶兩綬轉頭生光輝顧謂今日戰
何如隨律賦

青樓曲

王昌齡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

入建章馳道揚花滿御溝紅粧縵縮上青樓金章紫綬千餘騎
夫婿朝迴初拜候

劍客

賈島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平事

壯士吟

孟郊

壯士何曾悲悲即無迴期如何易水上未歌先淚垂

結襪子

李白

燕函壯士吳門豪笏中置鉞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
輕鴻毛

楚宮行

張籍

章華宮中九月時桂花半落紅橋垂江頭騎火照輦道君王夜從
雲夢歸霓旌鳳蓋到雙關臺上重重歌吹發千門萬戶開相當燭
籠左列成行下輦更衣入洞房洞房侍女盡焚香玉階羅幕微
有霜凝言此夕樂未央玉酒湛湛盈華觴絲竹次第鳴中堂巴姬
起舞向君王迴身垂手結明璫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鹿夜

飲酒

上之回

李白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煙空恩踈寵不及
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回回中萬乘出黃道千旗揚彩虹
前軍細柳北後涉甘泉東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秋暮瑤池
宴歸來樂未窮

陽春歌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煙垂
鳥翬披香殿前花始紅流芳發色
繡戶中繡戶中相經過飛鸞習手
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
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

鼓吹入朝曲

金陵控海浦淶水帶吳京鏡歌列騎吹颯沓列公卿
追鐘連屨羣伐鼓營重城天子憑玉案劍履若雲行
日出照萬戶簪裾爛明星朝罷沐浴閑邀遊閑風亭
濟濟雙闕下歡娛樂恩榮

白紵詞三首

楊清音發皓齒北方佳入東鄰子且吟白紵停淥水長袖拂面為
君起寒雲夜卷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堂藥未終餘姓
日落歌塵濛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瑤羅舞袂揚哀音郢中白
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鷺為一
朝飛去綠雲上

吳刀剪綠羅舞衣明粧麗服奪春輝揚眉轉袖若雪飛傾城獨立
世所稀灑楚結風醉忘歸高堂上月流燭已微玉釵挂纓君莫違

冬白紵

元稹

天宮夜長宮漏歛魚幕四垂燈燭暖西施自舞王百官雪紵翻翻
鶴翅散赴促節臺繁舞腰軟舞腰軟王罷飲蓋覆西施鳳花錦身
作林臂為提朝珮掖掖王宴宴離來閣門報無事子胥死後言為
諱近王之臣諭王意共笑越王窮惴惴夜夜抱冰寒不睡

相逢行

李白

朝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素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開夾轂相借問

知從天上來，邀入青綺門。當歌共銜盃，銜盃映歌扇。以月雲中見，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返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帷。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暮春雨來何，遲後因三春。鳥更報長相思。

古樂府

權德輿

光風澹蕩，百花吐樓上。朝朝學歌舞，身年二八。婿侍中幼妹，承恩兄尚主。綠惣珠箔，繡鴛鴦侍婢。先焚百和香，鸞啼日出不知曙。寂寂羅幃春夢長。

朝來曲

王昌齡

月是鳴珂動，花連繡戶春。般羅龍玉臺，鏡唯待畫眉人。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聽。鍾鼎玉帛不足貴，但

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賢達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
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譁主人何爲言少錢且須沽酒對君酌五花
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將進酒

李賀

瑤瑤鐘瑤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翠幕圍
春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况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
如紅雨勸君終日醉酹歸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李夫人

白居易

漢武帝初喪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因不
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今寫真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
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煉金爐焚九華帳深夜悄悄反魂香降
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煙引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臾縹
緲悠悠揚遠滅去云何速兮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翠蛾鬢髮平
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鬼之不來君心苦鬼之來兮君亦悲背燈
闥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

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壁臺前傷盛姬又不見秦陵一掬淚馬
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感
死亦感凡物感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古別離

李端

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
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
天晴見海橋月落聞津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曲
白首對汀洲

古別離

孟郊

松仙雲繚繞萍俗水分離雲去有歸日水分無合時春芳後雙目
春色柔四支揚柳織別愁千條萬條絲

游子吟

李益

女羞夫婿薄客恥主人賤過逢同衆流伍迴愧相見君非青銅鏡
何事空照面莫以衣上塵不謂心如練人生當榮盛待士勿言倦
君看白日晚不異弦上箭

遊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苦熱行

王穀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旗灼灼燒天紅日輪當午疑不去萬國如在洪爐中五嶽翠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發為我掃却天下熱

苦寒吟

孟郊

天色寒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奔正陽苦調更何言久吟成此章

八駿圖

白居易

穆王八駿天馬駒後人愛之寫為圖背如龍首頸如象骨竦筋高脂肉壯日行萬里疾如飛穆王獨乘何所之四荒八極躡欲徧三十二蹄無歇時屬車軸折越不及黃屋草生棄若遺瑤池西赴王母宴七廟經年不親薦壁臺南與盛姬遊明堂不復朝諸侯白雲

黃竹歌聲動一人荒樂萬人愁周從后稷到文武積德累功世勤
苦豈知纒及四代孫心輕王業如灰土由來九物不在大能湯君
心即為害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馬去漢道與穆王得之不為戒
八駿駒來周室壞至今此物世稱珍不知房屋之精下為怪八駿
圖君莫愛

天馬歌

李白

天馬來出月支窟背為虎文龍翼膏肓嘶青雲振綠髮蘭筋權奇
走滅沒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雞鳴刷燕脯赫越神行電邁
躡恍忽天馬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雙鳥尾如流星首渴鳥口噴
紅光汗溝朱曾陪時龍躍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
區白壁如山誰敢沽迴頭笑紫瑤馬但覺爾輩愚天馬奔戀君却
駭躍驚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遙瞻閭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
景絲白雲在青奔阪遠崔嵬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
剪拂中道遺少盡其力老矣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為我思雖有五
山木不能瘳苦飢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馱

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

紫駟馬

紫駟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雪關山遠
黃雲海樹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隄

驄馬行

杜甫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太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
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嶮峭顧影驕嘶自矜寵兩目清瑩夾鏡懸
肉駿碣繡連錢動朝夾又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
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鄉家舊賜公取之天殿真龍此其亞晝洗
湏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
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
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

猛虎行

李白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賜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爲雍門琴
旌纒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

陽草一輪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鼉未斬海水動魚龍
奔走安得寧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
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
作主人賢哲棲接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有策不敢犯龍鱗竄
身南國避胡塵寶書長劍挂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昨日方爲宣
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有時六博快壯心遶牀三匝呼一擲楚人
每道張旭竒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邦伯皆顧眄四海雄俠兩追
隨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特漂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
茫愁殺人胡人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丈夫相見且爲樂
槌牛搗鼓會衆賓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猛虎行

李賀

長戈莫春彊努莫捭乳孫哺子教得生獍舉頭爲城掉尾爲旌東
海黃公愁見夜行道逢騶虞牛哀不平何用尺刀壁上雷鳴泰山
之下婦人哭聲官家有程吏不敢聽

白虎行

火鳥日暗崩騰雲奏皇虎視蒼生群燒書滅國無暇日鑄劍佩
唯將軍玉壇設醮思冲天一廿二廿當萬年燒丹求得不死藥擊
舟海上尋神仙鯨魚張鬣海波沸耕人半作征人鬼雄豪氣猛如
燄煙無人爲決天河水誰最苦方誰最苦報人義士深相許漸離
擊筑荆卿歌荆卿把酒燕丹語劍如霜方膽如鐵出燕城方望秦
月天授秦風祚未終秦龍衣點荆卿血朱旗卓地白蛇死漢皇却
是真天子

烏棲曲

李白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猶銜
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柰爾何

烏夜啼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
隔牖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艾如張

李賀

錦襜褕繡襦襜襦彊豕禽哺爾鷓鴣龍東卧穉蒲風雨莫逐良媒

龍西去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田平碧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
爾觸之傷首紅艾葉綠花誰翦刻中藏禍機不可識

野田黃雀行

李白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鸞炎洲逐翠遭網羅吳宮火起焚
爾窠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鷂奈爾何

採蓮曲

張籍

秋江岸邊蓮子多採蓮女先凭船歌青房圓實齊戢戢爭前競
折漾微波試索綠莖不尋藕斷處絲多刺傷手白練束腰袖半卷
不插玉釵糝梳淡船中未滿渡前洲借問阿誰家住遠歸時共待
暮潮上自弄芙蓉還蕩漿

採蓮曲

李白

若耶谿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袖
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駟嘶入落花去見
此踈躑躅空斷腸

石城

鄭谷

石城昔為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
江人依舊種荊艸，江岸還飛雙鷺鴦。
帆去帆來風浩渺，花開花謝春非涼。
煙濃草遠望不盡，千古漢陽關夕陽。

沙路曲

李賀

柳陰半眠丞相樹，珮馬叮玲蹋沙路。
斷燼遺香鳥衣翠，煙獨騎鳴啼上天去。
帝家玉龍從九閩，帝前簪日旆稱南山。
獨垂重印押千官，金科篆字紅屈盤。
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

沙隄行呈裴相公

張籍

長安大道沙為隄，旱風無塵暖無泥。
宮中玉漏下三刻，朱衣導騎丞相來。
路傍高樓息歌吹，千車不行行者避。
街官閭吏相傳呼，官前十里唯空衢。
白麻詔下移相印，新隄未成舊隄盡。

洛陽陌

李白

白玉誰家郎，迴車渡天津。
看花東陌上，驚馬動洛陽人。

文粹卷第十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粹卷第十四上

古調五

總六十四首

吳興姚

鏗

古風十一首

李白

古意三首

王績

覽古十四首

道士吳筠

古意二首

賀蘭進明

古意九首

釋貫休

詠古

李涉

感古三首

盧仝

古意

西真子

效古

釋皎然

古興

呂溫

諷古二首

劉禹錫

續古詩十首

白居易

古意贈補闕孟郊

古意二首

祖詠

古意

陸龜蒙

古意

李白

古興

權德輿

古風十一首

李白

大雅久不作吾意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咬食
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環
古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

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
秋
只我志在刪述壘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情誰家子賣珠輕薄兒日暮醉酒歸

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
賦達身已老草玄質若絲投閣良可歎但爲此輩嗤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長悠悠乃知蓬萊水

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齊有侗儻主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夕開光耀知秦振英

聲後世仰六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淡蕩拂衣可同調

黃河出東溟白日落馮海浙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捨我去秋

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五古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

陽和變殺氣發卒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漢如雨且悲就行役安

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卒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何青雲上

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鵠舉千里獨徘徊

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
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愁尤黃犬空歎息綠珠成冢
籬何如鴉夷子散髮禪扁舟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試爲巴人唱
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歎息空悽然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
坐泣秋風寒纖手怨玉琴清晨起長歎焉得偶君子共成雙飛亦鳥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猶來紫宮
女共妬青蛾眉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

古意三首

王績

幽人在何所紫巖有仙躡月夜橫竇琴此外將安欲材抽嶧山榦
微點崑丘玉法抱蛟龍脣絲纏鳳皇足前彈廣陵罷後以明光
續百金買一聲千金傳一曲出無鍾子期誰知心所屬

桂樹何蒼蒼秋來花更芳自言歲寒性不知露與霜幽人重其德
徙植臨前堂連攀八九樹偃蹇三三行枝枝白相糾葉葉還相當

去來雙鴻鵠
栖息兩鴛鴦
榮蔭誠不厚
斤斧亦勿傷
赤心許君時
此意那可忘

綵鳳欲將歸
提羅出郊訪
羅張大澤已
鳳入重雲廳
朝栖崑閬木
夕飲蓬壺漲
問鳳那遠飛
賢君坐相望
鳳言何深德
微禽安足尚
但使鸞知全
無令矰繳放
皇旨力牧舉
帝樂簫韶暢
自有來巢時
明年阿閣上

臨見古十四首

吳筠

聖人重周濟
明道欲救時
孔席不暇暖
墨突何嘗緇
緇興言振頹綱
將以有所維
君臣念淫惑
風俗日凋衰
三代業遽隕
七雄遂交馳
庶物墜塗炭
區中若焚絲
秦皇燒儒術
方冊靡遺存
遺大漢歷五葉
斯文復崇推
乃驗經籍道
與世同屯夷
弛張固天意
設教安能持
興亡道之運
否泰理所全
奈何溥古風
既往不復旋
三皇已散朴
五帝初尚賢
王莽興朝功
浮偽日以宣
忠誠及徂訖
般涅安可甄
餘智入九霄
守愚淪重泉
永懷巢居時
感涕徒泫然

棟宇代巢宛
其來自三皇
跡生固為累
經始增百王
瑤臺既滅夏

瓊室復隕湯覆車世不悟秦氏興阿房繼踵迷反王漢家此何事
力役弊萬人瓊竒殫八方徇志仍未極促齡已云亡侈靡竟何在
荆榛生廟堂

閑居覽前載惻彼商與秦所殘必忠良所寶皆兇惡昵諛云自
聖不悟禍戒身箕子作周輔孫通爲漢臣洪範及禮儀後王用經綸
吾觀采苓什復感青蠅詩讒佞亂忠孝古今同所悲姦邪起譖
猾骨肉相殘夷漢儲殞江充晉嗣滅驪姬天性猶可聞君臣固其
宜子胥言吳鼎文種斷越鉞屈原沉湘流厥威賊自貽何不若范
蠡蠡扁舟無還期

嘗稽真仙道清寂祛衆煩秦皇及漢武焉得遊其藩情擾不機
屑位驕四海尊既欲先宇宙仍規後乾坤崇高與父遠物莫能兩
存矧乃恣所欲荒淫伐靈根金膏特延期玉色復動魂征戰窮外
域難殺僊被中原天鑒諒難誣神理不可謾安期返蓬萊王母還崑
崙異術終莫告悲哉竟何言

齊侯祈正術尼父從棄捐漢主思英才賈生被排遷始自王重韓子

及觀乃不全武帝愛相如既徵復忘賢貴遠世咸爾賤今理其然
方知古來主難以効當年

食其昔未偶落魄爲狂生一朝君臣契雄辨何縱橫運籌康漢
業憑軾下齊城既以智所達選爲智所身豈若終賤貧酣歌本無營
晁錯抱遠策爲君納良規削彼諸侯權永用得所宜女姦臣負荊
隙乘釁謀相危世主竟不辨身戮宗且夷漢景稱欽明濫罰猶如
斯比干與龍逢殘害何足悲

絳侯成大績賞厚位仍尊一朝對獄吏榮辱安可論蘇生佩六印

弈弈爲殃源主父食五鼎昭昭成禍根李斯佐二辟臣釁鍾其門

雲韋並翼三后伊戚及後昆夫人思盈滿茲理固永存方知得意者

何必乘朱輪滅景栖遠壑絃歌對清樽二踈返濱海將訂歸林園

蕭灑去物累此謀誠足教

至人順通塞委命固無疵吾觀太史公可謂識道規留滯焉足憤

感懷殄生涯吾歎龔夫子秉義確不移晦跡一何晚天年人當時

薰膏自銷鑠楚老空餘悲

達者貴量力至人尚知幾京房洞幽贊神奧咸發揮如何煥元惡
不悟禍所歸謀物闇謀已誰言爾精微

玄元明知止大雅尚保躬茂先洽聞者幽憤咸該通弱年賦鷓鴣
可謂達養蒙晚節希亦為鷓鴣長飛矣曾穹知進不知退遂令其道
窮伊昔辨福初胡為迷禍終劣驗嘉遁客求真天壤同

聖人垂大訓奧義不苟設天道殃頑兇神明祐懿哲斯言猶影響
安得復迴穴鮫腹誕英睿唐虞育昏孽盜跖何延期顏生乃短折
魯隱全克讓禍機遂潛結楚穆肆巨逆福柄奚赫烈田常弑其主
柞國又周鈇管仲存霸功世祖成詭說漢氏方版蕩羣闇恣邪譎
寒暄曠蓄徒孜孜抗忠節折言期區宇靜爰使兇醜絕謀協事靡非從
俄而反誅滅古來若茲類紛擾難盡列道遐理微茫誰為我昭晰
吾將詢上帝寥廓詎躋徹已矣勿用言忘懷庶自悅

古意二首

賀蘭進明

秦庭初指鹿群盜蒲山東忤意皆誅死所言誰肯忠武關猶未啓
兵入均至夷宮為崇非涇水入君道自窮

紫蘭生澗底香氣滿幽林采采欲爲贈何人見同心日暮徒盈把
徘徊憂思深慨然絀雜佩重奏丘中琴

古意九首

釋貫休

一雨火雲盡閉門心冥冥蘭花與芙蓉滿院同芳馨佳人天一涯
好鳥鳴嚶嚶我有雙白壁不羨於雲卿我有徑寸珠別是天地精
玩之室生白蕭灑身安輕只應天上人見我雙眼明

陽鳥爍萬物草不壞春恩茫茫塵土飛培擁名利根我本事蕞登
幼知天子尊學爲毛氏詩亦多直致言不慕需臙類附執台崩奔
唯尋桃李蹊去去長者門

美人如遊龍被服金龜鳥爲手把古刀尺在彼白玉堂文章深掣曳
珂珮鳴玎璫好風吹桃花片片落銀牀何當舉羽翰遠逐朱鳥翔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在惡木枝千人萬人中

一人兩人知憶在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

莫輕白雲白不與風雨會莫見守羊兒謂是初平輩人生非日月
光輝豈長在一榮與一辱今古常相對不見于公門子孫好冠蓋

古交如具金百鍊色不回今交如暴流倏忽生塵埃我恐君之氣
散為青松我恐荆棘花只為小人明海心復傷心吟上高高臺
常思謝康樂文章有神方是何清風清凜然似相識一種為須
得作翻經石一種為枯槁得作登山屐永嘉為郡後山水添鮮
碧石何當舉羽翰一去觀遺迹

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玄宗致之七寶林虎殿龍樓無不可一
朝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生一箇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割斷黃
金鍊五湖大浪如銀山蒲船載酒槌鼓過賀老成異物顛狂誰敢
和寧知江邊境不是猶醉卧

憶在山中時丹桂花葳蕤紅泉浸瑤草日夕生華滋若至開地爐
翠牆挂藤衣看經竹窻邊湯白猿三四枝東峯有老人眼碧頭骨奇
種蕪煮白石自趣如嬰兒月上來打門月落方始歸授我微妙訣
恬淡無所為別來六七年只恐白日飛

諫古

李涉

大智思濟物道行心始休垂綸自消息歲月任春秋紂虐武既賢

風雲固可求順天行殺機所向協良謀况以文人師將濟安川流
何勞問枯骨并取陰陽籌籌霸國不務人兵戈恣相酬空令渭水
跡千古獨做悠悠

感古三首

盧仝

天生聖明君必資忠賢臣舜禹竭股肱共佐堯為君四載成地理
七政齊天文階下箕莢生琴上南風薰輪轉夏殷周時復猶一人
秦漢事譏巧魏晉忘機釣猜忌相前拜威邇來迷恩親以愚保其身
不覺身沉淪以智理其國遂為國之賊苟圖容一身万事良可測
可憐萬乘君聰明受沉惑忠良伏草莽無因施羽翼日月異又眩
天地晦如累既亢而後求異哉龍之德

人生何所貴所貴有終始昨日盈尺璧今日盡瑕棄蒼蠅點蠶絲
巧舌成錦綺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仲尼嘗司寇出走為群婢
殷如屈原醒其奈一國醉一國醉嗷號一人行清高便欲激頹波
事負疲勞上山逢猛虎入海遭巨鼈王者苟不死腰下魚鱗尺
海波連天三度成桑田高岸高於屋斯頂變溪谷大地猶尚然

情難分今文
白月歸旦來金石堅
蕭瑟既解折陳師亦集
捐
高潔徒自測抱劍長太息淚墮秋風前

古人不患寡所患患不均
單醪投長河三軍盡沉淪
今人異古人結託唯親實
毀折維鵲巢不行鳴鳩仁
鄙悻不識分有心占陽春
齊鸞鶴日已踈鸞雀日已親
小物無大志安測樞密筠
恩眷多棄故物恃尚逐新
凡礫暫拂拭光掩連城秋
心吻恣談鏢黃金成交塵
蘇秦北遊趙張祿西入秦
既變嫂叔節仍擯華陽君
萬世金石交一餉如浮雲
骨肉且不顧何況長羈貧

白意

西貢鳥

碌碌復碌碌百年變轉轂
志士中夜心良馬白日足
俱為不等閑誰是知音目
眼中兩行淚曾弔三獻玉

効古

大寶十四年

釋皎然

日出天地正煌煌
關晨曦六龍驅群動
古今無盡時夸父亦何愚
競走先自疲飲乾咸池水
折盡長桑枝渴死化燭火
嗟嗟徒爾為

空留鄧林在摧折令人嘆

古真

呂溫

越歐百鍊時楚下三邊地二寶無人識千齡皆棄置空巖起白虹
古獄生紫氣安得命世客直來開奧秘劍任荆鐘看玉從投火試
必能絕疑惑然後論奇異

調古二首

劉禹錫

軒后初冠冕前旒為蔽明安知從複道然後見人情
簿領乃俗士清談信古風吾觀蘇令綽朱墨一何工

續古詩十首

白居易

戚戚復戚戚送君遠行役行役非中原海外黃沙積伶俜獨居妾
迢迢長征客君望功名歸妾憂生死腸誰家無夫婦何人不離拆
所恨薄命身嫁遲別日迫妾身有存沒妾心無改易生為閨中婦
死作山頭石

掩涕別鄉里飄飄將遠行茫茫綠野中春盡孤客情驅馬上丘壠
高松路不平風吹棠梨花啼鳥時一磬古墓何代人不知姓與名

化作路傍土年年春草生感彼忽自悟今我何營營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歲晏薇亦盡飢來何所為坐飲白石水
手把青松枝擊節獨長歌其聲清且悲權為非不肥所苦長繁維
豢豕非不飽所憂竟為犧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飢

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為薪風摧此何意
雨長彼何因百丈澗底死寸草山上春可憐苦旱即去感此涕盈巾
窈窕難為容女容德俱如玉畫居不踰閫夜行常秉燭氣如含露蘭
心如貫霜竹宜當備嬪御胡為守幽獨無媒不得選年忽過三六
歲暮望漢宮誰在黃金屋邯鄲進倡女能唱黃花曲一曲稱君心
因榮連九族

栖栖遠方士讀書三十年業成無知己徒步來入關長安多王侯
英俊競攀援幸隨衆賓未得廁門館間東閣有旨酒中堂有管絃
何為向隅客對此不開顏富貴無是非主人終日歡貧賤多悔尤
客子中夜歎歸去復歸去故鄉貧亦安

涼風飄嘉樹日夜減芳華下有感秋婦攀條苦悲嗟我本幽閑女

結髮事豪家豪家多婢僕門戶喧嘩
玉珂自從富貴來因薄諛言多
家婦獨守禮羣妾互竒
信言有玷不察心無瑕容光未銷
歇歡愛忽蹉跎何意掌上
玉化爲眼中沙盈盈一尺水浩浩
千丈河勿言小大異隨風波
閨房復猶爾邦國當如何

心亦無所迫身亦無所拘何爲腸中
氣鬱鬱不得舒不舒良有以
同心久離居五年不見面三年不
附書念此令人老抱膝坐長吁
岸無盈樽酒非君誰與娛

攬衣出門行游觀遶林渠
淡淡春水暖東風生綠蒲
上有和鳴鴈下有掉尾魚
飛沉一何樂鱗羽各有徒
而我方獨樂不與之子俱顧
彼自傷已禽魚之不如出游
欲遣憂孰知憂有餘

春日日初出曠曠耀晨輝
草木照未遠浮雲已蔽之
天地黯以晦當午如昏時
雖有東南風方微不能吹
中園何所有滿地青青葵
陽光委雲上傾心欲何依

曲木忌日影，鏡人是賢明。自然照燭間，不受邪佞輕。不有百鍊火，孰知寸金輕。金銀正同爐，願分精與麤。

古意二首

祖詠

楚王意何去，獨自留巫山。偏使世人見，迢迢江水間。駐舟春潭裏，誓願拜靈顏。思寐覩神女，金沙鳴珮環。閑靈絕世姿，令人氣力微。含笑默不語，化作朝雲飛。

夫差日淫放，舉國求妃嬪。自謂得主寵，代間無美人。碧羅蒙天閣，坐望東秦春。宮女數千騎，常遊江水濱。年深玉顏老，時薄花粧新。拭淚下金釵，嬌多不顧身。生前妬歌舞，死後同灰塵。塚墓令人哀，哀於銅雀臺。

古意

陸龜蒙

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栖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

古意

李白

白酒初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兒烹雞酌白酒，男女歡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遊說萬乘苦不早。

著屨跨馬步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刃入秦仰天大笑
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古興

權德輿

月中有桂樹無翼難上天海底有驪珠下隔萬丈淵人生大限雖
百歲就中三十稱一世晦明烏兔相推遷雪霜漸到雙鬢邊沉憂
感戚多浩歎不得如意居太半一氣暫聚常恐散黃河清兮白石
爛

文粹卷第十四之上



文粹卷第十四之下

古調六首 總五十六首

雜興

雜興 聶夷中

雜言 謝朓

雜詩三首 權德輿

吳興姚

鉉

纂

雜詩六首 李華

雜詩二首 張說

雜詩二首 儲光羲

雜感 鮑防

雜言 司空圖

雜詩 獨孤及

雜諷九首 陸龜蒙 感興 崔膺

遺興三首 杜甫

寓言二首 賈至

寓興 賈島

寓興 歐陽詹

不欺 賈島

辯士 賈島

新昌里 姚合

口號 賈島

絕句 賈島

悲歌三首 顧況

美人 陸龜蒙

客思 揚敬之

感事 陸龜蒙

寓言 孟郊

傷感

汾陰行 李華

八月五日歌 顧況

三鄉驛 伏觀玄宗望女几山詩 小臣斐然有感 劉禹錫

江南遇天寶樂叟 白居易

連昌宮辭 元稹

感興 李涉

玉華宮 杜甫

至開化里壽春公故宅韋應物

杜秋娘詩杜牧

雜興

聶夷中

兩葉能蔽目雙豆能塞聰理身不知道將為天地醜擾擾造化內
茫茫天地中苟或有所願毛髮亦不容

雜言

謝陶

天不與人言禍福能自至水火雖活人暫不得即死蹈之焚斯須
憑之溺容易水火與禍福豈有先言耳

雜詩三首

權德輿

婉彼嬴氏女吹簫偶蕭史彩鸞駕非煙綽約兩仙子神期諒文感
相顧乃如此豈比成都人琴心中夜起

陽臺巫山上風雨忽清曠朝雲與遊龍變化千萬狀遇交復目斷
縹緲難比况蘭澤不可清疑情坐惆悵

淇水春正綠上宮蘭葉齊光風兩搖蕩鳴珮出中閨一顧授橫波
千金呈瓠犀徒然路傍子怳怳復悽悽

雜詩六首

李華

黃鐘叩元音律呂更循環邪氣恃正聲鄭衛生其間典樂忽消微
波浪與天渾嘈嘈鳴臬動好鳥徒絲蠻王吉歸鄉里其心長閉關
玄黃與丹青五氣之正色聖人端其源上下皆有則齊侯好紫衣
魏帝婦人飾女奴厭金翠傾海米痛臆何忍嚴子陵羊裘死荆棘
甘酸不私人元和運五行生人受其用味正心亦平爪牙相踐傷
日與性命爭聖人不能絕鑽燧與炮烹嗜慾乘此熾百金資一傾
正消神耗衰邪勝體充盈顏子有餘樂瓢中寒水清

陰魄淪宇宙太湯假其明臣道不敢專由此見鸞盈未聞東菑稼
一氣嘉穀成上天降寒暑地利乃可生葛藟附柔木繁陰蔽曾原
風霜摧枝條不復庇本根女蘿依松柏然後得長存

孔光尊董賢胡廣漸李固雋風冠天下而乃敗王度絳侯與博陸
忠朴受遺顧求名不考實文弊反爲害

結交得書生書生鈍且直爭權復爭利終不得其力我逢縱橫者
是我牙與翼相旋如疾風並命趨紫極奔車得停軌風火何用逼
仁義豈有常肝膽反爲賊勿嫌書生直鈍直深可憶

雜詩二首

張說

抱薰心恒焦舉旆心恒搖天長地自久歡樂能幾朝君看西陵樹
歌舞爲誰嬌

聞子青霞意何事留朱軒自言心遠俗未始迹詳喧遇蒙良時幸
側息更途煩簪纓非宿好文史棄前言夕卧北窓下夢歸南山園
白雲漸幽谷清風媿泉源十年茲賞廢佳期今復存挂冠謝朝侶
星駕別君門

雜詩二首

儲光羲

秋風肅天地大行高崔嵬猿狖寒清夜吟其聲一何哀寂寥掩圭章
夢寐遊蓬萊琪樹遠苒苒玉堂雲中開洪崖吹簫管素女飄緜來
雨師既先後道路無纖埃鄙哉楚襄王獨好雲陽臺

渾胚本無象末路多是非達士志寥廓所在能忘機耕鑿時未至
還山聊採薇虎豹對我蹲鸞鶴傍我飛仙人空中來謂我勿復歸
格擇爲君駕雲霓爲君衣西近崑崙墟可與世人違

雜感

鮑防

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
獻葡萄酒五月荔枝初破頰朝雜象郡夕函關鴈飛不到桂陽
嶺馬走驚從林邑山甘泉御果垂仙閣日暮無人香自落遠物皆
重近皆輕雜雜有德不如鶴

雜言

司空圖

鳥飛飛走蹶蹶朝來暮去驅時節女媧紙解補青天不解前膠黏
日月

雜詩

獨孤及

百花結成子春物捨我去流年惜不得獨立空闌暮心自有所待
甘爲物華悞未必千黃金買得人一顧

雜諷九首

陸龜蒙

紅鬚綠髮桑青瞳大如鸞人爭挾其臂羿矢亦不中微微待賢祿
一一爲人夢縱操上古言口噤難即貢蛟龍在奴水拔取牙角弄
丹砂遊家畜孤鳳凶門尚兒戲戰血波瀾溶社鬼苟有靈
誰能過秋慟

童孽來觸犀德力不相及伊無慙心事祇有碎首泣況將鵬飛校
數又百與十攻如餓鴟叫勢若脫兔急漸為朽關鍵怒榮枝以入
年來橫干戈未見拔城邑得非佐獲者齧齧待啜汁羈維夢傑輩
四駭方少繫此皆乘時利縱舍在呼吸吾欲斧其吭無雷動幽壑
歌鵝慘于冰陸立懷所適斯人道仍悶不得不鳴哂當時布衣
士亦作天子客至今東方生滿口自誇白終為萬乘交談笑無
所隔致君非有書乃是堯舜畫抵今侯門峻日掃貧賤迹朝趨
九韶音暮列五鼎鼎食如聞恭儉語蹇蹇事夕惕可拍伊牧肩功
名被金石

赤舌可燒城讒邪易為伍詩人疾之甚取俾投豺虎長風吹窾
木始有音韻吐無木亦無風筆黃由喜怒女媧鍊五石天缺猶
可補當其利口銜罅漏不復斲元精遺萬類雙目如牖戶非是
既相參重瞳亦為瞽

東南有狂兇獵者西北矢利靡白冥冥獨此清夜止無人語其
事偶坐覩天紀安得東壁明洪洪用墳史搜揚好古士一以鑿

雲水流堪灑菁英風足去穉靴如能出奇計坐可平賊壘徐嘆
義皇高駕太平軌攬疏成特雄濯詔為具美貢賢留上賞景
福視所獲永播南董晉垂之萬年耳

有藥何青青空城雪霜裹千林盡枯槁苦節獨不死他遭匠石
鎖總入犧黃美遂得保天年私心未為耻高從宿梟怪下亦容
螻蟻大厦若掄材亭亭託君子

左右佩劍者彼此亦相笑趨時與閉門喧寂不同調潛機取聲
利自許臻乎妙志士以神窺慚然真可弔天之終迎賴大小隨
萬數對其鑑治安形質惟所召鼗聲擊琴瑟是必登清廟伊聖
不吾欺誰能守蓬蒿

橫笛喝秋風清商入疏越君居不夜城肯怨孤戌月吳兵甚犀
利太白光突兀日已曩千金塵聞侵一撥宣無惡年少縱酒遊
俠窟募為敗死軍去以梟叛卒豈無中林士貫穿學問骨兵法
五十家浩蕩如溟渤高懸鹿皮睡清澗時依櫬分已諾煙霞全
遺事干謁既非格猛獸未可輕華髮北面師其謀幾能止征伐

何妨秦堊勇又有曹威說喜舜尚詢萬公乎聽無忽
朝為壯士歌暮為壯士歌壯士心獨苦傍人謂之何古鐵又不
快倚天無處磨將來易水上猶足生寒波捷可搏飛狄健能超
橐駝群兒被堅利素手安憑河驚風掃長林直木謝檣科嚴霜
凍大澤僵龍不如蛇昔者天血碧吾徒安歎嗟

感興

崔膺

富貴難義合困窮易感恩古來忠烈士多出貧賤門世上樹桃
李但結斂系華子白屋抱關人青雲壯心死本以勢利交勢盡交
情已如何失情後始歎門易軌

遣興三首

杜甫

蟄龍一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及猶視今秋康不得
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捨在所尋大哉雪霜幹歲久爲
枯林

在昔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老舊間處士節猶苦豈無濟時
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與心承隱居山劉表

得取

蓬生先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寓言二首

賈至

察察秋閨夕，綺羅知早寒。玉砧調鳴杵，始憶機中紉。憶昨別離時，桐花覆井欄。今來思君時，白露盈階溥。聞有閼河信，欲寄雙玉盤。玉以委貞心，盤以薦嘉飧。嗟君在萬里，使妾衣帶寬。春草紛碧色，佳人曠無期。悠哉千里心，欲採商山芝。歎惜良會晚，如何桃李時。懷君晴川上，佇立夏雲滋。

寓興

賈島

莫居暗室中，閉目閉目同。莫趨碧霄路，容飛不容步。暗室未可居，碧霄未可趨。勸君跨仙竹，日下雲為衢。

寓興

歐陽詹

桃李有奇質，樗櫟無妙姿。皆承慶雲沃，一種春風吹。美惡苟同歸，喧囂徒爾為。相將任玄造，聊醉手中卮。

不欺

賈島

上不欺星辰下不欺鬼神知心兩如此然後何所陳
食魚味在鮮食藜味在辛掘井須到流結交須到頭
此語誠不謬敵君三萬秋

辯士

辯士多毀訾不聞談已非猛虎恣殺暴未常啣妻兒
此理天所感所惑當問誰求食詞雖高吐出美言
諱善哉君子人揚光掩較疵

新昌里

姚合

舊客常樂坊井泉濁而鹹新居新昌里井泉清而甘
僮僕慣苦飲食美翻憎嫌朝朝忍飢行戚戚如難堪
中下無正性所習便淫躑一染不可變甚於茜與藍
近貧日益廉近富日益貪以此當自警言慎勿信邪讒

口號

賈島

中夜忽自起汲此百尺泉杯木含白露星斗在上月天

絕句

海底有明月圓於天上輪得之一寸光可買千里春

悲歌三首并序

顧況

情思發動聖賢所不免也故師乙陳其宜延陵審其音埋亂之所經王化之所興信無逃聲言徒文彩之麗遂作歌以悲之
邊城路今人犁田昔人莫岸上沙昔時江水今人家今人昔人
共長歎四氣相催節節迴換明月皎皎入華池白雲離離度青漢
我欲昇天天隔霄我欲渡水水無橋我欲上山山路險我欲汲
井井泉遙越人翠被今何夕獨立沙邊江草碧紫燕西飛欲寄
書白雲何處蓬來客

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輕轆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轉轆一
轉一惆悵何處春風吹曉暮江南淶水通朱閣美人二八顏如
花泣向春風畏花落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
不得眠瑤井玉繩相對曉

軒轅黃帝初得仙鼎湖一去三千年周流三十六洞天洞中日

月星辰聯騎龍駕景遊八極軒轅弓劍無人識東海青童寄消息

美人

陸龜蒙

美人抱瑤瑟哀怨彈別鶴雌雄南北飛一旦異託諒非金石
性安得死如昨生為並帶花亦有先後落秋林對斜日光景自
相薄猶欲悟君心朝朝佩蘭若

客思

楊敬之

木黍正離離南園翦白芝細腰沉趙女高髻唱蠻姬路愧前尚
月梳慚一額絲鄉心不可語獨念畏人知

感事

陸龜蒙

將軍被鮫函祗畏金矢鏃豈知讒箭利一中成赤族古來信策
舌巧韻凄銷曲君聞恠耳音盡日聽不足初因起毫髮漸可離
骨肉所以賢達心求人須任月

寓言

孟郊

誰言碧山曲不廢青松直誰言濁水泥不汚明月色我有青松

心俗騁風霜力貞明既如此摧折安可得

汾陰行

李峴

君不見昔日西京全盛時汾陰后土親祭祠齋宮宿寢設罍供
鐘鳴鼓樹羽旗漢家四葉才且雄賓延萬靈服九戎栢梁賦詩高
宴罷詔書法駕幸河東河東太守親掃除奉迎至尊導鑾輿五營
將校列容衛三河縱觀空里階回旌駐蹕降靈場焚香奠醑邀百
祥金帛發食正焜煌靈祇煒煒擴景光埋玉陳牲禮神畢舉麾上
馬乘輿出彼汾之曲嘉可游木蘭為楫桂為舟權歌微吟綵鶴浮
箭鼓哀鳴白雲秋歡娛宴洽賜群后家々復除戶牛酒聲明動天
樂無有千秋萬歲南山壽自從天子向秦關玉輦金車不復還珠
簾羽帳長寂寞鼎湖龍髯安可攀千齡人事一朝空四海為家此
路窮雄豪意氣今何在壇場宮館盡蒿蓬路逢古老長歎息世事
回環不可測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荆棘山川滿目淚沾
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

八月五日歌

顧況

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八月五日佳氣新昭成太后
生聖人開元九年燕公說奉詔聽置千秋節丹青廟裏貯姚宋花
萼樓中宴歧薛清樂靈香幾處聞鸞歌鳳吹動祥雲已於武庫見
靈鳥仍向晉山逢老君率土溥天無不樂河清海晏窮寰廓梨園
弟子傳法曲張果先生進仙藥玉座淒涼遊帝京悲翁迴首望承
明雲韶九奏杳然遠唯有五陵松柏聲

三鄉驛伏觀玄宗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劉禹錫
開元天子万事足懽懽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
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出
閭空有秋風辭

江南遇天寶樂叟

白居易

白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
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以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環珮合萬
國會同車馬奔金鈿照耀石甕寺蘭麝薰蕙温湯源貴妃宛轉侍
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颻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歡娛

未足燕冠至弓勁馬肥胡語喧
幽土人遷避夷狄興湖遠去哭軒
輓從此漂淪到南土萬人死盡一
身存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
中酒一樽漁魚久失風波勢枯
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來君莫問
驪山渭水如荒村新豐樹老籠
明月長生殿暗鎖黃昏紅葉紛
紛蓋歆瓦綠苔重重封壞垣唯
有中宮作官使每年寒食一開門

連昌宮辭

元稹

連昌宮中蒲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
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
紅蔌蔌宮邊老人爲余泣
小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
太真同憑欄竿立樓上樓前盡珠翠
炫轉燄燈照天地歸來如夢復
如凝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
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
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
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
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
燃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
鬟旋粧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
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梁州徹

色色龜茲轟錄續李暮摩箏傍宮牆
偷得新翻數般曲

念奴天竺名妓善

歌榜下舖宴索日之後乃衆喧隘嚴安之辛黃裳華闕易而不能
禁繁樂爲之罷奏玄宗嘗遣高力士大呼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

王二十五韻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未嘗不惘然奉詔其為

如也然而玄宗不欲奪其游之盛未嘗置在宮禁或

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又玄宗幸上陽宮夜後新

正月十五日潛游臨下忽聞酒樓上有管絃於天

中奏曲愛其新聲遂於天津橋柱以灰畫請記

李暮也玄宗之賜物遺去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

中百官隊仗避歧薛楊氏諸姨車闐風明年十月東都被御路猶

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西京定後六七年

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闌樹宛然爾後相傳

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成花萼廢去

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荆榛櫛比塞池塘狐兔驕荒綠

樹木舞榭歌傾基尚存文窻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烏啄

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堦斜地出鷲巢盤闔

棋齒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
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鈎指向傍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
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
亂者誰窮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為君說姚崇宋琰作相公勸

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
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
宮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揚與
李廟謀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痂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纔
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
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謀休用兵

感興

李涉

隋氏造宮闕峨峨倚雲煙搜竒竭四海立制謀千年秦兵半夜來
烈火焚高臺萬人聚筋血一旦爲塵埃君看汴河路尚說隋家柳
但問哭陵人秋草沒來久

玉華宮

谿迴松風長蒼鼠窺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
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洒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微
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闊
誰是長年者

至開化里壽春公故宅

韋應物

寧知府中吏故宅一徘徊歷階存往敬瞻位泣餘哀廢井沒荒草
陰牖生綠苔門前車馬散非復昔時來

杜秋娘詩并序

杜牧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
陵穆宗即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
欲去已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予過金陵感其
窮且老爲之賦詩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淠即山鑄

後庭千蛾眉秋持玉斝飲與唱金縷衣李錡云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

折直須折莫待
無花空折枝淠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岸綠楊

垂聯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

寵窈窕復融冶月上白壁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閑捻紫簫

吹晉書曰盜開涼州張
駿家得紫玉簫莓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

碎邪旗歸來煮豹胎厭厭不能飴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

後車逐事往落花時燕襟得皇子壯髮綠綫綫畫堂授傅姆夫人
親捧持虎睛珠絡袞盤犀鎮惟長揚射熊羆武帳弄亞伊漸拋
竹馬戲猶出舞雉奇嶄嶄整冠珮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書神秀
射朝輝一尺桐僊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稜
拂斗極回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更髮
已如絲却喚吳江渡舟人爭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青血
灑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匹素夜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
爲歔歔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丙子
丁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
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縷蕭后
去揚州突厥爲閼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鉤翁
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
魏齊首見斷箒中屍給喪蹶張輩廊廟冠峨危珥貂七葉貴何妨
戎虜支蘇武却坐返鄧通終死飢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
有何物天高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何

爲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
獨長詠聊可以自貽

文粹卷第十四之下



又粹卷第十五之上

古調七 摠五十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懷古

四皓詩

潁陽東谿懷古 崔曙

登郭隗臺 皇甫松

歸沛縣道中晚泊留侯城 劉長卿

鴻門醜 王鈺

古泉驛 張說

嚴陵釣臺下作 權德輿

吳仲懷古 劉駕

故絳行 杜頌

鄴城懷古 李百藥

題西施浣紗石胡幽貞 鄴城懷古 孟雲卿

三君詠三首 高適

七愛詩六首 皮日休

陽城驛 元稹

奉同徐侍郎重陽宴集作 獨孤及

高軒過 李駕

郡中與諸文士讌集 韋應物

淮南秋夜呈周偁 李嶽 夜飲東亭 宋之問

讌客辭 張籍

過賈六 蘇籍

集會

懷賢

餞送

送渾將軍出塞

高適

送郭大夫再使吐蕃

張說

送張舍人之江東

李白

吳興送梁補闕歸朝賦得荻花

朱長文

送周愿判官歸嶺南姚係

送韓愈從軍

孟郊

送王昌齡赴江寧岑參

送李十一尉臨谿

常建

奉送韋起居假滿歸嵩陽舊居

權德輿

送從叔簡

孟郊

感別從叔簡再東歸

孟郊

送弟郢東歸

孟郊

盧十五竹亭送姪僊歸山

楊衡

送李觀韓愈別兼獻張徐州

孟郊

送狄宗亨

王昌齡

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送客

陳子昂

送唐次

武元衡

送皇甫湜赴舉

馬異

送張宗原

姚合

送綦母潛落第還鄉

王維

淇上別趙仙舟

王維

送暨道士還王清李頎

送沈秀才下第東歸

賈島

崔九弟欲往南山

王維

同前裴迪

贈別沈四逸人

高適

留別王維

崔興宗

送盧策歸別墅

孟郊

送柳淳入關

孟郊

四皓詩

李白

白髮四老人
昂藏南山側
偃卧松雪間
冥翳不可識
雲霧拂青霓
石壁橫翠色
龍虎方戰爭
於焉自休息
秦人失金鏡
漢祖昇紫極
陰虹濁太陽
前星遂淪匿
一行佐明兩
欵起生羽翼
功成身不居
舒卷在曾臆
宵冥合元化
茫昧信難測
飛聲塞天衢
萬古仰遺跡

潁陽東谿懷古

崔曙

靈谿氛霧歇
皎鏡清心顏
空色不映水
秋聲多在山
世人久踈曠
萬物皆自閑
白鷺寒更浴
孤雲晴未還
昔時讓王
有此地
閉玄關
無以躡高步
淒涼林壑間

登郭隗臺

皇甫松

燕相謀在茲
積金黃鶴魏
上者欲何顏
使我千載悲

歸沛縣道中晚泊留侯城

劉長卿

訪古此城下子房安在哉白雲去不返危堞空
窟佳鬼伊昔楚漢時頗聞經濟才運籌風塵下
能使天地開蔓草日已積長松日已摧功名滿
青史祠廟唯蒼苔百里暮程遠孤舟川上迴進
帆東風便轉岸前山來楚州澹相引沙鷗閑不
猜扣船從北去延首仍徘徊

鴻門醜

王穀

寰海沸兮爭戰苦風雲愁兮會龍虎四百年漢
欲開基項莊一劍何虛舞殊不知人心去暴秦
天意歸真主項王足底踏漢土席上相看渾未
悟

古泉驛於陵仲子志也

張說

昔聞陵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貧妻織屨樂亦在
其中豈無窮賤若羞與傾巧同長白臨河上於
陵入濟東我今行至此感歎石白水空

嚴陵釣臺下作

權德輿

絕頂聳蒼翠清湍石磷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
得臣心靈樞顯元纓冕猶緇鹿素樂林下卧却歸
江上春潛駐東漢風日使薄者醉焉用佐天子
持此報故人則知大賢心不獨私其身弛張有
深致

耕鋤隨天真奈何清風後擾擾論屈伸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紛綸
我行訪遺臺仰古懷逸民增繳鴻鵠遠雪霜松桂新江流去不窮
山色凌秋晏人世自今古清輝照無垠

吳中懷古

劉駕

勾踐飲膽日天王酒滿五生歌入海雲聲自姑蘇來西施舞初罷
侍兒整金甃衆女不敢妬自比泉下泥越鼓聲騰騰吳王隔黃溪難
將用東地更學會稽栖

故絳行

杜頌

君不見銅鞮觀數里城池已蕪漫君不見祈禱宮幾重臺榭亦微
蒙芥馬兵車今盛時歌童舞女妖豔姿一代繁華皆共絕九石唯
望塚巖嶺

郢城懷古

李百藥

客心悲暮序登壇瞰平陸林澤曾芊緜山川鬱重複王公資設險
名都拒江隩方城疑北門溟海窮南服長策挫吳豕雄圖競周鹿
大蒐雲夢掩壯觀章華築人世更不競西師日侵蹙運圯屬蜀

馳時心恣敲朴莫救夷陵火無復秦庭哭鄢郢遂丘墟風塵俄慘
黷狐兔時遊踐霜露日零沫釣渚故池平神臺層宇覆陣雲連夏
首窮陰參荒谷悵矣洲壑迂悲哉年紀倏雖異二春望終傷千里目

題西施浣紗石

胡幽貞

一朝入紫宮萬古遺芳塵至今溪邊花不敢嬌青春

鄴城懷古

王孟雲卿

朔發淇水南將尋北燕路魏家舊城闕寥落無人住伊昔天地
屯曹公獨中據群臣將北面白日忽西暮三臺竟寂寥萬世難
長固雄豪安在哉衰草淅淅相露崔嵬長河北尚見應公劉墓古樹
藏龍蛇荒茅伏狐兔永懷故池館數子連章句逸興驅山河雄辭
變雲霧我行觀遺跡精爽如相遇斗酒將醉君悲風白楊樹

二君詠并序

高適

開元中適游於魏郡北有故太師鄭公合雋館里中有故尚書鄭公
遺業色外又有故太守狄公生祠焉觀物增懷遂爲二君詠

魏鄭公傳

鄭公經綸日隋氏風靡民昏濟代取高位逢時敢直言道光先帝業
義激舊君恩寂寞卧龍處英靈千載魂

郭代公元

代公實英邁津涯浩難識權兵抗矯徵仗節歸有德縱橫負才智
顧盼安社稷流落勿重陳懷哉為悽惻

狄梁公仁傑

梁公乃貞固勳烈垂竹帛言太后朝潛運儲皇策待取其開相
府共里登方伯至今青雲下人猶是門下客

七愛詩并序

皮日休

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為真
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為真將焉傲大君者必有真
隱以盧徵君為真隱焉鎮流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為真吏焉
真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為真放焉為名臣者必有真才以
白太傅為真才焉嗚呼吾之道時耶行其事也在乎愛忠矣不特
耶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歌諫者豈徒然哉

房杜二相國

吾愛房與杜貧賤共聯步脫身拋亂世策杖歸真主縱橫握中筭
左右天下務翫麟無敵才磊落不世遇美矣各公卿魁然真宰
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巨業照國史大勲鎮王府遂使後世
民至今受陶鑄粵吾少有志敢躡前賢路苟得同其時願爲執鞭暨

李太尉晟

吾愛李太尉崛起定中原驍雄十萬兵四面圍國門一戰收三
一叱散妖氛乘輿旣反正兇豎爭亡魂魏魏柱天功蕩蕩蓋世勲
仁於曹孟德勇過霍將軍丹券入帑藏青史傳子孫所謂大丈夫
動合驚乾坤所謂聖天子難得忠貞臣下以契魚水上以合風雲
百世必一亂千年方一人吾雖翰墨子氣槩敢不羣願以太平頌
題向甘泉春

盧徵君鴻

吾愛盧徵君高卧嵩山裏百辟未一顧二徵方暫起坦腹對宰相
岸幘揖天子建禮門前吟金鑿金殿裏醉天下皆哺糟徵君獨去已

天下皆樂聞徵君獨洗耳天下皆懷羞徵君獨多恥銀黃不妨
赤紱不妨被而於心抱中獨作羲皇地籠羣一云返泥詔
再看紱山雲重高陽水放曠書裏終逍遙醉中死吾謂伊與周
不若徵君貴謂巢與許不若徵君義高名無階級逸迹絕塵埃
萬世唐書中逸名不可比粵吾慕真隱疆以骨肉累如教不爲名
敢有徵君志

元魯山

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華山遠之官宰邑無點疵二年魯山民
豐稔不暫飢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
一室冰蘖苦四遠聲光飛退歸蓬蒿來斗酒入茅茨雞黍豕畜
琴樽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
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髮既出野妻名空立陳寔碑吾無魯山道
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涕垂

李翰林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礪何千丈林

澄澈萬事如石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朝賜食
醉曾吐御林傲幾觸天澤權臣妬逸才心如斗筭衆失恩出內署
海岳甘自適刺謁載接籬赴宴著穀展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
竟遭腐蝕日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摘蓬壺不可見
姑射不可識五岳爲辭鋒四溟作胃臆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白太傅

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濟賢歛從浮豔詩
作得典誥篇立身百行足爲文六藝全清望逸內署直聲驚棟垣
所刺必有思所臨必可傳忘形任詩酒寄傲徧林泉所望握文
柄所希持化權何期遇訾毀中道多左遷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怡
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捨旃高吟辭兩掖清嘯罷三川處世似
孤鶴遺榮同晚蟬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鏡焉

陽城驛

元稹

商有陽城驛忽同陽道州嗚公及已父感我淚交流昔公孝父母
行與曾聞傳既孤善兄弟兄弟和且柔一交不相見若懷三歲憂遂

是不婚娶沒齒同衾媿妹夫死他縣遺骨無人收公令季弟往
公與仲弟留相別竟不得三人同遠遊共負他鄉骨歸來藏故口
樓邊居下邑邑人無苟偷里中競長短來問劣與優官刑一朝恥
公短終身羞公亦不遺布人自不盜牛問公何德爾忠信先自修
發言當道理不顧黨與雖聲香漸翕習冠蓋若雲浮少者從公學
老者從公遊往來相告報縣尹與君侯名落公鄉口湧如波薦舟
天子得聞之書下再三求書中願一見不異旱地蚪何以持爲御
駟馬駕安輶公方伯夷操事殷不事周我實唐士庶食唐之田疇
我聞天子意安敢專自由來爲諫大夫朝夕侍冕旒希夷惇簿
俗密勿獻良筭壽神醫不言術人瘦曾暗瘳月請諫官俸諸弟相
對謀皆曰親戚外酒散目前愁公云不有爾安得此嘉猷施餘盡
酌酒客來相獻酬日旰不謀食春深仍弊裘人心良感感我樂獨
油油貞元歲云暮春朝有曲如釣風波勢奔成足日月光綢繆齒牙屬
爲猾未黍暗生螫豈無司言者爲食吞其喉豈無司標者利柄扼
其講鼻復勢氣塞不可辨董猶公雖未顯諫惴惴如患瘤飛章八

九上皆若珠暗投炎炎日將熾積燎無人抽公乃率其屬決諫同
報仇延英殿門外扣閣仍叩頭且日事不止昌諫誓不休上知不
可逼命以美語酬降官司成署俾之爲贅疣姦心不快活繫刺纒
戈矛終爲道州去天道意悠悠遂令不言者反以言爲訕喉舌坐
成木鷹鷂化爲鴛避權如避虎冠豸如冠猴平生附我者詩人稱
好速私來一執手恐若隊諸溝送我不出戶決我不迴眸唯有大
學生各具糧與糒咸言公去矣我亦去荒陬公與諸生別步步駐
行騶有生不可訣行行遇閩驪爲師得如此得爲賢者不道州聞
公來鼓舞歌且謳昔公居夏邑狎人如狎鷗況自爲刺史豈復援
鼓桴滋彰一時罷教化天下適炎瘴不得老英華忽已愁有鳥哭
揚震無兒悲鄧攸惟餘門弟子列樹松與楸今來過此驛若弟
羅洲祠曹諱羊祐此驛何不侔我願避公諱名爲避賢郵此名有
深意蔽賢天所尤吾聞玄元教日月冥九幽幽陰蔽翳者永爲幽

翳囚

奉同徐侍郎五雲齋新亭重陽宴集作 獨孤及

萬峯蒼翠色變谿清淺流已符東山趣況值江南秋白露天地肅
黃花門館幽山公惜美景肯爲芳樽留五馬照池塘繁絲催獻酬
風前盃嘉帽東興李膺舟騁望傲千古當歌遺四愁豈令永和人
獨擅山陰遊

高軒過

李賀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採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
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骨元精昭昭贊
常山歎前作賦聲摩挲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
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道龍作龍

中興諸文士識

韋應物

兵衛森嚴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道遠池閣涼煩疴正消散
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木樨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迹忘
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
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才賦彊

淮南秋夜呈周備

李嶷

天淨河漢高夜閉砧杵發清秋恁如此離恨應難歇風亂池上螢
露光竹門月與君共遊處勿作他鄉別

夜飲東亭

宋之問

春水鳴大壑皓月吐層岑壑景色佳慰我遠遊心聞芳足幽氣
鶯樓多衆音高興南山曲長謠橫素琴

讌客辭

張籍

上客不用顧金羈主人有酒君莫違請君看取園中花地上漸多
枝上稀山頭樹綠不見石谿水無風應更碧人人齊醉起舞時誰
覺翻衣與倒幘明朝花盡人已去此地獨來空遶樹

過賈六

蘇晉

主人病且閑客來情彌適一酌復一笑不知日將夕昨來屬嚴遊
於今盡成昔努力持所勉空名定何益

送渾將軍出塞

高適

將軍族貴兵且強漢家已是渾耶王子孫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
燕支下控弦盡用陰山兒臨陣常騎大宛馬銀鞍玉勒繡鞵絳衣每

逐嫖姚破骨都李廣猶來先將士
不肯學孫吳德有沙場千
萬騎昨日邊庭羽書至城頭畫角三四聲
匣裏寶刀晝夜鳴
萬里去辛勤作一年行黃雲白草無前後
朝望旌旗夕刀
斗塞下應多俠少年關西不見春楊柳
從軍但問所從誰擊劍
歌當此時遠別無輕繞朝策
平戎早寄仲宣詩

送郭大夫再使吐蕃

張說

犬戎廢東獻漢使馳西極長策開會渠
猜阻自夷殛容髮徂邊歲
在妻妾海色五年一見家妻子不相識
武庫兵猶動金方事未息
侯才智苦節輸筋力脫刀贈分手書帶
加飧食知君萬里侯
立功在異域

送張舍人之江東

李白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天晴一鴈遠
海闊孤帆遲白日行欲暮
滄波杳難期吳洲如見月千里幸相思

吳興送梁補闕歸朝賦得荻花

朱長文

柳家汀洲孟冬月雲寒水清荻花發
一枝特贈朝天人願比蓬萊

殿前雪

送周愿判官歸嶺南

姚係

早鐘望秋鳴夜琴怨離聲眇然多異感值子江山行由來重義人
感激事縱橫往復念遐阻淹留慕平生晨奔九衢饒暮始萬里程
山驛風月樹海門煙霞城易綃泉源近拾翠沙澈明蘭蕙一為贈
貧交空復情

送韓愈從軍

孟郊

志士感恩起變衣非變性相賓改舊觀僮僕生新敬坐作君書吟
行為孤劍詠始知出處心不失平生正淒淒天地秋棠梨軍馬令
驛塵時一飛物色極四淨王師既不戰朝略盡無競王粲有所依
元瑜初應命一章諭檄明百萬心氣定今朝旗鼓前突別大夫盛

送王昌齡赴江寧

岑參

對酒寂不語悵然悲送君明時不得用白首徒攻文澤國從一官
滄波幾千里羣心滿天關獨去過淮水舊家富春渚常憶臥江樓
自聞君欲行頻夢南徐州窮巷獨閉門寒燈靜深屋北風吹微雪

抱被肯同宿君今到京口正是桃花時舟中饒孤興湖上多新詩
潛蛭且深蟻黃鶴興未晚惜君青雲氣努力加飧飯

送李十一尉臨谿

常建

泠泠花下琴君唱渡江吟天際一帆影預懸離別心以言神仙尉
因致瑤華音迴軫撫商調越谿登碧林

奉送韋起居老舅百日假滿歸嵩山陽崔君居

權德輿

威鳳翔紫氣孤雲出寥天奇彩與幽姿縹緲皆自然嘗聞陶唐氏
亦有巢許全以茲聳風俗豈必効羈牽大君遂群方左史蹈前賢
振衣去朝市賜告歸林泉滑石同難久循性得所便有名皆畏途
無事乃真筌舊壑窮香窠新潭流淪漣巖花落又開山月缺復圓
輕策逗蘿逕幅巾凌翠煙機閑魚鳥狎體和芝朮鮮四皓本避難
二疎猶待年況今寰海清復此鬢髮玄顛斬纓上塵未絕區中緣
齊孳終自退心寄嵩峯巔

送從叔簡

孟郊

長安離別道宛在東城隅寒草根未死愁人心已枯促促水上影

遙送天際途生隨昏曉中皆被日月驅北驥繞山岳南帆指江湖
高蹤一超忽千里在須臾

感別從叔簡再東歸

去年車馬道高槐結浮陰下有名利人一人千萬心黃鶴共遠語
滄溟無近潯苦苦靜退姿泠泠思歸吟菱唱忽生聽共書迴巧深
清風散言笑餘花綴衣襟獨恨魚鳥別一飛將一沈

送弟郢東歸

爾去東南夜我無西北夢誰言貧別易貧別愁更重曉色奪明月
征人逐群動春風楚壽高旅榜將誰共

盧十五竹亭送姪備歸山

楊衡

落葉寒擁壁清霜夜落石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殷勤一樽酒
曉月當窗白

送李觀韓別兼獻張徐州

孟郊

富別愁在顏貧別愁銷骨懶磨舊齒銅鏡畏見新白髮古樹春無花
子規啼有血離絃不堪聽一聽三四絕世途非一險俗慮各千結

有客步大方，駢車獨送轍。故人韓與李，逸轡雙皎皎。哀哉摧折歸，贈辭縱橫設。徐方國號在，元戎天下傑。襦生投刺游，上蔡吟詩說。高情無遺照，朗抱開明月。有士不埋冤，有讎皆爲雪。願爲直草木，永向君地列。願爲古琴瑟，永向君地發。欲識丈夫心，曾將孤劍說。

送狄宗亨

王昌齡

秋在水清山暮蟬，洛陽樹色鳴皋煙。送君歸去愁不盡，又惜空度涼風天。

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送客

陳子昂

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草復含芳。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

送唐次

武元衡

都門去馬嘶，霸水東流淺。青槐驛路長，白日離亭晚。望望煙景微。

草色行人遠

送皇甫湜赴舉

馬異

馬嘶聲特特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舍吐一腹文
八首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郁爲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
稱意太平年願子長相憶

送張宗原

姚合

東門送客道春色如死灰一客失意行十客顏色低住者旣無家
去者又非歸愁窮一成疾百藥不可治子賢我且愚命分不合齊
誰能蹇躓明日日同遊樓子行何所之切切食與衣誰能買仁義
今子無寒飢野田不生草四向生路歧士人甚庸貴終日須東西
鴻鴈春北去秋風復南飛勉君向前路無失相見期

送蔡母潛落第還鄉

王維

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作顧采薇旣至君門遠
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兆縫春衣置酒長亭送同心與我違
行當浮桂楫未幾拂荆扉遠樹帶行客孤材當落暉吾謀適不用

勿謂知音稀

送暨道士還玉清

李頎

仙官有及籍度世吳江濱大道本無我青春長與君中州俄已到
至理得而聞明王降黃臺時人看白煙空山何窈窕三秀日氛氳
遂此留書客超遙煙駕分

淇上別趙仙舟

王維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席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天寒遠山靜
日暮長江急解纜君已遙空君空佇立

送沈秀才下第東歸

賈島

曲言惡者誰悅耳如彈絲直言好者誰刺耳如長錐沈秀才俊秀
心腸無邪欺君子已苟合擇交如求師毀出嫉夫口騰入禮部闈
下第若子恥遺才人恥之東歸家堂遠掉纜時參差浙雲近吳見
汗柳接楚垂明年春光別回首不復疑

崔九弟欲往南山

王維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將花如霰

和

裴迪

歸山深淺去須盡
江上聲美莫學武陵人
暫是遊桃源裏

留別王維

崔興宗

駐馬欲分襟
清寒御溝上前山
景氣佳獨往還惆悵

贈別沈四逸人

高適

沈疾未可測其況
信浮沈十載常獨坐
幾人知此心乘舟蹈
滄海買劍投黃金
世務不足煩有田
西山岑我行遇知己
遂得開清襟何意
關關沛然江海深
疾風掃秋樹灑上
多鳴磬耿耿樽
酒前照鴈飛
秋陰平生重離別
感激對孤琴

送豆腐東歸別墅

孟郊

短松鶴未巢
高石雲始棲
君爲蕭灑去
性與雲鶴齊
力買竒險地
手開清淺谿
身披薜蘿襟
山陟莓苔梯
一卷冰雪文
辭俗長自攜

送柳淳入關

青山輾爲塵
白日無閑人
自古推高車
爭利西入秦
王門與侯門
待富不待貧
空齋一束書
獨去誰相親

文粹卷第十五之上

文粹卷第十五之下

古調八

魏六十六首

吳興姚

鉉

纂

行役

歧路鮑溶

秋入關賈駟

晨裝行歐陽詹

蜀道後期張說

蜀中將歸留辭韋相公歐陽詹

襄陽路逢寒食張說

巡邊在河北作張說

奉和左司員外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韋侍郎孫逖

初發太原至途中寄太原所知歐陽詹

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陳子昂 剡谿行却寄新別者朱傲

舟中寄李司倉君綰司戶獨秋及 曉發賀知章 月夜江行權德輿

汴州阻風孟雲卿 江行四首權德輿 江行柳中庸

懷寄

新都南亭別郭大元振盧崇道 寄侍御從舅權德輿

秋暮山中寄李益端公鮑溶

寄趙七侍御因敘曠年之素寄懷於篇李益

偶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杜牧

魏州從事寄耿拾遺姚合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薛稷

岳州張史君與王都督別詩二首因遙申和韋嗣立

留別武陵袁丞王昌齡懷閻士和釋皎然秋山寄陳讜言王昌齡

海上寄蕭五獨孤及懷鄭洎孟遲寄贈吳處士釋皎然

宿吉祥寺寄廬山隱者楊衡春夢岑參

贈遠陸龜蒙河梁別馬戴有所思盧仝

寄遠李白寄遠賈島怨情李白

生別離白居易別離陸龜蒙離怨張籍

春秋心韓琮和贈遠獨孤及

失意 傷歌行張籍遷謫江表久未歸竇參失志夜坐思歸楚江孟郊

莫相疑行杜甫失意歸吳寄劉侍郎孟郊荅李昌期楊洵美

徐文晦落第歐陽詹王夫子白居易孟先生詩韓愈

疾病 溫泉莊卧病寄楊七宋之問 訓于逖畢燿問病見贈獨參

秋園卧疾呈暉上人陳子昂

傷悼 荅宋主簿兼贈王昌齡遊舊詩廬藏用對酒憶賀監二首李白

哭玄英方干先生孫郃弔王將軍墓常建國殤孟郊

歧路

鮑溶

北風送微寒，徒侶勤遠程。
憂人席不暖，殘月馬上明。
飄飄歧路間，長見日初生。
重嶂曉色淺，踈猿寒啼清。
人間多歧路，常恐終身行。
迴見四方人，車輪無留聲。
空谷亦堪隱，下田非懶耕。
古人有遺訓，飽食非親榮。
我生禮義鄉，少小見太平。
聖賢猶羈旅，況復非其名。
西來徒自急。

秋入關

賈真馳

晨裝行

歐陽詹

村店月西入，山枝鳴鳩聲。
永裝徹夜席，束囊事晨征。
寂寂人尚眠，悠悠天未明。
豈無偃息心，所務前有程。

蜀道後期

張說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
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蜀中將歸留辭韋相公

歐陽詹

寧體即云構，方前怕玉食。
貧居豈及此，要欲懷歸憶。
在夢關山遠。

如流歲華逼明晨首鄉路迢遞孤飛翼

襄陽路逢寒食

張說

去年寒食洞庭波今年寒食襄陽路不辭著處尋山水祇畏還家
落春暮

巡邊在河北作

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場磧路何爲爾重氣輕生
知許國人生在世能幾時壯年征戰髮如絲會待安邊報明主作
頌封山也未遲

奉和左司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韋

侍郎等諸公

孫逖

拜郎登省闈奉使馳車乘遙瞻使者星便是郎官應臺妙時放言
皇華德彌縹二陝聽風謠三秦望形勝此中睽交益是日多詩興
寒盡歲陰催春歸日華證忽翻雲間數鴈迴更逢山上花正開河
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鄉署裏和
聲來共言東閣招賢地自有西征謝傳才

初發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

歐陽詹

鷗鳥竟漸遠
回頭長路塵
高城已不見
況復城中人去意
自未甘
居情諒猶辛
五原東北晉千里
西南秦一履
不出門一車
無停輪
流萍與繫匏
早晚期相親

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

陳子昂

歲暮蒼梧鳳
嘹唳白露蟬
羽翰非本匹
結交何獨全
昔君事胡馬
余得奉戎旃
攜手同沙塞
關河緬幽燕
芳歲幾陽止
白日屢徂遷
功業雲臺薄
平生玉珮捐
歎此南嶠日
猶聞北戍邊
代水不可涉
巴江亦潺湲
攬衣慶函谷
銜涕望秦川
蜀門自茲始
雲山方浩然

剡溪行却寄新別者

朱倣

海邊笑谿上
自此成離別
迴首望歸人
移舟逢暮雪
頻行識草樹
漸老傷年髮
唯有白雲心
為向東山月

早發龍且館舟中寄東海李司倉君鄭司戶 獨孤及

沙禽相呼曙色分
漁浦鳴榔十里聞
正當秋風度楚水
況值遠道傷離群
津頭却望後湖岸
別處已隔東山雲
停艫目送北歸翼
惜

無瑤華持寄君

曉發

賀知章

故鄉杳無際江臯聞曙鍾始見沙上鳥猶理雲外峯

月夜江行

權德輿

扣舷不能寐浩露清衣襟彌傷孤舟夜遠結萬里心幽興惜瑤草
素懷寄鳴琴三奏月初上寂寥寒江深

江行四首

曉

權德輿

曉風搖五兩殘月暎石壁稍稍曙光開片帆在空碧

晝

孤舟漾暖景獨鶴下秋空安流日正晝淨淥天無風

晚

古樹夕陽盡空江暮靄收寂寞扣舷坐獨生千里愁

夜

猿聲到枕上秋心夢紛難理寂寂深夜寒清霜落秋水

江行

柳中庸

繁陰乍隱洲落葉初飛浦蕭蕭楚客帆暮入寒江雨

新都南亭別郭大元振

盧崇道

竹徑女蘿躑躅蓮花文石隄靜深人俗斷尋玩往還迷
碧潭秀初月素林驚夕棲
寒幌納鳥侶罷琴聽猿啼
佳辰改宿昔勝寄坐駉攜
長懷賞心愛如玉復如珪

寄侍御從舅

勅免職
歸東山

權德輿

靡靡南軒蕙迎風轉芬滋落落幽澗松百尺無附枝
世物自多故達人
心不羈偶陳幕中書
未負林間期
感恩從慰薦循性難
繫維野鶴無俗質孤雲多異姿
清冷松露泫照灼巖花遲
終賞稅塵駕來就東山嬉

秋暮山中寄李益端公

鮑溶

舊事與日遠酒花仍舊香
前年繡衣客此節過此堂
侍臣不自高笑解繡衣裳
眼雲有餘態入鳥不亂行
我恐雲嵐色損君鞍馬光
君言此何言今日皆異鄉
明日非今日下山道路長
一從下山去天地再炎涼
此期果難得夢君馬玄黃

寄趙七侍御自餘于谿行經弋陽至上饒山川幽麗思與雲
卿同遊貌不可得因敘疇年之素寄懷於篇 李華

搖槩曙江流江晴山復重心慳賞未足川迴失前峯凌巖出極浦

燿若天地涌君陽青嵯峨開坳混元中九潭魚龍窟仙成羽人宮

陰奧潛鬼物精光動煙紅玄猿啼深龍子定反其越謂白鷗戲菼夢飛

端鳴金石激溜鼓雷風雨灌萬木鮮霞照千山濃草閉長餘綠花

淨落幽紅渚煙見晨釣山月聞夜春覆谿窈窕波涵石洶溶溶丹

丘忽心聚散素壁相奔衝白日破昏霧靈山出其東勢排吳蒼蒼上氣

壓吳越雄迴頸望雲卿此限發吾衷昔日蕭郎遊四人纔成童麟

公緯卿麟非罪折我昆吾鋒麟屬詞慕孔明入仕希上

虹斯人謝明代百代靈鷲鴻麟茂挺獨先寧麟拔身渡京

君哀路窮麟相顧無死節蒙恩遂殊封麟故墜橫流與

波洗其瑕朱衣備朝容麟一別凡十年豈期復相從餘

生得攜手遺此兩羣翁麟群遷失鷺為羽後凋惜長松麟放難重足悽

生得攜手遺此兩羣翁麟群遷失鷺為羽後凋惜長松麟放難重足悽

樓深心曾滿勝悲獨遊貪音悵孤逢禽尚彼何人胡爲東樹
師度門教投弁躡遐蹤

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杜牧

去夏踈雨餘同倚朱欄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恨如春草多
事與孤鴻去楚岸柳何窮別愁紛若絮

魏州從事寄耿拾遺

姚合

小在兵馬間長還繫戎職雞飛不得遠豈要生羽翼三年城中遊
與君最相識應知我衷腸不苟念衣食主人勸勳者欲滅天下賊
禹心雖乏智謀願陳一夫力人生須氣健飢凍縛不得睡當一席寬
覺及千里客古人不懼死所懼死無益至交不可合一合難離析
君嘗相勸勉苦語曾臆百年心知聞誰限河南北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

薛業

去年羈鳥巢主人屋今年花發路傍枝年年爲客不到舍舊國存亡
那得知胡塵一起天下亂何處春風無別離

予昔忝省閣與岳州張使君潭州王都督同官聯事後承

朝譴各自東西張公與王都督別詩二首情頗投切子覽
以歎因遙申和云

韋嗣立

茂先王佐才作牧楚江隈登樓正欲賦復遇仲宣來黃鵠飛將遠
雕龍文爲開寧知昔聯事聽曲有餘哀

昔時陪二賢纓冕會神仙一去馳江海相逢共播遷無因千里駕
忽心觀四愁篇覽諷歡何已歡終徒愴然

留別武陵袁丞

王昌齡

皇恩暫是遷諫待罪逢知己從此武陵歎孤舟二十里桃花清江岸
金澗流春水誰識馬將軍忠貞抱生死

舟行懷閩士和

釋皎然

二月湖南春草遍橫山渡口花如霰相思一日在孤舟空見歸雲三兩片

秋山寄陳讜言

王昌齡

巖間寒事早衆山木已黃北風何蕭蕭茲夕露爲霜感激不能寐
中宵時慨慷黃蟲初悲鳴玄鳥去我梁獨卧時易晚離群情更傷
思君若不及鴻雁令商舟

海上奇蕭五

朔風剪塞草寒露晝夜結行行有瀛壖歸思生暮節驛接見萬里
延首望滄碣遠海入大荒平無際窟髮舊國在夢想故人且胡越
契闊阻風期荏苒成雨別海西望京口兩地各天末索居動經款
載笑知曷月日窮南望盡唯見飛鳥滅音塵未易得何以慰飢渴

懷鄭洎

孟遲

風蘭舞幽香雨葉墮寒滴美人來不來前山看向夕

杼山禪居寄東谿吳處士

釋皎然

青雲何潤澤下有賢人隱路入菱湖深跡與黃鶴近野風吹白芷
山月搖清軫詩祖吳叔庠到君才不盡身當青山秀詩日家住青
山下青山有吳均故宅後改爲吳均山文體多野聲澄澈湘水碧

沈寥楚天清時人格不同至今罕知名昔賢敦師友此道獨君行
既得盧霍趣乃高雷遠清別時春風多掃盡雪山雪爲君中夜起
孤坐石上月悠然遺塵想邈矣達性說故人不在茲幽桂惜未結

宿吉祥寺寄廬山隱者

楊衡

風鳴雲外鐘鶴宿千年松相思杳不見月出山重重

春夢

岑參

洞房昨夜春風起
遙憶美人湘江水
枕上片時春夢中
行盡江南數千里

贈遠

陸龜蒙

茱萸匣中鏡欲照
心還懶本是細腰人
別來多少年
從君出門後
不奏雲和管
妾思冷如簫
時時望君暖
心期夢中見
路永魂夢短
怨坐泣西風
秋窻月華滿

河梁別

馬戴

河梁送別者
行哭半非親
此地足征戰
胡天多殺人
金烏照
瑞寶
瑟疑殘春

有所思

盧仝

當時我醉美人家
美人顏色嬌如花
今日美人棄我去
夫婿青樓未歸
天之涯
娟娟嫦娥月
三五八盈又缺
翠眉有鬢鬢
鬢生別離一
望不見心斷絕
心斷絕
幾千里
夢中醉卧巫山雲
覺來淚滴湘水
湘江
西
花
木

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
爲暮雨兮爲行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

寄遠

李白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
聞餘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濕青苔

寄遠

賈島

別腸多鬱紆豈能肥肌膚始知相結密不及相結踈踈別限應少
密難恨難祛門前南流水中有北飛魚魚飛向北海可以寄遠書
不惜寄遠書故人今在無況此數尺身阻彼萬里途自非日月光
難以知子軀

怨情

李白

新人如花雖可寵故人似玉猶來重花性飄揚不自持玉心皎潔
終不移故人昔新今尚故還見新人有故時請看陳后黃金屋寂
寂珠簾生網絲

生別離

白居易

食糜不易食梅難藥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別之為難苦在心兮
酸在肝晨雞載鳴殘月沒征馬重嘶行人出迴看骨肉哭一聲梅
酸藥苦耳如蜜黃河水白黃雲秋行人河邊相對愁天寒野曠河
剋宿棠梨葉戰風颼颼生離別憂從中來無斷絕憂積心勞血氣
衰末年三十生白髮

別離

陸龜蒙

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杖劍對樽酒恥為游子顏蝮蛇一螫手
壯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離別何足歎

雜怨

張籍

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入當少在嫁我當少年別念君非征行年
年長遠途妾身甘獨歿高堂有舅姑山川豈遙遠行人自不返

春愁

韓琮

金烏長飛不克正青鬢長青古無有秦娥十六語如絃未解會花
惜楊柳吳魚山頌鴈無消息水照蘭情別來久勸君年少莫遊
春暖風澤日濃如酒

和贈遠

獨孤及

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瓊牕美人挾瑟對芳樹王顏亭亭與
花雙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茲借問離君恨深淺祇應獨
有庭花知

傷歌行

張籍

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繫御史府出門無復部曲隨親戚相逢
不容語辭成謫尉南海州受人命不得湏更留身著青衫騎赤馬
東門之東無送者郵夫防吏急喧驅往往教馬墮馬蹄下長安里中
荒大宅東門已除十一戰高堂舞榭鏤管絃美人遙望西南天

遷謫江表久未歸

竇參

一自經放逐徘徊無所從便為出山雲不隨飛去龍名豈不欲
保歸豈不欲早苟無三月資難適千里道離心與羈思終日常草
草人生年幾齊憂苦則先老誰能假羽翼使我暢懷抱

矢志夜坐思歸楚江

孟郊

夜學曉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讎死辱片時痛

生辱長年羞青桂無直枝碧江思舊遊

失意歸吳寄劉侍郎

孟郊

自念西上身勿隨東歸風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
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
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鴻

答李昌期

楊洵美

三山載群仙峩峩鹹浪中霞衣翦不得此路安可從
我生亦何事出門如飛蓬白日又黃昏所悲瑤草空
蟲聲故鄉夢枕上木黍風吾道如未喪天運何時通

莫相疑行

杜甫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
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煇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
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飢寒趨路傍晚將夫
郎契年少當面論心背面笑寄謝收德世上兒莫爭
好惡莫相疑

王夫子

白居易

王夫子送君爲一尉東南三千五百里道途雖遠位
雖卑月俸猶

堪活妻子男兒口讀古人書景帶斂手來從仕近將徇祿給一家遠
則行道佐時理行道佐時須待命委身下位無爲恥命苟未來且求
食官無高卑及遠邇男子上既未能濟天下又不至飢寒死吾觀九品
至一品其間氣味都相似紫綬朱衣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王
夫子別有一事欲勸君遇酒逢花且歡喜

孟先生詩

韓愈

孟生江海士古貞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
冥默感池音騎驢到京國欲和熏風琴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沈沈一
所百夫守無籍不可尋前光蕩相射旗戟翻以森遷延尔却走驚怪
驪自任舉頭看白日泣涕下沾襟竭來遊公知莫肯低華簪諒非
軒冕旌應對多差然萍蓬風波急桑榆日月侵奈何從進士此路
轉嶮欹異質忌處群孤芳難寄林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
辭樹葉夕感歸巢禽顧我多慷慨窮簷時見臨清宵靜相對髮白
恥苦吟採蘭赴幽念眇然望東南秦吳脩且阻兩地無數金我論
徐方牧好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德馨神所訪求觀衆小必上泰

山岑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獲則
思返無爲久滯滯卞和誠三獻期子在秋碁

徐十八晦落第

歐陽詹

嘉穀不夏熟大器當晚成徐生異凡鳥安得非時鳴汲汲有彼爲
驅驅無本情懿哉蒼梧鳳終見排雲征

溫泉莊卧病寄楊七爛

宋之問

多病卧茲嶺寒暑倦幽獨賴有鶴丘山高枕長在目茲山棲靈異
朝夜翳雲族是日濛雨晴返嶽入巖谷翠鬚綠澗草菁菁山下木
此意方無窮環顧悵林麓伊洛何悠漫洲源信重複夏餘鳥獸蕃
秋末禾黍熟兼願守樊園歸闕欣藝牧惜無載酒人徒把涼泉掬

夏中訓于遊畢濯問病見贈

獨孤及

救物智所昧學仙願未從行藏兩乖角蹭蹬風波中滄跡未摠念
卧病非養蒙閉關步兩旬羈思浩無窮鸞鶴何處來雙舞下碧空
離別滿雲雨惠然此村逢把手賀疾間舉杯飲酒濃新詩見父要
清論激深衷高館舒夏簾開門延微風火雲赫差峩日暮千萬峯

送指故山笑相看撫號鐘聲和由心親事感和氣同出處本易料
且歌緩秋容願君崇明德歲暮如青松

秋園臥疾呈暉上人

陳子昂

幽寂曠日遙林園轉清密
痾瘵無豫獨坐泛瑤瑟
懷挾高古情憂慮百年疾
縣縣多滯念忽忽每如失
緬想赤松遊高尋紫庭逸
勞心始都喪幽人遂貞吉
圖書紛滿牀山水藹盈室
宿昔心所尚平生自茲畢
願言誰見知梵筵有同術
八月高秋晚涼風正蕭瑟
宋侯鳴皋夢趙六子未及報
而陳子云亡今追爲此詩答

宋主簿廉貽中詩游舊

盧藏用

暮川竿停波朝雲無留色
故人琴瑟詩可存不可識
識心尚可親琴詩非故人
鳴皋初夢趙蜀國已悲陳
感化傷淪滅鬼交昔未申
冥期失幽報茲理復今晨
崩堦成後泣已矣將何及
舊感與新悲虛懷疇昔時
趙侯鴻寶氣獨負青雲姿
群有含妙識衆象懸清機
雄談盡物變精義解人頤
在陰旣獨善幽躍自爲疑
踈彼千里足傷哉一尉欺
陳生富清理卓犖兼文史
思縹巫山雲調逸岷江水
鏗

鏘哀忠義感激懷知已負劔登薊門孤遊入燕市浩歌去京國
歸守西山趾幽居探元化立言見千祀埋沒經濟情良圖竟云已
坐憶平生遊十載懷嵩丘題書滿古壁採藥遍巖幽子微化金鼎
僊塗不可求策哉宋與陸名宦美中州在仁一睽阻岐路方悠悠
自余事山海及茲人世改傳聞當世榮皆是古人名無復平原賦
空餘隣笛聲泣對西州使悲訪北邙瑩新墳蔓宿草舊闕毀殘銘
爲君成此曲因言寄友生默語無窮事凋傷共此情

對酒憶賀監二首

并序

李白

太子賓客賀監於長安一見呼子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
沒後對酒慨然有懷而作是詩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盃中物
今爲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勅賜鏡湖水爲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宇
空有蒨生念此杳如夢悽然傷我情

重憶一首

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藉山無賀老却悼酒船迴

哭玄英方干先生

孫郃

斗牛文星落知是先生死湖上聞哭聲門前見彈指官無一寸祿
名傳千萬里死著紙衣裳生誰念朱紫我心痛其語淚落不能已
猶喜韋補闕揚名代天子

弔王將軍墓

常建

嫖姚北伐時深入疆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常聞漢飛將
一可奪韋工壘今與山鬼隣殘兵哭遼水

國殤

孟郊

徒言人最靈白刃亂縱橫誰言當春死不及群草生堯舜宰乾坤
器農不器兵秦漢盜山岳鑄殺不鑄耕天地莫生金生金人起爭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粹卷第十六之上



古調九

總七十四首



纂

吳興姚



鉉

纂

知己 仰荅章司業垂詩五首 蕭穎士博平鄭太守却之武陵立馬贈別 李白

携新文詣張籍 韓愈 賈島 喜陳懿老示新制衣三十餘篇 朱書

延康吟 賈島

交友

審交 孟郊

荅友問 白居易

北極贈李觀 韓愈

與羅異結史 盧仝

規誨

示孟郊 孟浩然

自誠 司空圖

誠貪 釋子蘭

杏園却 虔上同年 曹鄴

紀贈

讀張曲江詩 釋皎然

上河陽李大夫 孟郊 奉贈張荊州 王昌齡

詠德上韋檢察 歐陽詹 贈崔從事 孟郊

散逸

漁父歌 李頎

紫絳翁歌 陸龜蒙 秋醉歌 張爲

襄陽歌 李白

散人歌 陸龜蒙

貽張旭 李頎

春日醉起言志 李白

陝少

戲作花卿歌 杜甫

秦宮詩 李賀

登覽

望廬山瀑布二首 李白 望山 賈島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

登黃鶴樓 崔顥 登嶺望 許鼎 過華陰 王昌齡

早齋南樓 張說 和早齋南樓 趙孟頫 奉陪登南樓 尹龜

春遊南亭 韋應物 廬山謠寄盧侍御 李白 南嶽謁司馬道士 張九齡

奉使登終南山 王鸞 終南山望餘雪詩 祖詠

勝槩 桃源行 劉禹錫 桃源行 王維 和登會稽山 孫逖

洪州祈雨是日輒應賦詩 張九齡 寄贈宋十一 田遊巖

荅田徵君 宋之問 龍門八詠 劉長卿 宣城青谿二首 李白

崖口寄李適 宋商 荅宋十一見贈 李通 和崖口五渡 徐彥伯

初至崖口 宋之問 山中作 顧况 輞口遇雨憶終南山 裴迪

荅裴迪 王維 往南山下別業 薛據 夜歸鹿門歌 孟浩然

春泛若耶 綦毋潛 荆山獨往 姚係 歸四明 胡幽貞

尋西山隱者不遇 丘為

仰荅韋司業重訪五首 蕭穎士

幼啣食苹鹿常飲清泠川但悅豐草美寧無牢饌鮮主人有幽意

將以充林泉泉網幸兒傷蒙君復羈牽高堂列衆賓廣坐鳴清
絃俯仰轉驚惕徘徊獨憂前緬懷空巖路欲往無由緣物各有所
好違之傷自然

神龜在南國網遊湘江陰遊止蓮葉上歲時嘉樹林毒蟲且不近片
芥何由尋錯落真音文熒煌耀丹金江山萬里餘淮海阻且深獨
保貞素質不爲寒暑侵一逢盛明代應見通靈心

晉代有儒臣言年富辭藻立言寄青史將以贊王道際落緬歲時
辛勤歷江島且言風波倦探涉豈爲寶不遇庾征西云誰展懷抱
士貧乏知己安得成所好

彭陽昔游說願謁南郢都王果尚未達况從夷節謨豈知晉叔譽
無罪嬰囚拘臨難俟解紛獨知祁大夫舉讎且不弃何必論親踈
夫子覺者也其能遺我乎

關西一公子年貌獨青春被褐來上京鬣羽然聲未振中郎何爲者
倒屣驚座賓詞賦豈不佳盛名亦相因爲君奏此曲此曲多苦辛
千載不可誣孰言今無人

博平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却之武
陵立馬贈別

李白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若無三千客誰道信陵君
救趙復存魏
英威天下聞邯鄲能屈節博訪從毛薛吏門得隱淪
而與侯生親
仍要鼓刀者乃是袖鎚人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
多君重然諾
意氣遙相託五馬入市門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貴
且與荷衣樂
去去桃花源何時見歸軒相思終無極腸斷朗陵猿

隳新文詣張籍韓愈途中成

賈島

袖有新成詩欲見張韓老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
仰望青冥天
雲雪壓我腦笑却終南山惆悵滿懷抱安得西北風
身願變蓬草地
祇聞此語突出驚我倒

喜陳懿老自宛陵至示予新制衣二千餘篇

宋晝

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慮苦心無閑時今夕見玉色
玉色復何異
紅明含羣德有文如星宿飛入我胷臆憂愁方破
懷懽喜重補
使我心貌全且非黃金力將攀下風手願假仙鸞
翼予欲訪詩人

孟郊故寄誠於章句

延康吟

賈島

寄居延壽里爲與延康隣不愛延康里愛此里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親人有不朽語得之煙山春

審交

孟郊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過深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
唯當金石交可與堅達論

荅友問

白居易

大圭廉不割利劍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置鐵在洪鑪鐵銷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君疑才與德詠此知優劣

北極贈李觀

韓愈

北極有羈羽南溟有沈鱗川源浩浩隔影響兩無因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身誰言道里遠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求衣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所向苟同趣賢愚豈異倫方爲金石交

萬世無繼磷無爲兒女態憔悴悲賤貧

與馬異結交

盧仝

天地日月如等閑盧仝四十無往還唯有一片心脾骨邊
碾摧拳碑元鬱律刀劍爲鋒鏑平地放著高如崑崙山天不容地不受日
月不敢偷照耀神農畫八卦斲破天心曾女媧伏犧婦恐天怒擣
鍊五色石引日月之針五星之縷把天補補了三日不肯歸塔家
走向日中放老鴟月裏栽桂養蝦蟇天公發怒化龍蛇此龍此蛇
得死病神農合藥救死命天怪神農黨龍蛇罰神農爲牛頭令
載元氣車不知藥中有毒藥殺元氣天不覺雨來天地不神聖
日月之光無定正不知元氣元不死忽聞空中喚馬異馬異若不
是祥瑞空中敢道不容易昨日仝不同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
今日仝自同異不異是謂仝不徃兮異不至直當中兮動天地白
玉璞裏斷出相思心黃金鏡裏鑄出相思淚忽聞空中崩崖倒谷
聲絕勝明珠千萬斛買得西施南威一雙婢此婢嬌嬌惱殺人疑
暗爲虛費平生心唯解畫眉朱點唇自從獲得君敲金撥玉凌波舞

去迹一雙婢子何足云平生結交苦少人憶君眼前如見君青
雲欲闌白日沒天限不見此音骨縱橫奇又奇千歲萬歲枯松枝
半折半殘墜山谷盤桓蹙節成蛟螭忽雷霹靂卒風暴雨不動
欲動不動千變萬化摠是鱗皴皮此奇怪物不可欺虛全見馬異
文章酌得馬異心中事風姿骨木恰如此是不是寄一字

示孟郊

孟浩然

蔓草葳蕤極野蘭枝結孤根衆音何其繁伯牙獨不喧當時高深
意舉世無能分鍾期一見知山水千秋聞爾其保靜節薄俗徒
云云

自誠

司馬圖

我祖銘座右嘉謀詒厥孫勤此苟不怠今名日可存媒術士所恥
茲儉道所尊松栢豈不茂桃李亦自繁衆人皆察察而我獨昏昏
取訓於老氏大辯欲訥言

誠貪

釋子蘭

多求待心足未足旋傾覆明知貪者心求榮不求辱

杏園即席上同年

曹鄴

歧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
枕上數聲鼓衡門已如市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
恣恣出九衢僮僕顏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
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酒時忽驚猶疑夢中事
自憐孤飛鳥得接鸞鳳翅來懷共濟心莫起胡越意

讀張曲江詩集

釋皎然

相公乃天啓人文佐生成立程正頽靡繹思何從
橫春杼弄緡綺陽林敷玉英飄然飛動姿邈矣高簡
情後輩驚失步前脩敢爭衡始欣耳目遠再使幾慮
清體正力已全理精識何妙昔年歌陽春徒推郢中
調今朝聽鸞鳳豈獨蘇門嘯帝命錄 旌州詩流據
上游才兼荆衡秀氣助瀟湘秋逸蕩子山匹經奇文
暢儔沈吟未終卷變態紛難數耀耳代明瑞龍衣衣
比芳杜惜音聞玉聲寤寐在靈府

上河陽李大夫

孟郊

上將秉神略至兵無血威三軍向嚴冬一撫勝重衣寒劔奪衆景
夜星失長暉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鑠天關河橋紐地機
大軍奚與安守此稱者稀貧士少顏色貴門多輕肥試登山嶽高
始見草木微山嶽恩既廣草木心皆歸

奉贈張荊州

王昌齡

祝融之峯紫雲銜翠如何其雲斲岳邑西有路緣石壁我欲從之
卧宮嵌魚有心兮脫網罟江無人兮鳴楓杉王君飛鳥仍未去蘇
耽宅中意遙緘

詠德上韋檢察

即韋相公
之弟也

歐陽詹

少華類太華太室似少室亞相與丞相亦復無異質亭如月臨水
肅若松照日輝影互光澄陰森兩菴巒連枝鸞鳳下同氣龜龍出
併力革夷心通籌整師律英豪願迴席蠻貊皆屈膝中外佇分途
寰瀛待清謚

贈崔從事鄭

古人留清風千載遙贈君破松見貞心裂竹看直文殘月色不改

高賢德常新家懷詩書富宅抱草木貧安排一蹄泉未化千尺鱗
含意求不語鉅璜幽水濱

漁父歌

孟郊

白頭何老人蓑笠蔽其身避世常不仕釣漁清江濱浦沙明濯足
山月靜垂綸寓宿湍與瀨行歌秋復春持竿湘岸竹焚火蘆洲薪
淥水飯香稻青荷苞紫鱗於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真而笑獨醒者
臨流多苦辛

紫谿翁歌 并序

陸龜蒙

紫谿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

一丘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勞以
息一竇之泉其音清也絃吾方在懸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
然而然先生弁而麋之曰采江之魚兮朝舩有鱸采江之蔬兮暮
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瑟與壺壽欵天欵貴欵幾欵歌闕而去

秋醉歌

張爲

金風颭已起還是招漁翁携酒天姥岑自彈嶼陽桐脫却登山屐

赤脚翹青筇泉聲掃殘暑猿臂攀長松翠微泛樽綠苔蘚分煙紅
造化處術內相對數壺空醉眠嶺上草不覺夜露濃一夢到天曉
始覺一醉中皎然夢中路直到瀛洲東初平把我臂相與騎白龍
三留對上帝上樓十二重上帝賜我酒送我敵金鍾寶閣香斂蕙
琪樹寒玲瓏動葉如笙簧音律相怡懽環車此一醉百骸出天地
長如此夢魂永謝名與利

襄陽歌

李白

落日欲沒岷山西倒著接離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欄街爭唱
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醉似泥鸕鷀杓鸚鵡盃百年
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盃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釀
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金鞍駿馬喚小妾笑坐金鞍
歌落梅車傍側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上款黃犬何
如月下傾金壘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龍剥落生莓苔淚亦
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
非人推舒州杓力士躡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

東流猿夜聲

散人歌

陸龜蒙

江湖散人天骨竒短髮搖來蓬半垂
手捉孤篁戕寒蘭口誦太古
滄浪詞詞云太古萬萬古民性甚楚
黯無風期夜樓上與禽獸雜
獨自構架縱橫枝因而稱曰有巢氏
民共敬貴如君師當時只効
烏鵲輩豈是有意陳尊卑無端後聖
穿鑿鑿破一派前導子流隨多
方惱亂元氣死日使父子生姦欺
聖人事業轉消耗尚有漁者存
熙熙風波不獨因一士凡百器具
皆能施眾踈扈腐鱸鱖脫止失
檢取無護庇人間所謂好男子我
見婦女留鬢眉奴顏婢膝貧乞
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願欲散
不散弁義魏所以股欲散不散
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頌歌
語散空谷應笑散春香披衣散
單履便食散酸醎宜書散混真草
酒散甘醇醜屋散任斜直樹散
行參差客散忘曉會樓禽散虛籠
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
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陸暉靜
則守桑柘亂則逃妻兒金鑣紳
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為或聞
蕃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

三十一小丞相少當輜自請都旌旗神鋒悉出羽林仗繪畫日月
龍螭太宗基業甚牢固小醜皆叛當殲夷禁軍近自肅宗署柳
遇輔國爭雄雌必然大段剪兇逆須召勁勇扶軍應四方賊壘猶
占地死者暴骨生寒飢歸來輒擲荷鋤笠詐吏已責租錢遲興師
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秘今利口日甚其效何暇俛首哀憐
鑿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策撐頹隲冰霜襦袴易反掌曰面諸
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義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
拜賜江湖散人號

貽張旭

李頎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管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露頊據胡牀
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下舍風蕭條寒草滿庭
問家何所有生事猶得萍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澄目視霄漢
不知醉與醒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裏江魚白醜貯香粳
微綠心不泄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春日醉記言志

李白

度世若大夢胡爲劣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目前極覺來時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話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戲作花柳歌

杜甫

成都猛將有花柳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鷲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絲州副使著拓黃我鄉掃除即日平子章弱體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鄉絕世無旣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秦宮詩并序

李加貞

秦宮漢將軍梁冀之嬖奴也秦宮得寵內舍故以驕名大譟於人子撫舊而作辭似與馮子都之事相爲對望又欲二其昔有之詩越羅夾衫迎春風玉刻騏驎腰帶紅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煙霧濃人閑酒暖春茫茫花枝入簾白日長飛鸞投道傳籌飲半夜朦朧燭黃瓦檝小袖調鸞鴛紫繡麻毼踏踏虎斫柱燒金符曉蓬白鹿清蘇夜來煮桐英水蒼駟主馬內屋珍屏生色畫開門

何用術術起黃河向身瀉皇天厄運猶曾裂秦宮一生花裏
活金龜不還人醉卧艷艷能滿堂月

望廬山瀑布泉 二首

李白

西登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千里歛如飛雷來
隱若白虹起初猶如河漢落牛壠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灑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
流沫沸穹石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閑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挂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
落九天

望山

賈島

南山二十里不見踰一旬冒雨時立望望之如朋親虬龍一掬波
洗蕩千萬春日雨不斷愁殺望山人天事不可長勁風來如奔
陰淫一已掃浩翠寫國門長安百萬家家張屏新誰家最好山
我願爲其隣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

鳳皇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時花草埋幽徑，晉國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路洲。
摠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登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茲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青青驪鵠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登岳嶺望

許鼎

淼淼三江水，悠悠五嶺關。
鴈飛猶不度，人去若爲還。

過華陰

王昌齡

雲起太華山，山互明滅東。
峯始含景了，了見松雪羈。
人感幽樓竇，映轉奇絕。
欣然忘所瘦，永望吟不輟。
信宿百餘里，出關玩新月。
句意昨曉暝，遇物遂遷別。
入生屢如此，何以肆愉快。

早霽齊南樓

張說

山水佳新霽，齊南樓翫初旭。
夜來枝半紅，雨後洲全綠。
四運相終始。

萬形紛代續，適臨青草湖。再變黃鸝曲，地穴穿東武。江流下西蜀，歌聞狂渚。遭舞見長沙，促心遠。居無陋，神和生自足。白髮悲上春，知常謝先欲。

奉和早霽南樓

趙冬曦

開曙躋南樓，凭軒四遐矚。物華蕩暄氣，春景媚晴旭。川霽湘山孤，林見楚郊縟。列巖重疊翠，遠岸逶迤綠。風帆摩天垠，漁艇散彎曲。鴻歸鶴舞送，猿叫鶯斷續。群動皆熙熙，噫予獨羈束。常欽才子義，忌鵬傷蹀躞。雅尚騷人文，懷沙何迫促。未知一賢意，去矣從所欲。奉陪登南樓 尹恣

君子每垂眷，江山共流眄。水遠林外明，巖近霧中見。終日西北望，何處是京縣。屢登高春臺，徒使淚如霰。

春遊南亭

韋應物

川明氣已變，巖寒雪尚擁。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脉動。景煦聽禽響，雨餘看柳重。逍遙池館華，益愧專城寵。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李白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枝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
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
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帳銀河倒瀉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
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
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海雪山
好爲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
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
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登南嶽事畢謁司馬道士

張九齡

將命祈靈獄廻策詣真士絕跡尋一遙異香聞數里分庭八桂樹
肅容兩童子入室希把面登牀願啓齒誘我弃智詠迨茲長生理
吸精反自然鍊藥求不死斯言眇霄漢顧予嬰紛滓相去九牛毛
慙歎荷知己

奉使登終南山

王灣

常愛南山遊因而盡原隰數朝至林嶺百仞登嵩巒及石壯馬徑窮

苔色步綠入物奇春狀改氣遠天香集虛洞策杖鳴低雲拂衣濕
倚巖見廬舍言人戶欲拜揖問性矜勤勞示心教澄習玉英時共飲
芝草爲余拾境絕人不行潭深鳥空立一乘從此受九轉兼是給
辭處若輕飛想來唯吐吸閑襟超已勝迴路倏而及煙色松上深
水流山下急漸平逢車駟向晚睨城邑峯在野馭駭塵飄宦情緝
辛苦久爲吏勞生何妄執日暮懷此山悠然賦斯什

終南山望餘雪作

祖詠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桃源行

劉禹錫

漁舟何招招浮在武陵水拖綸擲紺信流去誤入花源行數里清
源尋蕙異花縣縣跡踏花覓徑至洞前洞門蒼暗煙霧生暗行數步逢
虛明俗人毛骨驚仙子爭來致詞何至此須臾皆破冰雪顏笑言
委曲問世間因嗟隱身來種玉不知人世如風燭筵羞石髓勸客
餐燈燄松脂留客宿鷄聲犬聲遙相聞曉光恣籠開五雲漁人振
衣起出戶滿庭無路花紛紛翻然恐失鄉縣處一息不肯桃源住

桃源滿溪水似鏡塵心如垢洗不去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
山重重

桃源行時年十九

王維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
忽值人山口潛行始隔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
入千家散花竹稚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
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淨日出雲中雞犬喧鷺聞
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
入初西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去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
望空雲山不疑雲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
辭家終擬長遊衍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常時只記
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同前和登會稽山

孫逖

稽山碧湖上勢入東溟盡煙景晝清明九峯爭隱嶙劫劫獸朱絃
俗內探玄牝野老聽鳴駒山童擁行軫仙花寒未落古蔓柔堪引

竹澗入霜多松崖向天近雲從海人去日就江村墮能賦丘嘗聞
和散豢不敏真搜信冲漠多士期標準願奉濯纓心長誦反招
隱

洪州西山祈雨是日輒應賦詩言事

張九齡

茲山蘊靈異走望良有歸仁禱雖已久阡心難重違達明申濠爲
先夕旅巖扉獨宿靈臺下蕭條人更稀我來不外適幽抱自中微
靜入風泉奏涼生松栝圍窮年滯遠想寸晷闕清暉虛美悵無屬
素情緘所依詭隨嫌弱操竊東謝貞肥義濟亦吾道誠存爲物祈
贈荅弘農青巖曲有盤石可坐宋上每拂拭待余寄

詩贈之云

田遊巖

信彼稱靈石居然狎道棲徘徊承翠嶺斌駁帶深溪夕陰起層岵
清景半虹蜺風來應嘯沓波渡可琴松僕之穎陽客望彼空思齊
儻見山人至簪蒿且杖藜

敬荅田徵君

宋之問

家臨清溪水溪水繞盤石綠蘿四面垂蔓蔓百餘尺風泉度綠管

蒼鮮鋪茵席傳聞潁陽人霞外激靈液忽在巖中翰吟卧朝復夕
何當遠遊物色候逋客

龍門八詠

關口

劉長卿

秋山向搖落秋水急波瀾獨見魚龍氣長令煙雨寒誰窮造化力
空向兩崖看

水西渡

伊水搖鏡光纖鱗如不隔千龕道旁古鳥沙上白何事還山雲
能留向城客

水東渡

山葉傍崖赤千峯秋色多夜泉發清響寒渚生微波稍見沙月上
歸人爭渡河

福公塔

寂寞對伊水經行長未還東流自朝暮千載空雲山誰見白鷗鳥
無心洲渚間

遠公龕

松路向精舍
花龕歸老僧
閑雲揚錫杖
落日低金繩
入夜翠微裏
千峯明一燈

石櫪

隱隱見花閣
隔河映青林
水田秋鴈下
山寺夜鐘深
寂寞羣動息
風泉清道心

渡水

日暮下山來
千山暮鐘發
不如波上棹
還弄山中月
伊水連白雲
東南遠明滅

下山

誰識往來意
孤雲長自閑
風寒未渡水
日暮更看山
木末落衆峯
白龍宮蒼碧空間

宣城青谿二首

李白

清谿清我心
水色異諸水
惜問新安江
見底何如此
人行明鏡中
鳥度綠風裏
向晚猩猩啼
空悲遠遊子

青谿勝桐廬
水木有佳色
山見日高古
石容天傾側
綵鳥昔未名

白猿初相識不見同懷人對之空歎息

入崖口五渡寄李適

宋之問

抱琴登絕巖
機木泝清川
路極意謂盡
勢迴趣轉懸
人遠草木秀
山深雲景鮮
余負海嶽情
自昔微尚然
彌曠十餘載
今來宛仍全
未窺仙源極
獨進野人船
時攀乳竇甜
慈屢薄天窻
眠夜絃響松
月朝熾弄苔
泉因真象外
理永謝區中
綠珀石潭可
遺老丹砂堪
學仙莫使馳
光暮容空令
歸鶴憐

共谷宋十一崖口五渡見贈

李適

聞君訪遠山
躋險造幽絕
眇然青雲境
觀音彌年月
登嶺亦泝谿
孤舟事必越
鸞嶂傳彩翠
崖磴互欹缺
石林上擢叢
金澗下明滅
捫壁窺丹井
梯苔瞰乳穴
忽枉巖中贈
對翫禾稈輟
殷勤獨徃事
委曲鍊藥說
邀余名山期
從爾泛海濼
歲晏策宿心
斯言張匪設

和崖口五渡

徐彦伯

聞有獨徃客
拂衣捐世心
結竹薄衲者
撰念繁霜林
經曰去崖合
冥繇歸窟深
琪樹翠瑤石
彩金潭生翠
陰洞沁箕沙
接諾仄眺明岑

夕聞桂裏猿曉翫松上禽雜珮蘊孤神瓊敷綴雙衿我懷滄洲想
懿爾白雲吟秉願理方叶存期跡易尋茲言庶不負爲報巖中琴

初至靈崖

宋之問

崖口衆山斷欽峯發天壁氣衡落日紅影入春潭
錦繡巖台鮮丹青畫松石水禽泛容與巖花飛的皪微路從此深我來限于役
惆悵情未已羣峯巖將夕

山中作

顧況

野人愛向山中宿況在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
來上啼

輞口遇雨憶終南山

裴迪

積雨晦空曲平沙滅淨彩輞水去悠悠南山復何在

苔裴迪

王維

淼淼寒流廣蒼蒼秋雨晦君問終南山心向白雲外

山青門往南山下別業

薛據

舊居在南山風駕自城闕榛莽和蔽虧去爾漸超忽散漫餘雪晴

蒼蒼江季冬月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懷抱曠早甲相知阻胡越
弱年好棲隱鍊藥在巖窟及此離垢氛興來亦因物末路期赤松
斯言庶不伐

夜歸鹿門歌

孟浩然

山寺鳴鐘晝已昏魚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道向江村子亦乘舟
歸鹿門鹿門煙月照中樹忽到龐公栖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唯
有幽人外來去

春泛若耶

綦毋潛

幽意無斷絕此去隨所偶晚風吹行舟花路入谿口際夜轉西壑
隔山望南斗潭煙飛溶溶林月低向後生事且彌漫願爲持竿叟

荆山獨往

姚係

宿昔山水上抱琴聊躑躅山遠去難窮琴瑟多斷續品重丹陽樹
泉咽聞陰谷時下白雲中滄留秋水曲秋水石欄深潭潏潏如噴玉
雜芳被陰岸露方消綠恣此平生懷獨遊還自足

歸四明

胡幽貞

湖色連四明仙舟去容易天籍豈輒問不是卑朝士

尋西山隱者不遇

立爲

絕頂一茅茨直上三十里扣關無鐘磬窺室唯榜几若非巾柴車
蘄是釣秋水荒池不相見俯仰空仰止草色新雨中松聲晚窻裏
及茲契幽絕自足盪心耳雖無賓主意頗得清淨理興盡方下山
何必待之子



DEPARTMEN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粹卷第十六之下

古調

摠四十四首

吳興姚

鉉

纂

幽居

百文谿新理茅茨讀書

闕防

家叔徵君東谿草堂二首 盧象

寒食陸渾別業

陳子

題東谿公幽居

李太白

宿裴有書齋 李觀

訓暉上人見贈

陳子

贈宣州元處士

并牧東谿玩月 王昌齡

即事寄舍弟姪岑參長安秋夕 戎昱

貽池陽谷口元贊善 李

山岩

宿裴氏山莊

王昌齡

山中作

沈千運

入山寄城中故人 王維

獨遊

王昌齡

過張邛郾莊 姚合

宿王昌齡隱居 常建

訪陸羽處士 釋皎然

初春

王績

留贈宇文中丞 楊當

村居

沈亞之

贈劉藍田

王維

退居

孟郊

謂川田家

王維

憫農

李紳

石壕吏

杜甫

傷歎

秦中吟十首

白居易

田家詞

元稹

傷田家

聶夷中

辛苦吟

于頔

采玉行

韋應物

野老歌

張籍

野行

姚合

茶山作

袁高

野老歌

張籍

百文谿新理茅茨讀書

關防

浪迹弃人世還山自幽獨始匣巢由蹤吾其獲心曲荒庭何所有
老樹半空腹秋蛩鳴北林暮鳥穿我屋栖遲樂遵渚恬曠寡所欲
開卦推盈虛散帙攻節目養閑度人事達命知止足不學東國儒
俟時勞伐輻

家叔徵君東谿草堂二首

盧象

關山十餘里青巒森相倚欲識堯時天東谿白雲是雷聲轉幽壑
雲氣香流水澗影生蟲蛇巖端翳杞梓大道終不易君恩曷能已
鶴髮無老時龜言攝生理浮年笑六甲元化潛一指未暇掃雲
梯空慙阮家子

今朝共遊者得性閑未歸已到仙人家莫驚鷗鳥飛水深巖公釣
松挂巢父衣雲氣轉幽寂谿流無是非名理未足羨腥臊詐所稀
自惟負貞意何歲當食薇

寒食陸渾別業

宋之問

洛陽城裏花如雪陸渾山中今始發旦別河橋楊柳風夕卧伊川

桃李月如川桃李正芳新
寒食山中酒復春
野老不知堯舜力
酣歌一曲太平人

題東谿公幽居

李白

杜陵賢人清且廉
東谿卜築歲將淹
宅近青山同謝朓
門垂碧柳似陶潛
好鳥迎春歌後院
飛花送酒舞前簷
客到但知留一醉
盤中只有水精鹽

宿裴衣有書齋

李觀

卧君山窻下山鳥
與我言清風
何颺颺松栢中
夜繁久遊失歸趣
宿此似故園
林煙橫近郊谿
月落古原稚子不
待曉花間出柴門

謝暉上人夏日林泉見贈

陳子昂

聞道白雲居
窈窕青蓮宇
巖泉萬丈流
樹石千年古
林卧對軒窗
山陰滿庭戶
方釋塵中事
從君襲蘭杜

贈宣州元處士

杜牧

陵陽北郭隱
身世兩忘者
蓬蒿三畝居
寬於一天下
樽酒對不酌
默與玄相話
人生自不足
愛嘆遭逢寡

東谿玩月

王昌齡

月從斷山口遙吐柴門端萬木紛空靈齊流陰中夜攢光連虛象白
氣與風露寒谷靜秋泉響音巖深青燭燄澄清入幽夢影破抱空巒
恍忽琴窻裏松谿曉思難

太白東谿張老舍即事寄舍弟姪等

李參

渭上秋雨過北風暮騷騷天晴諸山出太白峯最高主人東谿老
兩耳生長毫遠近知百歲子孫皆二手中庭井欄上一架獼猴桃
石泉飯香秔酒瓮開新糟愛茲田中趣始悟世上勞我行有勝事
書此寄爾曹

長安秋夕

戎昱

八月更漏長愁人起常早閉門寂無事滿地生秋草昨宵西窓夢
先入荆門道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

貽池陽谷口元歙員善

李端

入谷逢君來秋泉已難涉松閨人獨坐月下山相接重露濕蒼苔
明燈照黃葉故交一不見素志何稠疊

宿裴氏山莊

王昌齡

蒼蒼竹林暮，吾亦知所投。
靜坐山齋月，清谿聞遠流。
西峯下微雨，向晚白雲收。
遂解塵中組，終南春可遊。

山中作

沈千運

棲隱別無事，所願早離塵。
不辭城邑遊，禮樂拘束人。
邇來歸山林，庶事皆吾身。
何者爲形骸，誰是智與仁。
寂寞了閑事，然後知天真。
咳唾驚榮華，迂俯相屈伸。
如何巢與由，天子不得臣。

入山寄城中故人

王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垂。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迴期。

獨遊

王昌齡

林卧情每閑，獨遊景常晏。
時從灞陵下，垂釣往南澗。
手携雙白魚，目送千軍鴈。
悟彼飛有適，知此罹憂患。
放之清泠泉，因得省踈慢。
永惟青岑客，迴首白雲間。
神超物無違，豈繫名與宦。

過張邯鄲莊

姚合

客行長似病煩熱攻四支到君讀書堂忽若逢良醫堂前水交流
堂下樹交枝兩門延風涼洗我昏濁肌與子還往熟行坐恣所宜
時時相獻酬文字當酒卮野飯具藜藿永日亦不飢苟食非其所
鱸炙爲羨藜藿時清士人閑耕者唯文詞豈獨鄉里薦當取四海知

宿王昌齡隱居

常建

青溪深不測隱處唯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茅亭宿花鳥
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羣

訪陸羽處士

釋皎然

太湖東西路吳王古山前所思不可見歸鴈自翩翩何山賞春茗
何處弄春泉莫是滄浪子悠悠一釣船

初春

王績

前日出園遊林華都未有今朝下堂望池水開已久雪避南軒梅
風催北庭柳遙呼竈前妾却報機中婦年光恰恰來滿甕春酒

南充謝郡客遊澧州留贈宇文中丞

暢當

僕本濩落客當州郡使量力頗及早謝歸今即已蕭蕭若凌虛衿

帶頓銀鞍車服率然來
洛陽作遊子鬱鬱寡
開顏默默獨行李忽
逢平生友一笑方在
此秋情寧風日楚思
浩雲水爲語弋林者
冥鴻遠矣

村居

沈亞之

無樹巢宿鳥無酒共
客醉月上蟬韻殘梧
桐陰繞地獨出村舍
門吟劇微風起蕭蕭
蘆荻叢叫嘯如山鬼
應緣我憔悴爲我哭
秋思

贈劉藍田

王維

籬間犬迎吠出屋候
荆扉歲晏輸井稅山
村人夜歸晚田始家
熟餘布成我衣詎肯
無公事煩若問是非

退居

孟郊

退身何食可敗力不
得閑種稻耕白水負
薪斫青山衆聽喜邑
唱獨醒愁楚顏日暮
靜歸時幽幽扣松關

渭川田家

王維

斜光照墟落深巷牛
羊歸野老念牧童倚
杖候荆扉雉雊麥苗
秀簪眠桑葉稀田夫
荷鋤至相見語依依
羨此良閑逸悵然歌
式微

秦中吟十首并序

白居易

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吟

議婚

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爲姝聲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弃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更綠窻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迴人欲聘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重賦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教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柰何歲月久含冤更得因循役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匹繰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

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衾夜深煙火滅霰雪落紛紛幼者形不蔽
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併入鼻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車門
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為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
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傷宅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櫛比高墉外迴環纍纍六七堂
棟宇相勾連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能干
高堂虛且迴坐卧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摘櫻桃
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厨有臭敗肉庫有朽貫錢
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貧賤者忍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
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鳳城園

傷友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栖栖雖云志氣在且免顏色低平生同門友
通籍在金闈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軒騎五門西
是時天久陰三日雨凄凄寒飈躡路立肥馬當風嘶迴頭忘相識占

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陽雲泥近
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懷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

不致仕

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
齒隨雙眸昏朝露望名利夕陽憂王孫挂冠顧翠綵懸車惜朱輪
金章腰不勝僂入公門誰不愛富貴誰不戀君恩年高須告老
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諛晚歲多因循賢哉漢二疎彼獨是何人
寂寞東門路無人繼去塵

立碑

勲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傍碑銘勲悉太公
敘德皆仲尼復以多為貴千言直萬貫為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
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
安知是愧辭我聞望江縣勳令撫惇嫠勳令名在官有仁政名不
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歧樊轅不得去留葬此江濱至今
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爲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
紫綬或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鑪鼎溢九醞水陸羅八珍
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鱗食飽色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
權州人食人

五弦

清歌目罷唱紅袂亦停舞趙叟抱五弦宛轉當曾撫大聲粗細若
散飄颻風和兩小聲細欲絕切切鬼神語又如鶻報喜轉作啼猿
苦十拍無定音顛倒宮徵羽坐客聞此聲形神若無主行客聞此
聲駐足不能舉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此窻琴日日生塵
土

歌舞

秦城歲暮春大雪滿皇州雪中朝退者朱紫盡公侯貴有風雲興
富無飢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遊朱輪車馬客紅燭歌舞樓
歡酣促密座醉煖脫重裘秋官爲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一爲樂

夜半不能休豈知閩鄉獄中有凍死囚

買花

帝城春欲暮諠諠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
翻直看花數灼灼十朵紅交交五束素上張幕屋庇旁織篋籬護
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
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論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憫農二首

李紳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

石壕吏

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
婦啼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在
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所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
更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
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立止苦吟

于濟

能上扶幼牛兒手種腹長飢窻下擲梭女手織身無衣我願燕趙姝化
為媼母姿一笑不直錢自然家國肥

田家詞

元稹

牛吒吒許田确确旱塊馱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穀六十
年來兵簇簇月月倉糧車輻輳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羊
肉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鑿鋤率作斤斲姑舂婦擔輸泯泯輸官不
足歸賣屋農死有兒牛有犢不遣官軍糧不足

傷田家

聶夷中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醫得眼前瘡死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
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延徧照逃亡屋

采玉行

韋應物

官府徵白丁言采藍溪玉絕巔夜無人深榛雨中宿獨婦餉糧還
哀哀全吳吳

茶山作

袁高

高貞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職更不敢陳亦有姦佞者
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
甞較耕農米採採實苦辛一次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歇壁
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皸鱗悲嗟遍空山草木不爲不春
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頰心爭造化力先走銜鹿竄選納無晝夜
持聲民纒晨衆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
周迴遠天涯所厭逾艱勤況減兵革困量效固疲民未知供御餘
誰分此珍顧省忝邦守又慙復因循茫茫滄海聞舟楫何由申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二四畝苗疎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
化爲土歲暮鉏犂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費客珠百斛船
中養大長食肉

野行

姚合

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富家不務商
稅農服作苦居人競東西道路侵擁畝採玉上山顛深珠入水村

邊江至矣衣食此物同泥土古來一人耕三人食猶飢如今千萬家
無一把鋤犁我倉常在虛我田生疾藜上天不雨粟何由活蒸
黎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文粹卷第十七之上

古調上

德平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寺觀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韋應物

寄關防

劉昫

題鶴林寺

薛謗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琅邪山寺

韋應物

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

韋應物

五老山峯大明觀贈隱者姚係

石門墨山二山相連有禪堂道觀天下絕境

張說

題思禪寺上方

獨孤友

仙遊寺有龍潭穴弄玉祠

遊棲霞寺

顧況

廟社四皓廟

元稹

魚山神女歌辭二首

王維

古社

元稹

邊塞窮患

張陵

代北洲老翁答

張謂

遼西

崔頽

圖畫王處士草堂壁畫魚舟雀諸山

劉長卿

題劉相公三湘圖

郎士元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王季友

題澗上人院壁畫古松歌

朱濟

畫竹歌

白居易

觀木子湊畫美人障子

劉長卿

古器物 石鼓歌 韓愈 古劍歌 郭元振 磨鏡篇 劉禹錫

贈友人古鏡 朱晝 團扇歌 劉禹錫

樂器 彈琴 劉希夷 江上琴興 常建 聽蜀僧彈琴 李白

奉和張舍人閣中直夜思聞雅琴因書事

聽彈風入松 贈楊補闕 王昌齡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李白

武昌老人說笛歌 劉禹錫

草木 題老張松樹 宋之問 古柏行 杜甫

與東方左史脩竹篇 陳子昂 種竹 元稹 竹 逕 偶作 權德輿

露 青竹枝歌 顧況 暑日題道邊樹 王穀 井上桐 陸龜蒙

石上藤 岑參 兔絲 元稹 春草 諶 顧況

禽鳥 王兵馬使二角鷹 杜甫 觀放白鷹 李白

飛鳥操 劉禹錫 百舌吟 劉禹錫 鸚鵡詞 蘇郁

鴛鴦篇 陳子昂 子規啼 韋應物 鷓鴣吟 劉禹錫

春蟬 元稹 江上蚊子 韋楚老

道名 戲題關門 岑參 門前路 陸始 詠 蘇家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韋應物

簡略非世器委身同草木
逍遙精舍居飲水自爲足
累日曾一掃對書常嬾讀
社臘會高年山川恣遊躡
明世方選士中朝懸美祿
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
愧忝郎署迹謬蒙君子錄
俯仰垂華纓飄飄輕轂行
將親愛別戀此西澗曲
遠峯明夕川夏雨生衆綠
孤風飄好路迺不遑宿
明晨下煙闕白雲在幽谷

寄龍坊時在終南山豐德寺讀書

劉春虛

青嶺南山色君與緇錫鄰
深路入古寺亂花隨暮春
紛紛對寂寞久住意亦中
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
晚心復南望山遠情獨親
應以脩往業亦唯立此身
深林度空夜煙月資清真
莫歎文明日曠年從嘔論

題鶴林寺

薛據

直門隱形勝向背臨法橋
松覆山殿冷花藏溪路遙
珊珊寶幡挂發發明屋燒
遲日半空谷春風連上潮
少憑水木興暫忝身心調
新詩雅言方只及山禪侶
鱗

穎山寺後禪院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明高林。
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都寂，但餘鍾磬音。

琅邪山寺

韋應物

愛分幽人隱，茲遊久未遑。
鳴駒響幽澗，前旌耀崇岡。
青冥臺砌寒，綠綺草木香。
填壑齊花界，疊石構雲房。
經制隨巖轉，繚繞豈定方。
新泉洩陰壁，高蘿蔭綠塘。
攀林一棲止，飲水得清涼。
還歸坐郡閣，但見山蒼蒼。

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

宗流絕壁散靈煙，翠澗深巖際。
松風起飄颻，灑塵襟窺蘿翫。
猿鳥解組傲雲林，茶果邀真侶。
觴酌洽同心，曠歲懷茲賞。
行春始重尋，聊將橫吹曲一寫山水音。

五老峯大明觀贈隱者

姚係

雲觀此山北，與君攜手稀。
林端涉積水，派口入斜暉。
乍覺鸞鶴鳴，忽為煙霞飛。
故人清和客，默會琴心微。
丹術幸可授，青龍當未歸。

悠悠平生意此日復相違

石門墨山三山相連有禪堂道觀天下絕境

張詒

茵輪江上山近在華容縣常陟巴丘首天晴遙可見佳客復前諾
芳月愆幽眷及此符守移歡言臨道便既攜賞心客復有送行掾
竹徑入陰窅松崖上空積草共林一色雲與岷峯變探窺石門斷
緣越沙澗轉兩山勢爭雄峯巘相顧眄藥妙靈仙寶境華巖壑選
清都西澗絕金地東敞宴池果接園畦風煙瀟臺殿高尋去石頂
瞻覽天宇徧千山紛滿目百川豁對面綺來雲氣迎人去鳥聲戀
長揖桃源士舉世同企羨

題思禪寺上方

獨孤及

山聞法鼓桴檝登翠屏攀雲到金界合掌開禪局鬱鬱衆山抱
空花雨零老僧拍香磻云是不死亭眇眇千越路茫茫春草青
東山噴百谷繚繞馳東溟目極想何在境照心亦冥驕然諸根空
破結如破瓶下視三界狹但聞五濁腥山中有良藥吾欲曠天形

遊寺有龍潭穴弄玉祠

李華

世事如棋徑雲木深谷口蕙壑移晦明千峯轉前後疑然龍潭上
心勢若奔走開坼秋天光崇騰夏雷吼靈谿自茲夫紆直互紛糾
聽蕙靜復望色無更有定真翠微下高殿映杉柳滴滴洞穴中
憑泉響相扣昔時秦王女羽化年代久日暮松風來簫聲生左右
罕窺神仙籙願結芝朮友安得羨門方青囊繫五肘

聽子規

顧况

接霞山中子規鳥口邊血出啼不了山僧後夜初入定聞似不聞
山月暗

四皓劇

元稹

巢由昔辭山竟舜不得臣伊呂雖急病湯武乃可君四賢胡爲若
千載名氣蓋顯晦有遺跡前後疑不倫秦攻虜天下黷武窮生民
諸侯戰心死壯士眉亦顰張良韓鶴子推碎屬車輪遂令英雄意
日夜思報秦先生相將去不復嬰世塵雲卷在孤岫龍潛爲小鱗
秦皇轉無道諫者鼎鑊親茅焦脫衣諫先生無一言趙高殺二世
先生如不聞劉項取天下先生遊白雲海內八年戰先生全一身

漢家自己定先生名亦振不得為濟世宜哉為隱淪如何一朝起
屈作儲貳賓安存孝惠帝摧頽戚夫人捨大以謀細虬盤而獲神
惠自去竟不甯呂氏禍有因雖懷安劉志未若周與陳皆落子房術
先立道何屯出處貴明白故吾今有云

魚山神女歌辭二首

王維

迎神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瑶席湛清
醑風淒淒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

送神

紛進拜兮堂前日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
山悲急管魚心繁絃靈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
瀟瀟

古社

元稹

古社基址在人散社不神唯有空心樹狐狐截魅人狐惑意顛倒
縣不復聞丘地變城郭花草仍荆榛良田十萬頃占作天荒田

三人義安所逢見不敢前那言空山燒夜隨風馬奔飛聲鼓鼙震
高懸漢賊對返之荆棘盡孤免無子孫孤死魅人醒煙消壇壝存
紀壇舊田依然授有軍而農收村落盈社樹新團圓社公千萬歲
永保利中民

虜事

張陵

今日黃家使國議疊胡兵來未歇春風渭水不敢流恣作六軍
心上血

代北州老翁答

張謂

負薪老翁住北州北望鄉隣生客愁自言老翁有三子兩人已向
黃沙死如今小男新長成明年更徵兵定知此別必零落不
及相隨死生盡將田宅借鄰伍且復伶俜癩土在生本求多子孫及有誰知更辛
苦近傳天子尊武臣強兵直欲靜胡塵寄望自合有長策何必流離中國人

遼西

崔駟

燕郊芳歲晚殘雪凍邊城四月春草合遼陽春水生胡人正牧馬
漢將日徵兵露重寶刀濕沙虛金鼓鳴寒衣著已盡春服誰與成

寄語洛陽使為傳邊塞情

王處士草堂壁畫衡霍諸山

劉長卿

愛此衡霍近卷簾如可擬能令堂上客見盡湘南山青翠千萬狀
飛來方丈間歸雲無處滅去鳥何時還勝事日相對主人常獨閑
清陰滿四壁注氣生重關頗與宿心會看看慰愁顏

題劉相公三湘圖

郎士元

昔別醉衡霍爾來憶南州今朝平津邳兼得瀟湘遊稍辨荆門樹
依然芳杜洲微明三巴峽咫尺萬里流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秋
洛陽拍天末北渚空悠悠枕上見漁父座中常狎鷗誰言魏闕下
自有東山幽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王季友

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棲嶺上雲開簾放出
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予說小
弟丹青能爾為

題澁上人院壁畫古松歌

朱灣

石上盤古根謂言天生朽安知草木性變在畫師手陰深方丈間
真趣幽且閑木文離披勢搓粹中裂空心火燒出掃成三寸五寸
枝便作千年万年物莓苔濃淡意不同一半死皮藏蠹蟲風霜未
必來到此氣色杳似寒山中孤標可翫不可取能使支公道場古

畫竹歌 并序

白居易

竊律郎蕭悅善畫竹舉世無倫蕭亦甚自祕重有終歲求其一竿
一枝而不得者知予天與好事忽寫一十五竿惠然見投予厚其
音高其藝無以答貺作歌以報之凡一百八十六言歌曰

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真丹青已來
唯一人人畫竹身肥腫蕭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蕭
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筍而成由筆成野塘水邊碕
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失筠粉態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
忽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向天竺寺前
石上月東叢八莖踈且寒憶昔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人
別與君相顧空長歎蕭郎蕭郎老可惜手戰眼昏頭雪色自言便

是絕筆時從今此竹尤難得

觀李法書寫美人障子

劉長卿

愛爾含天資丹青有死智無間已得象象外更注意西子不可見
千秋無重還空憐浣紗態猶在否毫閒一笑豈易得雙蛾如有情
惚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華堂翠幕春風來內閣金屏曙色開此
中一見亂人目祇疑行到雲陽臺

石鼓歌

韓愈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
石鼓何周網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
侯劔珮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後萬里禽獸皆遮羅鷄功勒成告
萬世鑿石作鼓墜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
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搗訶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
訛詞嚴義密譜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剟斫
斷生蛟鼉龜鸞翔鳳者羽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
古音鼎鐘水騰龍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

不到秦檜披星宿遺義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
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搗
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裏可立致十鼓
祇載數駱駝文口薦諸太廟比部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
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刺昔別
蘇露節角安置安貼平不頗大厦深慈言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
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媿阿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
爲摩沙白日消月鏤就埋沒六年西嶺空吟哦義之俗書自趁姿媚數
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
無事柄任儒術崇立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懸河石鼓
之歌上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古劍歌

郭元振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
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嗟咨歎奇絕瑠璃玉匣吐
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卒得用防君子身精光

黠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由日親近英雄人
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
氣衝天

摩鏡篇

劉禹錫

流塵蔽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負局生爲我一摩拂萍開淥池滿
暈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走幽室山神祇氣沮野魅眞形出
却思未摩時瓦礫來唐突

贈友人古鏡

失書

我有古持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摩久見秦恣
青於藍水色贈君將照心無使心受惑

團扇歌

劉禹錫

團扇復團扇奉君清暑殿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
蒼蒼兮網蟲漏明年入懷袖別是機中練

彈琴

劉希夷

碧山不岑寂素琴何清幽彈爲風入松崖谷颯以秋庭鶴舞白雪

泉魚躍洪流余欲娛世人明月難暗投感歎未終曲淚下不可收
嗚呼鍾子期零落歸山丘死而若有知魂兮從我遊

江上瑟調

常建

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泠泠七絃遍萬木澄幽陰能使江月白
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徵黃金

聽蜀僧濬彈琴

李白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峯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
餘響入霜鍾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奉和張舍人階中望月思聞雅琴因書事 呂溫

乃遶天上直寂寞江中琴憶爾山水韻起予仁智心疑情在正始
起想疎煩襟涼生子夜後月照禁垣深遠風蕩蘭氣微露清桐陰
方襲緇衣慶永奉南薰

聽彈風入五弦揚袂闕

王昌齡

商風入我絃夜竹深有露絃悲與林寂清景不可度寥落幽居心
颼颼青松樹松風吹草白谿水寒白暮聲意去復還九鬱待一觀

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李白

韓公吹玉笛，惆悵流玉音。風吹縹緲山，萬壑皆龍吟。王子停鳳管，師襄掩瑤琴。餘響渡江去，天涯安可尋。

武昌老人說笛歌

劉禹錫

武昌老人七十餘，手把東令相聞書。自言年少學吹笛，早事曹王曾嘗教。往年征鎮戍，蘄州楚山蕭蕭笛。竹秋當時買，林恣搜索。典刑身上去，如夢古苔蒼。蒼蒼對老節，石上孤生飽。風雪商聲五音，隨石發水中。龍應行雲絕，曾將黃鶴樓上吹。一聲占盡秋，江月如今老去興。猶憶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心。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

題長松樹

宋之問

歲晚東巖下，周顛可悽惻。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中有喬松樹，使君愛之勤。思之尺無寸枝，一生自孤直。

古栢行

杜甫

孔明廟前有老柏，如青桐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
二、尺君臣已異時，雪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
出寒通雪山三，憶在路繞綿亭東，先主武侯同閔宮，崔嵬枝幹郊
原古，空窅窅青，一、墟空落落，洛盤踞，踞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
自是神胎，一、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
重，不露文，一、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齋曾
經寫鸞鳳志，一、莫怨嗟古來才大難為用

與東坡公上史將竹篇并序

陳子昂

東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
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
歎，竊思古人常恐凌也，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處
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之聲。遂
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矣。可使建安作
者相視而笑，解君云：張茂先何敬祖，東方生與其比。肩僕亦以為
知言也。故感歎雅制，作脩竹詩一篇，當有知音以傳示之。

龍鍾生南嶽孤翠鬱亭亭峯嶺上崇峯煙雨下微冥
夜聞鼙鼓叫畫聒泉壑聲春風正淡蕩白露已清冷
哀響激金奏密色滋玉英歲寒霜雪苦含彩獨青青
豈不厭凝冽羞比春木榮春木有易歇此節無周零
始願比金石終古保堅絀不意伶倫子吹之學鳳鳴
遂偶雲龕瑟必張樂奏天庭妙曲方千變蕭韶已九成
信蒙彫斷美常願事遷靈馬馳翠剡駕伊鬱紫鸞
竹生結交羸臺女吟弄昇天行攜手登白日遠
遊臺赤城低昂玄鶴舞斷絕彩雲生永隨衆仙去
三山遊王亨

種竹并序

元稹

昔樂天贈余詩云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
余秋來種竹廳下因而有懷聊書十韻

昔公憐我直比之秋竹竿秋來苦相憶種竹廳前看
失地顏色改傷根枝葉殘清風猶淅淅高節空團團
鳴蟬聒暮景跳蛙築幽欄壁土復晝夜梢雲良獨難
丹丘信云遠安得臨仙壇泐瘴冬草綠何人驚歲
寒可憐亭亭榦一一青琅玕孤鳳竟不至坐傷時節
闌

竹筵偶作

權德輿

退朝此休沐蘭戶無塵氛支策入幽逕清風隨此君琴觴恣偃傲
蘭蕙相益蓋幽賞方自適林西煙景曛

露青竹枝歌

顧況

鮮于仲通止當年章仇兼瓊在蜀川約束蜀兒採馬鞭蜀兒採鞭
不敢眠橫截斜飛飛鳥邊繩橋夜上層崖巔頭插白雲跨飛泉採
得馬鞭長且堅浮漚丁子珠累累灰煮蠟借光爛然章仇兼瓊持
上天上天雨去路何其偏飛龍闕殿馬數千朝飲吳江夕秣燕紅塵
撲轡汗濕韉師子麒麟聊比肩曲江昆明洗刷牽四蹄躡浪頭俯
天蛟龍稽顙河伯虔拓羯胡鷄脚手鮮陳闕韓幹丹青妍欲貌遊
未貌眼欲穿金鞍玉勒錦連乾騎入挑花楊柳煙十二樓中奏管
絃樓中美人奪神仙爭愛大家把此鞭祿山入關關破年忽見揚
州北邸前祇有人還下一錢亭亭筆直無皺節磨將形相一條鐫
市頭格是無人別江海賤臣不拘縛垂鞞挂影西窗缺稚子負衣
挑仰亦家僮拾薪幾拗折玉潤猶帶玉壘雪碧鮮似染蒼弘血蜀

所稱道子與烟相如橋上文君絕往年策馬降至尊七盤九折
劍門穆王八駿超崑崙安用并舟孤生根聖人不貴難得貨命玉
珊瑚誰買恩

暑日題道邊樹

王穀

火輪迸焰燒長空浮埃撲面愁濛濛走馬喘不進忽逢碧樹
宮清風清風留我移時住滿地濃陰懶前去却歎人無及物功不
似團團道邊樹

井上桐

陸龜蒙

美人傷別離汲井常待曉秋心因轉轉轉起雙棲鳥獨立傍銀牀
碧桐風嫋嫋

石上藤

岑參

石上生獨藤弱蔓依石長不逢高枝引不得凌空生何處堪託身
蒸君長萬丈

免絲

元稹

人土莫依倚不守事不成君看免絲其絲與荆荆榛易象密

白鳥瑣亂鳴，下有狐兔窟。金戈不縱橫，想盡去柔蔓。與之并
臂會，寧可死。天傳死無名，姓猶日中。出城時，一土生俊鵲，渡海食
應龍。昇天，一雲物本特達，不復在。錦繡衣，何者荆棘與飛蓬。

春早詩

顧況

春早不解行，隨人上東城。正月多編絲，千里萬里傷人情。

兵馬使二首 一 雁

杜甫

悲喜新猶在，石龍度哀氣。杖屨呼吟出，萬里之長江。迴風陷日
光，動雨海翻倒。壯士聞將軍，五帳出雲氣。鷹猛腦，徐侯穆目
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白兔不自忙。鷲虎野羊，俱歸身鞬上。鋒稜十
二，解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岷嶺虞泉入馬蹄，白羽
曾肉三後視，敢決豈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
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山谷梟。鸞鳥分。

觀於白鷹

李白

八月邊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雲，百里見秋毫。

飛鷹錄

西昌錫

鳥飛香青雲裏鳶鳴蕭蕭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前頭
聲相似長空悠悠霽日懸六翮不動疑非煙游鷗翔鴈出其下
雲清景相迴旋忽聞飢鳥噪相聚瞥下雲中爭腐鼠勝音礪吻相
喧呼仰天大嚇疑鷓鴣畏人避犬投高處俛啄無聲猶窺青鳥
自愛玉山禾仙禽徒貴華亭露撲嫩危巢向暮時陪鯁飽腹蹲枯
枝遊音秋彈一毫肘臆碎羽分人不悲天生衆禽各有類威鳳文
章在仁義鷹鳥隼儀形螻蟻心雖能矣天何足貴

百舌吟

曉星寥落暮雲低初聞百舌聞關啼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
墜紅雨笙篳百轉音韻多黃鸝吞聲鷺無語東方朝日遲遲升迎
風弄景如自驚數聲不盡又飛去何許相逢綠楊路絲蠻宛轉似
娛人一心百舌何紛紛少停歌聽墮珥妖姬和睡聞可憐
光景何時盡誰能低徊過鷹隼張羅自不關潘郎挾彈無情
損天生羽族爾何微一端萬變乘春輝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實無

言萬下飛

鸚鵡詞

蘇郁

莫把金籠閉鸚鵡，玉籠分明解人語。忽忽天已向君前，語三十六宮
愁幾許。

鸚鵡詞

陳子昂

飛飛鸚鵡，爲鳥舉翼相敬，俱來涼潭裏，共向白雲涯。音容相眷戀，
羽翮兩凌逐。蘋萍戲春渚，霜鬣遶寒池。浦沙連淨汀，樹拂潭壺
年年此遊翫，歲歲來追隨。隨鳳皇起丹穴，獨向梧桐枝。鴻鴈來紫塞，
空憶稻梁肥。鳥啼倦，依託鶴鳥傷，別離豈若比。雙禽翻飛不異林，
別羽清江浦。交頸紫山岑，交章負奇色。和鳴多好音，聞有鴛鴦絳。
復有鴛鴦絳，特爲美人贈。勗此故交心。

子規啼

韋應物

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啼一聲。鄰家婦抱兒泣，我獨展轉
何爲情。

鸚鵡吟

劉禹錫

朝陽有鳴鳳，不聞千萬祀。鸚鵡催衆芳，長聞先入耳。秋風白露曉，

是爾啼時如何上春日唧唧滿庭飛

春蟬

元稹

自東歸日獸苦春鳩聲作詩憐化工不遣春蟬生及來商山道
山深氣不平春秋兩相似出多百種鳴風松不成韻蜩蟾沸如羹
豈無朝陽鳳羞與微物爭安得天上雨奔渾河海傾蕩滌及時氣
然後好清明

江上蚊子

韋楚老

搔挾翅亞紅腹江邊夜起如雲哭請問貧婪一點心腐肉填腹幾
多是越女如花住江曲寒蟻夜夜疑雙綠任君撩亂錦窻中十幅
輕綃圍夜主

戲題關門

岑參

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鷓鴣飛還從舊路歸

門前路

陸龜蒙

前向城路直復一曲曲去日以遠直行日暮宿何必日中還

曲余前棘關

文粹卷第十七之上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文粹卷第十七之下

古調十一 總五十六

吳興姚

月生句 劉岳

把酒問月 李白

月蝕詩 盧仝

明河篇 宋之問

賀雨詩 白居易

洛陽清明日雨霽 李益

詠露 李益

小雪 韓偓

秋風引 劉禹錫

竹窓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李益

江湧 觀海 柳孤

北渡 觀海 韓偓

題玉潭 獨孤

後過揚子江 施肩吾

青漢水辭 李益

心軒 送潮辭 李益

引泉詩 陸龜蒙

賦得 送流泉歌 李益

明冰篇 陸龜蒙

殿前曲 王昌齡

送 送 王維

二閣辭 劉禹錫

送 李益

神仙 碑山詩 吳筠

送 李白

丁子喬

宋之問

仙之辭

李白

夢李白峯前

常建

調笑詞

李賀

少室山韋鍊師昇仙歌

韋應物

青牛口梁鍊師仙居

楊衡

玄都壇歌

杜甫

金板山中道上

韋應物

洗心

道士司馬退之

齋心

王昌齡

寄萑蒲

張籍

金瑤上珮歌

顧況

月生句

劉猛

月生十五前日望光彩圓月滿十五後日畏光彩瘦不見夜花色
一樽成暗酒匣中苔背銅光短不遍空不惜補明月慙無此良工

把酒問月

故人賈淳令余問之

李白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盃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
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
知曠向雲間沒白兔擣藥秋復春姮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
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鍾森森萬木皮殭
立寒氣昂昂身頑無風巖銀盤從海底出出來照我草屋東天色糾
滑凝不流冰光交貫寒腫臃初疑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
夜比竝不可變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輪中如壯士斧斫壞柱
似雪山風拉擢百鍊鏡照日平地埋寒灰火龍珠飛出腦却入
蚌蛤胎搥環破壁眼有盡當公一搭如煤炷磨躑躅跡須臾閒便
似萬古不可開不料今神教出大狼狽星如撒沙出爭頭事尤
大奴婢炷燈看點茶如試官一夜吐酸涎如吐虹孔隙千道射戶外
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念此日月第七陰太陽精皇天要識
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以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
天公行道何由行吾見日月有蝕言蝕月月光滅朔月掩日
日光缺兩眼不相攻此日月之蝕也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
盲言惡天似人好色則天地之氣不交時萬物不嬌榮青山破瓦
色涿水冰峰嶸存枯無以道為死何聲氣冬何所好偏使一日

青又聞古老說蝕月蝦蟆

符圖

汝腹如此擬駭阿誰生

可從海窟來便解緣青冥

頂塞所化成黃帝有二目

帝舜重瞳明二帝縣四目四海之光輝吾不遇二帝澆漓不可知

何故瞳子上坐受此毒欺長

白兔擣靈藥恰似有意防姦非藥

成滿口不中度委任白兔夫何為憶昔是為七十日燒九州金鑠

水銀流玉燭丹沙燠六合烘為噀心公曾百憂天見荒心憂敦然

發怒決洪流立擬沃穀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乃日月萬國赤二

戢戢生魚頭此時九御導九日爭侍節幡麾七幢旒駕車六九五

十四頭蛟螭吐雷電之火轉汝若蝕開齒齧輪御轡執索相鉤拉

蕩轟轟汝汝喉紅鱗鱗鳥燒口快羽鬣倒側聲醞鄒撐腸拄吐瀉

彌如山丘自可飽死更不偷不獨填剝坑亦解荒心憂恨汝時當

食埋頭擗腦不肯食不當食張脣哆嘴食不休食天之眼養逆食

安得上帝請汝劉鳩呼人養虎被虎齧天媚墓被螭掩乃知恩

類一自作孽孽吾見患眼人必索良工訣想天不異人笑眼

一安得常娥氏來習扁鵲術手操春喉戈去此瞞上物初既

臍既久如抹漆但恐功業成便此不吐出玉川子又涕泗
再拜額榻沙土中地上蟣蟲臣全告訴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
割妖墓礙腸皇天不為臣立梯磴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
封詞付與小心風敗排闥闖入紫宮密遞玉几前劈拚奏上臣公
頑愚曾敢死精干夫甚長東方為龍角插戟尾揮風當心辟明堂
統領三百六十鱗蟲坐治東方宮月蝕不救稜安用東方龍南方
公為赤發血項長尾短飛跋刺頭戴弁冠高達栴月蝕鳥宮十二度
鳥為居亭主人不覺察貪向何人家行赤口毒古毒虫蝨頭上喫却
月不啄殺虛眼鬼眼赤突窺鳥罪不可雪西方攫虎立揭揭為為
牙鑿為齒偷犧牲食封豕大豨一變固當較美見似不見是何道
理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准擬錯准擬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
殼加入獄蛇筋束緊束破殼寒龜夏鼈一種味且當權其肉一底板
沒信欺唯堪支牀脚不中鑽灼與天下卜歲星生福德官爵奉董
秦刃傳繫毒生覆戶無衣巾天失眠不弔歲星胡其仁受惑矍鑠
公執法大不中月明無罪過不糾蝕月蟲年年十月朝太微支盧

謫罰何災凶土星與土性相背反養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
敗今夜月蝕安可會太白真將軍怒激鋒鏑生恒州陣斬酈定進
項骨蹄其春蔓菁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辰星任廷
尉天律自主持人命在盆底固應見天盲時天若不肯信試喚皇
帝鬼一問而今三台文章宮作上天紀網環天二十八宿星落尚
書郎整頓排班行劍握他人將一四太陽側一四天市旁操斧火大
匠兩手不怕傷弧矢引滿反射入天狼呀呀明煌煌癡牛與駁女
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遙相望蚩尤簸旗弄旬始搥天鼓
鳴璫琅柱交龍蛇行眉目森森張夫狗下舐地血流何滂沱諸葛
萬萬黨禱架何可當昧日豐成就害我光明王請留此斗一星相
北極指揮萬國懸中央此外盡掃除沙磧如山閔贖我父母先當
時怕星沒殞雨如抨漿似天會事發叱喝誅姦狂何故中道廢自
遺今日殃善善又惡惡郭公所以亡願天神聖心無信也人中央
川子詞詠風色緊格格近月黑暗邊有似動劔戟須臾看星精兩
初日決坼初露半个壁漸吐滿輪魄衆星盡原赦一蠶獨許碎籜

壯忽脫落依舊挂穹碧光彩未蘇來慘淡一片白柰何萬里光受
此吞吐厄再得見天眼感荷天地力或問玉川子孔子脩春秋二百四
十年月蝕盡不收金子咄咄詞頗合孔意不玉川子焚蒼或請聽
這遭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蝕不見收余命
唐天口食唐土唐禮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沴無
有小大瘡安引衰周研覈可否日分晝月分夜辨寒暑一主刑一
主德政乃舉孰爲、面上一目偏可去願天完兩日照下萬方土
更不贅萬萬古

明河篇

宋之問

八月涼風天氣晶萬里無雲河漢明昏見南樓清且淺曉落西山
縱復橫洛陽城闕天中起長河夜夜千門裏複道連樓共蔽虧畫
堂瓊戶持相宜雲母帳前初汎濫水精簾外轉逶迤倬彼昭回如
練白復出東城接南陌南陌行人去不歸誰家今夜擣寒夜怨鷺驚
機上踈螢度鳥鵲橋邊一鴈飛鴈飛螢度愁難歇坐見明河漸微
沒已能舒卷任浮雲不惜光輝讓流月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

槎一問津更辨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賀雨詩

白居易

皇帝崩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交春暮不雨旱熒熒上心念下民
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已詔殷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
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誅劉闢一舉靖巴邛二年戮李錡
不戰安江東顧惟眇眇德遠有魏魏功或者天降沴無乃儆予躬
上思蒼天戒下思致時雍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進獻
乃命賑飢窮宥死降五刑責已寬三農宮女出宣徽殿馬減飛龍
庶政靡不舉皆出自宸衷奔騰道路人僣樓田野翁歡呼相告報
感泣涕零皆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纔七日和氣生沖融
疑爲油油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復濛濛萬心春熙熙
百穀青芄芄人變愁爲喜歲易儉爲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衆同
皇天及后土所感無不通冠珮何鏘鏘將相及王公臨舞呼萬歲
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獻大聰
君以明爲聖臣以直爲忠敢賀有其然亦願有其終

洛陽清明日雨霽

李正封

昨日清明天
夜來嵩少雨
千門尚煙火
九陌無塵土
酒醪河橋
滿
宮殿午遊人
戀芳草
半犯嚴城鼓

詠露

李正封

霏霏靈液垂
雲表無聲落
驚蟄樹急玄
蟬灑池淒
皓鶴流
鸞清
遠
飛
月
澄
高
閣
清
潤
玉
堂
簾
惜
寒
金
井
索
佳
人
比
珠
淚
坐
感
紅
綃
薄

山雪

韓偓然

夕陽在
西
峯
疊
翠
繁
殘
雪
狂
風
卷
絮
迥
驚
猿
攀
玉
折
何
意
山
中
人
誤
報
山
花
發

秋風引

劉禹錫

何處秋風至
蕭蕭送鴈羣
今朝入庭樹
孤客最先聞

竹窻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李益

微風驚暮坐
臨牖思悠哉
開門復動竹
疑是故人來
時滴枝上露
似雨色
蒼翠當一入
幌為拂綠琴埃

觀海

獨孤及

北登渤海島迴首棄東門誰尸造物功鑿此天池源頌洞吞百谷
周流無四垠廓然混茫際望見天地根白日自中吐扶桑如可捫
迢遙蓬萊峯想像金臺存秦帝告經此登臨異飛翻揚旌百神會
望日翠山奔徐福竟何成羨門徒空言唯見石橋足千年潮水痕

山陵口觀海

詩據

浙工漫湯湯近海熱氣彌廣在昔胚混凝融爲百川長地形失端倪
天色滯滯濛濛東南際万里極目遠無象山影乍浮沉潮波忽來往
孤帆或不見掉歌猶響像日暮蒼長風起客心空振蕩浦日霞未收
潭心月初上林嶼綫迢迢亭臯時偃仰歲晏訂蓬瀛真遊非外
獎

題玉潭

獨孤及

碧玉徒強名冰壺難比德唯當寂照心可並淵淪色

及第後過揚子江

施育吾

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於天今日步春草
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

春秋僖公四年齊桓公合諸侯之師盟于召陵責楚之苞茅不入
問昭王南征而不復葬子使屈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
不供給昭王南征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按昭王南征至漢州人
膠其舟王遂溺死杜預曰當時漢水未屬楚杜之注其爲謬哉且
楚實殷之始封楚苦縣瀨鄉在漢水東北六百餘里則漢水於西
周之際豈未屬楚乎又詩云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東荆
之水鄭玄注云深入方城之阻也方城今在漢水北三百里豈昭
王時未屬楚乎屈完以齊桓所問之大不敢他對但請自問於水
濱之人言我不之知也漢實屬楚久矣夫山林川澤天子祀之必
有其神楚人膠其船而禍其君神不能福神之罪也余過漢見其
波濤滉漾而責其水辭曰

漢之震方風波四之雖有風波不如蹄涉之水蹄涉之水不爲下
國而傾天子漢之深兮其限莫量雖云其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
之汪不爲下國而溺天王漢之美者曰魴吾雖飢不食其魴恐汙

吾之飢腸

迎潮送潮辭

陸龜蒙

余耕稼所在松江向旁田疇無一不有溝通浦漑而朝夕之潮至焉
天萬雨則輒而留之用以滋潤也既及物之功甚鉅其靡壯淫逸
擊豔聽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適於之則默以退有類乎君子之道
詭而感之作迎潮送潮辭一首寄越於潮人之末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激兮海濤共鷗巢卑兮漁釣短遠山午落
光爛爛潮之德兮無際既示其大兮示其細密幽人兮欲其
寂寞流連兮依稀舊痕濡餘澤福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于
元

右迎潮

萬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羅汀霞竟兮水鼓拈風
心兮愁輝孤大鏡望兮微將醫腦搜瀾浴兮斂然而退愛長其
數一幅巾兮無纒可濯拭生塵兮掉有衣悵潮之還兮吉猶

右送潮

三泉詩莊州龍興觀老君院作

上嗣亡文載吾宗刺桓川余來拜旌戟詔下之明年是時春三月
綏新花燁照風飄百萬髻上插黃金鈿後以道士館置榻于東
滿院聲碧樹空堂形老仙本性樂澹澹及來更虛玄焚香禮首
隨手披靈編新定山吊用鳥語獨蟻然除抹淨晴日不見蒼岩
上有翠雲峯下有增城臺分數下山落處山岬浮寒巖入爛
駭破西窓眠支節起聲音瓜女過龍吏送呼三 畚誦之聖孝共空
業薄一派臨流帶與斜之工之拋落落寒清和幾賦狂奴七日湖
縮到踈攔下此光潑半散灑河飛灰圓勢東一 吹挂瀉色孤從思
曾聞瑞地溜亦灌朱草田鳥雀雀集鸞舞力煙 各向按桂枝
神靈氣馳奔船以當玄元家山目者道德篇上善可比 斯又米五
千精靈若在此肯信微波傳不擬爭滴瀝遠應會夢洲遇中門後飛
箭中勢河青天必有學真子鹿冠秋鶴顏女能輔余十日使跡真
泥

賦得三峽流泉歌

李季蘭

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水常自聞玉琴奏出轉哀
夢中聽一水迢迢幾千里一時流入幽閨裏巨石崩崖
下土飛沙逐浪絃中起初疑貞然含雷風復似嗚咽流
不通迴瀾曲瀨意將盡雨復滴灑乎沙中憶昔阮公爲
此曲能使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畢還一彈願比流泉鎮
相續

明冰篇

信嘉嘉謨

北陸蒼茫河海凝南山闌干晝夜冰素彩峨峨明月
升深山穴窮谷不自見安知採斲備嘉薦陰房固涸
掩寒扇陽春二月朝始融春
光潭沲度千門明冰時出御至尊彤庭赫赫九儀
備要月王煌煌千官事明冰畢歲周在位憶昔沙朔
寒風漲崑崙長河冰始壯漫
河峻嶒積亭障萬壑鳥鴉江上來禁苑池臺冰復
開搖春涵綠映樓臺
遊歌七月王風始明冰藏
用照物軌四時不忒千萬祀

殿前曲

王昌齡

貴人擁旆殿前催香風吹入殿後來仗引笙歌大宛
馬白蓮花發照池臺

西施篇

王維

豔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越溪女暮作吳宮妃
日豈殊象貴來方悟稀邀人傳香粉不自著羅心
小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
寄謝美家子效頻運安可希

三閨詞

吳音四首

劉禹錫

貴人三閨上日晏未梳頭不應有恨事嬌甚却成愁
珠箔曲瓊鉤子細見揚州北兵那得渡浪語聲悠悠
沉香帖閣柱金縷畫門楣迴首絳帷下已見黍離離
三人出智井一身登櫓中朱門謾臨水不得見鱸魚

霓裳羽衣曲

李賀

開元太平日萬國賀豐成利天國歌舊曲下座流新制
鳳管凌參差霞衣散搖曳宴罷水殿空齋餘春草細
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

遊仙十八句

道一吳筠

啓冊觀往載搖懷考今情終古已寂寂塵世何營營
悟彼乘仙妙

超然會至精凝神天沖玄化服凌人清心同宇宙廣體合雲霞輕
舞風吹羽蓋慶寶拂霓旌龍駕朝紫微後天保八兮豈如寰中士
軒冕矜暫榮

鸞鳳棲瑤林鸚鵡集平楚飲啄永殊好
立節慕高舉解茲區中戀結彼霄外
懸俗從遷謝尋心去論沒三元有真人
入夜飲黃月百關彌調暢方寸益清越
不覺隨玉皇焚香計息融

西嶺初定錄束華已按之二宮無遺讓七洞昇

心微玄化并一朝出天地億載猶童嬰使我

怡神在靈府皎皎含清澄仙經不吾欺暫舉信有

而今果天矜豈非陰功著乃致白日昇焉用過洞府

高真誠寥邈道今不我遺孰謂姑射遠神人可同

飄飄出天垂不理人自化神疑物無疵因知至精感

入海廣無際三山高不極金臺羅中天羽客恣遊息

虹芝繞琪食嘯歌自忘心騰舉寧假翼保壽同三光安能幾千億
將過太帝宮蹙詣扶桑處真童已相訝爲我清宿霧海若寧洪濤
義和止奔馭玉雲絃層閣八景動飛舉青霞端可挹丹桂時一遇
留我宴玉堂歸軒不令遽

欲趨洞陽界試覽丹極表赤帝躍火龍炎官控朱鳥導茂昇絳府
長驅出天杪陽靈赫重暉四達何皎皎爲爾流飄風羣生遂無天

予因詣金母飛蓋超西極遂入素中天停輪太濛側若華拂流影
不使白日匿傾曦復亭午吝無曠色道化隨感遷此理誰能測

九龍何蜿蜒載我昇雲網臨眺懷舊國風塵混蒼茫依依遠人寰
去去瀛帝鄉上超星辰紀下視日月光倏已過太微天居煥煌煌

停驂太儀側執籥服金闕前肅肅承上帝繡綃會羣仙鴻禧發靈香
寶璽垂紫鈿天玉醴洽中座霞膏充四筵良期無終極倏仰移億年

無間妙世瀾澄微真鑒通瓊林九霞上金閣三天中飛蚪躍塵空
翔鶴搏靈風撫影彼玉京會仙期六合同

予昇至陽源欲憩明霞館飄飄瓊輪舉曄曄金景散結虛成萬劫

高妙感可翫三山鬱嵯峨琅海杳無岸
暫賞過千椿遐齡誰復弄招攜紫陽友
合宴玉清臺排景羽衣振浮空雲駕來
靈播七曜動瓊障九光開鳳舞龍璫奏
蚪軒殊未迴

高昇紫極上宴此玄都岑玉蕊散奇香
瓊珂流雅音靈風生大漠習習吹人襟
體混希微廣神凝空洞深蕭然宇宙外
自得乾坤心

上元夫人詩

李白

二元誰夫人偏得王母嬌嵯峨三角髻
餘髮散垂垂雲裘被青霞露身著赤霜
袍手提羸女兒閑與鳳吹簫眉語兩日
笑忽然階下聽

王子喬

宋之問

王子喬愛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
搖瑟鳳吹笙乘騎雲氣青日精喻日精
長不歸遺廟今在而人非空望山頭草
草露濕君衣

玉真仙人詞

李白

玉真之仙人時往太華峯清晨鳴天鼓
颺以騰雙龍弄電不輟手雲衣無蹤幾
時人少驚王母應相逢

夢太白西峯

常建

夢寐昇九崖香霏逢元君貴我太白岑寥寥辭垢氛結宇在星
漢冥林閉氛氲蒼極覆餘翠巾鷗生片雲時往溪谷間孤亭晝仍
曠松峯引天影石漸清霞文括目緩舟趣齊心投鳥羣春風又搖
擺潭島花紛紛

苦竹調笑引

李賀

請說軒轅在時事冷倫采竹二十四伶倫采之自崑丘軒轅以之
調元氣當時白帝上天時二十三管或相隨唯留一管人間吹無
德不能得此管此管沈埋虞舜祠

少室山韋平鍊師昇仙歌

皇甫冉

紅霞紫氣甚氲氲絳節青童迎少君忽從林下昇天去空使時人禮
白雲

宿青牛谷梁鍊師仙居

楊衡

白雲亦入青牛谷青牛道士留我宿可憐夜久月明中唯有壇邊
一枝竹

玄都壇歌

杜甫

故人昔隱東家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
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
母書下雲旗翻。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鎖高垂不
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寄全椒山中道士

韋應物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窮巷底東荆，新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
遠慰風雨夕。落葉遍空山，何處尋行跡。

先心

道士司馬退之

不踐名利道，始覺塵土腥。不味稻粱食，始覺神丹清。羅浮奔走外，
日月無短明。山色有无中，萬物皆有情。誰知五湖外，萬里無新聲。君
有出俗志，不肯負英雄。名傲然脫冠帶，身如雲裏仙人。情去矣，丹青
事向曉，雲冥冥。

齋心

王昌齡

女蘿蘂色石壁水，幽濛濛紫萼萼。蕃花娟娟寒露中，朝飲花上露。
夜卧松下風，雲英化為水。光彩照我同，日月蕩精魂。寥寥去行空。

寄葛蒲

張籍

石上生葛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頭青面如雪。逢人寄君一絳囊，書中不得傳此方。君能來作棲霞侶，與君同入丹玄鄉。

金璫玉珮歌

顧況

贈君金璫，太霄之玉佩。金鎖禹步之流珠，玉嶽真君之秘籙。九天丈人之寶書，東井沐浴辰巳畢。先進洞房，上奔日借問君從何處來。
其與綺女機邊出



1958 (195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粹卷第十八

古調二十三

總一百三十六首

吳興號

鉉

纂

感寓二十八首 陳子昂

感寓七首 張九齡

感寓 權德輿

效陳拾遺子昂感寓一首 司空圖

古意二首 孫郢

詠史詠史十首 李華

詠史 高適

詠史二首 釋皎然

詠史二首 劉禹錫

詠史四首 盧照鄰

讀李斯傳 曹鄴

慨歎出關作 魏徵

隴右途中遭非語 貞半千

書懷 劉幽求

自紀 皇甫松

贈友人 呂溫

贈韓愈二首 孟郊

贈喬林 劉昫

寄唐生 白居易

華下 司空圖

傷時二首 孟雲卿

封丘作 高適

街西居三首 姚合

效陳拾遺子昂 司空圖

感時 司空圖

夜坐

張說

無可奈何歌

白居易

逢白公

元稹

感懷

費冠卿

贈崔純亮

孟郊

客喜

賈島

有所思

宋之問

秦人謠

占之奇

時興

楊貴

聞磬有感

呂溫

野田行

于鵠

贈馮宿

李觀

偶然作二首

呂溫

及第後答潼關主人

呂溫

朝飢

賈島

九日酬顧少府

高適

感物觀王篇

陳子昂

素絲

陸龜蒙

李都尉古劍

白居易

廢琴

白居易

廢瑟辭

張籍

說劍

元稹

春桂問答二首

王績

養執鳥辭

劉禹錫

對菊

賈島

直釣吟

盧仝

競渡

元稹

冬日見牧牛人擔青草歸

張說

道州觀野火

呂溫

諭寶貝二首

元稹

晉書卷三十一 劉善錫

衡州春旱二首

呂溫

尋人偶題

邵真

題花樹

楊衡

惜花

陸龜蒙

秋感 秋日

耿緯

秋久懷遠

孟郊

蟋蟀詩

維德

秋思

司空圖

在郡秋懷二首 張山餘

感寓二十八首

陳子昂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太極生天地
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

蘭若生春百夏華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
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蒼蒼丁零塞今古緬荒途亭城何摧兀暴骨無全軀黃沙暮南起
白日隱西隅漢甲三十萬曾以事匈奴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

樂羊爲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忘吾聞山中相
乃屬放鹿兒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

市人矜巧智於道若童蒙傾奪相夸侈不知身所終曷見玄真子
觀世玉壺中杳然遺天地乘化入無窮

吾觀龍變化乃知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留行古之得仙道
信與元化并玄感非象識誰能測淪冥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
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

白日每不歸青陽時暮矣茫茫吾何思林卧觀無始衆芳委時晦
鷓鴣悲鳴耳鴻荒古已頽誰識巢居子

吾觀崑崙化日月淪洞冥精魄相交構天壤以羅生仲尼推太極
老聃貴窈冥西方金仙子崇議乃無明空色皆寂滅業緣定何成
名教信紛藉死生俱未停聖人秘元命懼世亂其真如何嵩公輩
談譎誤時人先天誠爲美階亂禍誰因長城備胡寇羸禍發其親
亦精既迷漢子年何救秦去六桃李花多言死如麻

深居觀元化怫然爭及顛屢動相啖食利害紛疑疑便便夸毗子
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鐸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七雄方龍戰

天下久無君等榮不足貴道長晦文舒可樂宇宙卷之不一
豈徒山木壽空與鹿鹿群

呦呦南山鹿離昏以媒和招搖青桂樹幽蠹亦成科
榮耀紛如何怨憎未相復親愛生禍羅瑤臺傾巧笑玉杯
誰見孤城樹青青成斧柯

林居病時久水木憺孤清閑則觀物化悠悠念無生
朱火已滿羸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

臨歧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
瑤臺成故丘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

貴人難得意賞愛在頃臾莫以心如王採他明月珠
昔稱天北子今為春市徒鷓鴣悲東國麋鹿泣姑蘇
誰見鴟夷子扁舟去五湖

聖人去已久公道緬良難蚩蚩夸毗子堯禹以為謾
驕榮與巧勢利處相干燕王尊樂毅分國願同歡
魯連讓齊爵遺組去邯鄲

伊人信往矣感激為誰歎

幽居觀六運悠悠念群生終古代興沒豪聖莫能爭
三季淪周

七雄漢秦嬴復闢赤精子提劍入咸京炎光既無象晉魯復縱橫

堯禹道已昧昏虐勢方行豈無當世雄天道與胡兵咄咄安可

持懸而未醒仲尼溺東夏伯陽適西溟大運自古來旅

透迤世已久骨鯁道斯窮豈無感激者時俗類此風灌園何甘鄙

皎皎於陵子世道不相容嗟嗟張長公

聖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臺亦可論吾聞西方化

清淨道彌敷奈何窮金玉彫刻以為尋雲構山林盡瑤圖珠翠煩

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適增累於智道逾昏

六六幽且默群議曷嗤嗤聖人教猶在世運久陵遲一繩將何繫

憂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為塵所欺

蜻蛉遊天下與世本無患飛飛未能止黃雀來相干穰侯富秦寵

金石以交歡出入咸陽裏諸侯莫敢言寧知山東客激怒秦王

布取丞相千載為辛酸

微知歲晏斧柯始青青況乃金天夕浩露霑群英登山空守

白已西溟雲海方蕩瀟孤麟安得寧

寶鼎集卷之海雄嶼珠樹林何如美人意驕愛比黃金殺身從漢
委羽玉堂陰矯旒光首飾葳蕤爛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
多材信爲累歎息此珍禽

翠瓶者誰子妖服當青春三五明月滿盈盈不自珍高堂委金玉
徵纒愁千鈞如何負公鼎被奪英時人

玄蟬號白露茲歲已蹉跎羣物從大化孤英將奈何瑤臺有青鳥
遠食玉山禾崑崙見去鳳豈復虞雲羅

若哉穆天子好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城眉目耽瑤臺樂
豈傷桃李時青苔空萎絕白髮生羅帷

朝發宜都渚浩然思故鄉故鄉不可見但見巫山陽巫山彩雲沒
高丘正微茫佇立望已久涕淚霑衣裳豈茲越鄉感憶昔楚襄王
朝雲無處所荆國已淪亡

昔日章華宴荆王樂荒淫霓旌翠羽蓋射光雲夢林竭來高堂觀
張望雲陽岑雄圖今何在黃雀空哀吟

丁亥歲云暮西山事甲兵鷹糧而叩道荷戟爭羌城嚴冬陰風勁

窮岫油雲生昏黷無晝夜羽檄復相驚攀踞萬仞崩危遠九冥
籍籍峯壑裏哀哀冰雪行聖人御宇宙聞道太階平肉食謀何失
葵藿萑緬縱橫

可惜瑤臺樹灼灼往人姿碧華映朱實攀折青春時豈不盛光寵
榮君白玉墀但恨紅芳歇凋傷感所思

竭來豪遊子勢利禍之門如何蘭膏歎感激日生怨衆趨明所避
時棄道猶存雲泉既已失羅網與誰論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
唯應白鷗鳥可爲洗心言

索居獨幾日炎夏忽然衰陽彩皆陰翳親友盡睽違登山望不見
涕泣久連綿而宿夢感顏色若與白雲期世中驕豪子駢逐正蚩蚩
蜀山與楚水攜手在何時

金鼎合神丹世人將見欺飛飛騎羊子胡乃在蛾眉變化固幽頽
芳菲能幾時疲病苦淪世憂痼日侵淄眷然顧幽褐白髮滿滌淒
朔風吹海樹蕭條邊已秋亭上誰家子哀哀明月樓自言陰燕客
結髮事遠遊赤丸殺吏白刃報私讎避仇至海上被役此邊州

胡鄉三千里遼水復悠悠每憤胡兵入常爲漢國蓋何知七十載
白首未封侯

本爲貴公子平生實愛才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西馳丁令塞
北上單于臺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悠誰言未忘禍謗言成塵埃
浩然坐何暮喜蜀有峨眉念與楚狂子悠悠白雲期時哉悲不會
涕泣久漣漣夢登緱山穴南采巫泣芝探元觀竒化遺世度雲螭
婉孌將永矣感吾不見之

朝入雲中郡北望華于臺胡秦何密邇沙朔氣雅哉藉藉天駟子
獨狂已復來塞垣無名將亭埃空崔嵬咄嗟吾何歎邊人添草萊
什尼探尤化幽鴻順陽和大運自盈縮春秋遞來過音颺忽張怒
萬物相紛翻演海皆震蕩孤鳳其如何

感萬七首

張九齡

蘭葉春生感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爲佳節誰知林棲者
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幽林歸獨臥滯慮洗孤清持此謝高鳥因之傳遠情日夕懷空意

人誰感至精飛沉理自隔何所慰吾誠

魚遊樂深池鳥棲欵高枝嗟爾蜉游羽薨薨亦何為有生豈不化
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浩歎楊朱子徒然泣路岐
孤鴻海上來池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珍木巔
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
吳越數千里夢寐今夕見形骸非我親衾枕即鄉縣化蝶猶不識
川魚安可羨海上有仙山歸期覽神變

抱影吟中夜誰聞此歎息美人適異方庭樹銜幽色白雲愁不見
滄海飛無翼鳳皇一朝來竹袍此可食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書札欲寄雙飛翼冥冥獨不見
耿耿徒絃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
極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感寓

擁德輿

殘雨倦欹枕病中時序分
秋葉一夜隔窗聞虛室對搖落
晤言無與群真心試觀化世故如絲
勢但看爲疾天豈見山出雲

下心徒擊節朱絃秘蘭薰倚梧秀朝陽上有威鳳文終待九成臺
來歲淑瑞吾君

效陳拾遺子昂感禽一首

司空圖

高竦爲飛何捷啄害恣群鷄入豈玩其暴華軒容爾居強欺自天稟
剛吐信吾徒乃知不平者矯世道終孤
陽和含煦潤卉木競紛華當爲衆所悅私已汝何誇北里必瓌艷
東園鎖名花豪華乃常理笑君徒咄嗟

古意

擬律州陳拾遺

孫郅

屈子生楚國七雄知其材介繫世不容跡含藏蒿萊道廢固命也
瓢飲亦賢哉何事葬江魚空使後人哀
釋禮段干木秦王乃止戈小國有其人大國奈之何賢哲信爲美
兵甲豈云多君子戰必勝斯言聞孟軻

詠史十一首

李華

日照崑崙上羽人披羽衣乘龍駕雲霧欲往心無違此山在西北
乃是神仙國靈氣皆自然求之不可得何爲漢武帝精意徧群山

糜資巨萬計官車終不還蒼蒼茂陵樹足以戒人間

天生忠與義本以佐雍熙何意李司隸而當昏亂時古墳襄城野
斜徑橫秋陂況不禁樵採茅茨無孑遺高標尚可仰精爽今何之
一忤中常侍銜寃誰見知常觀黨錮傳撫卷不勝悲

文侯耽鄭衛一聽一忘殮白雲燕姬舞朱絃趙女彈淫聲流不返
怕蕩日無端獻歲受朝時鳴鐘懸百官兩牀陳管磬九奏殊未闌
對此唯恐卧更能整衣冠

漢皇脩雅樂乘輿臨太學三老與五更天王親割牲一人調風俗
萬國和且平單于懸款塞武庫欲銷兵文物此朝盛君臣何穆清
至今遺壇下如有簫韶聲

蜀主相諸葛功高名亦尊驅馳十萬衆怒目瞰中原曹伯任公孫
國忘身不存社宮久蕪沒白鴈猶飛翻勿言君臣合可以濟黎元
爲蜀諒不易如曹難復論

秦滅漢帝興南山有遺老危冠揖萬乘幸得厭征討當君逐
下等以括撫寧知市朝變但覺泉石好高卧三十年相看成

常言翁甚善見顧何不早成稱太子仁重義亦尊道側聞驪姬事
中坐不自保暫出商山雲謁來趨灑掃東宮成羽翼楚舞傷懷抱
後代無其人矣因滿秋草

六國韓最弱末年尤畏秦鄭生爲韓計且欲疲秦人利物可分社
原情變其身咸陽古城下萬頃稻苗新

昂藏偉志獸出自太平年亂代乃潛伏緦人爲禍愆常聞斷馬劍
每社朱雲寶身死名不滅寒風吹墓印精靈如有在幽惜滿松煙

沂水春可涉泮宮映揚葉艷色異人間珊珊搖珮環展禽恒獨處
深巷生禾黍城上飛海雲城中暗春雨漁來鳴珮者復是誰家女

泥沾珠纒覆雨濕翠毛簪電影閉蓮房雷聲飛蕙心自言沂水曲
采蘋兼米菜歸遲雖可尋天陰光景從憺若貞且獨願許君家宿

徒勞惜衾枕子不顧雙蛾豔質誠可重蒲風如禮何周王感衰如城
關成陵池

巢許在嵩穎陶唐不得臣九州上洗耳一命安能親絲選數千祀
丘中誰隱論朝遊公卿府夕是山林人蒲鳥揭仄陋辟蘿爲搢紳

九重念入夢三事思降神且設庭中燎寧窺泉下鱗

漢時征百越揚僕將橫船幕府功未立江湖已騷然島夷非敢亂政
景地仍偏得罪因懷紫防身輒控弦三軍未裂土萬里詎聞天魏
關心猶在旗門首已懸如何得良吏一爲制方圓

詠史一首

高適

尚有絲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詠史二首

釋皎然

田氏門下客馮公衆中賤一朝市義還百代名獨擅始知下客不
可輕能使主人功業成借問高車與珠履何如逆賤一書生

獨負高世姿冥冥寄浮俗卞子去不歸何人識荆玉鷲意不淺
汗跡身豈辱鸞鑿樂地遭虻蟠甘窹束五噫謫且正可以見心曲

詠史二首

劉禹錫

驃騎非無勢少卿終不去世道劇頽波我心如砥柱

賈生明王道備繕工車盛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詠史四首

盧照鄰

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直髮上衝冠壯氣橫三秋願得斬馬劍
先斷佞臣頭天子玉檻折將軍丹血流捐生不肯拜視死其若休
歸來教鄉里童蒙遠相求弟子數百人散在十二州二公不敢更五
鹿何能訓名與日月懸義與天壤儔何必疲執戟區區在封侯偉
哉曠達士知命固不憂

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爲臺隸灌園變姓名幸逢滕將軍
兼遇曹丘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
廷議斬樊噲羣公寂無聲處身孤且直遭特坦而平丈夫當如此
唯唯何足榮

大漢昔云季小人道遂振玉帛委閭尹斧鑕嬰搢紳貌哉郭先生
卷舒得其真雍容謝朝廷譁笑辨人倫在晦不絕俗處亂不爲親
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冲情甄負甌重價折角巾悠悠天下士
相送洛橋津誰知仙舟上寂寂無四鄰

公業負奇志交結盡才雄良田四百頃所食常不充一爲侍御史
康旣說何何公何爲歎吾謀適不同仲穎恣殘忍廢誠良在躬死人

如亂麻天子如轉蓬干戈及黃屋荆棘生紫宮鄭生運其謀將以清國戎時來命不遂脫身歸山東凜凜千載下穆然懷清風

讀李斯傳

曹鄴

欺暗常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

出關作

魏徵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馭軾下東蕃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吟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久逝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李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隴石途中遭非語

負半千

趙有兩毛遂魯聞二曾參慈母猶且惑况在行路心冠冕無醜士賄賂成知己名利我所無清濁誰見理弊服空庭春緩帶不著身出遊非懷璧何憂乎息人正須自保愛振衣在生塵

書懷

劉幽求

心爲明時盡君門尚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欲何從

自紀

皇甫松

皇天后地力使我向北生貴賤不我均若爲天地情我家世道德
首意匡文明家集四百卷獨立天地經寄言青松姿豈羨朱槿榮
昭昭大化光共此遺芳馨

贈友人

呂溫

南山雙喬松擢本昔子尋久流膏露澤朝被青雲陰負雪出深澗
搖風倚高岑明堂久不構雲幹何森森匠意方雕巧時情正誇淫
生財會有用天地豈無心

贈韓愈二首

孟郊

何以定交契贈君高山石何以保貞好贈君青松色貧交過此外無
可相彩飾更有其鼠詩吟之堪淚滴其鼠既穿墉又齧機上絲穿
墉有闕土齧機無餘絲朝吟枯桑柘暮泣空杼機豈是無巧妙絲
斷將何施衆人尚肥華志士多飢羸願君保此節太意當察微
前自遠別離今日生白髮欲知萬里情曉卧半牀月常恐百蟲秋
使我芳草歇

贈喬林

劉賡虛

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
羨君有酒能便醉羨君無錢能不憂
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問五侯宅
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過七貴門
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何足論

寄唐生

白居易

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
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飢
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
悲甚則哭之

太尉擊賊日

段太尉以笏擊朱泚

尚書叱盜時

顏尚書叱李希烈

大夫死兇寇

陸大夫爲亂兵所害諫議謫蠻夷

楊諫議左遷道州

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轉隨往往聞其風俗
士猶或非憐君頭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
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切過虞人箴
痛甚騷人詞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音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未得天子知甘受時人嗤藥良氣味苦瑟淡音聲希不懼權豪怒
亦任親朋譏人竟無奈何呼作狂男兒每逢羣動息或遇雲霧披
但自高聲歌庶幾天聽卑

歌哭雖異名所感則同歸寄君三十章與君爲哭詞

李下

司空圖

月炙旱雲裂迸爲千道血天地沸一鑊竟自烹妖孽竟湯遇災數
災數選中較何事姦與邪古來疑撲滅

傷時二首

孟雲卿

徘徊宋郊上不見平生親獨立正傷心悲風來孟津大方載羣物
生死有常倫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豈知逢世連天道亮云
太虛流素月三五何皎明光曜侵白日賢愚迷至精四時更變化
天道有虧盈常恐今已沒須臾復更生

封丘作

高適

我本漁樵子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
風塵下祇言小邑無所爲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
撻黎庶令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本家盡道今如此生事應須
南面田出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爲銜君命且逢迴乃
知梅福從爲爾却憶陶潛歸去來

街西居三首

姚合

愛得山野性任成多事遠青山在宅南迴首東西晞淺淺一井泉
數家共汲之獨我慙水濁鑿井庭之煙自鑿還自飲亦爲衆所非
吁嗟世間事繫身誠難爲

日出窳巷喜溫然勝重衣重衣豈不暖暖氣人不齊况復行行不
離階與埽

丈夫非馬蹄安得知路岐窮賤殮如薄與養性宜乃知長生術蒙
貴難得之

效陳拾遺子昂

司空圖

醜婦競簪花花多映愈醜鄰女恃其姿擗之不盈手皇已苟自私
招損乃誰咎寵祿旣非安於吾竟何有

感時

好鳥無惡聲其獸肯任噬寧交鸚鵡啞不遣麒麟細人人語與然
唯觀利與勢愛毀亦自遭掩謗終失計

夜半

張說

懷哉四壁時未有五都價百金誰見許斗酒難爲費暮落花生芳春
孤月皎清夜復逢利交客題戶遙相謝

無可奈何歌

白居易

無可奈何兮白日走而未頽頽少日徃兮老日催生者不住兮死
者不迴况乎龍犀豐頰之外物又何嘗不十去而一來去不可挽兮
來不可推無可奈何兮已焉哉惟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終
嗟吾生之幾何寄躡息乎其中又如太倉之稊米委一粒於萬鍾
何不與道逍遥委化從容縱心放志洩洩融融胡爲乎分愛惡於
生死繫憂喜於窮通強其骨髓齟齬其心曾合冰炭以交戰抵
自苦乎厥躬彼造物者于何不爲此與化者云何不隨或煦或吹
或盛或衰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爲被何非爲此何是誰
冥此心夢蝶之子何禍非福何吉非凶誰達此觀喪馬之翁俾吾
爲秋毫之杪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爲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
見其多是以達人靜則昭然與陰合亦動則浩然與陽同波委順
而已孰知其他時耶命耶吾其無柰彼何委邪順邪彼亦無柰吾何

天兩無可奈何然後能真至順而合太和故吾所以飲太和扣至順而
爲無可奈何之故

逢白公

元稹

遠路事無限相逢唯一言月色照榮辱長安千萬門

感懷

費冠卿

螢燭不爲苦求名始辛酸上國無交親請謁多少難九月風割面
羞汗成冰片求名後公道名與公道遠力盡得一名他喜我且輕家
書十年絕歸去知誰祭馬嘶渭河柳特地起愁聲

贈崔純亮

孟郊

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有礙非毀方
長安大道傍小人智慮險平地生大行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
始知君子交久久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恟惶譬如浸蘗泉
流苦日已長忍泣日易衰忍憂形易傷項籍豈非壯賈生豈非良
當其矢意時涕泗各滿裳古人勸加食此食難自強一鈔九祝噓
一嗟下斷腸况非兒女寬寬氣凌彼蒼彼蒼若有知白日一上清霄

今朝始驚呼碧落空茫茫

客喜

賈島

客喜非實喜客悲非實悲
百迴信到家未當身一歸
未歸長愁嗟
愁嗟填中懷
門口吐愁聲
還却入耳來
嘗恐滴淚多
自損兩目輝
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

有所思

宋之問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
幽閨女兒惜顏色坐見落花長歎息
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
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
古人無復洛城東今又還對落花風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
此翁白頭
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
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祿池臺文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
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
婉轉蛾眉能幾時
須臾更鶴髮亂如絲
但看古來歌舞地唯有黃昏鳥雀飛

秦人謠

古之奇

微生祖龍代却思堯舜道何人仕帝庭殺指佞草女奴臣弄民柄
天子泣哀抱上下一相蒙馬鹿遂顛倒中國既版蕩骨肉安可保
人生貴于壽吾恨死不早

時興

楊貴

貴人昔未貴咸願顧寒微及自登樞要何曾問布衣平明登紫閣
日晏下彤闈擾擾路傍子無勞歌是非

聞碁有感

呂溫

千門儼雲端此地富羅綺秋月三五夜碁聲滿長安幽人感中懷
靜聽淚洶灑所恨擣衣者不知天下寒

野田行

于鵠

日沒出古城野田何茫茫寒狐上孤塚燭火燒白楊昔人未爲泉下
客若到此中還斷腸

贈馮宿

李觀

寒晨上秦原遊子衣飄飄黑雲截萬里獵火從中燒陰空蔽長煙
殺氣獨不消水交石可裂風疾山如摧時無青松心顧我獨不凋

偶然作二首

呂溫

樓榭復汲汲忽覺年四十今朝滿衣淚不是傷春泣
中夜兀然坐無言空涕洟丈夫志氣事兒女安得知

及第後答潼關主人

本欲雲雨化却隨波浪翻一雷太常第十過潼關門志力且虛棄
功名誰復論主人固相問慙笑不能言

朝飢

賈島

市中有樵山北舍朝無煙井底有井泉釜中乃空然我要見白日
雪來寒青天立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飢莫詣他門古人有拙言

九日詠額少府

高適

簪前白日應可惜籬下黃花爲誰有客子迎霜未受衣主人得錢
肯酤酒蘇秦憔悴時多厭蔡澤棲遲世看醜縱使登高祗斷腸不
如獨坐空搔首

觀玉篇并序

陳子昂

丙戌歲余從左補闕喬公北征夏四月軍幕會于張掖河河洲草

木無他異於唯有人杖往往叢生幽判地寒與中國頗異余家
世好服食昔嘗餌之及此役也而息意茲味成人有薦嘉蔬者此
物存焉余條爾而笑曰始者與此君別不圖至是而見之豈非神
明嘉惠將欲扶吾壽也因為喬公昌言其能時東萊王仲列亦同
旅舍聞而大喜甘心食之已旬有五日矣適有行人自謂知藥者
謂喬公曰此白棘也公何謬哉仲列愕然而疑亦曰吾怪其味甜
今果如此喬公信是言乃譏余作采玉篇謂宋人不識玉而寶珉
石也余心知必是由以獨見之故被奪於衆人乃喟然而嘆曰嗟
乎人之大明者目也心之至信者口也夫目照五色口分五味玄
黃其苦亦可斷而不惑矣而路傍一議二子增疑况君臣之間朋
友之際乎自是而觀之則萬物之情可見也感采玉詠而作觀玉
篇以答之并不仲列譏其失其真

鴟夷雙白玉此玉不縑磷懸之千金價舉世莫知真卅青非異色輕
重有殊倫勿信玉工言徒悲荆國人

客麗獨繭詩人吟五綵如何墨子淚反以悲途窮我意豈於某
纒參天地功爲綫補君袞爲絃繫君桐左右修闕職宮商還古風
端然潔白心可與神明通

李都尉古劍

白居易

古劍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有客借一觀
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寶有本性情剛無與儔
可使寸寸折不能彎指柔願快直士心將斷佞臣頭不願報小怨
夜半刺私讎勸君慎所用無作神兵羞

廢琴

絲桐合爲琴中有太古聲古聲淡無味不稱今人情玉徽光彩滅
朱絃塵土生廢棄來已久遺者尚泠泠不辭爲君彈縱彈人不聽何
物使之然羌笛與秦箏

廢琴詞

張籍

古瑟在匣誰復識玉柱顛倒朱絲里千年曲譜不分明樂府無人
傳正聲秋蟲暗穿塵作色腹中不辨工人名幾時天下復古樂此

琴還奏雲雨曲

說劍

元稹

吾友有寶劍密之如密友我寶膠漆交中堂共盃酒酒酣肝膽露
 恨不眼前剖高唱荆卿歌亂髮相如缶更擊復更唱更酌亦更壽
 白虹座上飛青蛇匣中吼我聞音響異疑是干將偶為君再拜言
 神物可見不君言亦可見復言我自取匣已焚香近鞘先澤手
 徐抽寸寸刃漸屈彎彎射殺殺霜在鋒團團月臨鋌逡巡替蚪躍
 鬱津驚左右霆雷滿室光蛟龍繞身走我為捧之泣此劍別來久
 鑄時董山破藏在松挂朽幽匣獄邊埋神人水心守本用稽泥淬
 果非雷煥有我欲評劍功願君良聽受劍可刺犀兕劍可切瓊玖
 劍決天外雲劍衝日中斗劍隨妖蛇腹劍拂佞臣首太古初鑄
 武王親擊紂燕丹卷地圖陳平縮花綬曾被挂樹枝寒光射林莽
 曾經信農器利用翦稂莠神物終變化復為龍牡牡晉末武庫燒
 脫然排戶牖為欲掃羣胡散作彌天帝自茲失所往豪英共為
 今復誰人鑄挺然千載後既非古風胡無乃近鴟九自我與君

平生行自負，學賢處出重。心如此，何太奇。此心何太厚。
觀君慎所用，所用或苟。潛將辟，魁勿但防。妾婦留，斬弘下。蛟
莫試，街中狗。君今困泥滓，我亦全塵垢。俗耳驚大言，逢人少開口。

春桂問答二首

王績

問春桂桃李正芬華，年光隨處滿。何事獨無花。
春桂蒼春華，詎能久。風霜搖落時，獨秀君知不。

養鷲詞并序

劉禹錫

途逢少年志在逐，絕句方呼鷲。隼以龍飛走，因縱觀之。卒無所獲，行
人有嘗從事於斯者，曰夫鷲禽飢則爲用，今哺之過篤，故然也。予
試之作養鷲詞。

養鷲非玩形，所資擊鮮力。少年昧其理，日日哺不息。探鷲網，
黃口日暮有餘食。寧知下罾時，起重飛不得。陪鷲止林表，狡兔
自南北。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

對菊

賈島

九日不出門，十日見黃菊。灼灼尚繁英，美人無消息。

直釣吟

盧仝

初歲學釣魚自謂魚易得二十持釣竿一魚釣不得人釣曲
我釣直哀哉我釣又無食文王已沒不復生直釣之道何時行

競渡

元稹

吾觀競舟子因測大競源天地昔時競蓬勃晝夜昏龍蛇相
噴薄海岱俱崩奔羣動皆攪撓化作流渾渾數極鬪心息太
和承混元一氣忽爲二直黠然畫乾坤日月復照曜春秋遞
寒溫八荒坦以曠萬物羅亦繁聖人中間立理世了煩延齡縣
復幾歲逮及義與軒炎皇熾如炭蚩尤扇其燔有熊競心起
驅戰山林樊一戰漢書火燎原戰訖天下定號之爲
軒轅自是豈無競瑣細不復言其次有龍競競渡龍之門
龍門浚如瀉涼射不可援赤鱗化時至塘突鬚鬣掀衆風
瞥然去萬里黃河翻接瞬電霆出微吟霹靂去喧騰
宇宙俯瞰卑崑崙庶類咸在下九靈川行易捫脩辭蚌龜完
遽排天帝閭迴悲暴鯁者未免鮓鯁吞帝命澤諸夏不

棄蠹與蠶隨時布膏露稱物施厚因草木霜我閨豚魚鱉我葵蠶
來同競薑豆料由我存壯哉龍競雙一競身獨尊捨此皆蟻關競
可河足論

冬日見牧牛人擔青犂歸

張說

塞上繇應折江南草可結欲持梅嶺花逐競榆關雪日月無他照
山川何頓別苗齊兩地心問天將安設

道州觀野火

呂溫

南風吹烈火焰燒楚澤陽景當晝連陰天半夜赤過處若彗掃
來時如電激豈復辨蕭關焉得分玉石蟲蛇盡燦爛虎兕亦奔道
積穢一蕩除和氣始融液喜時旣敬授禹稼斯肇迹遍生合頴禾
大秀兩岐麥家有京坻詠人無講學感若悟焚如功來歲終受益

論寶

元稹

沉玉在弱泥弱玉易沉扶桑寒日薄不照萬丈心安得甞精蚌
披豁超鄧林泥封泰山止水散旱天霖洗此泥下玉照曜臺殿深
刻爲傳國寶神器人不侵

冰置白玉壺始見清皎繫珠穿殷經縷始見明洞澈鑊錫無人淬
兩刃幽壤鐵春鏡無人拭一片理霧月驪跼環堵中骨附筋入節
蚪蟠尺澤內魚貫蛙同穴脰臙無巨海浮桴矜濺滴棟梁無廣廈
顛倒卧霜雪大鵬無長空舉翮受羈紲豫章無厚地危柢真飢餓
尺璧無卞和甘與頑石列舜禹無陶堯名隨腐草滅神功伏神物
神物神乃別人神不世出所以神功絕神物豈徒然用之有施設
禹功九州理舜德天下悅璧充傳國璽圭用祈泰折千尋豫章餘
九萬大鵬歇棟梁庇生民餘鯢濟來哲蚪騰旱天雨驥騁流電掣
鏡懸姦膽露劍拂妖蛇裂珠生照乘光冰瑩環座熱此物比在泥
斯言爲誰發凡今盡凡耳不爲君不說

送春曲三首

劉禹錫

春向晚春晚思悠哉風雲日已改花葉自相摧漠漠空中去何時
天際來

春已暮冉冉如人老映葉見殘花連天是青草可憐桃與李從此病
桑東

春竟去此去何時迴遊人千萬恨落日高臺寂寞歎
歸不來

衡州早春二首

呂溫

碧水何淩遠東風吹沙草煙波千里曲不辨嵩陽道
病肺不飲酒傷心不看花唯驚望鄉處猶自隔長沙

尋人偶題

邵真

日晏不復午落花難歸樹人生能幾何莫歎相逢遇

題花樹

楊衡

都無看花意偶到樹邊來可憐枝上色一一為愁開

惜花

陸龜蒙

人壽期滿草花開唯一春其間風雨至旦夕旋為塵若使花解愁
於看花人

秋日

耿緯

返照入窮巷憂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

秋夕懷遠

孟郊

卧冷無遠夢聽秋酸別情高枝低枝風千葉萬葉聲淺并不供飲
瘦田長廢耕今交非古交貧語聞皆輕

蟋蟀詩

羅隱

頑颯弊芳吹愁夕長眉成有動歌離弔夢如許如言緒引虛寬周
隙伺榻繁咽黃綠范腫蟬老冠峨綉好不冠不綉爾奚以悲蚊蚋
有毒食人肌肉蒼蠅多端黑白偷安爾也出處物古莫累壞舍啼
衰虛堂泣曙勿徇誼譁鼠豈無牙勿學萋菲垣亦有耳危條槁飛
抽恨咿咿別帳缸冷承魂不定美人在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
徊思多

秋思

司空圖

身病時亦危逢秋多慟哭風波一搖蕩天地幾翻覆孤螢出荒池
落葉穿破屋勢利長草草何人訪幽獨

在郡秋懷二首

張九齡

秋風入前林蕭颯鳴寒枝寂寞遊子思寤歎何人知宦成名不立志
在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之深所耻平生去外飾真道如不羈未得操

剖效忽復與暑移物情有固然身退毀亦隨悠悠滄江渚望望白
雲涯露下霜且降澤中草披離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爲

庭無生白露歲候感遐心策蹇慙遠塗巢枝思故林小人恐致寇
終日如臨深魚鳥好自逸池籠安所欽挂冠東都門採薇南山岑
道誠愧昔覽分還慙今悔然真養成老空爾白頭吟

文粹卷第十八



ROOSEVEL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S.C.

文粹卷第十九上

頌甲

總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德無疆頌

李華

起義堂頌

僧行又云張說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

上黨舊宮述聖頌

張說

龍池聖德頌

靈武受命宮頌

楊炎

封禪紀泰山銘附

文宗御製

封禪頌

張說

封東嶽朝覲頌

蘇頌

無疆頌并序

李華

臣華言伏以漢明帝時微外蠻夷槃木白狼獻詩歌德厲事史官
況臣自曾祖至臣備國家職負臣又逮事玄宗肅宗今以餘年獲
事陛下官厯御史補闕尚書郎命薄多病不獲奔赴闕庭恐先朝
露露同於泥塵若無歌詩頌德曾蠻夷不若也敢述列聖為無疆頌
式昭皇家大慶無窮謹昧死稽首以聞

高祖元頌

昊昊天監於下

興有德

繼隋之杪

時黷陰疑

陽潛未登 人思照矣 雷行龍興 盪濯雰慝 文明乎萬國
堯仁蒸人 載親天監 保我子孫 巍巍皇皇 後之皇丕承之

太宗列頌

高祖受天命 誕興太宗 成天之命 帝煬昏逾

黎人毒痛 甚執子燼 甚溺于塗 以號以呼

呼天無辜 高祖謂太宗 爾必有天下 爾其許謨

太宗稽首 恭受天命 臣請滌除 張我師

撫征四國 剪翦群慝 鼓一方 三方震驚

默昭其靈 隨顧而平 我負我乳 我安我成

以奉君父 以臨天下 任忠孝文武 建禮章樂舞

我雖明德 諫則納汝 時惟帝降佑之 自古明后

莫如我德 我勛唐無疆 天子之無疆 本太宗休命

高宗康頌

肇爲址爲堂 實勒實財 付俾厥裔 丕承后帝

帝思不忘 神寐靜康 不耀而光 不求而昌

自中方

外達夷羌

瞻我大邦

助祭在于廟

執貢朝于王

油油時雲

雨厥百穀

濔濔景風

扇彼嘉穀

飴口飽腹

以馱以足

俾壽而福

都阜成天人

中宗興頌

屏萬世之毒

興帝為蠱

謀虐天之族

天祐聖祚

八柱將覆

帝告五臣

保翼朕躬

赫赫彤彤

日升雲中

百臣受命

鉞爾頑兇

故曰鼎造我天下

生人鼓舞

既成矣

又奉父母

睿宗德頌

后戕之禍再興有危兢兢

廟社是怒

陰命聖子

翼登聖父

奮其神旅

宵杖金斧

殄殲逆亂

大聖照臨

元元宅心

歸祚于有功有德

於戲盛德

文宗文頌

不樂文宗之明克孝克仁

允武允文

宣祖宗之光

垂子子孫

盛禮畢舉

大樂畢陳

百蠻來賓

元元阜殷

戎或不賓

遣師徂征

罔不頓顙

踏于雷霆

在漢方昌

用刑慘酷

中都繫考

六萬餘人

使者案錄

誅千萬人

其後賢主

米武赫赫

誅沛賓客

以千以百

孝明稱賢

楚獄連年

坐死逮捕

以萬以千

猶曰漢祚且長

越我祖宗

不忍用刑

至于玄宗

哀彼缺鑽

降為鞭挞

誕告郡國

大為室至

醫彼百疾

追懷登遐

止害禽畜

旁為陂池

養鱗介族

既濡既渥

昆蟲草木

享國五十年

寓縣晏然

逆臣犯天

天令蒸人

若曰寧我負恥

不忍人戰死

乃告元子

理兵朔鄙

西幸蜀都

命元子受圖

天下既定

父堯子舜

歸于國都

無不欣愉

無不涕濡

傳聖自願

升靈太微

嗚呼上聖

之道之純

不可度思

肅宗孝頌

穆穆孝慈

有如肅宗之誠

達于神祇

爰訓六師

震發北讎

陵陵雷馳

西戎南蠻

北狄東夷

咸舉其旂

佐皇之威

帝心如天

無嗟無怨

颯然立岳

破裂崖谷

逆隸顛覆

朝社大復

屈于海之外服

以盟以濯

以舞以躍

帝在東宮

孝如文王

蒸蒸其心

天地知其孝

既收鎬洛

如于陵廟

奉迎上聖

天日並照

有兇有孽

將懲將勸

我旂方設

則已顛蹶

如燁於雪

尊嚴而仁

仁覆而嚴

大臣小臣

莫不潔廉

躬勤百度

百度如其素

今上照頌

大邦之興

維天相之

曷興曷相

有德繼王

昔殷王

盤庚武丁

紹登殷明

矧我帝君

不承天命

疊引其慶

生我皇聖

幼沖聖敬

寔左右肅宗

開國御戎

群師稟教

舉則成功

自西自東

如霆如風

蕩滌元兇

罔不率從

既登大位

於變時邑

人咸曰

上如太宗

延億兆斯年

地博天崇

罔不爾容

玄宗元孫

為玄宗列文

肅宗元子

承肅宗孝理

起義堂頌并序

僧一行 又云張說

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禹將宅百揆揔萬國一讓于稷禹
再讓于皋陶稷禹先舉彼禹與周以之更盛皋陶後天我國家於
茲受命非舜以考天而疇咨審靈命之陰騭非禹以享天而德讓
知歷數之有歸及乎玄元間出光大前慶垂道德而統運依清虛
而立法天祚我李厥惟舊哉并州起義堂者皇天造帝之初高祖
道高衆之地也隋氏失御國亂無家小道自賢大才胥已心惟宮室陂
池之好惟沈湎暴慢是保上帝不歆黎之咸戚六軍踰海而東敗
萬衆過工而南覆材狼入邑微偷爭人黔首驚然方將無誦我高

祖感之乃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百神前驅萬姓來奔歸咸陽入天
門用湯武之兵靜新室之亂遵唐虞之典承太王之基率百官受
終于文祖輯五玉班瑞于諸侯類圓禋方之禮備封功爵德之職
允約法惟簡代虐以寬子惠而躬懷柔蠻貊金石一變日月重華
近古已來未有革命易姓若此之盛者也非天授我有唐應天祐
于積德非唐求于人庶惟人懷于累仁當此之時太宗內啓聖謀
外行事斷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駕英雄而爲奧主一區域而定大
業周詩曰昊天有成命后受之信今之謂也若夫脩德以降命奉
命以造邦源濟者流長根深者葉茂天人報應豈相遠哉觀周之
興始於后稷公劉承以大王王季皆勤儉忠厚克廣前列至于文
王成之武王啓之康王安之故卜世二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我
唐之興也始於皐繇玄元承以景皇元帝皆立立言邁德垂裕後昆
至於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宗守之中宗復舊業睿宗新景命比
之周室我何謝焉且如陳德明刑庶其躬稼之績玄宗道要小其
避狄之仁化流率土狹其江漢之域義寧大朝羞其牧野之戰故

武德中太行出大聲曰唐興理万年蓋天之所命年代未可涯也
仲尼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非至德其
孰能如此其大者乎於戲先王捨元子而立予主鬯頒大位而付
予天下自高祖創業百有六戰欽承丕緒十有四載東西南北無
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豈予幼孫菲
德之能及方將運心于玄妙之境勵志于造化之爐發令爲祥符
施惠爲霖雨任賢爲兩曜仗能爲四時俾溥天之下有形者遂全
德生者自足樹鋪野繭田種嘉穀斲雕爲撲捐珠棄玉追大庭而
齊風夢華胥而同俗非曰能爾願馮宗拓而效焉癸亥之歲獻春
正月濟河橫汾省方展義存問黎老緬慕本邦城郭歸然桑梓如
舊時覽風物之憂思尋王業之艱難惟高祖若天地之覆載化成萬
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表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益由
唐侯之封升天子之號肇基發迹實在於茲仙駕無所或觀懷于
舊土靈魄無方儻來歸于北堂郡縣之所宜嚴奉前人有言曰禮
不忘本樂保其德如姬詠周原而劉公沛邑思我烈祖如聞歎真

之音先爾後人無念成功之頌頌曰

自去矣上帝臨下有赫降監四海求人之瘼吁彼隋煬其政不從眷
我高祖此惟其宅天輔臯繇明刑弼教首尊老氏同玄體妙仁表
四乳明融獨照隨父託心史良辨貌高祖誕靈神光夜耀天妹作
合日允夢紹祚主文帝膺軍奮昌首鳴高祖騫飛晉陽萬夫一心
元戎啓行火旗炎炎雲鳥洋洋五星逐帝萬國謳唐天網恢疎王
師節制威難連戮老生摧斃山祇引軍河龍渡帝渭倉散積離宮
弛閉關輔來蘇遠方咸惠長安宮室上法太微隋遷寶鼎唐在璿
璣伏入雙闕詔出九圍三靈協載百祿同歸帝謂太宗表正封略
壽蕩颺掃靈馳電燦劍不摧鋒弩無再彊西平汧隴東取河洛杲
密德充頭懸面縛北走獯鬻南達蠻荆遼碣作又梁岐底平風動
神行海隅蒼生莫不來庭於昭義堂誓眾資始天命所起于芻蕘
美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戲皇王緒思不忘

開元正曆日握乾符頌

井序

張說

客有嘲臣曰聖主正新曆握乾符百僚賡歌以美時六合鼓舞以

頌德先生獨宴默書閣含翰詞林矣其爲儻疑也臣應之曰斗水
不能評巨壑之量際光未足議大明之體體何者見褊而守隘也握
乾符者不謂執天命歟非天命者非夫廣德休曆交相表裏况命者
夫子之所罕言也焉可偏贊而揔握符之盛哉如作者略大本舉
小節不亦仲尼之門所聽筮也是以涸思乾慮久難其述客無異
焉客曰請終餘論粵若我大唐慶始白雲道昇紫氣屬漢東失馭
淮南不返高祖舉晉陽之甲戡定關西太宗因侯后之師削平天
下高宗收圖海外檢玉封中九域黎人重代飲澤雖鳴獄為改號
神龍中興周鼎歸唐玄圭祀夏中宗違代變薛家規國於是平聖上起
藩鄧入鈎陳一麾水心群兇泥首崇復大聖越踐少陽受禪當宇
而光大前烈垂統拜璧而慎靈後嗣四海有覆孟之安百代無委
裘之隙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寶也四星入輔五將出禦倚禮樂
爲國計仗仁義爲軍勢英賢集殿而文教成干戚舞階而武功振
敬讓光于九族孝慈行於萬宇磧漳西雨渤翰東北熾皮火毳鳴
炎山汚熱海向風來王黑貂駸駸浮天浪絕冰漠連歲獻款爲

無猜人之意草木無不達之氣升中于天比天曰貴是之謂聖人
握符之大政也歷試上黨黃龍飛天入清中禁白虹指日噬汾隍
寶鼎新見紫雲宗卿雲蔚非應事而呈瑞者雖多狎而不紀矣是之
謂聖人握符之大祥也以數推氣以氣定朔以星殷時以閏成歲
考星間而革疎度置歲若而辨誤日立大衍之紀參大渾之畧合
鍾律之聲極鬼神之情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曆也若夫仁聖根
於內菁華發於外祥兆秘於前謠讖灼於後自然之理也彼洛下
閔者漢太初時一巧曆耳其去後八百歲當憲一日有聖人正之
斯人也抑將露才揚術預證來聖有者舊之傳記無史策之明文
然至隋之開皇及麟德聖曆止三家創法一引為徵約之年代則鄰
近稽之圖錄則曖昧未有如素曆之昭昭者矣昔在唐虞之際以
斗精受命者七神得四均闡氣而生者又二十八人所謂三十五
際者也禹以金德王故夏后之有天下也生數四百年契以水德
王故殷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六百年稷以木德王故周人之有天
下也成數八百年伯益之命中天而堯族以火德乘之故漢室之

有天下也生數再及二百年其間距王而興不能復大禹九州之
跡及勝殘百年之命者皆五神之餘氣也皋繇降德皇唐復興土
精應王厚德載物生數五百成數千年命曆有歸此其大較修德
增祿與天無窮轉筭之徒莫能究也緯以入元三百四歲為德運
七百六十歲為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為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
歲為七精返初天人相應合若符節自堯典命羲和修重黎之舊
理顓頊之曆上元甲子千五百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曆序暨開
元十二年甲子凡三千四十歲遇聖上而大衍之曆興是時也土
德入生數之元天命當出符之會信矣伏惟聖上聰明文思道德
之具也豁達大度皇帝之體也藝摠六經漢光之學也文通三變
魏祖之才也緣情定制五禮之本也洞音度曲六樂之宗也神於
弧矢黃軒之威也聖於翰墨蒼頡之妙也兄弟善友王季之心也
子孫衆多周文之福也大寶以定天位大政以布廣德大祥以合
靈符大曆以啓成命德位兼才臨照如此符命介福粲彰如彼所
謂廣德休曆交相表裏之効也善曆者必推來運以自神興王者

不俟往言以表聖設徵夫洛下閔之語也其不有容成之事乎且
如侍有命比於日孰是夏王之福也賴卜年襄其德豈謂周公之
訓也故曰王者執天命在於俟天符致天符在於順天德布大德
在於保天位四者備矣然後陳其盛德告於神明捨此道也胡可
語正天曆據乾符誠謂臣曆學謝生玄景樂虞興之歌舜美周詩
之美文收不敷信辭燕清縈樹上安身課託衆篇之後去爾

維皇六葉於赫啓聖步玉斗宏金鏡地維續天柱正山川授方雷
雨施令清廟九祐堯門百慶郊禋尊祖擇昌辰命德自我流藝從

我修龜易八卦龍書九疇文含玉律字吐銀鈎鳴絲鶴舞調箭猿

秋集賢榜殿花萼名機神用外表事行先兆萬目朝徹千心暗曉

卿雲爛熳黃龍窈窕遊姑射神人宵登太山天下小飛祥定瑞均

靈跡類鞮譯窮天琛維盡地燦此金較鑄為農器匪直也然探玄

索秘軸止輪運辰居星轉得一神疑吹萬情辨發斂潛合晦明

幽闡階賞朝開宮櫺夜卷正我長曆同符大衍天地清焉日月身

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窮神知化美功成焉金版玉牒遠頌聲焉

上黨舊宮述聖頌并序

維開元十有一祀正月皇帝展義于河東挾右太行留宴上黨整
兵耀武入于太原設都建頌以崇王業南轅汾隰祈穀右王天清
日朗神歆如荅三月庚午飲至長安六軍解嚴四方和會邇觀法
象遐詠德澤大虞巡之典修美漢祠之禮舉人心翕而一變神物
效而無方於是邠王臣守禮密主臣憲申王臣譙岐王臣範薛王
臣業獻書於內開府儀同三司臣璟尚書臣駿臣象先臣頊御史
大夫臣淮抗疏於外僉曰陛下受天曆數稽聖典謨道貫三靈仁
育萬類掃陰沴而覲日開闢之功也尊文考而御天帝王之孝也
天以陛下爲子人奉陛下爲君萬殊之福斯應畢臻三代之風頌
聲咸作今潞人懷代邸諫泗亭採聖崖延立石將表潛龍之館勒
啓聖之圖勤亦至矣陛下推而不報其何以下塞衆望上對神休
哉臣聞天之所啓人之忻戴必憑睿聖玄懋之德元命真符之紀
功業見乎變德施加乎時德厚者施溥功玄者應速或借晦以彰
或由難而昌蓋生其德之謂天授其時之謂命天有成命其可沒

平陸下昔居是州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中鹿來擾黃龍上昇龍
求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穴而靈鍾韻話言今識其迹引途嘉李
旁連祥蒼白起當此時也金石預變獄訟先歸政殷六府人重五
穀陶無竅器漁有讓泉神而化之人不知力昔龍負圖而大舜整狼
銜鈞而后殷昌玄珪錫於夏禹赤伏歸於漢光應漢湯符布代補
寶未有窮祥杳瑞恆儻環異如今之至者矣若玄貺集而不彰則
神心不悅鴻業成而不贊則祝告無聞是掩大休而蓋聖德也臣
子之罪將何解焉願聽路人以揚丕烈帝曰往者中宗違代國步
微艱天祚我唐大命集于睿宗大聖真皇帝朕畏天刑命不敢怠
違其乾符坤珍皆先聖之餘福朕何力之有焉然重違昆弟公卿
之請抑以敬從無為虛羨重朕不德也群臣遊聖蕩莫能名約乎
舊史敢頌成績辭曰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天祚聖兮唐惟舊邦其命惟新再受命兮帝
初正人降居上黨天下往兮黃龍晝見攀天而上九五象兮帝適
于野紫雲之下求必在兮帝寢于堂爰龍有光觀者駭兮天迹童

誥木連著立捩神異兮空鍾化穴縞鹿赤魚何詭異兮上天無聲
託類附形覺悟人兮聖皇齋栗在得戒失昭事神兮皤皤潞老樂
我王道愛舊官兮赫赫頌功與天比崇摠無窮兮

龍池聖德頌并序

張九齡

臣聞昔者玄德升聞皇天眷命元聖有作上帝何言而必見意於
休徵忘象於幽贊惟茲降鑒若曰專精道周萬物者其魄尤功濟
生人者其祥大粵若古始肇有君臣巢燧之前寂寥無紀書契之
後炳煥可觀若乃鬼神睚眦孽彙紛錯性命未正吉凶不定而太
昊氏將通其德則河為之出閘人食米粒鳥獸是茹時不耕稼器
無耒耜而神農氏將教其本則天為之雨粟蚩尤不道炎帝不制
銅鐵鑄兵豺狼橫厲而軒轅氏將禁其暴則天為之降玄女洪水
方訖下民昏墊堯德莫能弭厥災舜功不能除其害而夏后氏將
理其績則洛為之出書自茲已降蓋三千歲矣其間水火更王雲
物苦符有若狼衝鈎魚躍舟素靈出黃星見豈不以湯德有勳武
善未盡漢道既雜魏方亦偏唯以至之應且為興王之兆則未

有天錫真符聖受休命遠與大禹相續超與上皇比崇如我國家
之盛者焉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上居之舊里京師爽
塏之地傍無寶澤中忽濫泉非常而靈液汎流無幾而神化寔廣
榮光休氣若烟若雲所未曾有則此之出雖清可以鑑而深不見
底鱗介現詭充滿其中時莫知其所然目徒見其有異中宗採識
者之議馱主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臨淄始
封也郵第在焉上黨歷試也靈符紹至天其以是求命我唐國家
丁寧有所底止其若茲也夫數有時而否至理也無代而亡固存
乎大聖之生也乘擘而作鼓天下之動安天下之危故將大順成功
自古之啓佑之也如彼克定多難自天之叶贊之也如此初中宗
違代后黨窺隙大盜紐於得志群慝起而擅朝若綴旒旒然當此
時也天與若不取鬼謀若不協則我祖宗之業無乃將墜而億兆
之命亦猶倒懸聖上感之提劔而起雷霆奮奮妖沴以清內難既
衰外虞有謚推戴太上照臨萬邦寶天之爲與人更始系皇統維
乾綱决綻補壞塲瑕將穢而乃闕典咸備舊章悉舉馭窮盡序在

因必通品物資以再生寰區爲之一變然後反華僞於朴還燒醜
於醇以大道爲源以至仁爲根動推是心以御於事人見德而興
行神享誠而介福故不任於刑罰亦不在於禱請大造化成玄猷
充塞有如陽春播澤觸類皆滋泰山起雲無遠不備雖昆蟲草木
與蠻貊要荒樂其所生安其所習在牛羊而勿踐有干戈而載戢
又況於衣冠華夏禮樂邦家而不形於斯頌不彰於漸漬者也夫
然何教非德何化非經何能事之不舉何醇精之未極周溥洋溢
成乎緝熙至於太和莫不允若體包天地之大事出皇王之表豈
擊蹠曲拳盡禮極力將用彥聖不啻其口所能稱誦於吾君所可
殆庶於至德且往者之有開也天感精以降聖聖敬命以奉天此
誠有元則欽明文思及茲報本必嚴祗齋栗靈慶以屬之神化以
答之與初相明其微乃著紛綸先兆非篤信歟由是言之統天者
人合符者聖而尹德序命殊尤卓絕豈多乎哉至于古之興王必
有所感五帝更尚五運傍通土者黃中之精於金爲母水者善利
之物於土爲妃苟應期而有來必合德而爲表是則然矣天其或

者亦阜育群化發揮蕃祉始告以聖有明徵終成乎帝之神冊因
其立象之本會以相乘之數則載祀六百歷紀千年變而通之胡
可量也宗子宗正卿懷信郡王燦若干人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聚
族相與詣闕上言天意昭著固已久矣人事符合亦去至矣而一
德是建太階既平靈臺靈沼赫赫明明天之爲大雖莫能名王之
在錫豈無頌聲上初克讓抑而未許至於累請乃曰俞哉史臣不
敏敢獻頌曰

茫茫元昊載疑載薄在帝庖羲繼天而作浩浩洪水包山襄陵舜
亦命禹夏氏以興龍圖龜書二主是膺湯武已下夫何足徵右元命

於爍我唐乘運而起纘禹之統系堯之紀五聖在天不命曾孫高
視河洛同符混元亦有黃龍出於靈沼明明穆穆天子之表右聖德

倬彼東井昭章于天沉精降液下爲靈泉泉靈有泚有深無底泌
之洋洋其甘如醴清德之鑑柔道之體洪源濬規實天所啓右龍泉

濯濯靈泉洞冥皇祇滋液流行化爲神池曰止曰行唯聖之作匪
鱣匪魴惟龍之躍植物斯生動物斯樂天根有見曾是不涸右神池

靈有休氣紛紛郁郁如山之苞如雲之簇潛龍右下瞻烏在屋兆
云其吉周爰咨詢既契我龜又叶我人鎬錐舊京其命惟新右休氣
蜿蜒黃龍神池自出靈化惚恍噴雲沃日告帝之符其儀孔佶或
潛于泉或見在田與時順動亦應于天克酬我皇無德稱焉

靈武受命宮頌并序

楊炎

臣聞享天降命惟德也。黷難奉時惟聖也。必有非常之運。是與撥
亂之功。君以蒼生爲憂。不以濡足爲患。以寧濟爲業。不以脩身爲
道。此陶唐所以捨而不畏。舜禹所以受而不疑。靈武宮皇帝。躍龍
之所。日者。奸臣竊命。四海蕩波。我聖皇天帝。探命曆之數。啓龍圖
作受命之書。付于我皇帝。皇帝方遊崆峒。以求至道。於是群公卿
士。負王旒。金塗望氣。芒碭之野。三進於閭闔之中。曰。臣聞在昔。蚩
尤連禍。大盜中國。神農氏兵莫能勝。天降玄女。勅軒轅氏。大定其
災。厥後堯有九州之書。而命禹。禹以四海之功。而受舜。陛下至聖
大位。十有九年。精爽著。皆美德馨。乾坤也。必聞幽贊。玄德上達。景
福有歸。六聖觀命曆之期。兆人有臨。難之請陛下。畏災運而不寧。

棄黎元而不顧以至仁爲薄以大寶爲輕臣等若不克所請與億兆之衆將被髮紃膺日蹙於天而訴於帝矣皇帝唯然改容曰豈人心歟丁卯廣平王俶太尉光弼司徒子儀尚書左僕射晟兵部尚書輔國與北軍將士西土耆老萬五千人排闥以訴帝曰豺狼穴居宮闕陛下兆庶爲餌宗廟爲墟若臣等誠懇未通是高祖不歆於太廟且陛下涉渭則洪流涸迴鑿則慶雲見布澤而川池廣勸道而嘉禾生靈祇髮鬚玄貺幽感臣聞符命待聖而作天運否終而會歲黎罔靈會也睿武英明聖也臣等敢昧死上聞帝乃灑齋宮啓金匱鳴曰拜受詔有司太赦天下改元曰至德元年尊聖父爲文武大皇帝是日煙雲變作士庶踴躍黃龍見於東野紫氣滿於天門翌日也數百里衣裳會兼旬也數千里朝貢會踰月也天下兵車會浹時也四方戎狄會以一旅成百萬之師率胡夷平社稷之難禮郊祀戴聖皇與人合誠心以氣消天癘動罔不吉歆無不報是以白鹿擾於王庭靈芝產於延英化動而功成淵默而頌聲言禪代者陋蒼梧易姓之名語嗣守者羞唐堯積善之辱述戲

定者歎四紀而復夏美中興者蚩三六而滅新於戲神祇之所歸
往品物之所法象鼓飛龍於尺水仗大義而東向矢謨發號實在
茲都願篆石宮庭以垂萬古俾過山澤知風雨之奧窮造化識天
地之爐臣炎稽首敢獻頌曰

赫赫河圖啓天之祐雲從億萬皇在九五惟昔陶唐克傳舜禹護
也武也夫何足數彼妖者勃惟暴惟貪天實即命人將不堪皇曰
內禪于再于三盡武之善去湯之慙兵車百萬洶洶雷震橫會九
州爲行爲陣恃力者踣從命者順孝以奉天神而撫運至德唐堯
崇功大禹瞻瞻北叟垂白而覩沛邑空歌周原已古徘徊頌聲求
介茲土

文粹卷第十九下

頌乙

一 頌一首

魏紀泰山銘

附錄

大唐封禪頌張說大唐封東嶽朝觀壇

魏紀

太宗御製

朕宅帝位十有四載顧維不德懼於至道任夫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心之若蕩若涉於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寧衡庶尹交脩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再熟人用大和百辟僉謀唱予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謂禮莫尊於告天天符既至人望其積因請不已固辭不獲予與夫二三臣亂虞典繹漢制張皇六師震疊九寓旌旅有列士馬無譁肅肅邕邕翼翼溶溶以至於岱宗頂也爾雅去泰山為東岳周官曰充州之鎮山寶惟天帝之孫群靈之府其方處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曰昔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啟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號朕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玄天之眷命為蒼生之祈福豈敢高視萬古自比九皇哉設故壇場於山下受群方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奠一獻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及仲

冬庚寅有事東岳類于昊天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降
粵翌日禪於社首侑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舉暨壬
辰觀群后上公進曰天子青天符納介福群臣拜手稽首稱千萬
歲慶蒼歡同曠誠以德大渾叶度彝倫攸叙三事百揆時乃之功
萬物由庚兆人允植列牧受享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以孝友錫
類萬國時惟休哉我儒制禮我史作樂夫地擾順時惟休哉蠻夷
戎狄重譯來貢累譯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
運朕何感焉凡今而後儆乃在位一王度齊眾法權舊章補缺改
存簡易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又能
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坤厚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
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之精爽在天其曰懿
予幼孫克享上帝時若馨香其不乃曰會我之文武曾孫其說錫
新命續我舊業永保天祿子孫其承之予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
命則亦與百執事尚綏兆人將多于前功而必彼後患一夫不獲
萬方其罪予一心有終上天其知我朕惟寶行三德曰慈儉謙慈

有覆無疆之言。俗以爲宗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苟如是。則軌迹易循。其備易守。磨若壁刻。金記後之人。聽詞而見心。觀未而知本。銘曰。

惟天生人立君。以理惟君。受命奉爲天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直道。明明太宗。爰華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大矣時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滂江九夷。削平一鼓。禳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巖代宗。衍我玄神。中宗紹運。舊邦惟新。睿宗繼明。天下歸仁。恭已南面。網緼化醇。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予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仗高。匪德我盛。故若祀典。丕子求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禪或受。或禪去。去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祗清。文祖光昭。舊勳存焉。虛誕。誕。善。善。經。經。迭。迭。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汗綿綿。錄德未合。天或承之。厚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巖。播告群嶽。

大唐封禪頌

張說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琰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設靈石。

紀號人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人俶有君臣其道
茫昧其風朴略因時而歛起與運而紛落泯泯沒沒無聞焉爾後
代聖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怛之於是禮樂出而
書記存矣反其源致敬乎天地報其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
王受天命告成功之爲也閱曩聖之奧訓考列辟之通術疇若天
而不成曷昔道而靡矣由此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略有七
七者何傳不去道德仁義禮智信乎順之稱聖哲逆之號狂悖三
者一位當五行圖錄之序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
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公封禪人且未許
其如天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虞舜臣莫德於皇陶穆高三
皇降德皆有天下仲尼叙帝王之書繫周秦之誓明魯祀周公用
玉禮泰承伯益接周統孔聖微旨不其効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
享天祿之日淺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于皇家天之
蒼蒼不惟舊矣其興之也玄靈啓迪黃祗禱饗靡虧運以義舉撫
來弊以利見護正無放夏之勳武也無伐殷之戰高祖列業四宗

光德有格天漏泉蒸雲滃露罔蠶滋育氣氤氳煦若天也之謂
載日月之照臨濟有形而歸景罄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于茲矣
皇帝撰內難而啓新命戴睿宗而續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
羲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於變立
土圭以步曆革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
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二
代之設王制也武緯之文經之聖喜言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兢日
慎一日納規誨以進德遂忠良以代工講習乎無為之書討論乎
集賢之殿寵勇爵貴經門翼乎鸞鷟之列在庭毅乎貔豹之師居
鄙人和旁感神寶沓至乾符坤珍千品萬類超圖溢謀未始聞記
我后以人瑞為心不以物瑞為意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
孝至于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閭歲祀園丘日不奄
朔感祥以訖聖因事以觀天天文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竝焉以
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恩俟蒼璧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制群
臣固言勤帝知罪至于再至于三帝乃挹之曰欽崇天道備率嘉

話恐德不類取憚于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
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姥練日兩師灑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
孟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霍漢燐爍飛焰揚精原
野爲之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首話俗問百年舉百祀輿墜
典嘗闕政假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立
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不圖高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
堯雲往舜日還神華靈樹靈瀾漫乎穹壤之間是月來至于岱祗被
齋宮滌濯靜室疑神玄覽將欽太一議夫泰山者聖帝受天官之
宮天孫摠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知萬數克升中而建號惟七十
而有五我高宗六之而今七矣非夫尊位盛時明德曠代遼闊難
并之甚哉先時將臻夫大封也累封疆於高岡築泰壇於陽趾夫
其天壇三龍辰陛十二減秩衆靈列坐有次崇牙樹羽管磬鐘鼓
宮懸於重壇之內不戚釵鈿戟戣戰殘戰周位於四門之外伐國重
器傳代絕瑞旅之於中庭玉輦金轂翠冒黃屋奕之於端路庶官
百辟羗夷蠻貊襲成之後讓王之客序立於禮神之場髡首齊子

鐵馬金鏃介冑如雪旗幟如火遠匝於清禁之野於是乎以一八正
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群臣於谷口皇帝御六龍臨
初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次沆瀣宿曉燬赤霄
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
享衆神皇帝冕裳登壇奠獻俯使叶金奏侑羽舞撞黃鐘歌大呂
開闔闔與天訂清將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極勤恤蒼生昭嘏乎
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
乃檢玉牒於中頂揚柴燎於高天庶忠誠之上達若憑焰而駕煙
日轡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
地越翌日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樂觀東后國風惟舊
無黜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有善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
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祕室迴玉璽於上都
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于斯之時華戎殊俗
異音同歎曰兵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舉百萬之師剋期千里
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為韶景寒風鬱

為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去自西自東自
商自北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之謂矣或
曰祭泰折主先后非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
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廩外事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
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睹末光聆絕
韻咀甘實漱芳潤爍玄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于
神明四皇墳而六帝曲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
矣哉惟天為大惟皇則之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
保綏之去爾而已矣

大唐封東嶽朝覲頌并序

蘇頌

封祀之山五在中國泰嶽首之昊穹之命再集巨唐皇帝受之臨
位十四年考虞氏歲巡之義諷周王時邁之什十月辛酉步自有
洛十一月景戎帳設齋於岳趾淵默以請繹思而昭將紀功布度
順斗承天精享也已丑宏觀軼區宇盛澤揮開闢高臨建鳳萬隊
張皇以燭山上御飛龍百神翕習以扶道國台二藩后四鬣士密

侍信臣高位扈封臺列升陛不下五十以聖言冲邈燁燁寶書誓
之旨曰朕獲守丕業恐不克駿命惟上帝儲休錫蒼生無疆之慶
朕之懋古則秘之何哉屬寒暑迅飈露清終夕若掃若錫晏然而
已庚寅天官次錄王制協時嚴高祖以配之嗣高宗以陟之冕裘
立珪辟序潔器俎調鍾呂倨勾於篋恭虞真輟五祝啟寶駢瑞芳物
焜煌空溥曾兮音容與刻纖塵不動和氣充塞日在於觀天爲之
門揚日大光謂小天下昭以抱戴見之卿雲郁郁紛紛喜氣烟溫
當芝檢引紫熏太紫洞而三辰接鬱蒼插而萬歲聞自下達上符
百君君之來兮望如雲端兮睟聖之門至尊幸如有事于社首以
泰折如泰壇於得我睿宗侑而作主奠獻嗚咽天子之孝也歟以
金匱歸勛於祖禩石臧藏美於乾坤戒咸扶則司存笑已載大旂
合大樂二陔嶠以惟抗四亞鏘而輅止朝群牧揆千官底邦賦數
庭實華蟲辨等車馬來觀周人隨人二王之實戎狄蠻貊萬里重
譯必拱于著執執奉璋顯顯昂昂靡敢怠遑乃建雞竿伐鼉鼓帝
命出皇恩溥揚異風作解雨施舍之蕩滌之宥法罪除頽類溷泐

洋溢周流黜對不崇朝而遍皆與此山俱時醫而不拔胡微而不
鋪也亦既稱壽申命宗伯咨爾頌焉効古之刻石臣頌稽首再拜
而言曰臣聞昔在帝堯臣惟咎繇聰明之謂聖邁種之謂德天若
曰依丁巨唐易姓者李王於中華崇功者唐聖之澤德之浸也我
唐祚之興昌符誕膺兩儀動六葉承皇帝宣高祖四宗之景烈肇
開元神武之明號廣矣夫矣莫有不寧罔有不俾咸一德之輔不
二心之臣群后抗詞曰臣聞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
中于天陞下得天之經得地之義得人之行行也者孝莫大焉兼
三才以爲政政也者仁莫大焉含萬物以爲性今三才貞萬物亨
六典平九功成官不滔獄不放至于刑清良有以也因斯而談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之睿者君也四國于藩四方于宣之美者臣也
有物有則我君臣保乂之原所由於前設其教於後介往歲邦危
中否天討內難陛下提三尺之劍排闥闔絕鈎陳趨北軍正北辰
然後翼翼乾乾尊尊親親立我蒸乂聖考所以付天下之公器蹈
汾陽之清塵唐雖舊邦其命惟新古者振兵釋旅祠土祈穀先事

也我是以幸太原祭汾隍類金甲肅邊鄙虜馬龍言而不敢南向
解嚴京師獲寶鼎獻宗廟戍人歸而盡務東作報福京坻於是乎
爰佐五時郊天以奉時爰崇九室給祖而敬思昭格遲遲神人允
釐無河籍三脊盛六穗不召斯至擁休之類如山則委曷月而秘
豈非享物降嘉司火也立渾同度在璿也陛下姑謂之薄臣所末
諭且管氏註齊帝王凡八十九湮淪豈沒乾若致美我高宗勤岱
甲子正六十盱蠻蕪蕪故能應期我神武惟繼代本業增高保
鴻缺乎中何也即先后以權斬足阻于運二宗紹復未違厥功神闇
之契不在諸子而當聖躬固不可辭者審矣帝曰俞畏德之不稱
而左輔右弼雜搢紳鴻碩之倫抱德懷書豈蒸雲吐雲務方集賢內殿
講議前席以論之傳不云乎君手勤禮敬之至也易不云乎先王
作樂豫以動也值矣哉禮樂之爲用故執禮者具刪弊則質宜之
自我變樂者理去商何害謙以爲臣二者洽而三讓之制曰可始
嚴鹵簿騰七萃啓禁關迴九重以聽乎鸞鳥聲之雍雍匪疾匪徐物
有其溶動植讚華夷觀駢闡總搏羨漫半散出成阜踰榮波憑

滑臺眺洪河遂並昆吾之墟徜徉乎大舜之澤瀕四瀆二濟入于
究徑九一三齊喬於岱推二旬有六而頓行在莫不皤皤華皓如
暮位頌陽或牽以觴或捧之觴偃僕乎康莊一以伸神武之今日二
以感乾封之舊章廼餼歸之觴舉之慈且惠而與之驩涕渭頡頏
矧國鄒魯冢洙泗東汶野而圖記可知指泮林而頌聲不墜以周
公之故將孔子之後翹然希王者之屬車聖人之清蹕則久及信
伯之應巖巖所瞻宗神曰天齊王加一等於三事戶二十供土
祀環十里禁人樵報也大禋旅之數重褒成之祿撫遺趾賜之復
帝曰吁夫艱難繫主業休咎牽人事况天監之殊祥也殊典也不
自滿而虔輦于位朕寶臣曰乾曜洎說有初有終時乃風欽哉汝
作朕左右丞相繫汝忠益以嘉猷補衮之闕罔或怠遂弘天封煥
天章嘉蒙介丘而旋德陽大饗養乎群方程後代美其律聲其實墳作
樂籍言七也尸頌不敏繼伯夷之直清微大史之留帶聆金奏同
百獸之舞振木鐸採萬人之詩敢陳詩以頌曰
天子臨幸于天孫崇登以封考報以功受命再惟皇武太之齊人所

載士馬山蝶文予山沓禎符山雜靈響音山答天與人合我鋪衍兮
長粹清太元冊兮太一精休光光我之慶成舜四朝而禹萬國莫
之我京

文粹卷第十九下



005.0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粹卷第二十

頌乙

雅附

摠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神武

大唐中興頌

元結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楊炎

大唐河西平胡頌

楊炎

平淮夷雅

附

楊炎

時政

聖政紀頌

來鵬

豐年

德勝頌

歐陽詹

祥應

歲星居心頌

潘德輿

高世

伯夷頌

黃憲

大唐中興頌并序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天駕南巡百億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繫朕我皇匹馬北方獨立

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諸皇撫戎蕩攘群兇復服指
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
蠲除祲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蓋功勞位尊忠
烈名存寧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應自能令大君聲容
泐泐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
焉何千萬年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并序

楊炎

舜有兩階之舞周有孟津之會皇帝有岐陽之蒐德莫勤乎安國
勛莫配乎立極利萬物莫道乎去暴蓋受天元符與人請命冥契
相合意兆有歸以唱則感神鬼之心以征則去雲雷之難維唐七
葉姦臣大盜於二京皇帝龍鳴於河北觀兵雍上建都發號以朝
萬國心嚮天地志通幽昧淳精四達大造玄成於是巢山駕海之
群狼毒鳥章之君不期而趨于闕下者四十有三萬元帥廣平王
淑太尉光弼司徒子儀等稽首言曰臣聞天啓聖以俟時聖感時
而赴難非神功不能當大運非玄德不能合人心故軒轅之道也

伏皇元宗周之仁也稱禴負陛下之德大瑞於人和人和而勤于
夫與和合氣百姓因之以獨化四夷因之以子來王師德之以貞
勝意者河洛後然後東征之期人靈駿奔望西狩之禮天子方齊
簪輅講金匱之書翌日霓旌武賁大車之輪黃鉞靈輿彤弓太阿
荆韓楚魏之廣七閩五獠之長金鼓百萬車徒九合大陣于東郊
皇帝建白麾以誓于軍曰維高祖歆于上天四宗重光照臨下土
百有五十祀至于聖皇初武之干戈備文之法象甚最爾逆虜敢迷
天紀盜我符璽黷我威靈使四海之內兵革縱橫肝腦塗裂旻蒼
降鑒錫命於予俾續夏已墜之功寬堯未刑之族於戲余匪玉帛山
河是愛惟蒼生受害是憂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心忠義是保咨
爾張目成天四維植髮成于櫓布和成將帥厲氣成風雲若作進退
爾惟旗鼓若斷首尾爾惟常蛇若戮鯨鯢爾惟干將若拯沉溺爾
惟巨艦夏有一旅之衆武有十人之暮言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
念哉是時天感動六合兵氣連太白乾坤爲之坼軋河嶽爲之震
蕩彼狐鳴鸞鳴之徒不崇朝而聲反於謳歌形歸於蹈舞者幾過

半矣故鄠杜之師以形勝灞上之寇以威逐桃林之陣以竒破河
洛之孽以氣摧帝乃開天牢迴豹尾陵顛氣鎖攬搶應龍秉鉞玄
女侍坐乃考夏氏配天之義備漢皇建武之典雲髦玉輅山動地
踊降自西雍幸于京師萬姓前導百靈爲衛布德澤望陵寢悲黍
稷之將秀覽城闕之爲墟以雷雨洗川澤以皇風清怨怒以大賞
議勤勞以成功告宗廟以詳明去龔昧以惠政哀困窮清蹕而奉
聖皇稱觴以朝前殿於是東園耆老長安士庶排街路入天庭動
千門呼萬歲煙雲下遶林藪山迴神靈頌於堂精鬼感於廟王侯
慶於國父子洽於家鍾石反於懸壘俎陳於席華戎踴躍喜氣
磅礴日退三舍天聲萬里神謀不得窺其奧天道不能後其時斯一
會之略也然後動變化爲鑪假仁義爲途陶氣象變耳目與神合
司契以道浸澆醜全犀象之形斷珠玉之頸然後以景星燭夜甘
露清氣昇闕風對天老捨鴻名以還太素乘大曆而統人紀俾不
思而降不祭而歆以元和感生淳古於是宰臣聚而言曰主上以
神武清難至德遂人崇勛絕瑞光照萬古闕開日月于今六年百

誓忘力於帝乎人臣盡謝生於天乎請相與鑿石於誓師之場
信威於得衆之地斯王道之盛典也炎稽首敢獻頌曰

天命帝兮蕩妖昏交風雨兮會秦門惟聖德兮漫海外五單于兮
勇士奮俗鳥獸兮家雲鳥越浮山兮泛青草徵羽騎兮列天營啓
金騾兮賜長纓日為車兮雷為鼓臨鯨鯢兮掃煙雨開明堂兮饗
文祖帝為皇兮后為母歌雲其兮冊玉府象穹石兮駕終古

大宥河西平胡聖德頌并序

楊炎

維唐至德二年春正月武威郡州洎九蕃夷落內伺師旅之間外
合狼豕之兇據金城塞州伯蛇變交戰之下炎焚大澤之中二月
乙丑皇帝以五命之服詔太僕崔爾中權專上將誓軍前之士
却城下之盟又命內常侍劉日新振鼓鐸之音護羗戎之長林竦
鎔合會于東郊粵庚午高牙大旆鐵馬長鑼歎以清笳陣以雲蛇
列于四衝蓬頭執戟鼓以靈鷲進于陸路趨悍獷發虎裘猿臂北
陵于土門之隊鈎車雲梯強弩堅楯齊傳于西烽之亭於是引熊
虎之師杖龍蛇之劍矛戟四起煙塵火色金鼓一振天地徘徊血

亂玄黃聲靈五屋是風雲皆入陣彼草木盡爲兵日月垂照於窮
鄉皇靈赫臨於天外名王貴馬大玉文貝素女錦衣白金之產萬
井之資皆委于入貢之府布于有地之宮是時也千人踊萬人賀
美太階之符見頌偃伯之議興特進金城太守李萬頃洎吾邑長
吏軍正大夫等言曰蓋聞王命先天以奉時賢臣合統以借運維
秉乎帝籙不能撥亂罔應乎間氣不得遭逢故大人之作必先靖
難以摧兇取暴爲治國以任賢使能爲建功磅礴乎茅茨之下威
甦乎玄古之上斯軒轅得之以勝蚩尤大夏得之以勝有邕西伯
得之去殷伐崇太宗得之奄有遼海上皇得之克平巨猾陛下得
之再清宇宙掃蕩氛孽允若大唐之新命復高祖之天下臣等恭
惟六聖騰光百有五十祀周賁海寓鋪敷菌蠢丹穴之賁孤竹之
君金匱括羽委命下吏陛下建大號續鴻業歸勛祖禩昭聖皇
是必天錫忠良佐成命器二所應皇運之統伏崇羽之兇元太康
西人永永來裔願篆石誌美以爲頌云

詔虎臣兮殪天狐載火旗兮耀昆吾靈虜壘兮被戎都

獻平淮西雅并表

柳宗元

臣某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表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
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云云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
克清大慙金鼓一動萬方畢巨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
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
事思報國愆獨唯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
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
暨於蒸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鐔炳耀
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今由聖之若神人然此無它
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已來平夏州夷劔南取江東定河
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又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
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
吉甫邵穆公等庶施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平
淮夷雅二篇

皇武

方城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者音其武于澂于淮既徒既車環蔡具來狡衆昏囂其毒于醒
狂奔叫喚以扞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祀其後汝克錫
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整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類
既禡于社是冝金節煌煌二鋤銷彫戈犀甲熊旆成命是荷度拜稽
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雷等是崇言非牖俎獻五獻百籩九百卿士
班以周旋既涉于澹乃翼乃前執圖厥猷其佐多賢宛宛周道于
山于川遠揚邇昭涉降連連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
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頌頌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鄆彼昏卒
狂哀兇鞠頑鋒蝟斧螭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悼太陽
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饋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右
擣其虛靡衍厥慮載闢載被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
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謹譏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
因祿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
震是荆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生休馬豐稼于野我武唯皇永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勗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之王卒特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勗往舒余仁陪

彼艱頑柔惠是馴勗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卒

疑二能罷是式衝勇勗力日思奮殛寇昏以狂敢蹈勗疆士獲厥

心大袒高躐長戟萬矛祭其綬章右前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

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微宅乃發乃

守其是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圍以究爾訛兩雪洋洋大風來加

于燠其寒于爾其遐汝陰之茫懸冰之岷是拔是震大猷爾家狡

虜既廢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

室家仰之俯子汝水泫泫既清而彌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

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甦爾居式慕以康焉原者餘是究是咨

皇德既舒皇曰咨朔咨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自庸內誨于家

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

聖宗皇帝臨大朝與羣臣言奏政事羣臣退而宰臣奏曰陛下問

方城十章章八句

聖政紀頌 并序

來鵠

及乎政事此三皇五帝之所徵美也陛下不問及史臣此三皇五
帝之所彈已也徵美者將有乎聞也彈已者將有乎亡也以聞之
而又亡之則陛下徒有宵衣旰食之名規天條地之績與羣臣言
後若龜公拂冠過冕湮時銷日無得用於後譬言如十夫樹楊一大
拔之無得以成其大也政事者羣臣得陛下日問之是十夫樹楊也
史官執筆為陛下日遷之是一夫拔楊也使後之人誦聖朝空言展
虛文閑殿曠庭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之社稷安危強謹之說是
不亦遠史臣致不載其事如拔去其楊將彈已之譴乎臣伏念貞
觀永徽之代百官之有耳目但聽視天子而已故言事者安論紆
詞無疑權虐勢史官執筆于陛下之下天子俱旒于殿之上奏者發
誠于廷之中是以正橋一開則臣誠前而啓之帝旒進而鎮之史

無隱而結之由是君臣謀國圖政之事俞機都要之言詭業發神
豐編照物皆籍于典與老光于天陽至今見太宗文德若三皇五
帝之所徵美也自永徽之後宰執不正窺伺是忌針棘前後阻越
對敷狼噬虎食持膏銜肉蓋以言多為已曾不致君內荏失中畏
使人聽乃奏史官與百僚俱退然後宰臣請事由是君有問而宰
臣知之史官不得與於聞君有舉而宰臣謀之史官不得記其事
次第周行檢錄制誥與元史同工而已臣嘗涕泣以歎豈有以一
己之細一性之已心於黍粟圭景之間苟嗜急須迴天遮上使聖緒
神績有嘉駁善諷罔得聞於千萬年枉有謂明朝堂展虛及閑殿
曠處無君臣咨謀洋盜之言之社稷安危強謹之說若今踵而承
之則不唯臣有障聰蔽睿之刺抑陛下雖有三皇五帝之所徵美
而若遠史臣則三皇五帝之所弭已也抑又有一夫拔楊之謂歟
請史官執筆當筆記奏事隨日錄撰號為聖政紀臣立朝荷祿
幸甚稱宗皇帝動宸領旒撫然歎曰吁朕罔敢粉名厥後乃罔知
厥後然聖人存簡策者亦非以粉名也蓋存乎大國之典鴻祖之

業我國有與我祖有業業在于典典在于史曷厥史不書是尸余
于祖滄業于典也朕纘承聖緒恭惟恪思將念厥政未嘗不離安
廢酣馳荒鷺遠是以每與宰臣言如族天下一巡省每見宰臣退
而展天下盡聞知豈圖臣畜猶謀公無同事欲弄尾舌先衛巖穴
闢年中臣占按明后致次謫搜嘉訪不存堯典之書善誡名猷莫出
清廟之什史臣負我不舉其官宰輔盡忠寂聞有此由是詔史職
執史筆立于廷之下錄君臣臚句之必行載剛毅進退之敢議題
其篇曰曰聖政紀也至上之即位三年有鄉校小行來鵠居山澤
間常私心重惜史臣以其史臣者是當國之鏡千億代之看目也
因窺穆宗實錄得解憤釋嫉於立史官為聖政紀者追而頌出
其事以鑒今之廷列故拜獻其頌曰

三皇不書五帝不紀有聖有神風鏞日已何教何師生來死止無
典無法頑肩鼻比三百毒具作五帝實治成天造地不昏不圯言得
非排文得聖齒表表如見者莫若乎史是知朴繩休結正簡斯若
君詔臣箴編毫絡前書後經規善鑒惡國之大章知何覆略臨

呼貞觀多叶永徽多俞廷自發論殿日發謨牙薛子不你烏鼠其除
詢出不蓋謀行不紆楹然史臣蛇然史裾瞠瞠而視透透而婁翹
筆當面決防納污不杜爾智不席我愚執言直注史文直敷故得
聚聚朝典落落廷審晶墮既多堯風不淺頒編坦軸君出臣顯若
儼見旒若俯見冕無閉殿曠庭無刀安素晏三皇不亡五帝不前羽
太宗得之史焉斯展既平後相圖身天子專問我獨以言史不得
近丘明見嫌倚相在擯秉筆如今隨班不進班退史歸惘然疇依
奏問莫觀嘉謀固稀取彼誥命祿爲國肥炯哉時皇言必及章德
室五帝道奧三皇如何翊日嚙肉嗜毒甯甯距磨快搗衡物長控截
僚位占護陽光垣私藩已遠史度唐俾德音嘉訪默縮暗亡咽典
嚙法蓋聖籠昌曷以致此史文不張後必非笑將來否臧謂乎殿
空袞逸朝憎廷荒不知姦蔽文失汪洋有貞觀業有永徽綱亦庶
匪見亦寢匪彰賴有後臣知言不佞伊尹直心太甲須聖事既可
書史何不命乃具前欺大陳不敬曰逐史之喻請以物並且十夫
樹楊一夫欲競栽既未牢擗豈能盛帝業以栽逐史似擗穆宗無

然若效若營何昔臣斯隱我祖正不傳親問不寫密諍孰示來朝
以光神政由是天呼震爰徵奔召急史提筆來叱廷而入端耳抗
目不撓不挹鄉豸側頭螭蚪擺溼握管絕恰當殿而立君也盡問
旨也倒誠磊磊其事鏗鏘其聲大何不顯細何不明語未絕緒史
已錄成錄成謂何書政紀名伊紀清芬可昭典墳古師官鳥昔聖
官雲方之我后錄里書分錄有君法書有君文君法君文在聖政
紀六殿無閑時庭無曠日雲誣波訪倦編削筆君劬臣勞上討下
述惟勤惟明在聖政紀出至德何比至教焉如孰窺孰測外夷內
儲謂君有道乎臣有謨歟有道有謨在聖政紀書一體列秩同力
翊哉新福去枚絕防無礙國章可披唐文可愛善咨不偷嘉論不
蓋不渝不蓋在聖政紀載諒夫惣斯不朽可懸魏闕愚得是言非
訛非伐實謂鑿臣渾沌開君日月妖物零死天文光發唯我之有
頌兮奚斯躍而董孤可定

德勝頌二章 并序

歐陽詹

唐貞元六年歲在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人之所食

也穀鳥之所食也草今言食土明歲無嘉穀而野無青草則運於
于茲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尋舊日步地轉但軸交糾迴薄將有乾
于常滿自春二月至于夏五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溶溶為焦灼
為霖霖以不日而至皇帝宿布大和人神鳥獸魚鼈咸共騰歡心
揚喜雲欣欣熙熙休氣中積磅磅磅浮蒼蒼磅相戛磨力強者勝
九陽構旱而莫展六陰作潦而不就氛祲垂譴為慶雲列景徽為祥
光油油薰薰死復如春塊不破而雨足條無聲耳而風暢日者生氣
欲凝淑氣猶競彼雖罔得為禍此亦未能為福徘徊相持時澤不
降五稼含萌而待藝百芳蓄穎以思拚至是土膏融甘液宣若決
滄泉如開湧植豐本增收并凡絲絲無饒瘠與良沃獲一十於百
千賻蔬雲直直以委圃餘糧嶽峙而祗畝夫體病不能害心心平必
能制能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則天地之病又焉得
成歟况奔走游泳之物曰靈曰祗之類皆吁歛怡逸於其中乎宜
其瘳乾元之宿疹愈坤元之常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盛耶古先
帝王至聖則堯至仁則湯有黎虬以稱理靡水旱而莫衝豈不以

道未全洽而德尚涼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爲大慶殊祥其
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今而邁古矣元元嗚啞歌聖代者動天
殷地以夜繼書而其詞未弘輒爲頌二章用貽於康衢庶事明而
聲暢流乎無窮而以德勝目篇頌曰

歲在午天災于常昔人食土今我飫梁匪徒我飫梁鰓寡千箱盛
矣乎吾皇之德亦實爲祥休哉德兮
歲在午天災斯屬昔馬食土今牛厭食菽匪徒牛厭食菽犬豕梁肉盛
矣乎吾皇之德轉禍爲福休哉德兮

歲星居心頌 并序

權德輿

皇上宅位六祀七政貞明於上七教敷聞於下其有不迪不吉不
庭不若之徒皆薰然而和晡然而化春三月司天氏奏歲星居心
宿五度其色黃明潤大光澤帝位積五十餘日詔下有司頒示中
外故臣得而言之以形頌謹按歲星五帝爲蒼五行爲木五常
爲仁五事爲貌天意若曰時以至仁爲理覆露萬民決洽生類協
夫五行五事之用則發於星緯形於禎應陰陽大化昭報成功玄

將幽贊其昭昭如是禮運之論聖人曰自曾生為紀四時為柄洪範
之叙皇極曰歟時五福用敷錫厥庶人發於人格於天天人交感
合若符節其年秋平河中之寇葬其遺骸復其世紀班淮右之師
用弘文教用去武備此二帝三代所以恢弘名世於是是一統類以
昭德明法制以塞違薦禮百神賓懷獷俗嘉瑞美祥紛委狎至
置之而不有哲人端士連茹播職求之如已失然後端拱於穆清
怡神於靖冥驅一代為純誠摛萬靈於明庭斯又登邁邃古光昭
聞見魏乎紹天統物之盛者也微臣瑣賤沐浴仁聖敢獻歲星居
心頌一章以備周詩由庚由儀之闕頌曰

皇矣上帝降鑒下人右王承之制作禮文人用明德家尚孝仁人
無羈疵俗以阜蕃敷佑四方發為天祥重華煌煌乃居明堂下煦
仁澤上為祥光回復感通天人攸同乃法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
臣德輝昭融保祐命之自天無窮微臣頌歌敢備唐風

伯夷頌

韓愈

士之持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

而自知名者出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鮮矣若至于一國一州
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而不
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爲明舉乎泰山不足以爲高巍乎天地
不足以爲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洵祭器而去之武王周
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
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被二子乃獨恥
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
明也今世之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
以爲不足夫彼獨非聖人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
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
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

吳興沈

鉉

纂

古賢

處子賤碑頌

貝至

長教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公詵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王雅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

崔若甫

興利

復練塘碑頌

查華

高陵令劉公遺愛碑頌

劉禹錫

蘇州嘉興屯田紀錄碑頌

李韓

靈跡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碑頌

崔尚

高道

唐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

葉子昂

宗聖

長明燈頌

高適

處子賤碑頌

并序

貝至

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身大繹微旨而微遺論

何先生道蔚其歲蕤者也先生宣怒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

根於仁殷其如雷暖然如春如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

周道凌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
齊晉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
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章變
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爲政之大躰元之要恤孤哀喪率事則弔
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
佚其躬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
惜君之理小子期間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
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皋陶
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擗髮而吐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伏小大
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姪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生行事徵
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若篆廢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
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三

鳴琴湯

二處子之堂

靜無爲邑人

以康澆風化淳霸俗致王誰

請陽鱗革而爲魴鱗

二

黃髮或師或友

荒

二麥苗不穰不秀

已却魯俗斯

卓

諫或剖心伊人引用穆

二

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既

但孰爲來哉從時卷舒与道徘徊游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
顯一令德聲隨彼牧惠与順息入亡政弊并道播神默寂寒夜川涓
悵舊国荒祠尚掃苔氣將磷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
闇親再表貞石頌聲惟新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賈乎海隅玄澤溥漫乎荒外天子念
窮鄉之僻陋激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
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環式是南州駕五營之政教揔三軍之旗
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
路也公蓋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謇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
踰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鋒則聲恒震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
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
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
常清心而度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珥必兮備兮赫兮啜兮固以不怒
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黻齒被髮儋耳衣卉麩木巢山館水種

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
斲菟晝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
自今始祖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有易其
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垣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爲美
談美徽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
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幸脩厥
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
飛道渚於汝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
廣府司馬譚瓌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
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遙
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
于藩于宣觀政將來庶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之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
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亦及蓬屋兮改離牆角鱗瓦兮身翼堂洞
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燎兮風莫颺事有近兮惠無疆嶮嶮兮西

海財繼萬里幸歲一來舟如島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旆忘
家兮有夜開越井崗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
早爆牛牲兮菌雞卜初降福兮公壽考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并序

王維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君臣同德天地通
氣以康九有以遂萬幾惟皇御極二十載光裕四表至于海隅日
出越小大邦亦蠢貊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日首
三接列辟日聽萬方輿頌懼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駁側陋兼乎
十等選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
焉夫京兆號爲難理清靜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文或以軟弱廢
或以賊殺効把宿負淺爲丈夫用鈎距蓋非長者我則異於是大
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於任數巧筆不能知堅壁於畫一善政不
能下摧宿豪如雜草無溫色視大權如壓塊無傲容百司之吏摠
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已振縣吏
惡少聞風旅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次上謁守

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子泰日者櫟陽男子閭里爲豪借客報仇聚人爲盜或白日手刃或黃塵袖緹政寬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申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鈐下於是人人入閭室若遇太賓焉前年不登人賴太甚聖無遺獮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不粒賦於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罔畏罪台忍寇益乃邑矧曰蕩析離居惟爾克濟撫茲西土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之威其或宥過饕餮人滅雙雞之膳園人省五馬之秣陶不獻服圻不填館自身已往振廩同食雖人煙不動道饑相望不思濫以苟生感守教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收赤岸澤將爲田以便官至是奏罷之舟漁衡麓之守廢蒲荷薪蒸之產入自郊祖邑一室有魚獲陰伐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贍惟涇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於書役他山遺遺於度材公命刮朽壞填巨石辨大木去編營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藏史日省錢億農

始學未文始安織於是鮪背黃髮之者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
有子弟頗閱其行鄉黨以睦悌失其獨道路有禮汰无与爭酒先
養老賭不置更既无以狗亦無奸人臨年餘資竊蒙惠化其曷以
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夫公
於國為外戚於帝為外弟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駟馬乘
朱輪者十人勝衣則綺襦紵袴通籍則玉墀青瑣動則兩駉如舞
坐則五鼎成列文軒楚制妻少女趨舞而公儼兮其若容淡兮其無
味心在公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懷君子令德之忠保
詩人錫類之孝悌有過於其被慈有踰於含食惡衣以居公服不
敢降也亟躡下士王綱不敢替也協二姓之好以正人倫傍无嬖
御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下多英傑若夫皇帝敬問之詔御札自
書天王命賜之衣上宮所製勞勤則中使接武計議則走馬來朝
豈惟衆臣重其經術為吏雜以儒雅而已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
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於累官著聲於所在其永祕書也闕
文遺簡多在大家深為子孫之藏密有緘勝之固公不憚權貴或

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爲
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爲謫存者考其事壯其食以畜之行者緝
其宮執其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不至焉未盈一歲
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無僦二而靈應未
若公命東蘊取火伐樹置其新醴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爲明神無
德而祿禍亦覆餗自絳已來人實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
也童兒季女不敢黷必以敬也神既靡吝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
則樹其鬣焉羽執此駢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燉天燦地靈衣且爲煨
燼黜且屋將爲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於
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感盛德渭
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於禮義我曰德安人免
於陸危曰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下長老孜孜願刊二石以予
學於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爲任嗚人出入與人言
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教化之原本屬辭魏文書事美婦貞詞曰
五心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貞靈以幹含

書不燔在割能斷情偽萬端吾道一貫帝選賢丑無以易張金印
紫綬京兆之章佩我鳴玉冠我兩梁天子休命拜首以將寬而愛
人立滅暴強明明天子哀此南畝將息西人遂觀東后我教我訓
我鎮我守汪二三秦則罔餽口守死以義徇生不苟王曰外弟視
人不佻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賜衣而朝俾人華胥致君
帝堯刻石作頌永世彌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終諒闇易月之期不言既言之曰詢于師保輔弼之臣曰
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土俾兆人康又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
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四臣曰莫先於幽遠
亦蠻貊之邦爲急也即日命王人遽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
督張公爲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略觀察等使旣踰月
而遽屈于洪洪之耆老教女博商農漁釣百類千品周聲奪魄于野
于塵歲曰寧取我裳而裂之寧取我廬舍而焚之父也天只胡爲奪
我之君中承受命而南舟不及汎馬不及抹國人懷慕之罔極曰

清塵遠矣君不顧矣蔚陶之思何用哉蓋用於揚名頌德乎故吏
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吳
縣令鄧賁州人東冶府果毅劉容者善書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曰
允於心曰自昔爲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
欲牽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爲之舟楫也清之不立肆奢崇貨
爲之鑿鑿也於是撤其帷帳薦葦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
物歸之有司減其俸錢稍食月幾十萬實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
督觀而封已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由平仲之規見矣
二之曰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爲寄以爲擾於獄者輕重
人之命煩於市者耗釋人之生苟鞭笞折揚之無度侵生肆奪之
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璽毒人君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姓之貴
賤議刑罰之等衰使其貪息不亡殘忿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
人袒背而無傷天然噓之象成行葦之恩溥矣三之曰謀於野
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載驅王命所急吾聞是邦農野未闢
傳置未脩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儻野有餓殍實不如歸亦

諸侯之取也於是減承城更卒幾三千婦之隴畝而數手併之守元
闕焉賦息家帶財數百萬賜于館節而含糗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
公之吏留以為屏其身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室我皆用之於愛人
治國也於是息籟潘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日州人愛之如
父母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速于其餘貽嫗
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推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頹俗慰窮壯者
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鄆人不好妄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錄故採拾
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有晉司空茂先之遠裔也曾
祖汲易州長史祖選幽州固安縣丞考儂贈齊州司馬公起家右
亭別將自是為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為天子友讎君臣雖
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為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
權大寵外示忠而內謀逆大上皇推赤心而勿疑敢有間之者死
蹈虎尾犯龍鱗公密言其戎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視曹鼎鑊
如歸焉神之聽之是與山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讎之間而能
終保元吉漸于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子文牧家

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黃門庭珪牧此州甚得人與曰張丞相九
齡次之康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二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非魯僖公仲山甫不之獲今效頌曰

昔爲豫章故有循良黃門之善于今不忘爰及永相亦有烈光我
君戾止是爲三張立廉寶餘無怨無傷軒亭之下賓旅其康四封
之內望歲千箱自春徂夏方人相慶二未畢方聞後命朱轡玉節
兮向黃鳥彼願適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歲大旱其誰見濡

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并序

李華

大壻之祭諱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之故曰九
川之源因途匯而滂之故曰九澤旣陂以訖大地之氣以利元二
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山吉室黜章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
秋載之地有廣狹事無古今大江具區惟潤州其數曰練湖幅員
四十里其孤浦菱芡之名龜魚鱉鼈之生麇飲江淮膏潤數州其傍
大族強家繼流爲田專利上腴畝收倍鍾富劇淫衍自丹陽延陵
余增環地三百里數合其萬室阜則懸懸耗水則舟人懼其管九

子餘祀九經上司紛紜奪八十一斷鳴呼曲能掩直強者以得
之老幼然痛沈聲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前討西戎西戎既駭矣生
人無自心詔公卿選賢以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此者
是哉一月二十三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瑱為潤州聲如
騖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男女相賀即日無貪刻下無冤憤公
素知截湖潤壤災甚蠲陂池事風生拍期以復群謗雷動山鎮恬
然中明獨裁文之以札乃白公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李元甫
中丞甄掌恹心如公之諄且曰與利除害得其人而後行非常之
政敢請叔父公乃用戒將吏率徒闢之人不俟召呼林從役畚鍤蓋
蜀浚皇成蹊增理故塘繅而合之廣湖為八十里像月之規儔金
之固水復其所如鯨翼射海隱地雷聞泉中先程三日若海之
弥望灝々如吞吐日月沈沈如舞舞甚風雨所濯者遠原隰皆春耕
者飽百家者泰於是疏為斗門既殺其溢又支其澤沃堵均品河渠不
通流商究黃價人勇輸賦遐迹正受利豈惟此州每歲萌陰乘陽二
氣相溥大雨時行羣濬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見方雲稼家

其時前相國彭城公劉尚書晏統東方諸侯平其僭統聞而悅
之曰三事以聞詔書褒異焉彭城公宣命至江南捧詔授公公率
元僚掾史令丞已下至于耆文西向拜手俯戴皇明人心上感天
降嘉澤如有神祇昭協厥志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惡宥過惠
人察奸純鈞精匪百鍊不耗衣冰之貴降從士禮請去靖恭爾位
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拱而謝之曰尚書劉公觀察
書公奉行王澤也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真秉公之清白延
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金璽令胡理直公之成規及丹陽老百壽
周孝環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曰允為澤允悅也水歸於澤而澤
悅於人百年浸塞而公啓之臣哉鄰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縣
无災若不竭而刻之則王命不揚於厥後之人死以德負也華
嘗文古見訪為頌曰

望依依兮視冥冥身如魚樂葢炎生膏腴利倍起訟爭斯人怨抑
痛無聲甚年公止直動神靈百年於流為濇清朝者飲兮病者寧
書光寵恩露榮勳然鮮暗復皎明追琢刻瑤瑤芬榮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頌

劉禹錫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人多豪收悉權道非有卓
然異績結于人心諒于有隴安能久而愈思太和四年高陵人李
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公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
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之上言謹按實應詔書凡以政績將
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
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者以結人心者揚揚于道周去
涇水東行注渠陂而為三以沃開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
決隄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顯其腴毋歲少尹一
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與已還寢失根本涇陽人眾擁而顯之公
取全流浸原為畦私開四甕墾不及下涇田獨肥他邑為枯地力
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過也尹馬而占涇之腴比日權倖家勢足
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春寬銜刃家相孫子長慶
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燥瘧在身不忘決去乃
循故事考式文既出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

私竄其便无棄疏言造正令使无越制别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
違不決居二歲詔免廢日元年端士鄭覃為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
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元谷實司空視持詔書詰曰渠上畫得利病
還奏書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曰京兆下其符縣主
簿談焉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濟與喜并口誣手運不屑黎
皮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白渠下高祖故聖
在焉子孫當蒸熾木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
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顛而歸董尚丞相
彭原公敏容謝曰明府且愛人陛下視元元无所營第未周知情
偽耳即入言上前立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漢季冬二日
新堰成時流渾人如豚宜其高蒸渾日迎報釋然門塞分寸皆如
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焉直告已事君察其察躬勞勞之丞徒
謹呼奪撥而舞威曰天以六十年明府雪之適好犯其家卒就為
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詩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千
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柘於方本下壘以作固

上生村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溼陽三
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爲七堰以析水勢使下流不亨君詣京兆索
言之府命從事蘇持至水濱盡撤不當灘者跡是邑人享其長利
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景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
之五代孫大曆中詩人商之循子少好文孝亦必登壽畫于東諸侯
遂參幕府麻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陞率不特而遷既有績于高陵
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計相愛
其能表爲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塩于蒲錫紫衣金章歲
餘以課就加中執法理人爲循吏理財爲能臣一出于清白故也
先是高陵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發于曾懷播爲聲詩今采其首
而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溼水之凌池既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
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移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
公兮言既盡縣中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沈痾在劃新渠兮百畝
流行龍蛇兮止膏油薄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

考夫黜期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鱗美石永信詞兮昭懿績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 井序

李翰

禹平九土流血之功大棄粒蒸人稼穡之務重自古有國家未嘗
不率由斯道底慎其業故登平足以厚生殖禍難足以定凶災未
有易此而能理者自越戎亂常天步多艱兵連不解十有四年因
之以飢饉重之以天札死者填露路亡者惰遊編版之戶三耗其二
耕之人百無其一將多於官吏卒聚於農人古者八家爲鄰一
從軍七家從之猶曰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農桑者七十
萬家今乃以一夫家食一伍一餘子衣一卒師將不立人將不堪
此聖上所以旰食宵興求古今令典可以濟斯難者莫出乎屯田
唐德初乃命相國元公昌其謀分命諸道節度觀察都團練使統
其事擇封內閑田荒壤人或不耕者爲其屯求天下良才善政以
食爲首者掌其務屯有都知羣士爲之都知有治即邑爲之官府
官府旣建史胥備設田有官二有徒野有夫二有任上下相維如
郡縣吉凶相恤如鄉黨有誅賞之政馭其衆有教令之法頌奇特

此其所以爲屯也。雖天子命之股肱，贊之至於宣上，命齊下，力經地域，制地事，辨土宜，均土法，簡稼器，修稼政，陳三壤之種，而敬其始。考九農之要而成其終，則都知之。職專達其事焉。詎可以非其人哉。浙西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兼吳郡守贊皇公王國大賢，真愛公如家，慎擇厥官以對明命。浙西有三屯，嘉禾爲之大，乃以大。理評事朱自勉主之。且揚州在九州之地最廣，全吳在揚州之域最本，嘉禾在全吳之口最最，映故嘉禾一穰，江淮爲之康，嘉禾一歉，江淮爲之儉。公首選於衆，獨當其任，有寬簡惠和之德，知艱難勤儉之事，政達乎本，智通乎時，仁愛足以結下，機權足以成務。嘉禾大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餘里，公畫爲封疆，屬於海春，具畝漕達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稱人稼澤之政，芟以除草，剔以除木，風以布種，土以附根，頒其法也。冬耕春種，夏耘秋穫，朝巡夕課，日考旬會，趨其時也。勤者勞之，惰者昌助之，合耦助之，移田救之，宣其力也。下稽功事，達之于上，上制祿食，復之于下，叙其勞也。至若義感於內，誠動於中，徇國忘家，恤人猶己，野次露宿，單食瓢漿，盡

四體之勤趨一時之役夫寒粟列而猶執鼓鼓盛暑赫然而不傳
東蓋如登高去梯与之死生投繆均味忘其飢渴然後知仁義之
政必見於耕穫井田之法可施於甲兵夫如是人將竭其力地將
盡其利天將與其時自贊皇爲郡無凶年自朱公爲屯無下歲元
年冬收入若干斛數與浙西六州租稅埒朝嘉駁庸授廷尉評公
又稽氣授時如前代法有白雀集于高豐屯廩蓋大環之徵也屯
官某乙等聚而稱曰初公爲屯人有二懼焉邑人懼其暴屯人懼
其擾今溝封犬牙而不相侵疆場日履而人不知方舟而上以饋
師旅此功及於國也登量而入以寬征稅此德加於人也古者智
勳一官政修一鄉猶歌之詠之手之足之况朱公之績如此其大
者乎遂相與斲琬琰表阡陌南陽太守豈專刻石之功桐鄉嗇夫
終踐大農之位其辭曰

茫茫九區陽九躔災之若札瘥田卒汗萊天步未移連師滿野不
耕不獲仰食于下噉二遺人餬口饋軍帝曰予憂愛立其屯且戰
且耕古之善經辟師肅祇王命是聽嘉禾之田際海茫茫取彼榛

荒畫之封疆朱公莅之器具授方田事既訖黎人則康我屯之稼
如雲漢漢夫以某布溝封綺錯朱公履之勸耨趨獲根某不生煩
整不作歲登億計征實稅薄息我蒸人遂其耕鑿我屯之吏如京
如坻嘉嘉量是登方舟是維贊皇獻之達于京師飽我六軍肅將天
威跋距于溝溝達于川故道既堙變將爲田朱公潛之執用以先
浩浩其流乃與湖連上則有塗中亦有船旱則溉之水則泄焉曰
雨曰霽齊以溝爲天伴我公私永無飢年公田翼翼私田疑疑不侵
其畔不犯其疆我倉既盈爾稂雜維億屯人熙熙邑人怡怡不擾其
務不干其時我無爾異爾無我欺我有官屬朱公訓之我有徒位
朱公恤之我有衆役朱公卒之我有徵功朱公序之起於田中印
綬纍纍何以况之福祿如茨何以久之刻篆于碑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之頌

并序

崔尚

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此兩者同躡而異名同
契乎玄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必是桐柏耶非桐柏耶因斯而談
則無是是無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

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即中右弼王子晉
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
柏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晉葛僊公始居此地而
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迹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練
師居焉景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祠柏觀蓋以光昭我玄元之
丕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祉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
餘背陰鄉向陽窺曲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
皆碧茂樹鬱鬱四時怕青大殿之前橫之上巒峯如闕中天豁開
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懸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石
梁翠屏可倚也琪樹珠條可攀也仙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清猿
晨暮合響音信足賞也如豐壩之靈嶂間起劍川北逼煙岑相接東
則亞入碧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人境摠括奧秘鬱鬱為
秀絕包元氣以混成真享地而安靜非夫神與仙宅仙得神營其
孰能及斯哉故初構天尊之堂畫日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投
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畫見之者記祥也然後為一虛室

以鑿戶起層臺而累土經之殖殖成之翼二綴日月以爲光籠雲霞以爲色花散金巾香通玄極真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我練師孰能與之練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雲河內溫人晉宣帝弟太常廋之後祖晟仕隋爲親侍大都督父仁最唐興爲朝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應靈之地生此仙才以爲服冕乘軒者寵患吾身也擊鐘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業學神仙之事科錄教戒博綜無所遺竊其奧希微妙詎可識無思無爲不飲不食仰之彌峻觀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夫其通才練識贈學夕階翰墨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練師蘊廣成之德睿宗繼黃軒之明齋心虛求將倚國政侃侃然不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刻以道理國協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遙而遊閑練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練師之容者足以脫落氛埃以慈爲寶貝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允所謂名登仙格迹在人寰奧不可測已夫道生乎無名行乎有情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爲天下毋修之者昌北有之者亡

故爲天下貴况絕學無意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
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爲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舍是居教
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玄門既崇未名厥功朝請大夫
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道化人
有德養物守節別駕蔡欽宗等曰且道以含德德以致美美而不
頌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頌以垂萬世道之光其辭曰
邈彼天台嵯峨崔嵬下臨滄海遙望蓬萊溟若天合呀如地開煙
雲路通直仙時來顧我練師于彼壘臺練師練師道入玄微翁曰
安坐凌霄欲飛興廢靈觀練師攸贊道無不爲美哉輪奐窈窕茫
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唐故中嶽躰玄先生潘尊師碑頌并序

陳子昂

尊師業尚冲密勤茲幽深理心事天所保唯齋絕聖棄知果不耀其
尤故真感真期珍圖必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乃崇標曠
迹遐情遠意蒸摩青雲蓬視紫闥高宗每降轡親詣精廬尊
師身不下堂接手而已母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投身霄嶺滅

景雲林而疲痾此山以煩山主吾之過乎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
海屬天皇敷篤斯道祈款逾深躋躓山隈絕策未往旣而金革有
命鏹鑿遺區於歲昔如身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屈願
風玄其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
然齊窈女鳳骨眇爰雲松者唯瑤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訓
瑤庭密受瑤文聖尊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傳冥谷汲芝耕服勤於我
蓋聖歲紀也始尊師受錄於茅山昇玄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隱
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仙骨雅似華陽夫借真蹈
真鍊景遊化者其心必有類乎法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深邁
古而垂其往矣其若之何乃斷石幽山勒頌玄德其辭曰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仙得瑤圖與金鼎信元符之自然神與道而
惟一天與人兮相連苟精守以專密必駕昇岳而凌煙丹丘不死兮
羨門子黃宮度世兮吾赫玄躡玄之至德兮洵淑美冲心養和寶
元始初學茅山濟江水乃入華陽洞天裏道逢真父兮昇玄子授
以寶書青苔紙令守崱山玉女峯雲煙發蔚林今五紀聖人以萬機

為貴而我以天下為累聖人以大寶為尊而我以天下為煩是以
冥居於巖巖寄貴迹於軒轅有唐高宗天子之光婦道樂仙兮
思彼雲鄉千旌萬騎兮九鼎張遨遊汝海兮箕山陽朝拜白茅文
紫房齋心潔意願相望祈問玉真及玉皇何以得之益又天昌黃庭
中人在子身竊竊宜真精甚真去汝驕氣與淫神勤能思之道相
親遂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不知其所往乃刻石以思
真

長明燈頌 并序

高邁

難變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見燈處之皎如也澄公之掌在玄夜或
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抄黑暗界藉其光誘
其人佛所以有燃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其蘊乎
夫曰主晝太陽之精中則吳昊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主夜太陰
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況小光小明哉要
白積古為海峯足見頑積邪為山峯手見礙竟不髮髮之或髮方
髮非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為長歎我邑中有俊傑主此燃燈精進

成就於寶融寺經藏院且夫蘭炷爇火吾見其成罌未見其微也鐵
盆盛膏吾見其增未見其減也一籠而四時長花滿室而終歲不
夜人見之者一作礼眼蒙利再作礼心蒙爽心眼自相照了内外
由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灯未嘗見灯終日不見灯未嘗不見灯夫
達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於此直上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
天無門不闢恒沙善人由茲而入直下照一地二地乃至一十八
地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出若然者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
不可思量耶我長明灯實相功德亦復如是邁三數年内願銘
頌之間迫賤事未構斯文一朝染目疾矇矓而不自審從何得也
遂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灯其有負乎邁應声而寤寤而起起
而作頌明日目愈頌曰

見外灯長明見内灯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
灯百千萬億灯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於大同
空則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

文粹卷第二十一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粹卷第二十二

頌下 擬五首

吳興姚

鉉

箕

河祀

旌儒廟頌

陝州鐵牛頌

並賈至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考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碑頌

張說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郇昂

旌儒廟頌

賈至

監牧

觀象考曆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極體元御極莫先乎教教之大
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義軒之制廢唐虐天之則大
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者鱗集唐君主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允
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冤骸積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
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已登集靈之臺
考圖驗記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頽斬猶在慨然感亡秦之敗德
哀先儒之道喪強死千載遊竟無依乃詔有司是作新廟牲幣有
數以時鄉食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銷散於戲秦皇

黃倫上士戶

黃邑天

子晃旁

壙曰黃

所以塞

聰示不

聽也

籍音

祭之

者

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合掃天下以一筆其群雄如衆草建官罷
 侯大權在己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戡亂以
 武守武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
 可以守嚮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道守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
 則唐軒盛美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
 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黜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
 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爲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
 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譏賢秦則刻
 法削刑賊虛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智播棄典墳夫如
 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今天子矯覆車之前轍
 崇明祀於後華秦之所廢我之所興斯區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
 之福也昔武王封比干之墓則招諫之道勸矣晉文表絳上之田
 則忘過之名立矣漢高護信陵之塚則尊義之風著矣夫若激揚
 大教勵食穀具上以興天地之經次以存顛覆之慶乎以絕厲於
 之背建一祀而三德具焉鯁臣不敏敢獻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作訓六經爲代典謨降及夫子三千其徒載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寧皇暴秦反道背德竊善覆轡言師驪徇惑焚書坑儒萬古悽惻牢落千祀微茫九原曠山之北坎窞猶存草樹無色愁雲晝昏特聞夜哭知有冤魂帝在華清登高訪古愍默類慙悲涼榛莽上感亡秦覆轡遺武下哀群哲嚶良祀無主爰降嘉詔聿脩清祠饋之牲牢奠酌以時幽幽廟門肅肅靈筭冥冥求食長無餒而粵自漢初迄于隋闕亦有令主尊儒尚訓闕典罔崇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懷幽憤我后睿哲聰明文思敷弘大教咸秩神祇鬼無妖災人不羸疢俾爾艾君生宮聖壽無期小臣作頌敢繼刪詩

陝州鐵牛頌并序

西貝至

乾象元地勢坤稽謀惟觀察孰見元善利物純陰厲而不仁坤順爲牛或剛克以殊用彼見於陝郭考其陰厲勦其剛克歟寓精堅強壯趾慎固內習坎窞外形端倪居于道周敦若樸謂爲首匪如山之狀謂用角匪如栗之象曾覽古史而徵其由深不可識孰

知其故吾將本自然歸神功豈謀人力役鬼傭哉東臨周畿西盡
號略載厚地而莫從拒長河而不崩向使非神或微憑子之力則
城復隍矣人其魚乎乃詢耆老至聽與誦愈曰此之鎮其日固久人
由是怙恃物由是生資嘗欲掘地及源以觀其微庀徒執用大臻
于茲橫縻林緷匹進雲鍾尋不體之極達純陰之精其於退諸泉
而入于穴俾圍木靡拉懸絙絕縋既致乃奔其見如初五丁力技
而不及方舟鎖曳而奚可虎無所措其爪猛焉能噬兵無所容其
刃投豈皆虛鑣鑣行人無住蒞下當函開之路望若隨仙俯桃林
之墟時得歸獸若以匹敵必於其倫則長蛇遶閭風而周且鼉負
蓬萊而抃可明徵矣且察內以外觀遠以近在端鉅而末固未可
量也亦何知不磅礴數州之間日用有迷其力矣夫能利於物帝
之念擇善而為臣之忠是以我國家咸秩無文發天使以祀我明
牧謀始有作招墨客以頌頌者誦也容也誦令德昭厥容冀穆如
清風敢刊之貞石頌曰

奇其精兮澆茫氣凝為伏牛載載厚地巨靈西掌屹具顛石具長河東流

局 音賞
戶耳也

局 音駒外閉
之則也又門
之局也又門

局上鑿鈕

鑄 同
雙音
薄

海魚一

名石決
明

平沸渭堅立不動神之至屈日城固護人大庇德合無疆其可旣言
人無述今之是志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并序

房鄴

上嗣位九年以宗室弄兵皇居失守大駕東狩至于華嶽明年同
華連帥太傅許公薨藩邸兵復諸子位正皇儲立母后朝廷又安
中外咸若又明年宮闕復就乘輿反正封少華佑順侯崇祀祀始
者內兵橫起石勒擢然言雖難追宗社不復扶持關輔徒為高鑄
抗表奉迎莫迴天曉公即馳單騎詣行在所肉袒徒跣雪泣上言
曰廟主不行陵寢不告蒼黃順動莫知攸往況西無正名之伐東
翼霄方之行南征無復國之期北濟乏召君之慮華當關右不遠
王畿未虧巡狩之名免負出君之恥可以為百辟會日朝之地諸侯
輸貢之府地雖不廣足以助供億兵則非衆足以備扞禦時也謹
論確然宸心不返宣問往復至于再三嘉謨不聽忠言不納大事
將去群心恟然關內諸侯惟公獨任非神啓聖不能釋明主之疑
非神祐忠不能壯純臣之節既而上察公之志不可奪也諒公之

言必可復也由是天迴日轉龍起雲從乃睠是邦因駐清蹕上復
交泰之道下無疑間之憂內難既夷外兵以息皇嗣之不正者濱
于五紀今則因公以正之坤儀之不定者殆乎百稔今則因公以
定之君臣以協父子以親夫婦以倫有國之大本也公一舉而得
之豈筆舌所能論哉咸以公仗順討逆神實佑之佑順之封非神
莫尸饗書爰來牲幣以告是命下客書石誌之歎耳目竒功縑緗
具美投簡執筆略無愧辭姑錄許公貞順之誠少華保佑之實以
明報神以勸事君至於極天鎮地之崇固國經邦之力降神生賢
之運僊室靈掌之竒嶽有舊封國有常祀今茲紀述故不復云頌
曰 惟華之始因山以紀蓮峯東秀終南西峙少華中不封
不紀歲在景辰暴兵中起天子震驚蒙塵旅次豈無近藩諸侯
莫至惟我許公聞風奮臂一騎迎靈六龍迴轡行朝有寧行廟有
位宗戚以歸兵戎以弭爰立母后始正皇嗣乃君乃臣乃父乃子
不國大倫禮無違事祉旣洽侯封亦明祀金天之毗佑順之美乃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之碑頌并序 張說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爲一殿馬二百一十六應乾之策也六殿成校五良一駑是以謂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駑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之謂大備秦并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當文景儉苟之積雄衛霍張皇之勢勒兵塞上殿馬有四十萬匹及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後魏以胡馬入洛蹴躅千里軍陣之容雖壯和鑿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靡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在世載德曾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半萬空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爲隘狹更拱八監布於河曲豳曠之野乃能容之干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戎狄外攻或師圍內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大半所有蓋嘗開元神武皇帝登

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
心膂善畜之將上福祐且主之長俾領內外開殿使焉即開府霍
國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亡王之後
裔四伯輔禹與治水之謨四七興漢在經星之列清明虛受察含
冰鑑籌謀先慮見慮出著龜竭無私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懈之
力而玄同日用故得騰躍風雲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
羅魏絳之鍾鼓莠賞堂邑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御衣亟分於
韓信庶姜如玉則降榮彤管衆子垂髻則抱拜朱第聖人之見也
必猶爾為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也乃恟然若無與樂其天
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處其身則立無或正也
視而還端也聽無從聾誠也言無遠愼也國有真宰未由是感國有慶
未嘗不怡其利下則明利害之鄉阜財求之務使之趨善而避害
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庭令遠行於坳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
古未更而懸辨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者也若
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敬其本也日中而出

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公口無伐辭貌無得色
朝擊摩齒歆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右衛郎將南使梁守忠忠
武將軍行左羽林中郎將西使馮嘉泰右千牛長史北使張知古
左驍衛中郎將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駕循武
縣男東宮監牧韋衡都使判官果毅齊琛摠監韋績及五使長戶
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畜有婉息人無匱乏克
馱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傳西南兩使六頓人夫藁穀計八十萬工
園石以息人約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二萬五千石以儉私
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酪馬錢九千三百貫以空隙止散
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綃繕工其政四也時苜蓿
苜蓿種一千九百頃以芟蓄御冬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
奏置本收分其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
費死者貯絹八萬往嚴道市棘人僮千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
侯長戶數盈三萬墾田給食糧不外公具以勤農却輓其政八也敢
問群牧之事孰有加於此乎然則稱臣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

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贊忠旨受任之盡節未以道官屬承風之成
事竟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
舊史書功吟詠環音篆刻金石秦汧岷岷尚想赤子之風魯野區
區猶傳史克之頌試從此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二萬兮馬允劬羣漸汧渭兮垣隴阪飛黃
阜兮昆蹄茲山崢嶸兮水鳴咽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花兮散如
雪性既馴兮才亦絕維國家之大事雀時龍兮祭天地和鑿發兮
文物備維皇帝之七德撝戎馬兮威萬國彩髦翻兮金介之且有霍
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天王駕兮仗黃麾太僕驂兮展輅儀舞
月駟兮蹠雲螭神僮兮能權奇騏驎溢野兮牛羊日多子孫榮
位兮恩寵如何頌皇靈兮篆右鼓萬斯年兮璧玉府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井序

郤昂

垂象者玄上昭乎天殿天駟體玄考聖下列乎庠人校人驥稱其
德亦已遠矣願言馬之志曾有意乎粵若乾道爲良坤元利牝駒
從涇水駭發中廬屈產貴其能鳴鴈門多其美春豈止宗生冀北

族旌河西而已哉自相土運其天機孫陽明其骨性秦焚涖其前
後許衛詳其色毛悲伐在其股膺寒管議其脣齒麻朝嘗其頰肢
女厲辨其目眸昔軒轅得之過寒門穆滿得之游崑崙周王得之
平東鄰漢帝得之定西秦我高祖得之四丑至我開元得之五輅
備啟閭毛蟲三百六十其誰力多於是乎夏殷以還經傳莫紀周
制廢馬始頒厥官凡十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始皇吞并萬內
六萬騎之國馬盡歸秦漢武大脩佳兵崇飾戰馬至四十萬匹是
多乎故自魏及隋天下騷動勞疲死轉數不足徵我有唐之新造
國也於赤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萬歲傍隴右馴字之
四十年間孳婉成七十萬六千匹屬張氏替職國師敗官馬之數
馴日失其序逮開元初唯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後成四十四
萬匹今之盈縮亦不甚過上耕藉之明年命我郊公典斯馬政公
齊其飲食視其良者之廢芻苻涼網惡夫害天子以公有伯駸宜生
之德爰錫土田日禪善養之功真堪宰相即召公入掌三事外司
可揆調餼是實繼熙帝繼夷吾果理於高後咎單謹暢於伊尹帝

曰若丁卯之後竟元來惠時鈔曰元祐帝曰俞若汝汝後小司空著
和字薛本字空言成允令才實允宗恪居太師能率大學生習載步
權之赫之疏穢鍾淨堂齋聽訟匪燒匪剔斯馬斯材荷天之寵能未
可涯也判官尚乘奉御長孫得一字安尉質關華陰主簿常冀共並
心懸規鏡家鞮賜書投刃靡全應機立斷字官門之駮乘行翼聖
僊字況之能官坐登卿相有原迓浦非大而何雅所謂愷悌君
子于祿愷悌信矣先是國家以岐山近甸隴土晚寒寧州壤甘涇
水添正漢其豐草地平鮮原當古公走馬之郊接非子大丘之野
慶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餘在三郡保樂第一蘇忠王之
甘露第二劉義尸之南普潤第三田敬董之北普潤第四邵業監
之岐陽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馬慶尹之宜祿第七曾叡領之
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八人者或折衝禦侮或果毅昭戎射馭不違
始終惟一支命朝散大夫都死愨監盡績勳以統之韋公敏行利
物克壯遠猷悉心效官盡瘁專國口占諸吏躬親百為攻特執駒
禁羸驅維字撫字趣馬字慰字鷹字人陳損益以示其方明賞罰以防其

慢立封隼以程其課均衆寡以節其宜告之以畏威申之以誘掖
曰善而筐辰黼而璿纓除而旻前羽而蓋借當循爾職制無使我馬
玄黃抱公絕私匪怒伊教君子曰韋公一雙下如此欲辭福祿得
乎人從誣曰馬賴謂豢將蕃其類必謹其初妙奉祭旁星尊祖也
夏祭先牧尚養也秋祭馬社敬乘也冬祭馬步有神也然後時其
出入值其肥羸一其種性殊其阜櫪旌別淑慝無相奪倫試言大
名且曰獻狀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驂綠耳金喙騰黃騶吾吉光蒲
梢啓服野糜娥鹿白蟻維斯蜚鴻母兒遺風騶裏茲白蠟離項王
之雞符主之駟相氏之駉晉侯之駉魏公絕影唐國驍騏劉之的
顛言之赤兔其狀則八尺之戎七尺之駉六尺之騶三尺之果下
文臂花有陰脣白顛擗腕作足昆蹄素懸緇州如練紫目如電有
蹇有駉有翎有驥隆駘異群驪驄亦分散如摘璣聚若屯雲若迺
審其容貌觀其尾鬣司其正骨鑑其回毛脣為宜桀肘為咸陽幹
為第方背為闕光水又明城郭又張逸躍翹陸趨趨鳴頤陞鬣
飲草降河飲沈駉而翔駉而走如龍如鬼或寢或叱馬騶至持立仰

嗚呼。威儀變態不可談。詳田事。孔昭軍容大備。有馬如此。何憂乎。或由是判官長上果毅都尉成公雅。貞尹承順。兼諸寮吏及四郡。亦人八坊長。臣雜然相與謀曰。自天子亭育我邦。公器露我李公。司牧我韋公。懷休我君臣。同德其利博哉。若不毛舉數事。指敕大較。雖隸圉之後。將不食吾餘。且保樂者。隋石門馬坊也。其舊制褊狹。多歷年所。棟折椽摧。墮墮填漸。甘露先置在九成苑外。去長麓。美不治苑中。今茲數公得請于帝。有詔令新保樂。徙甘露所。云期許用正錢。今則量抽。掌閑供餉。國馬數內。商摧納其資。課迴給工人計一歲省庫錢七百。具有奇。可以約財。埋國其利一也。甲令曰。諸坊馬。每年四月十一日停料。野放。今則以三月中候。陽厓墳盈。春草未長。便停。藁穀俾逐川原。計一歲減菽粟四千石。其杆三萬圍。後來年之用。以隨時預蓄。其利二也。八坊管田一千二百三十餘頃。所置十屯。密邇農家。悅來租墾。王在宮邑。則稅其生芻。天旋洛師。乃藏厰。嘉寧。最歲中收貯二萬五千石。薪蒸倍之以安。吐盡地。其利三也。又緣馬所須。羈絆。剪羽。刷輔。鑊。釜。箒。帚。油。藥。灌。劑。之物。又蠶。滌。除。之。器。

比年皆勞勞州縣長度公錢誅求無時不給則應空滯以承弊人多
懼憂今則權差夫丁率自采造成二萬六千五百三十石升枚具歲
中省百姓供費三千貫以稅煩激惰其利四也內廢馬每年有瘠者
病者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則必餒之艾之行之節之
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後入之以內穰起廢其利五也是五者有仁
人焉有正政焉何獨師古始為成憲則知從邠公之教可以阜從李
公之法可以經從三判官之幹蠱可以事事無留從韋公之警言可
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於國則紀之有功於人亦紀之里克賦在蚘
之頌燕公豢豎監牧之作吾從二史臣之後安敢隊其於斯文其詞曰

天王乘玉兮德至山陵澤馬于島兮屢安惟休徵君命臣力兮庶績
其疑八坊載就兮畢來斯昇岐山之下兮田疇好涇水之將兮多
敷草繚垣墉兮積芻其美天馬來兮從東道群紫燕鳥兮駢綠蛇
胃象奇兮歸帝家三御風兮蹄踐雪舉簫爾雲兮低噴沙既伯既
禱兮無災害有駉有容兮直艾編身朱鬃城兮又白熊隄影長
鳴兮聲造天兮安匹兮龍為友吾君馭兮壽千年

文粹卷第二十三

贊上 摠六首

吳興姚

鉉

纂

帝王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宰相 凌煙閣二十二勳臣贊

三賢真贊

自題寫真贊

張荊州畫贊

庶官 右丞徐公寫真贊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李德裕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感人心朝廷
四方咸一於政風雨時若冬蠲螟歲息銷蓬宇為休氣驅戎狄為
懷人比荒聖日重輝吐而至厥有寤代憑阻弄兵陸梁韋顧既伐夙
沙自縛武功既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自喜莫致之事皆感聖於
圖謀矣皇上以為大禹叙九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
正予欲作績傳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定
其神而萬物理矣肯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況乎廣成之戒
抱一玄兀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為是矣豈眩夫係風之言奇彼

渙之術從倥傯之所珍遺堯舜之令名哉於是圖經素寫良金
擬鑑形於止水若凝視於清鏡五彩既彰穆穆煌煌居列仙之館
近玄祖之元蓋以昭其翼之謀顯不承之德矣臣聞古之至聖必
有奇相是以黃熊之瑞應於龍躰赤精之符協於圖表頎然而長
文王所以王天下也辨貌多奇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績事之
微標於推肖至於天光睟清日華明潤非可圖也庶髮髯弗焉未
臣奉詔敢賜言曰

唐運中與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堯煥其文北伐儉狃漢朔無氛西
伏伏昆稽首稱臣稜生壺關盜起河汾沈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
群慝竟全大勳八表既寧萬機益勤爰命宋績載模天真嶠閣
仙岑峻極秋旻蓬瀛白日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罔
溫為龍為靈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宣光乃為虞熙載甄政建中和
金聲玉振木階既平朝器乃陳化下以德持盈以仁四濟宗海衆
星拱辰億萬斯年萬壽無疆

我二后受成命與興運軋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
而雨天下雷收雨霽齊如再開闢蕩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
宗以功成治定秉然而不有之道讓德于祖考推勞于群臣念匡
濟於艱難感風雲於曠昔思所以撫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
圖畫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勲德
也昔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正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
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動賢宰能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
聖唐乎至若唐昔公劉公之公採元符建帝圖首戴神堯舉晉
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為己任諫若不
及嘗言之左右秉心宣猷此則各繇之勳言也虞永興糾合群儒旁
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籟
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與牟大義除二兇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不赫
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鼓行海
內定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玄機朗識並運帷幄神發
響效謨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也子房之決勝也尉遲秦程剛

毅木訥氣鎮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孤劍為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撲
忠貫復之雄勇也其餘皆煨棟殊材黼黻異制儔諸古烈罔有慙
德皇王之際於斯為盛其始也文為經武為緯智斯作忠斯述其
末也大不偏小不遏退者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
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以觀遼廓之致不頓韉鎖以極權奇之變
執一德而衆力展懸大信而羣情竭高祖聚之以義太宗用之以
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欤昔陸機袁宏為
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猶或稱之況乎遊聖代觀國光目眴凌
煙而頌聲不作其不揣賤劣有斐然之志輒盡所冀畧為讚一章
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光論末
以聳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勳跋扈自陷大逆敢沒其名用
彰天刑使伐勞懷貳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為後故以河間元王為
贊首云

河間元王孝恭

太極構大本由一木大人
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
仁勇是經遠

帝天下化家為邦爾力龍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
君宜王盤石無疆

房梁公玄齡

梁公先覺龍卧待君長基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興公躍其鱗
災辛甲來渴帝闡城妣梁公實懿寧身驗靈異光實融羽義翼忠共
為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胸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
舉象定高祖功告武成期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
賢惟數辭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庭濟濟多士
太宗以寧公無事矣闕衣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叔召虎大
邦鈞軸至則委汝閑居台輔撝默自處亦莫敢余侮高朗令終嗚
呼梁公

杜葉公如晦

穆穆葉公奇姿粹靈編元和氣為大國禎乘時拔能唐室大開故
人相攜公與方烈公同有且濟之志也直上太階更為陰陽造作日月佐明四海贊

育万物王受是欽如玉如金德音惜惜乃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高幹直從摩士八自致曹風雲時得霸王器一

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及其志晉書李密沈浮變通意舉窮誠

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衮職其繩則直諤諤疑疑危言止色保太宗

德彌違替否日月不蝕黜漢霸雜行周王道人或言秉德不地

與杜德務在爭禮興樂崇德洽道豐保合大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

復二代風言出化成神哉敬功尹躬休商有取于湯公以其志不

飾聖唐為唐宗臣致唐無疆永式万邦

長孫趙公無名

趙國之先發祥明公祖受天之祉有友而聖為天下母有子而賢為

唐室輔聖賢同氣下裁一觀不窮趙公介文允武克忠克允仁實有

大勳為祖受命太宗歸并公翼翼公朝恪君子藩公單公獨

神器鴻業將隊共公揭大義一匡天地人到于今家受其賜帝將傳
聖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敢汝京與我聖季守唐太平公相尚宗
有太宗遺風刑措日只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龍數月禍起中宮
公將正之以至帝躬武氏之位公以力爭力孤群邪誠阻天聰黜非其尤令問無窮
唐莒公儉

歲寒陰凝冰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誰坊莒公王佐之材間
運未開登潛龍臺代万姓請命與天為媒扶菲而興振起雲雷權
與帝圖經始唐基始覆一算其效焉巍巍易失者時難知惟幾知
幾其神甚只公元勳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崑崙來潤中夏連山合沓橫擬其派巨靈執斧羊擘手太華決
流東注功並造化粵我聖唐將舉晉陽帝命是將往拯溺于四方
亦既載旆亦既秉鉞強兇當路王威高君雅拒不得發渝公慷慨感

義激節用奇制變大事立沙雷奮霆霆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遏如
巨靈破山河勢始韶赫矣渝公與神齊跡如仙掌炯炯不滅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羣盜熾蕪帝怒重發五星從太白煥照空野將有聖人
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跡躍于中原王
者則獲壯士不死初公不利於我帝欲戮之壯其言而免壯士公自稱唐威載赫帝曰汝傑致天
之司乎付金鉞評往式遏不庭則殺如踐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爍
雲應鼓如截遠若荆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車
書混同氣侵蕩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智長驅
仁義我仁義曠蕩帝王之將方古曷瞻鐵山巉巉詔禁不費關象鐵山積石山

李英公勳

澆其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與楚楚宗勳與漢漢下
天將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蠱紅東據河洛焚焚封豕建來濟同
雲噴亂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以鉞
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

太宗皇帝于高祖勳
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狼狽雷鼓

太宗皇帝于高祖勳
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狼狽雷鼓

庭天子親征其時雖英莫拒莫抗吾友震其蕩砥東海浪天下既和
解戰投戈衮服委他華髮皤皤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晏文公卷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愬帝元戎震唐天聲曠
日張膽前無金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啓行萬里乘氣一鼓劍揮
雷霆旆卷風雨先馳咸陽鎡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
庭出權兵柄薄伐儉狃朔風不羸徂征息夷東海如鏡義始忠率
元勳之盛

長孫邳公順德

泰山未明雲鬱幽崖日觀赫爾舒為丹霞昔茂太原賢傑潛屯帝
出于震爛其盈門邳公炳焉見難其間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爰
前驅捧輶南轅以勞以舊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甘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為唐儒宗東
觀石渠始生古風秉精繹思假道書圃驅馳百代出入三古問義

黃心聽堯舜五言歸來帝制... 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闡六
籍三墳建樂章禮先師是當聖帝善遠矣廓辟雍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
絃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豹尾鬃威諫德音羽林
孤兒亦垂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洎日月所照皆成文字樹鬱開古
始掃蕩滄李實我群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公謚

尉遲鄂公敬德

僦僦鄂公百鍊龍泉沈醫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 初唐末 躍入

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熊威虎力隱若敵

國剛毅木訥安劉必敬武德之屯手技禍根掃除氛昏捧出日月

耀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為和氣深地高堂頤

性保命眉增飲露靜奏清商為臣勸事君鄂公之志之仁 後觀

不交人事常鍊氣服食委清高樂以自奉

蕭關宋公

隋以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信欲頹履憂樂以為新棟

路車玄衮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內羞觀魏宋公... 為高步

不吐不茹不來不夫屹岫中立爲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
裁秉忠光輔二君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放羣境至大
不容纖塵雪山世世不整照人耿介絕倫爲唐貞臣

張鄒公公諱

有倬鄒公屹屹而貞僣僣而仁實太宗信且有宗守藩內也來夷
圖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以疑以著爲先知是筮是
咎鄒公凝然排闥折著抗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爲元龜不知
不識順帝之則以定社稷鄒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若痛在
身天懷發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間魯舌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革期隋化爲唐忠臣不知猶驅義徒奮拒工師指
心誓大摩頸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春日滿川流冰未泮亡家
徇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排空落翰東南慟哭聲盡魂斷仗忠
就擒萬國瞻漢帝曰爾通古之烈士孝于其親誰不欲子俾侯于
蔣授以師紀感恩不死宣力如彼佐唐扶隋名教之美

高申公士廉

維嶽降神佐唐生申忠貞曰天孝友如春德為邦基仁厚人倫
肅肅雍雍真王者臣慶因歸妹光延天配文獻皇太后公婚媾之中
雲龍潛會建功南海廓我無外諒我撥亂弼文開泰湯彼庸蜀荐
鍾沈季文翁之化苦掃于地申公彼徂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
相媿教興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頌声到今不墜名登元勳理冠群
吏全材大器於鑠厥懿

殷鄭公開山

河溫殷公初若懦夫銅印試吏褒衣為儒大風驅雲忽與之俱遭
逢具幸象造化漢天叱既開厥功自赫從王龔冀行佐帝光宅遠展
驥足高掛鳳翮以永終譽垂于竹帛

奈胡公叔實

洛水之役龍戰九曲表少公應變臨陣電拔銳氣盡來伐
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求風壯鼓鼙轉山沒遂作心膂爰從
討伐明圍鴈陣火迸冰裂會羽如鷲聳耳縱若鯨文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輒幾先轉禍爲福與秦胡公松攀龍上天續翻雲巖
風乃聳石栢將軍則勇雷崩山谷貔虎頓伏仰須波鯨鯢
踣躄見危而進當死不讓下城三朝身老氣壯

段襲公志文

襲公虎臣先運而臻謁帝太原許唐以身擁劔駕氣騰風躍雲
扶天忠累仁光有厥勳建旆北伐細柳宵屯風謐霜凝物達晨
天子之使駐車軍門傳也肅章門外安衆秉威此真將軍作洗
栢栢克壯有開

許誰公紹

厚勳相良血流中原誰公夷陵豺虎爲鄰列境連城火炎煙昏皎
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公與高
引忠歸誠豹變蠖伸金石之契移爲君臣亦拜煌煌爲龍爲光元
戎啓行大旆央央式渴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隋大業間房公李子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
密靜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
宜有贊激云

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謀厥群雄君勞臣惕花
夷阻關百千年社稷

白題寫真贊

裴度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張荆州畫贊并序

呂溫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鯁亮之目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

高矣謂太平自致頌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寔廣若君子小人摩

肩下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身為身

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攀

帝盤磨莫天階犯雷多威不雲齊不止日月幾蝕歷天却明為分虎

而冠之不敢猛視羣賢倚賴天下仰望望稟于十載之望矣不虞

天將啓幽薊之禍俾燕臣秉豐以速彼戎詠成龜虎不能保號

我公衮衮實于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而不怨
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
元初天子新出艱憤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

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爲時更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在手
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宗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
子倦于勤而安其安高視視清雷然天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荆
州起而扶之舉爲時更動拂上欲日與讒黨抗行於交戟之中勢
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乳欸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
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况乎生池
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絡沙門靈徹雖脫離世
務而猶好正直攜其圖像因以示余觀而感之仍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資見後孝德容恢異天骨峻擢波
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縕
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鯁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
頰摩天而下無喜無愠力如斯畫嗚呼爲臣儆爾風夜

尚書右丞徐公寫真圖贊 卅序

獨孤及

侍衛史韓公至清以文字藝事畫之美聞于天下辛丑歲三月以王
事廢監館于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於惠明寺之淨室嘗
以暇日多言灑翰畫徐公之貌陳於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
秀骨正鬚履無差若分形於鏡入自外者或欲擊跽揖讓俯僂拜謁
不知其畫也衆君子嗟歎之不足則言以讚其美某亦繼唱于後
○哲宏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成象豁若披雲務
瞻仰神鋒如規武庫婉婉高議昂昂獨步絕頂孤松空波白駭鳥不
犯之色匪窮之故孰知其化亦在毫素

文粹卷第二十三



文粹卷第二十四

共頁下 卷二十八首

吳興姚

錢

纂

孝子

二孝贊

古賢

四皓贊

南山四皓畫圖贊

四皓後贊

四八公子贊

名臣

鳳閣王侍郎傳論贊

淨圖

三如來贊

西方淨土變相贊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

誌公畫贊

連源和尚法門義贊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熊秀二祖贊

誌公贊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贊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頌

李居士贊

圖書

龍馬圖贊

騶虞畫贊

猿屏贊

畫五鵬贊

怪松圖贊

余鄉薛少府廳畫母鶴贊

紀事

雙白雁為贊

節義

裴昊將軍射虎圖贊

雅樂

霹靂注今贊

琴瑟贊

禮樂

蒲津橋贊

一孝妹贊 并序

李華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
足不踐齊魯之境所見戎馬痲衣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沒奉
以哀穿壙起墳出旅身力鄉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塚次號泣
無節侯氏一年矣程氏三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哉埃
垢積首草生影文間每大漠晨空連山夜寂人煙四絕虎豹與羣
墳藪應聲氣响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爛心朽皮枯則孳草木
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凝閉殊為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
哀無窮人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之為道不計其親生
既不忍死忍難之哉二子之孝過於魯氏矣且是起忍與母盟陳
湯忍置父棺起謀復楚霸而救楚湯功釋漢取而囚發神道昭昭

一骸猶未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為一歌詠而況一行之宗
終天之感乎華春使朝陴欲親往弔焉屬以凌絕渡願言不果
輒贈川寄聲耳琴回為贊一章敢旌善人以附悼史其文曰

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為子忠於君者為臣兆自天命降
成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愚及智就為之禮禮文禮文不能節其
哀聲乎道德之元然至哉疾氏劉鉅病股手於牀牀成此高墳蔬果
為奠茅蒲為茵其奉也敬其生也負天黃沙空山白雲柏庭既
夕松路未日辰冠戎接境豺狼成群夜黑颼動如臨鬼神哭无常聲
迴風卷兮是風雨漂插支射鱗鱗斂色慘我蒿聲酸棘薪直斬三年爾
獨終身邑子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靈瞻前无鄰文十一月河冰
塞津吾將弔之其路無因寄誠斯文揮涕河濱

四皓贊 并序

梁肅

道可仕皇而隘於帝治是以崆峒其山之長揖於軒堯也德宜輔
王而偶生霸朝世則四皓之所以瞻明於漢氏也噫周道絕而王澤

泗秦短世而漢雜興六公披攘兵不暇戰則四公軒軒然鴻飛于
冥時也天下大寶貝一人攸繫苟蔑宗無則亂是用長而公使儼
然俯定儲后權也慶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己之道權以安天
下之器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體之故曰時合道
今時塞道塞主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與楚曰
秦突其鹿立家從並逐然為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
以劍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澹泊無為為禮物雖至先生默而惟彼
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馬惠位是寧四公
屈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具具

南山四皓畫四賢并序

韋渠牟

故人清河房茂長刺高山成簡靜之化曰隱居之類也畫茲圖以
觀予猶乎沈吟想似之不足故為文以懿之詞曰

煥煥輝煌為珪為璋孰光乎不耀之光幽幽深深為山為林孰擊

乎不繫之心足知乎虛室生白玄門不關流水去住清風往還山

北太慢契在世樂由在山一物有累兩心不閑者哉閑之謂何簪

樞密本不干我豈云其他熙熙然中... 四人... 德之鄰不孤其身... 其津繪事... 故想像儀刑念茲丹青... 鳳豈無德... 皆有群出處語默商山... 白雲

四皓後贊

李華

時濁代危賢人去之... 洛深山... 鳳潛飛漢以霸... 帛雖至先生不歸... 非固然可動而起... 皓髮來護太子至尊... 動容奪嫡心已四取... 身動在天下... 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里

四公子贊并序

潘存實

四君當齊楚趙魏之盛... 門客三千人... 聞者孰不慕之... 有未達則孰不曰... 一朝富且貴... 必然嗚呼... 自四君歿千載之間... 豈無貴於四君者... 豈無富於四君者... 而然者其誰... 既富貴則曰彼四子... 徒沽名爾... 三千之人何為哉... 悲夫人之貴也... 為身四君之貴也... 為人富貴皆知可及也... 而富貴之心與貧賤之心... 不相負者... 愚則未見其及也... 贊曰... 四人為身萬二千人... 為耳目四人... 為梁萬二千人... 為榱桷

有危可平有死可生豈披威馮寔惟義爭嗟乎人之家或財不自
與心不自是妻不睦夫父不慈子而況乎萬二千士懿哉恨目不覩此

鳳閣王侍郎傳論藝具并序

李翰

論曰王氏之先蓋出於有周自后稷公劉迨乎大王王季以至文
武成康累聖重光以成王業故能上世三十一上百年七百天所命也
下及靈王厥德雖衰而天命未改有太子晉者登皇仙于伊洛之間
其後代子孫遂稱爲王氏者其綿系不亦遠乎旣而姬氏連窮戰
國蜂起有錯爲魏將翦爲秦將咸以武功翊扶霸業宏謀遠略二
國賴焉自秦至漢有吉有駿爲漢代名取貝自漢至晉有寶見有祥爲
晉室公輔時徐州刺史呂虔檄祥爲別駕虔有佩刀工者相之以
爲三公之器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
相與祥固辭不獲而後受之祥在魏爲司空太尉封睢陵侯晉武
帝踐祚拜太保爵爲六年八十餘賜凡杖不朝爲國元老祥臨薨
以佩刀授其弟覽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拜光祿大夫封即丘
子門施行馬覽生撫軍長史裁裁生丞相始興文獻公導匡輔于

興遷都建業元帝尚以宰衡之任而王氏盛於江左矣其緒也則
悅洽珣珉以弘雅注亮重於時其傍枝也則渾戎衍經以曠達夷
坦高於物若乃器宇崇邈風鑒昭朗則宋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特進豫寧文侯其人也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宋侍中
金紫光祿大夫開府豫寧忠敏侯其人也開物成務緯地經天則
齊中書監尚書令太尉南昌文獻公其人也廉正澄潔恬虛簡澗
則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南昌安侯其人也美於軒英交通
機敏藝則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五兵尚書南昌章侯其人也博
學高才鴻筆麗藻則周山史太子太保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司空司徒石泉康公其人也有典有則如珪如璋則隋安都郡太
守石泉侯其人也道韻清穆德徽光劭則太子舍人荆王府司馬
皇朝贈魏州刺史其人也其餘枝分葉散岳峙川流孝範忠規仁
聲義烈女嬪帝子男尚王姬公侯保輔之尊令僕卿尹之貴紐龜
鳴玉紫萼采軒赫弈蟬聯緝紛蕃謁市朝取改而无替舟壑驟遷
而不易衣冠禮樂百代傳之而比肩人物風流四海望之而延頸

豈不美哉。雖復魯三桓之子孫，鄭七穆之宗族，晉之欒，范，齊之國，高，張氏之七葉，貂蟬楊家之四世，白衣石奮，石慶，恭，齊，重，規，胡質，胡威，清，廉，蠱，軌，父子儒學，相榮與相郁，相承兄弟文章，陸機與陸雲，齊舉未足以延茲家範，麗我門輝，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盛德必有百世之祀者也。善乎郭景純之言，淮水絕，王氏滅，此非其效歟。石泉公承積德之基，挺舉和之氣，髫鬣之歲，便能竭力以事親，其性純篤，率由而至，精神朗悟，特異常童，好學讀書，略无懈倦，常研味經史，雖寢食有所不遑，爰及成童，已爲博達，朋侶推薦，束髮而就列焉。歷仕州郡，咸以材能底績，旣以賢良，文孝舉，又以夙行公方，進遂乃拜臺府，拜卿僕，三典名嶽，一佐神州，始學之今，得而行之，以明察禦姦，以慈和撫孤弱，以謹靖成公務，以清白杜私求，珠玉非所竊，脂膏不能潤，故能所廣者紀，不令而行千里，應其言，百姓歸其德，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者也。及其翔鳳池，執螭劍，出納王命，竭盡忠理，在將順，怡然而奉，百事當進色，溫然而犯鱗，常欲興禮制，樂簡刑，寬收賢，傳術抑吏道，正風俗，厚人

論乃遠環之忠誠史魚之端操孟公綽之不欲季文子之無私羊
興和之衣惟高祖公孫弘之食惟粟飯陳寵之奏藁咸削孔光之
溫樹不言我之行事立名殆出於數公之右矣由是特爲上所親
尚常以忠賢許之其好古博雅述作無倦遊心於千載之表騁思
一凡流之域雖培塿爲仇積訟充庭汗簡懷鉉然刻无捨所莅
之職由中及外或考其事或相厥士博採前志旁求故實輒加撰
錄無或闕遺至是以禮德家聲前言往行追述編紀動成部帙有忠
孝之道焉有禮之我之規焉有經邦之則焉有正家之訓焉固可以
詒厥孫謀播乎長世者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又曰君子進德修業中信所以
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詩曰瑟兮僖兮赫兮烜兮有斐君子終不可
諼兮道盛德至善人所不能忘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
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若石泉公者可謂備君
子之德矣其爲聖朝輔佐受天之祿也宜哉贊曰

仙緒山寶靈液流津積德累仁生賢清神孝以事親忠以爲己履復道正身秉國之鈞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三如來書後像贊分五

梁肅

法王之身有三曰法曰報曰應報身從無邊功德生應身依無邊衆生法身從如如無有生分別說三其極一貫原夫大道之體離一切相是其本也積大德施大惠合大道成大身是其報也出入十界隨所利見如冰月鏡是其應也自因果故不得不有其報病一切病故不得不行其應應亦名也報亦名也名乎哉其實相之實乎經云觀身實相勸佛亦於嘗試思之以爲衆生蓋反佛者也是三相在佛爲三德在凡爲三障一者生死生死即空寂空寂即法身也二者煩惱煩惱即智慧智慧即報身也三者結業結業即解脫解脫即應身也三德成上悟三障成於迷迷而不復也遂自絕於佛乘哀哉子嘗齋心命刻素心緘口法德之形容可舉目而見見而後思思而後悟悟而後行行之途蓋由是矣瞻仰之不足遂爲之贊庶觀者有以三焉來不惑心外不可有無心取云

大哉法體體如虛空不始不終不垢不淨不邊不中是謂涅槃是謂法身諸佛性海是無二正真

右贊毗盧遮那佛

妙哉報體體法而大由清淨功德色無礙德色無礙成實智慧慧觀圍法界盡未來際

右贊盧舍那佛

神哉化功萬化無刀休有烈光以百億色身播百億國土啓權顯實具或默或語示我寂滅雙林之下

右贊釋迦牟尼佛

三聖一身本無有異怕沙諸佛其道一致衆生唯妄竟妄斯至懸象著明用墮空地

右摠贊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贊

并序

李白

我聞金方之西日沒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刹有極樂世界焉彼國之佛身長六十方億恒沙由旬眉間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

目光清白若四大海水端坐說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珠樹
欄楯彌覆羅網周張車渠琉璃爲樓殿之飾玻璃馬腦耀階砌之
榮皆諸佛所證無虛言者金銀泥畫西方淨土亦變相蓋馮翊郡太
夫人奉爲亡夫湖州刺史韋公之所建也夫人蒞冰玉之清敷聖
善之訓伉儷義大希拯拔於幽塗父子恩深用董脩於景福誓捨
珍物購求名工圖金創瑞繪銀設像八功德水波動青蓮之池七
寶未花光映黃金之地清風所拂如生五音百千妙樂咸疑動作
若已發願及未發願若已當生及未當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功
德罔極而難名贊曰

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顏目淨碧海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
是故稱極樂珠網珍寶具樹天花散香閣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
以此功德海冥祐爲舟梁八十一劫罪如風掃輕霜諦觀无量壽
長放五尊七光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殊妙

并序

張說

法池西三歸院二法堂茲寺長七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俗姓彭

名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微言密行志道探玄究易老
莊太一之旨善正書擅鍾玉品格其點畫宛秀毫縷必見如折槁
荷磨文石筋理灑颯固非人力之所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尚法
流開勝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頌生並藝業脫落遺塵矣常
歎曰帝王父母許我出家雨露生以恩惟一揆依迦來教創是功
德方一乎獻福二宮潛祐七祖將與一切咸登道場於是三歸堂
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未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
月望日戊辰建禪師母弟仁琬弟子沙門啓疑及沙彌令哲左右
斯業實有力焉而作梵貝曰

三歸堂梵貝

敬告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求正真道當從信根入是佛虛空相
是法微妙光定慧不相離是僧和合義我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
住心三空寶具是名三歸處

善法堂梵貝

至哉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翠三卍佛莊嚴清淨眼能運无礙心

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不取識是名真真實見亦名解脫知
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誌公畫贊

李白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真心寥廓无主錦濛烏爪獨行絕侶刀
齊尺梁扇迷陳語丹青聖容去住无所

六梵贊

釋皎然

達磨和尚法門義贊

我師西來傳乎真訣大輪當路小乘亡轍冥冥出人初見日月權
跡有歸光明不滅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我立三觀即假而真如何果外強欲明因万象之性空江月輪以
此江月還名法身

能秀乃二祖贊

二公之心如月如日四方无雲當空而出三乘同軌方法斯一乘
此分宗工言之失

詩公贊

大動之地我安其中高景正氣靈鶴在空出生死泥隨物有終終
形駭心借續開蒙常攜刀尺精意誰通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贊

觀淨之筌斯言不住四色蓮花白蓮花為喻應知離相或未圓通吾
師惠心雲開天空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贊

真見之體知而不知性猶无主禪何有支我本圓寂湛而不移聿
來化人慈力所為

李居士贊

李白

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斤方亦動不離靜彼贊我斤揮風是騁了
物于二皆為匠到吾族賢老名喧寫真貌圖粉續生為垢塵從白
得衰與天為鄰儼然不語長存此身

龍馬圖贊

并序

柳宗元

古書謂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于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

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鬣環目肉鬣馬之靈怪
有是邪居帝閔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亦垂百數十事遇亂
帝西幸至咸陽西入渭水化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
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像犀童鬣鼠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
理平和樂百札陳兮鳴亦金在御大路博兮世有追悖還吾真兮哀
鳴延首渭水濱兮沛焉借深旋齋倫兮淵居海遊靈元赫兮出處孔
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孔附厥身兮匪馬之甚恭
吾誰親兮贊之斯圖且世珍兮

騶虞不畜藝

并序

白居易

騶虞二端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暨形狀質文孫氏端應圖真載其
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
又嗟曠代不覲引筆讚之詞曰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
季已還其馬六畜也聞其之出獻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白質

黑文虎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乎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其往
者後不見其來者干嗟乎嗚呼

獬豸并序

白居易

獬豸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養其皮辟溫而辟
邪子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書上偶令寫之按
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楚貝云

邀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獬豸非鐵不食良昔在上古人心忠所具征
伐教令自天子也劍戟省用銅鐵美溢豸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
以降王法不一樂鐵為兵範銅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河山不
割何谷不墮鐵銖銖寸鏗犀有子遺悲哉彼豸無乃餒而嗚呼豸
之悲惟時之悲

畫鵬并序

白居易

壽安公白昊子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群羽族尤是所
長長慶元年以畫鵬既予予之之因題楚貝云

鷲禽之英黑鷲丁丁鉤綴八爪劍插六翎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

卯不鶚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資具但獲天機則噴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數能較真鬪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怪松圖贊 并序

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其駭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囷通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礚礚然蹙縮然幹不暖枝枝不暖葉有若能攀虎蹠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余曰草木之生安有怪耶苟肥瘠得於六寒暑均於外不爲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柏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腴脆者則磔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爲是松也雖稚氣初拆而正性不屈及其壯也力與石鬪乘陽之威悲已之軋披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樹對過空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拍之爲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材之盛者豈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冀蒸沉酣自進其道權擠勢奪於下騰其詭號呼吹擊發越赴訖然後大立出於文采夫下指之爲怪

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
於俗非始不幸而然幸者耶道人曰然為我贊之贊曰

松生陰隘巖獄穴戕病乎不決卒以為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
人嗟咨筆傳其奇或怪其形或奇于辭自為怪魁是以疑其之

金鄉薛少府廳書鶴林具

李白

高堂深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音禽為想瀛洲之縹緲紫頂
煙赭丹眸星皎昂然行貽霍若驚矯形為坐隅勢出天表謂長鳴
於風宵終寂立於霜曉疑翫益古俯察迥妍舞疑傾市聽似聞絃
儻感至精以神亦登或可弄景以浮煙

雙白雁其具并序

古真字

蘇頌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白肅脊扶餘而貢白雁鳥一雙其一重三斤
有四兩其一重三斤有二兩皆錯如練色斑若綠草積雪冬映飛
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瑤光之精高聳雪嶂臆長距秀頰奮發而
銳堅剛則厲摩天絕海雷擊之颯逝觀其行時令順秋殺拍毛應捷
顧彩餘雄當落鵬之賞真羨仇鵠之敵實稀代之尤也呈上抵雁日聖

圖欽若王道方蟻吳醫重初尊儒合長女後宮撤綺繡削毀焚珠玉與
王侯卿士朝夕論思異无所上貞輕衛公之好鶴奇无所珍同漢白王
之却馬豈豈務於馳騁獵以存乎蒐狩未嘗合圍掩群戲羽灑血
乃強不攪而猛不噬矣然以万万入其懷其來也三年重譯嘉其
至也故仁爲之心有仁則勇效爲之力百威則重況此鳥猛過於
衆重倍於凡札於君則勸忠祭於祖則立敬壯其躰則用武絳其
翼則成文彼寵而服之鷓也能與采而戴之蟬也能絮矧乎職命
司殺師惟尚父聞箴刺茲擇善爲吏無益選士之具式匪從禽之足
云此謂備於圖而儆在位也微臣奉制敢稱其旨
鷹鳥之大者精明峻峻勁而橫絕雄則遠振錦文素絲珠璣玉潤往
乃威將軍所徇鷹鳥之次者勇銳光其威海而至乘風馘揚給以
紅點文其絲章下轉必中准吏之良

裴古天將軍射虎圖贊

并序

大業初

世稱裴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駕部郎中兼評御史策陽縣公博
物好古旌能尚藝子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傳以示子壯哉古

今之未有倫也夫弰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戎狄故士生則
以逢矢射四方君立則以五侯選諸侯五侯之正皆飾以熊虎猛
獸之皮象而射之也昭除暴不若也周官曰張五侯則遠國屬射
而中之威不庭也昭昭乎除暴威遠之義蓋射之大端若殺不加
有罪威不及不庭雖有百中之功而無一發之矢其教乎鳥下拾矢
猿號工則工矣是射之末節開元中山戎寇邊方宗命將軍守北
平州且充龍朔軍使以捍節之北門公嘗率偏軍橫絕漠策匹馬
陷重圍搗蟻羶而百方洞開驅渠渠而沙場一掃聲振北狄氣慴
東胡殺威大矣而北平連山廣野地實多虎擇肉於人如有飛鳥
其公食肉鄰其放戎夷群老為憂而請焉公於是屏車徒去矛鏃
子於勇挺身以餌之耽耽然列列騰斷當其威怒也百獸以伏
萬夫莫抗而公馳單騎毅白羽挑之使來翼之而迴從容反視及
又旋心即其度手張其機左射右拂榮之壘西中皆沒羽倒必
旌弦毛紛血灑腋洞心穿或叱之而弣伏或垂之而却走將威有
所勝氣有所全精專於中志正於內故能以一人之力戰群虎之

命使鋸牙鉤爪戢而莫措雷聲電視消而不揚猛摧於柔衆怯
於獨其為易也若獵狐兔聯鷄為鷄雖有矯牙冠群亦垂頭搨尾應
鎬而斃死如此者凡三十有一矣其餘竄匿不敢復出大漠之南千
里罷畜鳥獸咸若山川以寧胡人服雲畏威不敢南牧願充麾下
者五百餘人茲所謂剛猛除暴而戎夷格昔漢飛將軍亦為北平
守擊乎胡有因辱之車射虎有騰傷之患其與將軍神勇非為侔矣
鄭公既寫其圖俾予贊之詞曰

悍夜山戎噬我封略有群者虎載肆騰搏邊日惶惶若謂厥角將
軍出塞屏黜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餌威有所服精有所氣全
以雄力果而取震驚雙翼反如鼠用威武桓桓人反如虎勁弓
雷轟群長矢電激中口穿骨貫心洞腋視如空皮割若破的應發連
斃紛紛枕藉據鞍遙叱揮筆逆擊閉目沈冥喪精擗易之雷駭呼
萬靈動魄海波為騰寒暑比日亦下莊侯關方聞四獲漢將外飛
幾為所扼將軍神勇冠世超昔時猿末下管羽共傲孤天之以
威四方群虎既夷狄人來降收闕罷荷山川以寧至公北流猶長

靈

靈壽縣誌今焚

并序

柳宗元

靈壽縣焚者零陵州以西之靈壽縣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
蛟龍伏其窟一夕暴震火之焚至且乃已其餘磔然倒卧道上震
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之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
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于火爲
異是琴也旣良而異合爲一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
美幾夜余依焚之窟識其超之石與否著其事文益以序而爲他傳辭
曰 惟能之涯 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靈震焚之奇旣良而異爰合
其美超實具爲之焚者柳子

琴今焚具

李白

澤陽孤桐石盤其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斲爲綠綺微發
秋風入松萬古奇絕

蒲津橋

張說

易曰列於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爲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黃河
居其長河上有一橋津津身其一隅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衝

河東之輻流必由是也其流爲制橫頰百丈連艦千艘辦修筴以維之
忽爾木以距之亦去固矣然其冬冰未合春冰初解流漸湍驟塞川
而下如礎如曰如堆如阜或撥或掘或磨或切縷斷航破瓦歲不有
難殘滑南之竹什隴城之松敗輒更之罄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
勞以爲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
數祐于下通其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鐵代竹取堅易脆
圖其然而可久紆其終而就逸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於是大匠歲
事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煇炭祝融理爐是
鍊是百亦錯亦鍛結而爲連鎖鎔而爲伏牛偶立於兩岸襟束於
中渾鎖以持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莫浮梁又疏其舟間盡其
鷁首必使奔漸不突積凌不隘新法旣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四
首焉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
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諧百神矣氣和則感生万物矣政成
則又文之經矣具節則豐武之德矣故天將儲其植地將阜其用人
將盈其力聖皇之道乾乾翼翼觀藝而無窮詠功而無極

文粹卷第二十五

初十三首

尊號

請上尊號表

吳興姚

賀冊尊號表

鉉

纂

拜赦

為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攻事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獻事

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進渾儀表

為東平韓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進張巡中丞傳表

醜祭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教化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前爵

為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抑外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請上尊號表

韓愈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二百八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

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
營寧無爲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異部
旄定幽都折木天街星宿清澗北嶽繫閭神鬼受職地彌天區界
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七百餘國豈玄所步禹契所書四面
輻湊各脩貞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
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
首去女孽墜隋所額植應時清寧享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鬱結左
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
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
冀水堯誅九嬰女以定下土血兵列力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
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
有成今自嗣位已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
足以諭以非常之功龍章象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
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增紳先生之過也謂臣
官居師長不言其言其有所陳中於義理

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
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
下幸甚

賀冊尊號表

韓愈

自某言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耆等以陛下功崇德
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殊常以昭示於來載陳請懇至於再于三陛
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
顯冊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臣聞體仁以長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
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
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
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
吝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
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
天地矣除刻殺盜厲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

輻濟可謂先天而天弗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副赫魏魏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觀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竄飛揚有永奔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變夷縱觀茹痛銜酸且愧且恥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十日制書南郊大禮畢大赦天下者湛恩厯鴻大號渙汗際天接地孰不慶幸臣其中謝臣聞禘嘗之禮所以仁祖禘也郊社之儀所以尊天地也五帝之前賁桴土鼓致其敬敬有餘矣而禮不足三王已降金罍玉斝備其儀儀有餘矣而敬不聞秦之增封也觀望神仙漢之郊丘也禳除災害雖無文而禮終有廢而莫舉猶可以編在方冊垂其鴻名豈若國家參文

與于六禮之中此下酌損益於百代之後順昊天之感命得黎人

之懼心九穀有年四方無事然後因吉上迎長日咸池屢奏太
簇登歌萬靈識周旋之位日神如響變獻之節雲散而紫燭高
達風清而蕭薌遠聞信大報之無私亦玄鑒之不昧臣當時任
軍將官更僧道百姓等丁寧宣示訖惟天之意莫遺於微細如日
之輝不隔於幽遠頑艷知感鬼神懷柔何者刑莫大於成獄陛
下捨之罪無輕重因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歿行道求志
敢於直言者既許以親覽觸綸墨網屏在遠方者又移之近郊
減來歲之新租昭其儉也弃比年之通債弘諸仁也念勲臣而
樹勳者益勸尊有德而不德者知勲賜羸老有粟帛之備遭神
祇無牲幣之愛此所謂幽室盡晷枯條徧春雷雨作而蟄蟲昭
蘇風雲行而龍鳥飛舞率土臣妾不勝大慶况臣蒙被恩澤獲
齒生類會守遠郡阻覲盛禮徘徊天外日與心斷無任抃躍之
至謹遣突將王清朝等奉表陳賀以聞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臣某言賊逆連誅尚况宮禁陛下恩憲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

至於憤激強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
已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
以喜怒上虞誠欲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至之分也
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
門通雍鬱之情弘揆拔之道自獻各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
訓詰未審宸旨以爲如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
不能暢達事情悒悒血誠復願披瀝煩黷曰豈不斬惛蓋大馬
感恩思效之心瞻瞻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
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理道所由生
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
泰之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之盡聖人之
心者莫測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爲泰乾上坤下乃爲否
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
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
若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

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
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
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
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
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
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
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
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
業一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
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誠不可不
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
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
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
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

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
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
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天下之盛王也莫
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
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言違衆也詩曰汝包徂徠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
側爾德不明以無背無鄉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
俾燕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
拒諫言足以飾非言取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
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益相應以類影響不差故不則
一不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既于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
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過殊時所爲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
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復多同於善

則功倍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
火此麻枋之元龜也尚世議者曰時異事殊巨請復為陛下相舉
近效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
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
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昂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
失人心每戒下獻規懼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
迭進廷奏下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
暇宴接待下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
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
綜糴艱難則上下相匡務導勸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
息征徭懋德徵選下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下往難追每召宰輔
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頽失隨即箴規得下善必據命下登升聽
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之樂翰誠又引文學下流更直宿
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志厭倦伏以太宗之
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之於理乎道可

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
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
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
之耿光寤遠中宮之威扞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
經邦之道闕疇咨放大猷宴安之懷溺備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
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廢餘風遂流訖神龍景
雲之間皆發偉亂朝忠義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
忠克已從諫尊用舊老廣採羣才大旨不敢壅下情私服不敢干
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疾漸廣息
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權者則曰德者則曰德堯舜矣
焉用勞神承意趣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保諫遠慮
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謹言切議者謂之誅謗邀名至尊收視放穆
情上空畏威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爲奉職佞吏以諛旨爲當官司
府以厚斂爲公忠惟門以多賂爲閭望外竊持竊國之勢內寵擅
迴天之淫禍機熾然談談滋甚舉天下如君積薪之上人人懼焚

而朝廷植家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
今爲棟豈不以忽於刑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佛心甘諛詐之從
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乎肅宗懲致寇之由編撥亂之略
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府推心與人
豁波曾縻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
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經艱屯而衆
不離耕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改作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
事時亦嘗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含以容默性本仁恕
事多弘讓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
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積
習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又深
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隴而偷容避罪之
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將務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
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
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首臨問群臣跼蹐

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論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
復列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
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
情必言爲諱至於變故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
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
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
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
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
人萌乎安汰今陛下將欲悔禍湯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
之規嚴肅宗中興之理鑑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因
則何以享聖懷揚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者訪
及庸醫敗緣斯義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
可移至令拳拳猶淵所見不勝愚誠懇欲謹復布露以聞臣惶怖
死罪謹言

臣某言林莽介賤幼而強學究稽覽諸大易之說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乎變者立德以貞其象感其化者
立言以贊其功故太極列三階五緯於上聖人著二墳五典於下
至哉文乎夫人合應名數指歸之大統也今之言文字者始於太
昊徵訓典者本於唐堯振頹綱者孰若漢朝興盛言者莫如聖代
是則太昊朕之軒轅章之唐堯祖之虞舜述之漢高作之光武維
之祖宗開之陛下固之臣愚以為太昊至於我高祖太宗軒轅至
於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擢廣運者四代繼成功者四君咸
宜昭布睿典光熙德政矣則伏羲創文籍黃帝立史官太古淳奧
權輿朴略至陶唐氏而後大備故孔子之美之曰堯之為君也燠乎
其有文章由是叙帝王之書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
舜則曰誕敷文德文之時義大矣哉夏商已後德弗及舜仲尼雜
目其書不為典言未能察變成化也唐虞之際也何則夏之興也
泣辜終於至理殷之興也慙德垂於雅樂周之興也謂武微於盡
善其不為帝與且矣陔禹濬濟亂以既曷來秦刻亂墳藉晉龍身兆庶

王者之風殄矣生人之道窮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帝道復興於漢
家數百年間而憲章具舉夫其推步律曆帝堯分命之典也增脩
封禪帝舜時巡之義也約三章之法以正外繇之刑班四時之舞
以繼石鼓之樂臣竊觀三代之作賦範垂訓體國綏人雖載祀延
長德澤深遠皆因循輒迹故易其事孔子曰魯因於夏禮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未有鍾七旌交戰之末繼六籍焚如之後
帝英缺而更張淳風醜而再洽若大漢者也且義帝之喪三軍縞
服異夫湯武放弑其君以諸呂之亂陝底底定異夫羿浞之騷移
其祿矣中興之盛華戎率服異夫吳楚之亂竊其名矣夫如是有
漢之美固可以比肩虞夏后千載一時之運歟曹馬已還曾何足擬
四分五裂朝成暮敗其弊雖晉平吳蜀隋舉陳國混并未幾危亡
符及法令不足以禁齊人聲明不足以垂後裔尚其於帝道跡矣又
況乎南遷淮海北起靈輿者耶茲又二朝之不若也臣聞乾道運
行否終則泰上帝有以輔文明之哲后表光宅之休期必將乘喪
亂之極繼驅馳之運故有周之末禮樂崩壞運橫合縱俱非正朔

則秦氏略定而漢代以興在晉之亡寓懸朋析南吳北虜各爲擅名
號隋氏削平而聖朝以此行天意一也不然何秦隋二葉而古也
如彼唐漢一家之盛也若此於赫盛唐正百王之闕思文陛下光
五聖之嗣啓運應期之符弔人伐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
地之位萬世三登之饗河清海晏之瑞舞七旬而殊俗格歌六律
而華藻至故以騰子叙而絕景挹媯郊而高議采文何東晉後魏
梁陳周齊之足道哉誠宜詔史臣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黜商周
之遺制矣漢氏已略之於前皇唐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
述臣子之罪也臣實愚淺竊不自揆敢緣聖朝稽古之道陛下文
思之德耕牧解暇輒復若書討尋載籍于茲一紀今謹上續尚書
一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虞之
典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已遠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
周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揔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
之正議武士之權謀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天夏商秦魯之篇
也臣聞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舉其大略前書之議備矣孔聖

沒而微言絕暴秦興而挾書罪雖戰國遺策僅昌章駁亂於縱橫
漢臣著記新體互約於表志其道未著其文雜其才淺者其意煩
豈聖人存易簡之旨盡其美之義也昔文宣修五帝之書究三王之
季臣性非天縱學異人師稟生何幸親逢聖代此皆文武聖皇之
遺旨臣愚曷足以知之何者臣嘗伏讀貞觀實錄昔太宗因聽政
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憂希唐虞亦思公等齊肩履契又
曰今數百年外讀我國史豈獨窺兩漢哉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
我唐之代理俱可以終夫唐虞之盛也伏惟陛下玄德昭升至仁
廣被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有勳精一心共興文化俾書生登於
仁壽天下還於淳漢愚臣頌述太宗之旨伏惟陛下之詔固宜取
類於三代之間也勒成帝典不亦宜乎陛下睿聖如飛宸章間發
質文一變風雅大興下聞水之細者江海假其大材之短者棟梁
資其峻陛下必謂臣所著小有可觀賜以召見闕庭一垂試問臣
採撫之外亦以學文縱不能光揚盛美猶庶乎細水短材之益則
聖人之令容大矣微臣之誠願畢矣

臣聞天迎日授時莫先於曆日象先天成務必歸於製儀伏惟開元神
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曆
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典遵虞舜璿玉之美我上皇能事於
斯備矣臣書院先奉敕造游儀以測上權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
奏又奉恩旨更立渾儀儀臣等准敕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
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
渾曲直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亦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
爲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
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
令得運行每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
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木櫃以爲地
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
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
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鈎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周而遲

陳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
究天地之幹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旁獲神助臣等愚
思昔所不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成之功迥超前古無
任勤懇之至謹隨表上進以聞

為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高適

臣某言符瑞之興實由王政歌詩之作本自國風伏見范陽盧某
母瑯琊王氏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騫玄關旁通天地
之心預紀休徵之盛去景龍二年載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一十二字
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雁鷗無窮謂陰陽之莫測識其子曰吾
沒之後爾密記之當逢大道之朝必遇非常之主則至真圖之製便
可上言君親之義不違犬馬之誠斯在臣早識其子嘗與臣言曰星
霜屢移書奏仍闕以歲月滋久自趣幽微從吟耳目之至朋倏忽禎
祥之後伏惟皇帝陛下乘道御極乃聖興化參日月之並明體乾
坤而同德梯航萬里爭飲淳和之風臣妾四夷盡歸仁壽之域今
陛下務於道道可盡乎法於天天寶長久是知與道齊運比天同

行...乃在茲矣則天授之美其可替乎章句繁然所謂沒
而不朽者也臣某誠性誠恐頓首頓首昔漢幸甘泉日昧神君之
語周初禘祫祫祫禘王母之謠豈若迥出名言高懸御像應皇王
之丕命運信問於真福且夫靈芝嘉禾以草木之瑞尚有頌贊方
之真圖彼大為得特以主編之史策列在樂章則陛下先於夫而聽於
人也臣才術淺劣謬忝藩條曾微涓塵以答萬一恒馳北極每切
子牟之戀遙奉南山願效封人之祝云云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臣聞聖主覆祀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建封邑厚
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
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
立夫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
節

帝

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

鋒

破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朔巡前守雍丘潰

其心

破其衆十萬之師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

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吳中時兩京南臨漢江西
逼岐雍群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爲
之却賊乃撓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喉前後拒守
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
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
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滅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
爲堅俾三軍之士敢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
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
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褒
節大資群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
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
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
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
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齎非本情也春秋之義
以功覆過各終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過惡錫善爲國之體

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繼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
不以刑恕情善過惡揚錙瑕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
胡背德人鬼所讎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
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威肅義旅奮
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馮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
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負兵彌
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
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鄂一戰而犬羊北走王
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纒接而城陷此不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
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
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
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
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
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
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

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歟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爲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于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旣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爲厲遊魂爲變有所歸往則不爲災巡旣身首支離將士等骸骸不掩臣謂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葬送巡在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冤猶思効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旣感幽明且無冤厲亦國家過旌善垂誠百世之義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寤悠一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遇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錄儻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

退死在壑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為并州長史張仁曾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羣牧貢金遠方囿物備諸山澤以禦魍魎厥
後嗣德昏亂鼎遷于商夏之寶也祀不足徵殷既有之又患失之
周德休明神寶具不墜百代可繼伏惟陛下光大而當之若乃崇貴
之器金玉之鼎銘首山發矐上列太廟序明堂克明靈命以奉上
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諸飲食故先王之制曰舉九
鼎蓋鈞鑿淳放滄溟膏饒御九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繕
比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名臣竊見九州同迺述九號夫永昌
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光
帝閔也禮曰觀禪玄女所以美升中也少陽載青所以翼儲德也
東原底平所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鎮所
以制荆蠻也成都奧區所以過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掄衍鴻
休昭振方統庶觀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達有慙歌
頌塵八命之寵章負中軍之重任匪躬厥獻伏表流汗其九鼎銘

謹啟列上謹遵某官某奉旨斯以聞臣某云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會

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寧言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傳曰大合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編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羣望尚禘况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去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爲壇於鄜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鄜爲圓壇天地位其上南向西上按兩漢

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圜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
春秋說云王考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立分至此復天地
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曰孔子云兆圓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
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
爲二神專馮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
歲之正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義則引大傳
五禘以爲冬至祭遞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錄居尊繼天
在曆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
秩百神蒼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
祇無位未從禘享合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
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宜精禘將闕臣術不通經
識斷拙古徒以昔誤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不陳上僮事有
可採惟斷之聖慮也

請行禮樂化道三重表

裴耀卿

三者禮樂化道也州牧縣宰所守者宣揚禮樂典書經籍所教者

返古還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昔氣和決洽自然化理清平由
此言之不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郡俗習
未知從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頌於天下比

善於其改女莫若河以敗善於其敗女莫若防其亡 一國之人思親

之必備君親之禮祀之其矣改之其女守其道渝州道昌則不見敗
之有上也 一得一失易子反也事一雲一正疾如旋踵为国家存焉知所務

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中聞
於學也會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色并國子
每生薦舉擢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
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願為遠郡送鄉貢之時多有不
願來集恐成頓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革

為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岑善獻

臣聞經之言曰：降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
大寶，必順乎天命。歷代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
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
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
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
不安，生人不理。
夫行發於身，加於人之言，發乎迹，見
乎途，苟不慎也，敗辱隨之。

史人厚肩，史臣繼踵。

殆盡英

圖明目

人自弘

河撥亂

不旱交

藩賢飛百不存，一箇類在者，投竄荒裔，酷虐人神，感傷天地，忠臣
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
年間，實火榮極。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昇降，時使然也。
今則天皇帝，賦倦萬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
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如見父

返古還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此皆氣和決洽自然化理清平由
此言之不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郡俗習
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
來唯有貴舉之日略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
州所管縣一一與百姓勸道守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等章
言孝子養親及羣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
誣似此非久絕雅聲耳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大樂又備和
聲伏望今天下三五大州簡有性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
等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此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
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本以勸人祿在其中聞
於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色并國子
每等薦舉擢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
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願為遠郡送鄉貢之時多有不
願來集地成頽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革

為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岑義啟

臣聞漢言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
大寶必順乎天命歷代前古詳觀帝業皆不並興莫不更王故三
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
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
往則夏來暑退則寒集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
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感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
錯自有隳決御海內崩離天下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河撥亂
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
道過密生靈遭禍百姓哀號如彼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明目
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了誣惑勸德搆害宗枝誅夷殆盡英
藩賢戚百不存一餘類在者投竄荒裔虐人神感傷天地忠臣
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孳姪咸樹封建十餘
年間實火榮極時唐室藩屏豈得並封故知事有昇降時使然也
今則天皇帝賦倦萬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
上至卿士下及女君生黃髮之倫童兒之輩莫不歡欣舞抃如見父

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
重構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
矣臣又聞之業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
格言先哲之明誠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
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
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
五行運曆乎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謂武氏諸王
身計亦危適將有損何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實恐不安陛下雖欲
寵之翻乃貽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周命已去爵重則難
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
居京禁軍不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
恩貸莫守宗廟社稷之計何柰卿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
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
廟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巍巍之業增三光而洞九極禮讓之
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持承榮寵恩竭丹衷既為唐臣豈可為唐

訂伏乞
慈休
聖於納焉

請抑換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臣平一言臣緣修起居注太史監再季有牒臣伏見從去歲已來
屢有災異災感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伏按舊
史文志咸非休吉之感或為咎徵之兆臣聞災不妄生變不虛設
象見於上入應於下其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嗣膺鴻業夙畏上
玄故皇天不言以災眚譴誡詩曰敬天之怒不敢驅馳又曰維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臣伏見陛下孝愛因心敦崇戚
族澤濡右氏恩洽外家位以茲周榮因惠假臣當宗親階越三等
家有數族既忝國姻復叨枝屬朱輪華轂金榜瑤筵過東漢之梁
鄧邁西京之許史光輝焜煌古今所絕誠陛下睦於親寵降於慈
貧臣未息譏謀深近囂黷夙彌崇而議彌積位逾厚而豐逾擁臣
又聞月滿必虧日盈則蝕春秋有交謝之理星律有輪環之次時
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藩維構孽王室多難先聖考運從
權時居實督臣諸房等地惟宗子爵列扞城竊祿疏封屢迴星紀

今皇明復辟聖政惟新自合恭守園廬遙承雨露鹿影椒房之末
階親槐里之餘今乃再假寵靈驟貽艾渥姻從日茂爵封如初但
見昇崇無聞損降高班厚位遂超涯極以此或陰氣僭陽乾之告
變且頃年已來河洛汎溢東都西京俱有水潦蓋以陰氣太盛所
致昔王家驕貴梅福上書竇氏專權丁鴻進諫臣伏思古來后妃
之始自呂霍上官鬪董之氏皆以恩寵過深驕盈僭溢一朝傾覆
竟無應類易曰不遠而復又曰鼎折足覆公餗伏願思抑損之宜
運長遠之策或令安車就第使剖符臨州遠之以機權錫之以閑
逸上恭乾乾之陽下全親親之道則肅彰國圖殷鑒後葉臣豈招
酷罰待罪言壞聖心不棄窮穢備官史冊哀緒莫申餘陰無幾精
魂屢竭昭恤末流如將有補明時不矜荒怠伏乞假名外郡遂禮私
庭冀存識爽少訓覲冒臣瞻光視瀟豈復支父旣因火告誠兼宗
國俯揆殘骸退深荒越



文粹卷第二十六

表奏書疏乙摠九首

吳興姚

鉉

箕系

政事

諫太宗不請難臣寮上言書并答詔

論時政書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傳導

論教本書

崇儒

請修大學書

請置詩學博士書

請孟子爲學科書

請韓文公配饗食書

論貢士書

諫太宗不請難臣寮上言書

并答詔

劉洎

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賢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若乃以

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

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况

動神物縱天辯飾辭以析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

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

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頌也是以齊侯讀書輒扁竊笑漢皇慕

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毋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絀圖淡焉怡目固萬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戶則皇恩斯畢天下幸甚

答詔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論時政書

柳澤

頃者因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施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叡謀神聖男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令庖厨飽背歡忻踊躍望聖朝之撫輯聽

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德舉方邦愷樂室家育應蓋臣
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
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也詩曰靡非不有勿鮮克
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親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
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
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靡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
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橫
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怕令之不一則女效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
制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
之漸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
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
之以罰姑懲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已心諱恕之以直用開諫諍
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無急之以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
訓其不叶於德必實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羞淫巧於陛下

者邊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邊賞之則忠讜進矣
臣又聞生於富者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
穆王有命曰實釋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
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今驕奢之後流遁未亦變慢
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竒伎淫巧多適於心狎
於非德茲為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
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天願采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
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器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
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毘儻令人發狂
名教之中自有樂也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
或飛鷹走犬盤遊數澤此甚為不道非進德脩業之本也書曰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
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
休矣臣又聞富貴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

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者韋庶人樂安公主武
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
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
轉吉為凶變福為禍千人所拍无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
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
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
寵愛之心則不能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
駙馬亦陛下之親愛也驕狂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義其則不遠
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
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
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警于有位敢有恒舞于
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
侮聖言逆忠直紊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
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
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撲素修

業者錫以車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无使久而忽之无使遠而墜
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常敬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
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證先王之誠可以終吉若
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无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
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勿精一之
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无當則忠臣正士亦當復談矣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
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
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
累世壽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
人譬言之種樹年祀縣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
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
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之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
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

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則人叛之故可畏仲弓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旣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頌神養性省政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關土載車采弓矢而無忘武備此數者雖爲國之恒道陛下之所當行位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息則至道之美與五比宗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蛇作孽雉雖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況水之患之勸之恒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論教本書

元慎

某年月日臣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員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

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豈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賢生曰三代之君
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
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之
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
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教自不得閱淫
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齒擊搏之書
若不得近容陰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獸之樂翫不得愛遊
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
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
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
吾之所得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
難也論之者有以辯也人情之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
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也馬
而走鳥得風而翔人得新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
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

魚目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札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刻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鄙宦之戮人也。而傳之以殘忍弑賊之術。且曰次公。唯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寃死。无所自明。而況於踈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纔可免禍。亂衰平之間則不能履筭筮矣。然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无乃鄰拉倒置乎。頃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尚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游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无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一日而

致是子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選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
選亦甚重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自王之後漸
踈賤之至母后臨朝前朝葉王族當中書一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
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
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資
保傅之官非疾廢眊曠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
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搢紳取之夫以足士之
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
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曠不知書者為之師踈冗散賤不滴
用者為之友乎此何反君王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沈滯
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
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四矣不
皇天眷祐於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
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肩胛習儀者故不之省且臣獨以為
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勝或禹化之後

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傾耳注目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曹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安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敬夏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乃方以貞之化也豈其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哉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百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大牙盤石之勢勢也又豈与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思為陛下建永永无窮之長筭輒敢冒昧死誅而言之臣積謹言

草莽賤臣某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爲道也厥惟大哉實所德
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辦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歲勅崇嚴
日致肅祇工度木不俟于榱桷崩朝命官取備乎師氏當然後乃
可以陳四代之禮興無窮之風開素主之堂削青衿之篇人懇廉
隅俗捐諍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由此澤教由此流若水
之潤下澤涌植物利不涸哉今觀斯壞其不然乎在昔學有六館
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近奉禍難竊用耗息陛下君臨宿
弊尚在執事之臣顧爲不急升當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惡超
稔歷紀賤臣極言誠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太學四門書
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殿司存者恐不逮脩興人有
棄本之議羣生有將厭之虞至有博士助教鋤犁其中播王稼
於三時視辟雍於農郊堂室岌嶭磊砢屬昭終朝之雨流潦行溥
旣夕之天列宿上羅群生寂寥攸處質遷而陛下不以問學官不
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字前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
堪猶火之炎上燄燄至焚其爲不利也豈不畏哉日者聖朝以武

夷時屯有風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爲象夫經有曰

曰四三六五之君子問無足以聞之然事不爲加理人不爲加安

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安罷之產購無以悟玄機天下有創鬼心之

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事之巨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庸全身於

因循是了不知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學廢則

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下危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效

聖賊可凌德遂逆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立之心必以修太學爲

害時而他害者十之養士者爲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

無費而他費爲害以此害无害而也害爲害也諺所謂溜之細穿

石鏤之細斲榦斯言損益有漸非聰詰靡察也今乃不明徵於儒

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絕風而望海內俊傑靡然踵

武於雲龍之庭不知其可也禮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以其育

庇民之原祚國之仁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踴至於漢

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道之無以增游發於先皇而

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懿醇醜亂萌故用教於人百代奉之以弘

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陛下不宜勿心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
八聖幽而不炤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
民猾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建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秦
秋書太室稟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曰太學廢使萬代
之詞无法矣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囂殫織婦之機悉農
夫之儲豈期惡民而賤物誠社稷之謀也假一日農夫死織婦病
兵蠹堯郊粟昂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念學乎則禮聖我之心不素其
於人亦難以復天下之歸矣且四方之學是太學之枝葉天子之
教是諸侯之本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正而諸侯之
興夫為國者亦猶治一身京師人之心四方人之體諸侯體之四
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可無今不尚神於
心體而竭管於四支時變於外氣虛於中則為不起之人矣伏惟
陛下察濫張之會觀損益之圖減無用之府崇有裕之原廢關修
而百度明序序昌而自行榮經邦於悠久興載於登閣願天周營
靈臺魚魯相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還令職司不主於不可

持天下垂甚

請置詩學博士書

本行脩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卿貢進士臣李行脩謹昧死惶恐再拜獻書
闕下臣覆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墜煥然明備其所由者修廢官
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迨乎
百靈之世遂使扶持亢極臣飭類俗傳委裘以終大運其儒術已
試之明効歟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
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
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鼓自垂恩聽察不夫詩者發
人之蘊政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
誅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
之和氣自乎踵達乎顛流乎足猶草木之曲直澤漸乎根窮乎杪被
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遁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
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于天下無悞心王化盛告成功於神
明德澤衰反變化於禮素其辭主文諷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

而不愚仲登接于其時謂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
道亦在于下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
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
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變刺諷諭無方非其志莫
傳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
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
動物物莫能固未施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
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靜道源於是絕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
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秦嫫笑三
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軋于相語喑呢相授以及漢興
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二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
章句大脩而比興未喻時楊雄司馬相如由是選要觀望將迎
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寔成興特
因災異屢啓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具助故自殷已降有天下者莫
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蒞義感既末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

之追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
鬱決其曾櫟確誣其齒牙代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爲詩教未隆
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缺故聞者
卒愕而愠者多暗投而却也自十聖紹業垂照三百載經術益試周
旋百度吏事反爲緣飾霸道无所舛駁及陛下又登禮殿允發揚
側伏宸心謹議猶天地相宣儒風日言與日月橫驚以詞讓次征
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幽字何爲鬱然積於空
虛不用之地乎書殘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
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
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總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不
使講以多物而無誣蔽之言亦得其言極者爲師法傳經而行
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列下選立博士弟子負如漢朝故事然後
命瞽史納于物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于民里
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舉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
登才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

鬼神德隆魚甘董茶來巽俗讓鬼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請孟子為學科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廢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大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管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執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周列子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

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教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荒列
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
不謂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請韓文公配饗良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
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
吾唐乃策王號七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
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
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秦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
霆建又息忽震則驚鳥雲務久鬱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
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
黨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
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
也大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
開元其傳者嗣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

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蹴
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
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
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
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若左丘明
卜子夏公
羊高毅梁赤伏勝高生戴勝毛公孔安國劉向范滂杜子
春馮翊盧植鄭康成服子植何休王肅王輔嗣杜預說代用其書垂
于國胄並配饗食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
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
文吾唐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賢之列則未以乎典禮為漸
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
夫是也

上論貢士書

何元禮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在士貢士
一門闕然不修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
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東帛招之臣年

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文籍見古人有
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
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貴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
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公何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士貢士之數到闕
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據立束縛檢約之日勘磨狀書
處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
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泊朝哺餐哭或荷於背或提於席為
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
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關關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
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
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
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拜者皆資之為宰相公
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
可有同坐與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
也施棘圍以截廡是疑之賊矣彼當官者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

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翫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污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寔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為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繚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邪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繆以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

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臣竊取士首
科委就也矣臣竊微若出此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
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
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澄源
源旣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
時免自擔荷顧無之下特設茵褥陳爐火暗燭設朝脯飯饌則前
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
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
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
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士名邪未有公卿不
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
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
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
雖不敏竊窺太常第六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
之弊事便僻巧佞馳騫關鍵固臣之力非不能也取不爲也故互

以頑才丰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文粹卷第二十六



文粹卷第三十五

書

總八首

吳興然

鉉

纂

大葬

諫山陵厚葬書

靈駕入京書

廟號

駁義宗廟號書

進貢

論進奉書

佛寺

諫造章敬寺書

再上諫書

復佛寺奏

邊事

請罷兵戍姚州書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審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灞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

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
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入君在位三分天下其賦以一分
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
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
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
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
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
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
不掘之墓喪亂已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及燒取玉匣金縷骸
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
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求制藏之宗廟魏文此
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
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
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感感也今爲石槨如此其內
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

之愚計以爲漢文灑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外皆同墳今之所卜
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
制度事事減少事事之日刻石於陵側明立封大小高下之式盟
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
遵奉一週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不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灑
陵今爲隴又以長陵爲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爲長久
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
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
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
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都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
役奠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
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
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

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
樂死者哉實以爲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
焉况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焉千載之跡
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衆君臣萬國震敬焉百
姓屬列於陛下以徇齊之望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故嗚嗚如也莫不
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日矣况皇太后又以
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不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
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靈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
廟堂未聞有脅鯁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感以爲過
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磨頂至踵莫非身育不能歷丹雘抵
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止諫者望王之罪人也所以不
顧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漢
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爲固天下版矣然猶也成胡亥之
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水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而山西之
然後能削平天下憚厭諸侯長轡利策城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

遠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糧北國丁男十
五乘寒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關矣即所餘者獨三
輔之間耳頃遭荒饑人被荐飢自河已西其赤地循隴以北罕
逢青草其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妻喪業高原潤莽此朝廷
之所當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
餓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
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此木料其難貴從先
音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况山陵初制穿
復亦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敝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
迫畿輟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周瘞遺
庶再罹艱苦儻不堪喫必有逋逃于來之頃將何以述之此亦宗
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况國無兼歲之儲家鮮正時之蓄田一旬
不雨猶可采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導群議
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
為宇廓觀遠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一五帝為聖故雖周

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貞規然而舜死陟方華蒼梧而不返禹會羣后沒稽山而求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義談帝王以為懿範况我巍巍大聖繼帝登皇日月所臨莫不率俾何獨秦曹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邨不堪園寢陛下豈可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宗屢秀冠羣岑南對嵩邱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迹縱橫左右園林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况灑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死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崑崙據開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灑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太山之安復隄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魯閔之小節愚臣闇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臨見諍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謨太后平章宰輔協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鼎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

為始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願哉何聖賢衰敗於斯濫矣寧具
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無器欲遺小存大夫禍存福聖人所以為貴
也夫小不忍則亂大謀仲尼之至誠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
用朝議遂行臣恐黎隴之民無時休息且又聞太原蓄臣萬之倉君
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其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肯以長驅
使有識震驚天下失望僮兒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
犯武牢之鎖盜敖倉一抔之粟陛下何不預遏之此天下之至機
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以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
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死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此言不徒去也固願陛下念之

教義宗廟號書

韋湊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資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唯
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存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
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

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放不毀
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
利於儲副德教不被放棄瀛立朝稱宗恐非合禮况別起祀典何
義稱宗而自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自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
禮以闡大猷儻致此失或虧事聖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
經

論進奉書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
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
為私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
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後畝之收等籍既定入識所出
吏難為奸進奉既無程度莫知紀極恣橫徵發因緣賦私驅陛下
赤子措之不存之地後君之嗜日愈之君之聰明實大奸之門大罪
之實也臣雖熟知此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謙
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中之主由
此而傷儉德萌侈心河雒莫有少府水衡筦推山澤之利終不若

獨之大也也且地之財無盡主之用不會何必固之內府以關漕
關耶伏望陛下罷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斂有常財
用無虧絕奸之根源除政之糶蠹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伏見
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被民懇責責真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
罷之此實白日之明曾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
廷必沒于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
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
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閑臧送待無敢散洩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
於人大神於用矣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八月二十五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下
從諫如流者君之明也有犯無隱者臣之忠也君明臣忠國之利
也當陛下至明之化納諫之日臣敢愛其死以竭其忠乎臣伏見
奉為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恩唯舜
其難至德要道無以加也然臣伏見以畢力追孝誠有所益妨時

勦人亦有所損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
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以臣愚蒙不知其所昔魯莊公丹
桓公廟楹而刻其楠可謂孝乎然而春秋書之爲非禮漢惠帝及
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及太宗高宗代宗之廟當時創制
不據禮經至元帝時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朝而罷之豈元帝
不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軌物也夫廊廟者宗社之所在神靈之
所憑猶不可無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況此寺非宗社所安神靈
所宅而殫萬人之力以邀一禳之報其不可以明矣聞者昆吾孔
熾荐食生人今猶不悛偷居宇下百姓凜凜無日不惕遣將擗却
無尺寸之功隴外壤地委之行狼太宗文武皇帝封禪萬有傳之
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况甚於一夫尺土
者乎用武已來上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乘補卒至今未
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十有二年百萬之衆資糧糧獲取足
於人人之困竭胡可勝紀法疲宛轉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
聊延頸嗷嗷以俟王命此實陛下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縱

夫暇分散穀帛以贍鰥寡猶當務省侈費以慎杼之柰何戎虜未
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戾人未撫大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摧酷
之嘆陛下忍以此時興力哉自八月以來時雨愆候禾稼少損菽
麥失時黔首狼顧真在艱食歲若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人
其可乎臣竊料此寺數年方成土木之勞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
焉取給府庫既竭則又謀求僮窮匱不堪鼠竊之盜起戎狄乘
間狗吠之驚急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
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宗廟受其福下則
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去周公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祭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
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臨兆人俾四海諸
侯歡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耳夫聞崇建林宮殿琢金玉之
爲孝乎且佛本無相不可以有相求道本無爲不可以有爲得陛

下豈馳心於有爲之境而邀福於有相之功哉臣竊竊爲陛下之不
取也臣聞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入到于今稱之曰武窮土
木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德而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
駕何必勞人動衆而踵梁武之遺風乎制造初興役費尚淺人貴
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迴一人之慮從萬姓
之心必是陛下聖德孝思格于天地湛恩霈澤濟乎生靈生靈效
誠天地幽贊千福萬祿先后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陛下以
臣言涉於詭妄伏請令公卿列士廷議可否得其中則天下幸甚
臣郢不勝愚忠懇直之至謹投招諫匭以聞

再上諫書

九月十二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下
臣聞聖王開直言之道者豈好其犯顏忤旨乎誠欲因天下之心
以慮則無不得因天下之目以視則無不見也忠臣不避誹謗之
誅者豈貪其死諫之妄乎誠以君所行有否焉不隱刃偷生以負
於時也臣伏見奉爲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奉先思孝興福除禍

羣黎百姓不知聖情議者皆以為蕃戎未殄兵革暴露國用不
足元元曠竭曾未小康又與此寺註審思極而人力有限也臣
聞樂心成城眾口鑠金則興人之誦不可輕也故書曰罔弗百姓
以從己之欲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
勞矣此言王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于眾而順于人則自然
之福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絕矣臣愚考之於古則詩
書與易如此聽之於今則百姓之議如彼拳拳之極不敢不言昨
八月二十五日奏書關下事寢無報不知天門深遠愚不得上達
歟聖意所斷臣言不足聽受歟伏躬待罪旬八日矣臣聞神人無
功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
之名也不為有為之功故功莫大焉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焉
臣又聞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
人以禳禍陛下之作此寺也臣竊惑之若以為功乎則天覆地載
陰施陽化未曾有為也若以為名乎則正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
有待也若以致福乎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於費財也若以

攘禍乎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於勞人也今興造急促人徒
竭作土木並起日計萬工晝不遑食夜不遑息力不逮者隨以榜
笞愁痛之聲及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裁定多難以安
宗社勵精忠理日昃不暇內不遑聲色外不樂遊畋政務行寬仁以
幸天下聖人之德廣大悉被太平之風將可見矣而興動此役固
違群情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出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
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臣是以敢時死至于再諫伏惟陛下留神
省察臣不勝愚懇切直之至

復佛寺奏

孫樵

賤臣樵上言臣以為殘蠹於民者群髡最大且十口之家

謂中戶也男

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宇也若
群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絺縠居則遂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
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
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
羣髡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

已來詔禁廢寺以復羣衆自元年正月泊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佞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亡萬幾如故矣臣以為武皇帝即不能保羣衆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甍況將興於已盛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到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衆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率若干戶共籍而出若干兵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寧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始廢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夫下常兵不下百萬日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衆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已還開元戶口最為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羣衆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

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一
加筆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
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成之今所復寺
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講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
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後之說止
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
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為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
之章異異曰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說也臣樵昧死以言

請罷兵戍姚州書

陳東之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泊於後
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
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擅屬之稅以
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貢進貢歲時不闕
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
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力士男兵以增武備故蜀志

是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
金銀鹽布之稅不供珍竒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
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
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
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
譏漢貪珍竒鹽布之利而使察亮之所馳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
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
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
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
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
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
叛勞費更多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
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日
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筭恣情割剝貪虓食劫略積以爲常有動西
渠遺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竊美拜跪趨伏無復斬取提挈子弟

嘯引兇戾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通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薄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群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事又蜀兵應時破敗唯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德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言其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去書歸其州刺史龔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必增稅中又置州後錄事參軍李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不立蠻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淫浸于今不息且姚州官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以化俗防女姦無恥無鳳狼籍至此今不問夷貊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敬焉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雋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舊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新為穩便

文粹卷第二十七下

疏下 卷二十七下

吳興姚

鉉

纂

政事

請崇節儉及制諸三疏

請勤政崇儉約疏

學校

請崇學校疏

請崇國學疏

巡察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察疏

罷兵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諫孟春講武疏

請罷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疏

請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諫造大像疏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疏

關市

諫稅關市疏

亢旱

請追癸巳丹詔疏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一三十

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
思故傳嗣之王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
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
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階豈欲沮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
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
身恩加於人二者爲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
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日陛下承
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死二第
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
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復之如
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恤赤子
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始以行於今
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嘉善以爲勸惟所幸慎夫
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詔除之所以百姓
乂安後至孝武帝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人心動向以甚

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器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作法於治其敝大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若此而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歷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已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殷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誠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饑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言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成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也故自古已來國之興亡不由苦言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

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君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充
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厽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
則王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家之常事也要當人
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
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躬已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
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
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
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詩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
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
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
王楚彭越王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
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爲是且竊
觀諸將功曰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
略振主如韓彭之徒難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
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已來亂天下

者何嘗不是諸王比日爲樹置失宜不先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孰
知其然但溺於私心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
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自之愚見恐其恃恩驕
矜也昔魏武帝寵閹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守林禁閉有同獄囚以
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苦之
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衣食之外
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
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
立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之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廷珪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情迫則思深
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
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懸旒國朝殆均於絕縋陛下神武超代
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睿
衡光膺寶籙以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

服元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荅
鴻休然頃歲以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之間更爲
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糠粃靡資不暇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
遘茲艱儉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
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
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各徵載加誘獎欲大君
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天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
瞻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首而多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
削志澄思勵情考羲農之書敷仲素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
退遠宮減撤外廐場無蹴踘之邪野絕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竟
罷金甲之懸運惠恤惇整蠲董徭賦去奇伎淫巧損和璧隋生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消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插
於以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皇運時兩曜合辟五未足多也珍符下
隆於地雖鳳皇巢閣麟麟郊未及奇也以謂天一燭戒不足畏
心心帝帝德德心心雨雨沙沙無無心心下下

之不足恤者則將齊黜志億兆惟懼愁苦勢極無以奉上矣斯義
安危所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足察況今陛下受命尹始敷
政惟新知士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日以聽刮目以視延頸企踵
冀有所聞顯顯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

請崇學校疏

章嗣立

臣伏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
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總子之於人其用蓋博
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小學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
及國之後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春秋教以禮樂文
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治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于庶人
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由
于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遊競以僥倖昇
班寒族常流復因陵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
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入仕
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後臣之屬安執威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

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正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
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踰
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空能清惠
自勛使海內黔首搔然不安賴陛下愛勞頗有處分然革弊斯近
此風尚餘州縣官寮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求之於
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
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子伏膺訓
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首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
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非然向風延頸舉
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
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比皆感戴本梓
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
不足治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唯潤身進德而已將
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大學尊重名儒習于
成羽籥之容盛樽俎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舉皇
大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
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一柄相須
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
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
萬人調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於
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并爲功
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贈鴻
儒碩學咸優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辯今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
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
謂之太平至于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後觀儒道之盛故太學興
廢從古及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於衰亂之代所以俾風俗趨末
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理儒者靡非師資之訓自
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

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
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
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闕絃歌之雅詠政流化洽
鮮儒孝之高風頃自羯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
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廐園蔬
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碩
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亭中屋室厨
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
拔萃出羣萃者縻之以祿廢業者息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
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庭受教釐清
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
天造特鑒萬心言起茲廢墜弘於教化冀裨聖教以助皇風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李亨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
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

綱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
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
格敕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
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
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
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
而力不及耳臣嘗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
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
條推而廣之則無不苛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冒朝廷萬機
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駟繼踵今巡使
既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
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
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數訛勸採風
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
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己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

百也若其案劾茲邪糾擿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其
言妙擇賢能委之心極有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
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與哉

諫太宗息兵器後疏

徐賢妃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
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相小國之庸
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
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
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得末聖昔罕兼是
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
以來力役兼摠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
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
溺之危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
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
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返

連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曠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之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宮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无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膏員終以茅茨示約猶與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煩擾之弊是以卑宮非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織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革於季俗實貶素於淳風是知濼器非延叛之方築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

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日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刑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材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甲冑干戈之摠名兵金性刻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執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体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薄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執折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道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是行文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夏麥不登無

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特令至冬教習以順天道

請罷百姓西戎跋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闢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高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越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士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地賦復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利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去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

凶如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未
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
曰與其坐而待斃者未寧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頗歲出
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
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
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
不懷歸畏彼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
不是恤刑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
禱祀百神不能調除陽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甯敵
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
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耳蠻貊不毛之地棄之育於生之道也
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重
之囚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懼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柔
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
亡國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緩邊之故事也

見史記... 爲可汗遣... 見請指四鎮... 於塞上則... 逸苟無侵侮... 王者外寧必有... 以絕域未平... 後擊之此李牧... 遠斥候聚軍實... 其使望野清野... 無獲虜之益如... 此數年可使二...

諫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臣聞鷓鴣不鳴未爲瑞鳥猛

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配性毒行久

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
武義臨之修文德來之既懼威靈又沐声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

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中之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
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召入禁
仗仰英姿之曲照送神藝之百發思意俱極誠無得喻焉乃更賜
以馳逐使操刀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略大過未敢取
也雖聖躬密達與物無猜而愚臣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犬
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動是淫聲踣稍冒清塵悔將何及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
兼行魏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今僧尼皆須檀施得棧尚
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飾貝珠殫於
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求終須地出不
填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
肌膚不謂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前髮解衣仍斬其少亦有雜
間骨肉事於路人身自餽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註誤生人里陌
動有經坊闕闕亦立精舍化誘無算切於官徵此事所須廣心制

教骨腹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明
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概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
浮食者衆又劫人財上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
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
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
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
無量何必又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
廣不可露居落後以百層尚裏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
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上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爲
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群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有虛飾
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實從德望之徑首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
利趨既夫田賦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
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諫造金仙玉具二觀疏

平替否

臣嘗以爲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

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祿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射。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率天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德。所為無不成。所征無不剋。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陰陽不愆。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填街溢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古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徒恣子女之音。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力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窮不俾卒。城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多忠良。所愛者。冒冒多諂。愚明位。謀嗜交。

相傾動容身不爲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良以養
兇剝萬人之衣以空土心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不調疾
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至于禍變享國不永受終
于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
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
理百姓無憂故泰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
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待矣頃自夏已來霖雨不解穀荒于
龍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黃
下人咨嗟未知調賑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檢校試官充臺監署
伏惟陛下愛兩女爲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
計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
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
活乎二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
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迫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
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費六合之怨予以違萬人之心

乎伏惟陛下旌阿韋之家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
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司
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韋之時危亡
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為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排羣兇之事
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羣兇而誅之臣往見明
敕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
加僧屋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為棄其
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注者
和帝之憐悖逆也為數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為第宅趙履溫勸
為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繼而未息義兵紛以
交馳立使事不得游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
之所眼見也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有趙履
溫之徒將勸為之且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處家修道者
不干預於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卷老
子視一軀天尊無念無營不執不害何必琬臺玉樹寶像玲瓏

人困窮然後為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休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或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權得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為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矣前朝之時賢愚知其必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徼其歛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朝直言之人也惟陛下察之

諫稅關市疏

崔融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與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未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護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林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

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速忘歲計之餘遂使田業自荒倉廩不
積蠶織休廢敵國編鬪如飢寒狼狽亂離斯熨先王懲其若此所以
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未考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
關門者也惟斂出入之商賈矣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
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
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
易繫辭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市為市致天下之人取取天下之貨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群生奉
順天德治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
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南貨曰商聖王其是能授事四人
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名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謹問又云人
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
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
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持之也今若擾之安所容乎吾是以
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者窮越姦人無所容也且為亂素人

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為而
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止豈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
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閭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
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群喑鳴則鸞弓睚眦則
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罰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搔
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撓亂殊俗又如邊徼
之地寇賊爲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
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躰徒欲益
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壞帑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子孟
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寇矣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
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關越七澤
十數二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
還憧憧永日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
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就賂舩有大小載有多
少量物而稅觸塗淹父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

必致吁咷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設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中悍壯之夫居則蔽鏃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駁有著古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向則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闕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以莫不肯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又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未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離齷亦所謂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夫一行斯術莫有設瞻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筮國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筮沈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姦茹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涌東夷斬足駭馬應時平殄南蠻纒動計日歸降西

城五十餘里，城保清夷，亭候靜謐，此為惠者。唯苦二
蕃今此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後終成強，柝獨有默
假息孤恩，恩費網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首矣。繁實日已稀矣。然猶
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疾舊，封祀注新禮，所有支斷，咸令
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
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馬況承平，於積薄賦，日久俗尚深
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
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其入，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
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地，商賈
藏於篋。惟此不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筭商客加斂。
平人如此，則國深由強，入免真，文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
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
天後天，靈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卒陳瞽辭，伏紙惶懼。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歲貢賤，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于長安夏五月，京畿旱

癸巳日聞詔大京北用器水鑪香清蕭繡幡輦致於坊市門將所以
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躡起病榻間以爲明天子直受天雖舜禹不如是
之勤幸其甚幸其甚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以受君卒除
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類矣天之高墀之厚五嶽
之餘亘四瀆之宏遠陛下命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華
槁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清蕭蕭輦爲請者
豈陛下謂其靈於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公輔列衣陛下之士由
苟陛下直受則嶽瀆亦直直矣受祭據封者尚未能爲陛下出力彼
其蕭蕭輦復何足以動大臣爲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
下有淫恩雨澤可以委委曲干之則陛下淫恩亦可以委委曲干之矣臣
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
容易編牘人言死請追矣也日詔苟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
聖極野而百姓不暇撥其蕭蕭輦之所及乎昔殷湯之代民不以日旱
爲災仁聖之君在天下也天子未及殷代而陛下直受已過矣臣請因皇

文粹卷第二十八

疏下摠二十三首

吳興姓

鉉

箕系

唐文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唐文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論職官多濫疏

請選舉擇賢才疏

條奏貞舉疏

議揚綿條奏貞舉疏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近侍疏

唐文

諫除濫刑疏

論刑法多濫疏

請不改反逆緣坐刑名疏

唐文

彈李義府疏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唐文

請誅程元振疏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蘇安恒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願託將以萬務，授廣人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間陛下骨肉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

將衰。則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負天之功何以年在
老倦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女奴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
庶陛下雖有聖與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
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助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
旃鳳翔參聖削平萬縣龍飛踐極敵四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
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維鵲有巢
維鳩在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
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
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負其寶位而
忘毋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又枉太
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毋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
陛下思之將何聖顛以見忠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
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
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南斷不斷火
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再攝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言之

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一成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是
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為萬乘之國哉故曰苟
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斬是數萬務詳臣愚心見陛下若以臣為
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請減夫監食封邑疏

韋嗣立

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由政知
立國立家比日資於儲蓄與夫上下之憂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
所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三聖之君亦所不免當此特
百姓不至於困弊者有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積空竭尋常用
度不支一年僅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
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食封之家其
數其衆昨略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
萬已上匹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
十萬以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旱潦曾不半在國家支
共何以而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

後世宗廟之享承帶蠲之恩皇澤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
編戶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大半私
則則官用有餘國家則之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僭不足則坐致
憂吝一則國之志豈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
僕太多狹稅違威陵天州縣凡是此亡不勝侵漁或輸物多索裹頭
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如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舉
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之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
家恒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漁人異蘇息

論職官易之通說

同前

臣聞設官分職且里才實事之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
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教良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驥兜何畏乎有苗若是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
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有聲然後辟於士大夫
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
者莫深孔子曰譬如有美錦不可使人鬻制以明用人不可不審擇

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
取人有異此道也夫其試効即頓至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儻
儻者人之所趣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皆曰作於文武之列
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
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負闕不供遂至負外
置官數盈關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
事豈其其此古者懸賞待士以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
之路塞取員之君上所以遺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取員人君子守
六十一是之由遂於僥倖之門若堯倖聞則取員者不可復出矣賢者
之不可取也人安化治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嗟下安

請選遺棄擇取員才疏

薛登

臣聞國以得才為寶臣以舉士為患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
管仲燕昭之求士於樂毅得取員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諉夷
吾負其賈之則招下錫路馬以止讒求固戮樊世以除潛虺猜嫌而

一信行聞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
墨於言尾逢明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
斗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及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
故堯舜具元而無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
不可不察也而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微與言馳聲
互相推贊希躡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
下制勸之望者也臣竊規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
其神品之與惡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
蟲為後料故人士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任者必修貞確不
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
計貞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
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
勝於名則貪員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損輕浮其異錄以禮讓
八朝則晉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
馬多庭果久好龍則其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

從其化者也自亡國之季雖雜從構而漢代求十猶繼百行是

權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

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為獎人求官之風乖按職惟賢之義自

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人以

修身為務逮上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

三祖更好之辭然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

露路之形積校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

故又筆自出其政曰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

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貫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

大行煬帝嗣龔又變前志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恣

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舉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

虛為貴看唐晉發府自雖漸中於所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

示化唯在澄賢於今之舉人有非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

百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

數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森下頂

戴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森下頂

至足異荷提獎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見爲自求之稱未
是人知之詳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己之心切則
至公之理乘貪仕之性乾則廉潔之風溥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
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已推賢亦不肯
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東帛寥寥榮高物表校量
其奮發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跡而
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諠然於禮闈州貢賓于紛諍於階墜謗議雜
合漫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免貪賄之累自
亦上列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擇祿者
必崇德以素己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感施而對會則言
自進唯仕弊繁則非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非不由於今訪鄉
明之選司於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掛刑章或冒藉以資
吹噓故而仕級不修其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里豈得行道之
量乎空至重其逸人之賞拔真小名高語其優士之有也才愿
四邦之流唯念武備之私駭

漢思微派放即告歸以此收人恐班事實何者樂廣微

於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正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重於公岳或若

必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

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

雖勇於諸葛之智潘周勃雖強之陳平之計略使樊噲身居諸將何一

任必無指蹤之幾使蕭何入戲下之車亦無免主之功關將長於

摧鋒謀利番由於行事是以上料察未知陳賢智之可圖陳湯屈指誠

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刺於鄴中九拒之計窮公輸息

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用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

妄飾辭鋒西植題皇靈飛翟義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

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使傳冒進道立隄防斷手盡一節

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謹之言文則試以効官武

則令其守節示始既察言觀行中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

無所藏其妄庸故嬰嬰去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身其言而多其行

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真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

有効技之編至無經國之大才以爲雷鋒之爪牙作離賊之標準自
可試法雲之策練空札之工奉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
既有隨才之任必不負重之憂臣謹以吳起臨戰左右進劔吳子
曰夫提鼓揮旌臨難決疑此將者也一好之任非將事也連鴻請
葛亮臨戎不親戎服唯稱公孫權兩官主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
矢之用也謹受楊德意請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
及相如至於於文園令下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
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議責甘冒焉成子之
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是禮之義各則負
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奪之人選自有攝謙之上子川實立平
庶幾其採訪間法堪用者之守以嚴能不容參論之事以別是
亦不實見王用之官得人加爵之貴自然見賢不隱之不專
則則政進誦繇躬嘉之齊朱得勢不云遠之能昭者受薦
賢多賞之察者括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之則君子之道長矣

國之選士必欲其文蓋取者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奇德勤不
仁醫志信之資履詩恭之樞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則所惡必成
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必自叔世澆詐茲道落微等
尚文辭互相弑衞馬脚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
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簡載前
史古之比文章草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
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
經加經從此積弊漸而成俗幼能就學肯誦當代之詩長而博
文不越諸家之集遂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
皆同挂壁沈約之微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
競爲務矜藝者自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譏爲常談以向
昔爲已任投利干謁驅馳於垂堂露木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
良方一生豈有文北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世訓
必以爲反道不德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言之於水其流已
濁若不澄之如常後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喁喁

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
又豈天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皆側席待賢今之
取人必將朕自舉一經曰之躰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
在鄉閭有孝悌之信義廉取之行加以經業不堪策試者以孝廉
爲名薦之於州府中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
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
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
任弔一經初不殊義例八百通諸家之義試自差諸司官有儒學者
對問其經問我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躰及當時
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使與官其
經義通入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
非一我皆謹帖括異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躰望請與
明經進士並享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
相推薦請量重罰以所隄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與古義大
異爲家者自修惡業於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

一顧之... 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
常不二... 今取一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
禍馳... 術... 道... 左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
魚... 是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
業... 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
... 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
孝主... 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
四百載... 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
始興焉周有... 八下... 百年文武之政發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
士任賢皆考... 賞行故能風俗淳... 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
... 興雜三代... 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行名
節之行至有近戒竊立強臣擅權弱主孤立臣后專政而社稷不
... 四百載非學行有化於鄉里武歌後文章道弊於浮侈
取... 高濟... 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 九州... 域...

有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中歲促國家華魏晉梁隋

平承夏朝周漢之業四隴既宅九州攸同覆壽亭育合德天地安

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館

於實論然自與午覆取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

北分裂人多濶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問井末設

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數百數百年之外

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

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大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

勤生徒流離儒臣帥氏標席力向貢士不稱行實曹子何常講習

獨禮部每歲擢甲乙等第以獎搢不甚課裁祇足長浮薄之風

答僉侍之路矣廿二史劄記 中上等學加負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

間居其職十道大君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

秩似乎故事保桑 許首繼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

父見其如此則 復與利陵擾由其歸木矣人倫之始王

任之先不是過也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近侍疏

李綱

臣按周禮均工樂肯不得廁於計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了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彌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故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等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既招物議大數縣外徇有國有家者以為廢監並方今新定天下開八平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徇高卑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子孫之道也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臣聞秦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與復不急之官借見愛功疾耕急戰人憂國富乃者諸侯出故弊之律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少而不戢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質秦潤之以和入風之樂以采之三代之禮以道守之秦既不焚注重濫長杜而不反卒至一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淵之事漢主也

祭陽成靈之問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皆進
得之才驚會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
之痛尚聞二子顧盼綽有餘能及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
高皇帝怒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
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
世亦可以變之也高皇排二子而不教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
之重尊古法以之相復道乎功張良已知其變後劍擊柱吾屬不得
無諫之之痛歎何一帝乎二子之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
者聖王之邊履禮經者九疋之繩也然則祝辭尚且勿須投溲
糞已流精相可棄仁義尚捨况輕此考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
二臣先言四凶掃難不設鉤曲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無以摧
女賊息暴以置神品開吉端曲自之心必已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
百五非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茲妙學窮造化之幽深用此
神道入人心秘持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門生晏然紫宸易
主以得我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封血變草木頭

極不習司局士而語之然而急趨無善迹從往少和藹其極潔不規
行其極雅其良即口時之妙策乃當今之匆匆何也伏願覽秦漢之
得夫考其事之合一審精粗之可遺一覺濠窟之須一雲見機而作
豈其以日平一以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一制文章
程下恬愉之一不曠蕩之澤斷一萋菲之牙角頓一效險之鋒一塞羅
織之源掃明一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論刑一多濫疏

韋嗣立

臣竊嘗聞一之一書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世
千載以為美一惟陛下睿哲欲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降莫
之與一獨一之論法或未及善皆山主司其奴兒或亂視聽尋而
陛下聖察真詩一之一然竟未能明其本源一其前事今天下萬姓
識陛下本心尚使一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
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揚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
伍務於一竟連坐一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內包
豺狼之心外示鴛鴦之跡陰圖潛結其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下

敬之罪皆深爲巧誣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也之自誣公卿士之連
頭受罪首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爲理
平公定刑則謂汚宮毀極猶不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
又猶辭狀渾已周密許請勘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
何又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
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或公効曰求爲官當時續傳謂爲羅織其中
虧刑得罪者雖有無識過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
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鼠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
弄法無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廻聖察昭然詳究周興丘勣之類
引義後臣之徒皆出以欲誅事暴虐邇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觀陽和
且如仁傑元忠與羅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
明聖以省察則直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
下權而升之各爲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刑非而後是哉
誠由枉陷與明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
幸耳豈敢言衆百殺一孝婦向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

二幸則不幸所冀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弘天地之大德施
雷雨之深二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
辟罪已二常赦所不一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
罪一已覆言累民無累之反並是治國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此所陷罪元
并陛下之奇心感之念焉人之幸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
風雨以時之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
亦何遠之有也

漢書卷之九十一 刑法名疏

崔仁師

自昔聖王之治天下也或曰高而不化或畫像而下知禁禁之
代之益也一解網心子兄弟罪不相及成錄至理俱爲稱首及其
叔代亦無所煩問之李羊不勝其慙烈火原於子產峭瀾起於安
子韓李申商爭持急刻參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主刑
廢言高之務寬大未爲及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名涼德遂使新垣族
滅信越旃醢見喘及史謂之過刑晉魏至隋雖有損益類陷猶密
以奈尚煩皇上受發至不念茲刊憲前王之令典採律世之嘉

行下良義方三以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 上曰我付善
柔或性交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挑見寵後交劉洎劉他... 恩生且
行劉善長... 允價因緣際會遂皆通達不能盡求端... 對駭王... 策
賽... 為派奉皇眷而反馮附城社級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
貪... 吏原有罪之淳于忠... 汕其謀... 聖宰之... 義雖挾山
怒... 一夕... 止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勇此如可知恕孰不可
容... 風戕節玉露... 途霜簡與秋典... 若有忠臣將雁鳥... 擊... 功
... 君側少... 鴻私... 碎... 有... 土... 階... 庶... 明... 臣... 節... 犬... 請... 行... 法... 推... 斷... 以... 申... 典... 憲...
... 義成軍節... 使李... 聽... 流...
... 周太玄

至... 且... 罰... 不明... 無... 以示... 天下... 是... 非... 貴... 無... 能... 建... 大... 中... 一... 臣... 竊... 見... 義... 成...
... 軍... 節... 使... 李... 聽... 位... 極... 寵... 榮... 心... 無... 報... 效... 朝... 廷... 資... 其... 承... 籍... 委... 以... 統... 戎... 俾...
... 代... 憲... 誠... 付... 之... 雄... 鎮... 搃... 三... 萬... 總... 之... 衆... 兼... 兩... 藩... 節... 制... 之... 權... 異... 其... 俯... 安...
... 危... 疑... 上... 副... 恩... 遇... 況... 陛... 下... 授... 以... 神... 筆... 并... 假... 以... 天... 威... 入... 魏... 之... 期... 克... 日... 先... 定...
... 而... 太子... 聽... 擁... 旄... 觀... 城... 下... 復... 甲... 渡... 延... 帶... 爲... 人... 事... 直... 捕... 甯... 政... 遂... 使... 議... 誠... 陷... 於...
... 層... 殺... 亂... 最... 肆... 其... 多... 效... 兇... 由... 是... 六... 部... 無... 依... 全... 師... 變... 敵... 委... 具... 刑... 而... 不... 守... 燒...

初無遺地。我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憚。包羞莫辱。亦
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賊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
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皆節制易定。
若戰而兵力不支。袁滋。留。內川。欲。若。之。渠。尚。在。或。親。當。矢。石。
或。躬。履。艱。危。勢。出。此。鋒。竟。由。就。典。未。貴。其。法。必。振。皇。威。今。李。聽。罪。
惡。流。聞。中。外。憤。說。比。之。常。清。等。雖。萬。萬。萬。若。陛下。猶。視。含。弘。不。
責。極。法。臣。等。恐。意。早。壞。地。天。下。寒。心。伏。望。付。之。法。司。以。正。刑。典。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臣出身事君。忝備一宿。夙有忝願。銘之在心。若道艱危。必死王事。
當此之際。且臣之秋。將外之言。無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
覽。見。日。就。非。遠。且。天。生。四。方。不。言。戰。鬪。輕。言。身。在。獨。守。大。戎。數。萬。
之師。犯關度隴。靡秦渭牧。邪。臣。言。不。血。天。言。不。城。賊。殺。向。有。三。
載。餘。也。數。逾。千。里。謀。臣。不。為。陛下。陳。一。言。之。士。不。為。陛下。効。一。戰。
各。獲。子。孫。則。劫。問。關。汗。之。臣。言。不。血。天。言。不。城。賊。殺。向。有。三。
陛下。少。日。明。義。我。東。滅。迴。然。此。臣。陛下。以。為。曾。等。所。能。神。明。所。贊。委。

藩... 負天意元... 日月長... 成大禍陛下... 路多士... 故... 此公... 陛下... 城之日... 未動京師百姓... 奪... 庫... 八百... 相殺... 有... 此... 陛下... 自九... 月... 有... 急... 十月... 一日... 徵... 兵... 至今... 凡... 四十... 日... 矣... 大... 下... 文... 一... 何... 故... 此... 四海... 之心... 陛下... 出... 近... 自... 京... 輔... 遠... 至... 海... 隅... 文武... 日... 春... 天... 皆... 離... 叛... 雖... 有... 朝... 恩... 戮... 力... 陝... 郡... 志... 死... 陛下... 獨... 能... 長... 守... 社... 稷... 乎... 今... 日... 守... 一... 的... 者... 皆... 取... 陛下... 以... 爲... 一... 臣... 項... 今... 日... 之... 事... 爲... 陛下... 以... 爲... 危... 臣... 項... 陛下... 知... 今... 日... 之... 事... 陛下... 實... 知... 之... 陛下... 其... 故... 何... 者... 天... 下... 之... 心... 皆... 恨... 陛下... 不... 然... 士... 卒... 踈... 遠... 陛下... 臣... 項... 陛下... 必... 於... 今... 日... 之... 急... 存... 陛下... 臣... 項... 陛下... 出... 內... 使... 臣... 百... 僚... 臣... 自... 小... 志... 陛下... 臣... 項... 陛下... 使... 令... 書... 用... 文... 武... 然後... 天... 下... 明... 陛下... 臣... 項... 陛下...

去尊號引過歸已深自刻責誓與百寮將相率德勵行後宮嬪妃
目移別院與宰相以下晝夜論政下詔去若天下勳臣知予自新
許三改過即召莫龜符上來赴朝廷若以為舊惡未悛修身有關
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生也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
請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要集關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
伏乞陛下讀臣此表一二上偏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
置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
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事伏惟陛下審圖之

文粹卷第二十八



IN 210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月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
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之法甚疎
穩便已後除改卿宜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聞外謬當大
任果遭官謗上貶聖恩私曲降怒誨感戴猶宜寢與不寢
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
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情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
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
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
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
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曰
相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
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閭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
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騁也昔周以伯固為太僕命之曰
慎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
命其大官大官得自稟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

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
官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
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者庶官之有成者請
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具品多所啓授宋朝以蔡
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
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為失職
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
合乘在官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下制敕命之六
品已下則並日授制敕所命者蓋宰臣議奏可而除拜之也自設
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
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自起君遺補及御史等官
猶並列於選曹銓行之例著在詔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
委宰臣揀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京侍上專制捨命
議而重戶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特幸之員
者則進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作使常

若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始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
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
固亦難矣臣實驚頑一無所堪復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
懼且之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惟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
各以彙征故呈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
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無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
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常制凡
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
將大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擇選拍陳才
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揭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
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
褒升亟矢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
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
臺省舊吏即是使府佐寮累經薦延多麻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
小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

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為舉薦非宜復委
宰臣陳擇其為崇正輔政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
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關所謂委任責成
考特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得其始詳慮其終
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
謀乃其事事必平素者革其弊其而黜其人事叶于初者賞其人
而成其美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若無
其人孰敢當任責成無為而致理之道也所謂聽言廣納弘接下
之規明目達聰黃濟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
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
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補人之善者必
詳徵行善之迹論人之惡者必公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
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
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實明罰去知是則言者不墜穢
者不繁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理輕信見欺之失無

酒措不辨之寃此古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辨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怕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重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傾覆邦家蓋以其意佞險邪趨尚狹促以沮議或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真齊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然其非心者乎此自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并也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上若便首伏則據罪施刑如

或有辭則付法關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
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
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
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
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諸士
備閱羣才若令采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
明敷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
薦於宰官豈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台官罕有不
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賞其弊
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
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
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
詳擇焉恐不如徇委長官慎東察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
有鑒識之名失實之審暗諺之貴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首長
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變動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首長

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
弼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曰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
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其固非行舉類殊豈有為長官時
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容物議悠悠其
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且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逮尊者
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庶官擇佐察
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
類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微求將務求人無易於是故選
自卑遠始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于周行
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叙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
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
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
之叙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
人則懼曠庶官懼曠庶官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
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不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

舉職業不舉則品格然沛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
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
得彌夫務精益求精益益塞源浚流未見其可且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賢
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
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
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
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
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
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負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
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臆僉員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雖啓
詳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求者不相接
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
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
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
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便

選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
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如
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
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如何子曰未可也鄉人皆
惡之如何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
以小人君子意必相攻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
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
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
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審始謀是乃任以重
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自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按所議之
短長人之多言一至于此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
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公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
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之謹奏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憲

猶私示人以私惠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爾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地同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不爲貪散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晉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老且舊之說皆云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蓋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帶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頽窳禮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饒良雖內庫大藏未歸天府而諸方曲庸不入然開清風肅妖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衣之

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變事興外幸既屬憂危之連百
增激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扈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裂一庫
之名嬰然自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
聲噢咻未息辛勤守戰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
目所視孰能忘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詵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
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讒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
情亦有洶恣之意是知此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
以滅義感頌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
息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
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
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
已豐且而謠譏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
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
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殷鑑歟衆怒難任豈思終泯其
患豈徒入散而已亦將慮有搆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

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弗而叛
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
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
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一
有衆人或不幸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
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貧負不可得已今茲二
庫珍幣所歸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
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以陛下天資英聖
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畜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貴珍貴
水垂鴻名易如轉規拍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能行
與否爾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
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相董圍之虜憂追戒平君之專欲
用取給不在過黜且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三庫貨賄盡令出賜
有功坦然布懷幽衆同以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毋獲珍華先給軍
賞瑰異織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來

慕陛下以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
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作如六龍旋復都邑興行隆典滋緝禁網
無與有杜冠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息多貧是乃散其小儲而
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儲其固其人亦貴也舉一事而殺夫具行之又何
疑焉悵小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近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
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必必之必謹陳冒以聞謹奏

初收城論詔渾城取裹頭內人等狀

右德亮承旨所錄散失內人各字令臣撰詔書與渾城遣於奉天
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其衣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
存鍾陛下思咎懼災憂人罪已屢降大號臣言將更新天下之人垂
涕相賀臣意臣釋怨臣戴明臣力同心共平多難止上臣朋於絕岸
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臣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
悔感於人神故得臣百靈降臣東北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擲
棄臣關失守臣桃臣繼臣逆臣放臣赴臣難臣之臣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
而復興臣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遠周靈瀛再

役疲瘵之世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首願聞德音翹
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
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
以復官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
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
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寔較若有徒但恐傷多
豈憂之使翦除元惡曾未汝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
德首訪婦人又令貧賤送赴行在萬目矚視眾口流傳恐非所以
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
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
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
寢警之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司馬傳統往奉
迎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乎也平義慰犒
有功綏輯黎蒸復印書置臺安定反仄寬宥有為從宣暢德理褒獎
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平

聖德縉紳臺榭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
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
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其散失內人已經數月既當離
變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必當自來陳獻其人之甚
無識也之適使憂慮天自天必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投索懷
懼必多餘薛_薛管繁_薛清木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
有昔人所以持絕纓而飲次_者豈必忘其情愛邪蓋知君之大
難也也少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執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
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
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
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
肆其奢欲急則辭惡於患言者欲日行忠言日搜國之喪也不亦
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
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

以禮無忘放任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志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鑑則德為帝軌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候聖裁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第一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鄉宜商量得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苟輕用之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訟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因因饋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第二狀

右欽淑齎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目仍奉宣聖旨昨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故事宰臣已下商量進擬與亦

無妨臣愚以為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重刑衰亂之漸信賞必
功無不報必罰必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繁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廢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
何天寶季年發倖復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
逆羯乘釁亂中原防戍歲增策勲自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
官之賞興焉職負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
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董猶無辨巡准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
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
以為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思陛下思之未熟有是言儻或
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
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
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
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
利不齊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
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裁實也差

品列異章服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煩以爲表
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家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
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同其類而分其
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雖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
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無有所繫大
抵止於服色官陰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謂假虛名以佐實
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
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校無費祿受不占員然突銛鋒
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才
可謂重矣今或降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
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
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
哉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後之
後唯假空名以籠游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
之所借爾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補於事人悟斯言復何賴

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功
闕無窮固不勝其別矣陛下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
費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
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
冗號亦奚用爲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
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爲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少賜詳度

文粹卷第二十九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粹卷第三十

狀上

檄露布附錄七卷

吳興姚

鉉

纂

乞義

論軍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論功

論神兵軍大總管狀

檄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後諸郡縣檄

露布

破朱泚露布

論軍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等奏當軍退歸乃關中體勢理皆切當其

尉朕懷然軍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今才道取朕見以道

信宜慰須宜審細將沈速奏來者且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

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

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

勲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拍麾順旨爲名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發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公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貶君之舉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制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擊刑喪師廢國者由此過也效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群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垂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

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闕言所賜詔書務從間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今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氣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倘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中事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允梗殲盪關畿廓清寶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淑口陳展

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
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
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禍福不可以屢空徼幸不可以常覲居福
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亡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
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
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
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啟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
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
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瘡痛未平崇義
之征漢南芟夷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
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
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
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蝨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弥兩河而巨淮
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
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

而緝緝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
亦有量時態罷翫習之師得霆奮鬪之勢武庫劍戟之利齋藏財
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
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
急征重斂之勤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眾率心之稔慝知蒸
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官
駁之際聞者莫不涕沆雖或充鑽匪人亦必為之歎敬誠之動物
乃至於斯懷慕雖以好音消復洽為和氣由是茲回易慮黎獻歸
心假王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觀豐稟生之將膏純誠以効勤
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
重需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襲討之而愈叛今釋
之而畢來為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
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臣之悖禮拒天誅
圖危而不圖王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諭也請復循
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我擄士易化不庭陛下

下恥王化之未同忿茲姦慝之麻非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
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
以奮伐于南蓋國家虛帑以贍軍來悉公私廩牧以張武筭斂周於
萬類徵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
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平鳴亂泚戎搆
以豺狼整居於禁闥揆揄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
宗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焉儻有聞鼎新之雄圖
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
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削莠復爵曾不帶艾望
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劫死
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
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
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逸家苟寧矣國
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養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
愛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躋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

六經之說

兼得

國之利兩全矣

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崛強之由內省其於
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唯干戈省厥
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
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
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
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鋌鋒叛者不賓則
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罪累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
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扞軸而思變去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
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大致獲兵革
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
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也而任蕭
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是以為朝鑑元龜貫百

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天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
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謹徒職貢廢闕陛下忿
其違命大舉申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
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章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旣
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
懟以外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
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德北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
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循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
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者陛下所誓之言
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能復興自
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
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
之虞天不得不剪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
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
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

而希烈征希烈僅平禍將次及則彼之甚田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
爲之動心故心旣動則身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憂則慮以慮以
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慙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
青齊固當響雁連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君孽孽息
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
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
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比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
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首擇萬一夫君之大柄
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敷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
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
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
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宜重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
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
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
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

周相公景歿歿實衆庶爲馬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
洽誠直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秉滅賊之威以行
惠者河中染汙之黨悉無所開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負
疲壯休罷戰士符往歲自宜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
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
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
罪已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汙之黨
且宥矣吾屬何叛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
抑而不騁信乎其能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
族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不息理
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
非不顧從也相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各雖
苟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
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
容歲時歸欲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

鑑於身是乃律率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捕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漬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負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慮交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知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即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免捨衆意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知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皆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襲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朕

率衆東行貴先以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
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撓節退閉亂兵遂爲賊此所招給以
同迎鑾輅此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
廢爲職兵諫兒徒雖在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並
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足哀矜所丁受責之辜唯
有不能守節而死爾貴先儻能死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襲旌豈
奢寬捨凡所議讞其罪疑惟輕實具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
聖憲言以復懷光未滅希列猶熾遭羅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
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
慎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
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旣偷賊勢斯固不烈一朝之忿而貽累
歲之負豈苟徇匹夫之談免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
曩者藉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無所
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弘被且辛芻芻法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
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終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

結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權漫長屬咎至今為梗豈不以任
法吏而虧權道亦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
將往往竊語謀反及問張良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最恨者為誰
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取夫矣
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去雍齒臣得疾吾屬何患蓋以圖示勤士者不
率於常制安反側者固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
齒之讐加戮不足威暴逆於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
何所為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益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
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向化消茲兇誘惑之計開叛亂
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
所移謹奏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終須別與移改有人陳
奏請朕到鳳翔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
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商量

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
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接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
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投以典法是
宜汚瀆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
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雍亦有賴焉雖爵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
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
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
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繫與為日已久負輿居位豈唯一人以此
時巡後將焉入以此撫御其誰敢懷昔漢高僞游韓信見獲功臣
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于沒其傲倖之不可為也如是陛
下得不以為至誠哉議者謂之權且臣又未諭其理夫權宜之為
義取類權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
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疑也
則就輕而避重苟非聖者難盡精微故聖人覺之乃曰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

天衢輦轅所經首行爲負舊易師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麻茂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族也夫以韓信才略當代莫儔且負嫌疑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救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機况楚琳卒伍凡材斯養賊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難出奇制勝之略類同狐鼠乘夜睢盱晨光既昇執勢自踰縮今郊畿已入武衛方嚴汧隴鎮戢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鎖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踣躅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弘音安反側促駕遡止錄功勳敷肆普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揔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萬畧界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失何遽過勤不爲遠圖仰希睿覽試更詳慮謹奏

論裨兵軍大物管功狀

張說

右祇符奉勅責通大揔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
律榆關不開幽平鳥棲於重漸戎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
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狴蜂螿出於懷袖王
受服不宿孤劔先驅寇讎日深甲兵未繼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
千彼聚我寡兵怯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況士人弄兵轉枝
攻拔外召夷狄內據險盜異州既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衝承烈
火之燭逆風撲燎摧牙塞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
而每下宣國恩以撫寧曉愚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戒士伍以
嚴肅深籌秘於六奇潛檄通於千里滄瀛具得鄉音按增氣幽易扣
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并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漕阻此上流張虛
旗於趙城設奇兵於襄國亦猶吳人督軍於果縣而見舟豫章漢
將捷徑於武關而聲出峭岫蓋廣援以安衆多方以悞敵故能舉
無遺策兵不踰時滌昂宿於妖氛技兵方於塗毒灰俾皇靈溥暢黔
首聖蘇朝廷釋東顧之憂清澗湓息商侵之患然後歸剽掠返流亡
業窮乏賦瘼傷匱暴皆掩死喪復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

罪亦無免人則王有大勲於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
忠之狀有二爲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思致命也初戎寇方
虜王乘駟赴救衆纒數騎捍敵群驄山東父老如恃山河旣而王
躬擐甲胄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讎故得感激來戰決命爭
勝二曰能果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書以堯謗舜間誘馬心惑事斯
葛結播我人心王陰察州閭禱求魁靈獲獲應賊書見取羅漢等一
十三人焚書伏罪衆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謀悖計無施三曰誠感
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懇禱
以請云天子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兵幽感明祇多獲
乎祐故得行師之勳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興雲翊陣金鼓所向冰
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飯食勞逸與將士必同一曰切己
也徧賞有功王執毫無受二曰詢善也國之彛典成誦在心閱實
定名必諮群議四曰嫉惡也每戮一人親數其罪必深加咎責使
愧恥於地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推勞士
衆兢兢然若不已有也惟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天授管忠

善龍之行克成廟筭今者顯號年紀騰輝國籍方謂垂軌雲空勒功
彝器而扶社遺宴甫率於舊章茅土增封殊末於宗正此壯夫義
士所以竊議而長歎者也雖樹下不言用歸功於明主然策勳有
典何勸善於戎臣敢憑下問是用大陳其所止復州縣招撫歸降
補署官僚存集流徙擒殺凶醜收獲軍實與更士共功者具如別
狀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
洎乎晚節勳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變入門見嫉蛾
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臺榭晉君於
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
君鳩母人臣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竊神器
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
作朱虛廢之已亡璣鸞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漿帝后識夏庭之
遽棄敬業皇唐在御公孫錄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
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表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

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聲順宇內之搖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
連百越北盡三河鎮駢戎群王軸相接滄陵紅雲倉儲之精
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
平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塵五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
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
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旅之士未乾六尺
之孤何許庶幾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
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慈窮城徘徊岐路坐昧
先幾之非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 聞春可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厥功
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
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
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
蓋欲攘前蓋寇保又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

賈爲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身明侔於日月隨堯六必藉
表工萬邦揚高祖太宗之威光奉肅宗代宗之不列自纂系大前緒
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從耳于戈爰
設有征無戰許效少後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
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翻其效欲炎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
撥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幸于曠次先皇懷柔未旬期敷佑
下人歸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
董炳加闡昔之質實異革桀救爲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莫
狻狻吠豕牢之主頃屬變童輿順動郊圻駐蹕而此乃嘯兇命蹕阻
女安刃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塔所以鼠牙毒王師以爲雷尾罪踰
罪洪惡貫自其境是豈萬方憤怒九服譴謫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興秉
淳刃者下期而會賊伺間豐陰貸兇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畧刻
之命且是用祇承睿筭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我馮牙
饗社假神祀之幽焚以今日二十五日劫嶺師往直趨都邑略灑澶
以揚旆曠苑固而下營土伐上雲舒木棚於植養感畜益直殄凶九渠

且鼓傳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其又與謂其氣竭而來歸尚
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喪奚為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召
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相厲先庚而軍令疑嚴各懷報國之心
爭淬伏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
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副
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誥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
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
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頰之下分麾於轅門
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
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鷹倉
不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
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僞狎言尚恐
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鷙馳衆若蝨集
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蹭蹬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
兼御史大夫王似知衙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

誓又合軍聲指麾而雞兒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殺手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霍燿雷轟鼓騰聲而隱駢賊方土崩我乃霆擊手與其陪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齊既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孫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懼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方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隊高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元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謹謀之聲耳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震巖而雷馳卒擊發向敵之風回袂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與尸而折首又使尖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誥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觀華州左廂兵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使董璘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愼金右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為勢均破浪攻其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萬宮垣之萬雉及茲剪滅纔欲棄法又曾乏鑄刃之鋒已失帶離之

固遂生擒偽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
張光弼馬使李希倩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驍騎走
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
參奮凶德褻氛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
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思即懲於巨唐中
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
功有輕於折箠猶進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
騎且誓分體未即燃膺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
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籟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
之所垂象列聖之所維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
免於毀圮之患乎朋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臨金春慮旁施制兵要
於事先規雄圖於穀內再造可封之浴固婁棗不戰之功左武右文
銷鋒鑿鏑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萬天之風日謬寄台司幸當統帥
之吉甫之文武欽却穀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群帥宣力非臣庸
績敢自私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文粹卷第三十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興姚

鉉

纂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眩心以居簡疑日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曾乎其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僞滋少風流空澁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揚勸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壅厄災旱竟歲播殖愆特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爲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踰檢太宰明教化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頌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谷墾風靡墳訛成臺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防下以禮則格恥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究此

謬鑿致之洽平茲心浩氣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
宿憤異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旨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
懷必當歲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庶富之所急何術
斯革乎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
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
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
乎中庸期在冷聞朕親覽

對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
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
而不得達但懷憤抑鬱鬱思有一時之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
賈論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此
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暮猷制詔中外舉凡
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心以言至於上之所
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避諱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
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

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念玄默之化欲
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照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
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荷丕構而
不敢荒寧奉箕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揚
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
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
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雍而不得下決欲人之化也在
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乎精誠廣
播殖在視乎食力國厲空于蓄本乎冗食尚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
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于
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
勤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即枝葉安有
難辨乎防下以禮即格恥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則可罷斥
游惰太念令煩而理鮮則在乎觀察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
造庭待問則小臣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

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茲豪之志則弊革于前
守陛下念康濟之方則惠孚于下邪正之道分而理古可近禮樂
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
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之
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爲上聖之龜鏡又何足爲陛下道
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非存亡之變者臣請披歷肝膽爲陛下
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
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
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
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
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
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慎而修之勤而行之則
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
豈可遠敷安有三代循環之故昔者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
致之之道河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

之纖侮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百聞不宜憂而
者國必哀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社
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閑臣不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
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也
臣以爲陛下之所憂者宜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亂四海
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旣
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兆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
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
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矣或一日不
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取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
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善者臣得爲
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以正
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
正人又按春秋閹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踈遠賢士伍
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

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止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僚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惣天下之大政外尊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檢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疾景復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所以將變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闕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所以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我兩不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右者在正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書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

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由乎天子
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
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
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
言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
上漏其情則下莫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
謏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
慮陛下忽而不用之陛下忽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旣言而不行
必顯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
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
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
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衰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彘
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
宜憂旣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旣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
虔奉典謨克承不構終任賢之効無肝食之憂臣前所謂若夫追

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
之爲君也而天下大治以其能任五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
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
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代漢之元
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必其不見安危之
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賢不遠讒佞伏惟
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
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夫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
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耳又有居
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詎如趙高其姦如恭顯者
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
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
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善上微弱則女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
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
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

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
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
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
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其自
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
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
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百
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
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
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補署建除率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財假
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
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
惡之如仇讎今海內困窮麴麴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
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
貪臣聚斂以固寵姦臣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乎九天下入

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憊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朝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亦皆黃巾不獨生於漢故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女嬃完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寓憂勤北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及死亡之中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女嬃更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任內寵便辟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道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天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行無所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

完之者曰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
也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
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
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日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
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
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
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
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
遺其踈遠則化浹於朝廷矣勸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
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
也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
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
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旣富
矣則仁義興焉旣安矣則壽考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
應於上故災害不生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姓咸遂臣前所謂救

災早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厲季蓄本乎亢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惰之徒以篤其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其糶元則庾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用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其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考課績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臣前所謂豪滑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將以日者美其能宣

國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故大官者五帝三
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
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商司比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
正刑於內則破律於外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中外
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閭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
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久邦
家式遏亂略洎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致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
掌居閑歲則農粟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
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
養穀對合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嫉文吏
如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討除兇逆而詐足以
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
凌宰輔釁裂主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
命下以御英豪有藏茲觀望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
緯武之首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

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而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進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擊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請以官位爵祿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畜於私家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在考言而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格取者在尊守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之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繁而理鮮要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

然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為漢畫削諸侯
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矣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
焉臣今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
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於時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
殷此于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
同三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
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
後將孰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則日之故臣既言之
矣若乃流下土之惠條近古之理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
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修葺雖臣之愚以為未極
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
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育百姓以教人慈調元氣以煦育翦太
和於仁壽可以逍遙而無為垂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
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
分閫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

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爲天下教
勸足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
惕慮然後致其理哉謹對

文粹卷第三十下

文粹卷第三十一上

文甲 摠二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踐社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封禪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唐玄宗明皇帝封太山玉牒文

祝壽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日獻祝壽詩文

告謝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文

徽纒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肆赦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戒勵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慈妃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維有隋義寧二年五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皇帝臣某敢昭告于

昊天上帝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矚謂之大寶其曆數
弗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以定
殷周事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
降及曰祖曰考累功累德賜履參墟建侯唐社地居戚里門號公
宮丕緒隆基足爲榮矣但有隋爽德屬厭美大業饑饉師旅民胥怨
咨謫見咎徵昭于玄覽正備聞卑聽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馳心魏
闕被首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徵粟荒之辯髮輯兆
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人命拍陳喪亂期之又安有功繼世無
希九五惟身與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貳載蒙弘誘克濟
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大邑傳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
叙東夷底定非啓非贊孰能茲速尊位世嫡翊奉宗隋戮力輔政
無虧臣節值鼎祚云華天祿告終謳謠獄訟聿來唐郊人符神瑞
輻湊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期運已去大命有適遜位
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臣逼請今六宗之祀七政未齊罪有
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設壇告類祇畏上帝惠茲下民異子

孫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惑無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謹遣太尉
某用薦告之禮瑞冊文著璧香貫明菜嘉蔬裡祀于皇皇后帝明靈
降享仍改義寧二年為武德元年大赦天下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皇帝臣某敢以玄牡昭告于皇皇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上帝
釋茲重負與道優游宇亭不可以無君宗社不可以無主恭惟曆
數猥當虛薄懼忝帝位固辭不免遂膺大禮以馭下人敬擇元日
告類上帝惟神敷祐四海永綏天極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西吳省

朕必寡昧虔奉鴻休奉殊王季之賢早達延州之節昔者聖曆已
讓皇嗣之尊既至神龍終辭大弟之授豈惟衣冠所觀抑以兆庶
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鑄其位深墜地之
憂議迫公卿遂司契象日慎一日以至于今一紀之勞勤亦至矣
萬邦之俗化漸行矣將成夙願脫屣寰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
舜以命禹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某有大功於天

地定陸危於社稷溫文既習聖敬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
益明庶工惟序朕之知子庶不負時曆數在躬宜陞元后可令即
皇帝位有司擇日授冊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
道合無為無事豈不美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月戊子朔二十一日戊申太上皇若曰
咨爾元子某惟天為大惟人君則之順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履皇
極弗乃道故丹朱商均不能保鴻業是以啓有惠迪而夏嗣焉隋
有亂紀而唐受焉五聖之御寓皆以勤儉兢業日慎一日故能享
祚長久垂慶無窮洎于六葉恭位四海猷于勤倦緬慕汾陽將保
靜頤神思我烈祖玄元之道是用命爾元子當位嗣統於戲爾有
忠孝之誠極于君父爾有友愛之義信于兄弟爾有仁恕之行通
于神明爾有戡難之才彰于兆庶予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曆
數在爾躬躬汝惟誠福亂將異爾永清汝惟從諫宗社將蕪爾復
寧佞言惟疵直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民非后孰治后非臣

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無忝我祖宗之丕烈矣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侯喜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救黎元錫玄圭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肇業壯斷鼉飲滄海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恭承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澄波雖乃業茂宗祧斯實降靈宮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萬姓陶化八紘

唐玄宗明皇帝封太山玉牒文

侯喜

有啓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欽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節獻壽文

侯喜

維孟夏十四日天降皇帝之辰羣臣感覆燾之恩朝明庭而獻萬

壽者外盡四海罔有不至時臣亦幸在京師無因緣以陪進竊自
思念其感恩受賜與君幸臣無翼徒以其身之卑賤至願莫伸如瘖
者欲言變是者欲趨乃作降誕日獻壽文一篇恭置于康莊之衢其
辭曰

未有文兮則有彼天千變萬化兮道無常全高明運轉兮與人下
焉聖人法象兮則栢永年自我自度兮祇畏乾乾天受降福兮與
人下焉臣今敢獻壽如天博厚配天兮其誰則地含容光大兮無
與二山澤藏寶兮富有無既聖人體順兮不愛其利自我自誠兮靡
其他至地道不測兮生物咸遂臣今敢獻富如地日出輝輝兮風來
董薰薰兮露凝凝兮卿雲氣氤民曰五星兮生乎今辰愛我則君
何以慶兮無稱其恩榮華富貴兮子子孫孫臣敢獻福兮如所聞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祝冊文

陸贄

維貞元元年云云嗣天子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願惟寡昧不克
明道不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帝橫災下民兢兢業業夙
夜祗畏居位五紀德馨香蔑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儆殷憂播蕩踰歷

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
誘衷悔禍勦兇戾之凌茲雪神人之憤取舊物不改臣心載新茲
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間屬寇虞久稽告
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齊塗盛庶品冀憑禋燎式
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
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
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
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紳及文武百官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等六千五百七十四
人言臣聞義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
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為孝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
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守臬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
末定帝華不協捨胤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

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祿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
傳堯光取四海文德貞隣天祿資百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
命正心理物如辰居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尊賢遠
佞禹不自滿成不自康罔盤于田不邇于色自闡壺以施王教由
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數名實歸于權綱擇聖德修舊典協協和和義義稅
嘉壇款太一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謹言遠無蔽獄近無
留命析文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勃消發倉
廩而各蠲蠲自美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
振金石而六變纓寶助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
漢其章溫恭敬遜柔大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戒藩之心德風偃于
群劫威靈動乎絕域又以敬食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宮每
懷嗣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
寬虔劄之罪興惻隱之仁迴霜收電為之反禾及單于慕義景附
朔邊耀德戢兵諫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
澤丁辰而廓陰翳和景晏溫卿鵠紈緼斯所謂神祇之心應心矣天

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鷩之倫暨藩衛邦伯請褒給背木
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粹輝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玉
版溫潤鑄鴻明之德神寶煇耀萬斯之年不惟大典不可斷
也陛下尚謙退固拒至于三四君臣不已乃曰俞哉夫編履包金
之謀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繼襄震懼之謂武威
而後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寶上尊
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
戒其憂當戒其荒喜乃侔於殷宗裕乃厚於成康貽燕後皆比受福
無疆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謹言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
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宗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程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夫太常

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僉仇內侵四牡薄
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于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郵友
遠道則簡管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為中興間者開成之末日星孛如
雲螟飛蔽天光帝感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道大投艱危茲成功
厥有真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書異粹合乾剛神
全而正氣疑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
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
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巧佞斥背公之黨退好徑
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締交去轎車之勢古所謂受命
於天惟舜獨也已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唯陛下得之曰襄者北狄
矜功耗蠹中國種類斲若牙根柢封殖異術附縞衣如荼挾邪作
蠱豈淫守內固懸不解百有餘年既而龍祠埋滅携國款塞質帝
女滅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命梟將塞垣刈旃
兵塵堯弓虜鼎以烈荆榛颺羽旗碎轡輓六畜遯逃出貴女生靈刻滅妖
迹勦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受符帶入臣取青比稽首觀譯來獻而又茲

臣放命二紀陸梁據泰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昵近關

搆其邊孽以竊兵柄議者命曰精甲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祭湯

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群疑冰釋揚清風而掃雲鼓迅雷以破山

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

險山東奪魄屬有戎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

臨朝而言曰臣以獲罪于天子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期年

而滅路子不以金鼎稱將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至德感物

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

愼來賀景前討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禪

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玄覽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勤罔

已乃屈已以喻之雲漢為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

化也魏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不勝

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夫成功神德明道大

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

宗之福致周道之平配我王度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

首頓首謹言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憾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
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盛德誠莫追於既往求言思咨期
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庶人致俗化承
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
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續鴻
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
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非下究情
不上通事既擁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己遂使興戈徵師四方轉運
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變交鋒刃
或連年不解甲冑祝奠之主室家糜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
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吐空於杼軸轉於溝壑離去鄉
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愁於下而朕不知
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輿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交逼

品失享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余
永言愧悼若墜淵谷賴夫天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
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希新命朕晨興夕惕唯念前
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擬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
輿論朕固循嘗長用夔夔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
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
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應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慙自今
已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
時化大業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
苟設密網以罪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
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赦天下
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
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職將
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
安兵興累年海內搔擾皆由上失其道民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

何罪屈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領之誠以廣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至誠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効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罰銅填效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兼別赦於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說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叙入之行義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之徒沉鬱頗久朝過夕用勿拘常例諸軍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

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大憝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老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廻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叙錄及功賞條件特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許廻授周親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鄉原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賊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

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
竹木茶漆推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被戎攻劫
焚燒靡有孑遺主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
以兇醜犯關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俱儲克辦師旅攸寧
式當覆旌以志吾過其奉天且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
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求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
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
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蹤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
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之中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及博通墳
典達於教化并識洞韜略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
薦天下孤老鰥寡惻憫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其
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
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財食省用宜自朕躬朕當節
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為天下先諸貢獻自非供
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資委

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之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班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勸風俗德音文 元稹

敕朕聞昔者鄉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齒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取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真實循名不能敦善輝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遠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末俗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狎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因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吟分持由徑之縱盡露自謂真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

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盡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承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無取格益用彫刻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寢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勸之詔遂由教告頗用殷勤各當自責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紉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陸贄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具官某嗚呼君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乖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善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自惟爾以誠志之不違反仄于厥衷阻衆興戎結豐圻守豈非上失其所撫而下先

亦所奉歎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民非咎俾廢其
生業離其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病失養孤嫠靡依怨結其
身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粵
自嗣位迄今六年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之衆心厭亂思以
保安叶於朕懷若膺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
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
靡阻君臣如初功載日冊彝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動恆河山帶
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於戲其
祗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

0031844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粹卷第三十二下

文乙摠二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箕蔡

帝王謚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帝王哀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后妃謚

唐順宗莊憲皇后謚冊文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后妃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哀冊

唐德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頌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青光

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蘇頌等上議曰臣

聞聖人極天下之曠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

百姓之謂德形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

化原始見則名合道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矣伏惟大行

惟天神龍皇帝繼武之命允文之其聲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
乃含青雲之符燿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躍由是
恭于三朝服茲四罪揆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
而有膺新命虔疋夫蒸蒸之思愛於文母豫太帝庾庾之占友於
王季既而二年諒闇九族敷叙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藏
密怡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微刑濟其實不以大譴詞所不
悼讒說所不入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翺翔乎儒雅之林經啓
於文章之圃不傷靡如不天卉木體仁也行於鸞駟暨於陪室施
惠也酌中衢之樽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
彝嘉禾神芝日窟于府彙遠格懷荒至名駒巨象歲填于牧方浮
厚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煙燎徹以配尊然後心遊絕
冥神寄愜樂在雲臺之上希夷於真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
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氛沍凶道霄極欽憑玉以大斬額遺弓而上
僊所以函夏攀援人神哀戚龍擯既啓鳥耘逾慕禮撤三獻祗有
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講謹榘謚法慈惠愛親博施備

物皆曰孝安人緝衆推賢讓能比曰和夫孝以安親和以安人是則憲先王之典墓垂後裔之化列者蓋天之所稱矣請上尊謚曰孝和皇帝廟曰中宗謹上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月朔日孝孫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極昔在寶應制天下賦輿戚藩以大白魯疏雍師律既貞會陝收洛克輝威命廓開王塗是登上嗣乃宅丕后服藝祖神宗之大列有乾乾翼翼之至敬敷佑迪哲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萬類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本魏魏乎建中風聲與貞觀同符洎時有後疹變生京轂省方展義弘陰隲之功整旅致誅申震燿之令氛祲滅息侯王軌道不冒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禋郊祀萬靈以接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含弘亭毒以致其和博采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歲宸宸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於近侍輟已行之詔疾護口於宵人有過失之罪去徽號而約已正廟

以尊相九譯通道萬方來庭賓旅焯乎勳籍夷歌陳於樂府
霜露所感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困德水滄海三
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飛走呈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
二上有七年夫文思光被陶唐之盛也潛恒忠利虞帝之教也豐
曹穆穆周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列也窮古先之大律極帝
者之上儀方升高升崇立待儉王謀奄遺天命永棄萬方億兆嗷
嗷哀號靡訴顧惟冲昧懼忝係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庶幾貽訓
感慕滋深今因山既建同軌畢至一元老宗工碩生耆稱天之
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連大別集謹奉冊上尊身溢
曰神武孝文皇帝廟曰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具典禮幽贊丕祉
流於無窮嗚呼哀哉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五年太歲云云即以明年其月日遷座于獻陵禮也玄覽
載籍聽皇主立德可父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悠長虹暉降
祉貞氣呈祥總衡朱轂熊軾龍常為不叶禎符誕生睿聖彤雲書聚

黃星夕映舒卷潛躡幾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屢試滂岳風
移乍止火德云謝君靈龍戰野出无驩旗王良策馬拔山暄日滔天
泯夏蕩拒劫元帖危宗社提劍劊其文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運天
行伐謀上略制勝神兵尊主踐土後帝夷庚職惟上相任隆群辟
六階已平四門咸闢殊物顯命彝章典冊錫重介珪禮優秉石煙
霞改色鏞管變音觀國受命負宸君臨仁霑動植化感飛沉殷輅
周冕禹迹堯心削觚反撲抵壁藏金商俗未改遺氛阻亂少塞虔
劉伊澤叛換應變雷動乘機雷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文教
致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棲梧丹魚在藻水浮玄貝
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鞮羯遐遠沒羽沉浪飛
輪駕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脩爾樂陽香同姑射趨詩禮以承天
而義方以成化聿膺景福方期永年玉几奄及金膝遂行絕五日
之曰辰省遽于齒而上僊攀帷袞以孺慕抱劍鳥以纏綿嗚呼哀哉
慶奉額託式道遺志指珠玉而不藏即陶甄以成器貽儉德以爲
譽垂國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天邑言遵地脉背沃野之神臯

越通川之清渭懷岐下之前迹眷新豐之舊里茹哀噓以留思旒
翩翩而顧指悲風急而拱木吟平野晦而寒煙起嗚呼哀哉惟綴
衣之如昨忽馳光之莫駐亟待逝而節改俄涉新而履故野蒼々
以日暮歲稟々而行暮感物非於氣序銜哀踐於霜露泣川水之
逝波動商山之風樹踏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訢嗚呼哀哉曰
聖與人誰前誰後炎昊無金石之固勛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
長存唯令名之不朽矧玄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爲首俾軼五而登
三與天長而地久嗚呼哀哉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大行皇
帝崩于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八月庚寅將
遷座于昭陵禮也鳳管凝和龍帷將曙益化同軫綿區縉素哀子
嗣皇帝其覽屬樹而增感攀銅池而拊膺追宗祧之是寄傷往駕
之無憑奠樽盈而悲緒促靈景翳而愁雲興去劍滋遠清徽方闕
爰詔司存傳芳瓊字其詞曰

三微固祉五曜垂文光照司牧對越唐勛族著文牝家傳縉雲高
配于天一人有慶太行神武惟幾作聖良書自得高文成性夙表
餘雄先懷反正蒼兕爰發朱旗首公寰瀛昏墊關洛蕪蕪傾地
軸盜弄乾樞戎衣光啓霸政宏暮吳人兵電掃月陣風驅蚩尤遞翦
犍竊咸誅閭位不虞餘分興成先收秦組次焚商袂轉圜上略容
光下濟從邑垂仁賓門麗惠洛風順軌疑圖奉脊青矣同規玄珠
滂契發輝三五聲羽還裔沃野休兵靈臺復葺升嚴藏鈔遵河奉
璧學肆徐輪丘園散帛就日攸宜知天在斯刑哀動植少夫填箬
樂華曾舉禮葉旁垂沙場罄前羽斗極咸羈狼山入囿漸渚歸池東
旌若木西旂條支龍鄉委責鳥服來儀大矣秉時悠哉利見文龜
浮沼應龍在淀清露飛甘鄉雲呈鉤松萸瑤華方薦仙舟劔
術星飛告變疑冷氣於升年掩瓊暉於離殿嗚呼哀哉兩管初秋
飛絃罷竹驚川悠緬宮車晏出大隊弗營元龜獻吉展軫效駕端
圭司日迫靈輻於將戢痛皇情其如失疑秋林於廣路朔悲風於
表術輕柏梁而休轉萬蘭池而從躡從輕輅之逶迤動邊笳之蕭

瑟鳴呼哀哉周啓南宅耗漢啓泉圍穀林摧落喬巖變莫平原淒兮
白日遠深渚滄兮秋雲飛臨覽銅雀而興慕傷鼎湖之不歸嗚呼哀
哉峭陵玄壤嶠山窮路虛齋翻英輕馳委素竟門閉而日慘義庭
易而雲呀嗟厚德之長遠仰高天而攀慕嗚呼哀哉崇基永煥
置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遙想神襟而騰茂縱史筆而揚翹龍
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嗚呼哀哉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彥伯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大行應天神龍皇
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廂宮景雲元年十一月二日
乙酉將遷座于定陵禮也書撰撰毀布雕輻肅勅編緝霜迴丹旂雪
引御空臺之眇默背天閣之崇峻皇帝瞻在原之隊羶首感聯墓兮之
揭陰禮奠收兮泣遺跡同氣訣兮悲聖心爰命下臣式揚鴻懿咨
睿烈於金縢刻明猷於玉字其詞曰

少典之子重華之孫珠聯緝貝系海浸昌原鳳身鳴國龍蛟守門於
鏢皇躬赫應成命青靈南浮彤雲北映掃刑中寓光亨象聖欽若

應大纘成前慶身佩星斗掌擬曦鏡克明克類允武允文就之如
日望之如雲聳中律呂合典墳道樹登庸燦爛青龍位擁晉
陸業發朱印春誦夏絃今詩秋禮復子明辟固天休啓騰舉提象
響飛鸞乾乾維圖已御芝丕聖仍傳拱默當宇唐歌撫茲親與睦焉
德通推萬寶阜成四門光闕宵衣若厲道風猶之野接翹車致橫
儒為留運錫譙此竊詞定潤洽泉魚恩周再毛經擬譯卷輪要荒走
幣青觚及檟寬刑薄稅俗富泉賦人志此厲帝圖廣運天意難誣
旒旒祥籙張皇瑞符仙芝拘砌神蕙搖廚神銜斗樞奉
恩出極宗庸克賽親幸國陽式陳昭配翠華聖與神情曉曉蒼靈
不森羅明祇肅對玄精備典洪神靈神將竦靈靈靈道封靈立靈狀靈崇靈實
之靈既靈儻靈追靈白靈雲靈之靈豫靈遊靈時靈若靈慕靈於靈喪靈妣靈道靈空靈在靈於靈委靈裘靈嗚靈呼靈哀靈哉
惟靈幾靈在靈辰靈枚靈一靈違靈吉靈仍靈几靈虛靈座靈綴靈衣靈空靈室靈景靈冷靈攝靈提靈之靈纏靈身靈自靈羣靈
臣奉於未命天下悲乎晏出嗚呼哀哉宗伯靈同軌赴辰龜謀
人兆犀韞移輻喝若挽於香掖咽酸筵於靈昭靈曼靈彤靈階靈晶靈晶靈兮靈露靈驚靈
木玉座微微兮花掩塵嗚呼哀哉列綺城之哀仗引滋橋之度憶

朔風急兮御道寒，愁日晦兮雲郊晚。駢石馬之新塗，下金天之舊坂。見疎杏之原長，覽深松之路遠。嗚呼哀哉！昔睿詰先諫，壽宮猶那。我后後幸，方中委冠。劍於泉空，保明靈於昊穹。山有移兮海有變，道無改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唐睿宗玄宗皇帝哀冊文

蘇頌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行睿宗大聖
玄宗皇帝崩於百福殿，徙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十月朔某日，將
遷座于橋陵禮也。素帟塞周青堂，嚴節儼無聲。以虛衛陳有象，
而成列哀子開元神武皇帝。其追攀引綵，眇擗司常，悽庶物其涕，
迸感衆靈而影彰。瞻茲鴻業，欽若嬰道。爰制近旨，敢揚大鑑。具其詞
曰。高祖興唐，垂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明。命伊何皇，熙
累盛耿光。伊何胡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剖符，宅殷令典。君相宏
圖，宜哲觀藝。祇庸服儒，踐其成式。納以嘉譽，不廢終泰。傾維黃紐，
予從代王子事。周毋退象，藏密冲襟。釋負不爲震，驚馬自得謙。受權
乃復，身塞而自開。固推皇帝，仍陟元台。鳴牝構薛，子紛虹肆。災飈馳

禮武軍攝苑囿三讓天下載宜宸極順夫亂心忘我帝力難諱
有親賦止職樂英口敷禮緝重緝宗廟率祀郊丘璧禮憂而迎
此又以祈春靜默公道和平返淳智周求功濟陶鈞知子性明
吾所尚陋伊祈之莫緒追齧缺而將喪帝允執乎敬中皇遂崇於
太上始授圖而觀祭終脫從以清曠齊必閑館朝而別宮問安順
色資孝弘風理極兼受言承至三公互綴衣而憑几忽成鼎而號弓
嗚呼哀哉夢年罕驗顧是付囑屬伸哭器其得所委靈心其何欲曾
摧絕以孺慕竟厭時而去俗萬邦赴而同軌交逐陳而帥屬外羣
悲於縞素中不座於珠玉蜃輅迎轉龍旒戒徂寒生紫殿曉發清
都笳挽遲遲而徙靡旆旌靈憲以威紆除櫟陽之御路拍橋嶽之
幽途禮既獻而三撤神方寧而九虞遠遊通冠近嚴歸蹕因高而
涓川盡見馮下而秦京稍出積茲草以橫霜攢悲松以擊日嗚呼
哀哉粵義軒之建子姒芳令問傳其不已猗簡冊之尊聖真兮鴻
名紉而方始然後景雲謁華露滋揚至德殷永思此天子之孝也
夫何足以知之嗚呼哀哉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維寶曆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崩於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以寶曆二年三月甲辰朔
十一日將遷座于泰陵禮也象物已設仙馭將飛空聞脫珥無復
求衣孝孫皇帝親臨遣奠意延晷刻向池綽而涕流想山園而心
惻九天兮無所一往兮何極感貽美於孫謀俾述事於祖德其詞
曰○天厭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與文
繼武義冠殷湯威包漢祖仰膺曆數光宅區宇惟皇得一承乾綱五
赫哉厥初萬物斯觀景龍之際坤儀反坤不利王至將開禍門呂
危劉氏趙啄皇孫我獨杖劍神期武貫上排閭闔俯掃軒轅不驚
宗廟大造黎元為而不有禮備尊々乃奉睿宗爰受寶命問安侍
膳純孝至敬維城之年佐潞之政一著百獻兆百靈翼聖躡馬截流
水不敢競潛龍變海池亦呈慶爰有開必先興王之盛誥曰皇帝余
倦于勤往績不業以順兆人辭之不可其命惟新體乾之大法土
之均臨之以日生之以春寒暑彰信動植知仁九族既睦西門既

宣天通之聖靈斷之神求賢館恭虛就列搢紳謹言是聽庶政必
觀刑措兵戢威加德馴戎狄龍靈竄塞不啟馬鹿琛賫爭入來自無
垠駕越水峻焚炎棄葉珍風雨時若云氏相因師於上古思與遠溥
然後制禮節焉北祠后土南郊上玄齋祭陵廟位號山川教戰講
武祈農展藉藉田冕旒間俗旌旗幸邊文物蔽地英聲動天鳳巢麟擾
甘露醴泉九尾三脊朱草霏雨綰紛效祉每歲且千道德洋溢乾
坤交泰成功如何登封于岱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餘美帝王
之日取學究天人乙夜對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非速推麻正元調律平
害札動雲落弦開葉碎揮琴陋虞教詞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
退鍾鼓屢陳君臣高會魏魏蕩蕩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奧區
命子出震繼明握圖長驅猛士累射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
宮就養壽酒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中
析藥忽棄紫氣長游碧液早陽萬戶若無天兮寥廓八達九衢雖
有人兮寂寞淚為雨於宸極哭成雷於郊郭遺轍跡而徒攀楚衣冠
而可託同軌畢至初陵已開震鳳輦於仙仗降龍輶於帝臺擬將

行兮肅穆似有觀兮徘徊遇春城兮如遠望善香山兮謂來嗚呼哀
哉壽原肇吉先天不違接橋山之大陸營金阜之玄扉擁馳道兮
皆往獨宮車兮不歸厚夜兮藏晝終天兮最輝文始遠極武餘英
威立德不朽至道惟微雖陰陽之與變化伴聖德兮安可希超前
古以作則遺後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移殯於大
內太極殿之西階閼五月十五日庚申遷座于景陵禮也玉衡南
指金波西落皓雪集其麻衣素雲襄其綃幕柳宮龍動竹池魚躍
并庶兩泣於浩穰萬靈風號於寥廓哀子嗣皇帝仰攀雕輦歎黃
瓊筵哀無容以觸地痛不返而終天仙仗徐進宸儀永隔降睿旨
於寢寫臺揚聖功於鳳冊其詞曰

配天惟唐伊祁同光應道爲帝玄元之系聖人有作孝子善繼顯
赫十朝總齊四裔執其大參司彼左契武烈誕敷文明下濟江山
離隱三躍未二親則盤石封殊前一桐承袞黃屋三青宮禮樂盡

在編司行至軒皇倦勤傳付神器太母侍養親臨寶位怡聲下色

先意一家人敢言天子躬貴明明出焉業業承乾其仁如山其

智如泉理析堅白學探幽玄揮其尾雲動拔藻霞鮮所持者似所寶

者賢刑靡不省賞無不延冕旒迎日珪璧新年涕謁宗廟臣朝昊

天天縱神聖日躋孝敬鴻名再加寶曆日一定窮人屢賑名士交聘

獸愛觸邪草憐拍使梯航修貢鱗羽遂性河色呈符山聲告慶編

書辨謗劄殿思政甘節必稱苦言終聽稜威之遠德政之盛靈相雪

憲章雷風號令夏臺函劍上黨納奔趙際宅心鄴中聽命誰能去

兵王者有征玉壘霧廓金陵鏡清狐鳴上蔡蟻聚東平伏鎖就戮

迴戈受身始以上殺歸於好生懷恹不識蕩蕩難名信及隱微道

存傳博走馬斯却昆蟲咸若調其玉燭徇以木鐸混同車書遠頒

正朔範金合土大興太享清蹕鳴鑾垂將登高嶽四維既張五刃已

藏蠻夷戎菴敢不來王天下清淨朝廷樂康會冠劍以高宴戲魚

龍於廣場有嚴有翼無怠無荒俗皆臻於壽域人自爲於犧皇日

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無處所瑞方瞻乎鳳來災勿忍聞於鸛語

謂百年之可卜嗟九齡之不與當疑旒而下臨奄脫疑以輕舉萬
姓哀其考喪千官懷其后撫封人猶祝於南山帝子已號於北渚
嗚呼哀哉披靈衣兮如在委仙佩兮若休建環海以靜寐謝鼎湖
而遠遊桂華朗兮高殿寂梧葉暗兮深宮秋絳馬同軌之遽至咽長
川而不流嗚呼哀哉威儀肅設文物前列酌玉斝以宵奠駕金根
而曉發出朱雀之正門背青鸞之迥闕逶迤原野蒼茫日月去復
去兮降堯階悲莫悲兮臨禹穴嗚呼哀哉地開蒼冥谷天作豐山江
海自流於泉下城郭取象於人間高封馬鬣永祕龍顏鱗有逆
兮曾觸髮舞欲升兮尚攀朝百靈以肅肅遺八駿以閑閑陵植柏兮
未拱啓生其兮已班嚴日宮而深閉藹雲幄以空還與衆感於萬
井結宸悲於九關嗚呼哀哉神行無方乾健不息物皆被於聖澤
人自迷於帝力巍乎高代之行至矣動天之德後玄壤以長存冠
蒼冥兮而罔極嗚呼哀哉

唐順宗莊憲皇后諡冊文

權德輿

維元和十一年歲次景申其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

皇太后柔明承天廣大法地祇二儀以發育含萬物而化光靜專
宅心謙儉約已除山積厚淮水秉靈四海交脩六宮承式於德宗
有逮事之孝敬於先皇有輔佐之憂勤啓迪風徽儀刑天下伏以
永貞誥命脫躡寰區乃居太上之尊乃正中宮之位顧茲冲眇上
荷劬勞自幼逮長稟岳姜之教曷繼體纂圖申長信之供奉率
用慈訓施于理道母儀所被子惠所覃一紀于茲萬方蒙福以載
物之量包逮下之仁嗣任妣之徽音慕黃老之清靜宜錫丕祉壽
如岡陵昊蒼不憝艱棘俄及追惟顧復創鉅感深銜血茹荼叩心
罔極今祔隅先表龜筮告吉順厚夷體幽嚴就路宰政卿方與典
禮之官詢考古式詳稽謚法以周道章明未之或改敬形擬議敢
易大名謹遣攝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臣裴度奉冊上尊謚曰莊
憲皇后伏惟皇靈降格淑聖幽贊昭配清廟對越鴻休與大陰
方祗永永無極嗚呼哀哉謹言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夏彥攷

維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九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卯嗣皇帝臣

伏惟先太后體貞明以合天本懿粹以象地發秀于外含章在中
由潁川以表祥配沙麓而比德塗山佐夏華野興商潛耀空蘊於
力祇秘景莫觀於圓魄卓爾繫操穆然凝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臣猥以冲昧獲奉宗祧怵惕哀絕慮墜天寶而天意允若人心克
諧惟懷永圖懼垂末命退省蒙固上感劬勞敷系鏡無塵賜衣有篋
宸儀雖闕慈旨長存莫追蘭殿之晨昏空感椒塗之霜露言成陰
教行著國章逮事靡及於禮終古徒哀於陟屺敢舉追崇之典
寧申顧復之思伏惟舉位以定名考謚以尊德所以揚茂烈傳休
聲率由禮章六摛擬素範令禮官詳議庶僚稱贊備陳徽數克播
令猷正位號於瑤席林禮容於金祀母儀無數廟貌有嚴將享焉
休實滿心玄祐謹遣攝太尉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臣蕭鄴
奉冊上尊謚曰元昭皇太后伏惟明靈昭格俯鑒精誠時已逝而
敬在六衣夜不陽而禮存三獻惟是虞享與唐無疆嗚呼哀哉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大行皇后崩

於立政殺粵九月十日丁酉將遷座于昭陵禮也殯宮多啓靈輿
曉前儼帷帟於空殿肅階衛於靈筵皇帝親臨宵載義深追遠擔
青蒲而永絕悼玉階之莫返展靈輿將儀樽已撤爰詔記言式揚
徽烈其詞曰

二儀合德兩曜齊光列聖觀象邦家克昌荷與華族英靈降祉北
齊越姜匹宋踰子育德高門騰芬素里體仁將聖披圖閱史造舟
爲梁嗣徽前德履和思順自家形國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糾組報
勤琬珩垂則時逢昌聖運屬休徵代卹膺曆曹戾嗣與紫宮並曜
黃道潛昇化宣風始業扶身不承比德無競疑神不測應物通理撫
機光識備具能暉無眺側績包九亂恩加八極性道希夷言容
莊敬威著處約懷冲履正景暖風暄霜嚴冰淨領略三古箴規六
行源濬流遠時昌祚延國貞誕叡皇友挺賢談高辯日學討通玄
慈訓所及懿德光前五福云備千齡方永地紀絕維月輪韜景辰
興不豫德音彌敷馬鬣無封鶴珠斯屏嗚呼哀哉異人神於倏
忽心容服於平生改清躡以哀挽易朱旗以素旌昔照朝景聖環

振於會城今冥永夜吟松栢於山楹嗚呼哀哉氣變及飛暑退寒
襲煙觸樹而凝條露分枝而垂泣聞哀鴈之夕飛聽悲風之曉急
仰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呼哀哉昔玄武而北轅絕牽牛
而橫度途去去而逾遠馬駸駸而不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黃山之
隱霧嗚呼哀哉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牖牖何風而暫是傳人
何生而能久唯承天與載物邈慈深而德厚邁任姒之高蹈播英
聲而無朽嗚呼哀哉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維神龍元年歲次乙巳十一月朔二日云去大行則天大聖皇后崩
于洛陽宮之仙居殿旋殯于乾陵禮也祖庭火燼擗宮月曉雲帶
黼黻風牽絳旆儼天衛之蒼蒼邈神儀之窅窅哀子嗣自毛布慕切
無窮誠於遺奠瞻象服其如在攀龍車而不見闕慈軼於長陵哉
神輝於前顯示人軌訓先王典則爰命史臣賜言聖德其詞曰
天生后稷飛鳥覆翼天護武王躍魚隕航施于成康武子有光豐
沛之疆河汾之陽異氣發祥聖母其昌穆穆皇皇主作令于唐至哉

坤德沈潛剛克奇相片優惠心泉塞蘋藻惟勤絃絃是則訓自闡
闡風行邦國七廟肅祗六宮允釐中外和睦遐邇清夷家道以正
王化之基皇曰納輔后其謀咨謀咨後俟皇用嘉止亦既顧命幸
懷代已聖后謙冲辭不獲已從宜稱制於斯爲羨仗義當責其亡軀
濟厄神器權臨大運匪革宗祧永固寰宇奄宅負宸肅清垂旒光
赫洗洗我君四海無氛英才遠昭鵠業大勳雷霆其武日月其文
灑以甘露覆之慶丞制禮作樂遠淳近朴宗祀明堂崇儒太學四
夷慕化九戎稟朔沉璧大河安五中嶽嶽魏乎成功翕然嚮風乃復
明辟深惟至公歸闕於大庭之館受養於長樂之宮品彙齊悅謳
謠載隆鼎祚既穆璇樞已肅庶保大和長介景福如何麻非怙而降
斯酷后弄務其未掩人殺姓其焉速嗣皇擗踊列辟扶服九親號
咷萬姓荼毒嗚呼哀哉積憂勞而不豫兮構氛沴而成災逢冰霜
之慘烈兮見草木之凋摧感大漸之將至兮遺惠言而不回付聖
子其得胤兮顧黎元曰念哉頌寵錫以留訣兮節禮數而送哀貌終
天而一去兮復何時而下來嗚呼哀哉光陰在赫兮氣緒迴互泣

盡冬之霜兮非生春露擲塗之啓兮同軌畢赴湘川不從兮洪濤益
附古則祀關之也儀具嗚呼哀哉夜漏盡兮晨輜發轉相風兮
搖盡月厭河洛兮不臨去高邱兮飄忽拍咸陽之園寢麻長安之
宮闕旋云馬兮頃期考之龜兮中歇嗚呼哀哉出國門兮夷由覽
舊物兮親憂備物森兮如在良時闕兮莫勿思當赫曦之盛夏宛菁
葵之窮秋山隱隱兮崩列水洄洄兮逆流嗚呼哀哉挂旌旒於松
烟即宮闈於夜泉下幽翳兮無日上穹隆兮蓋天隧路嚴兮百靈
拱殿園虛兮萬國旋如有望而不至怨西陵之茫然嗚呼哀哉擁
帝皇之高風欽文母之餘懿時來存兮立極數往歸兮配地何通
變之有恒兮而始終之無愧惟聖慈之可法播徽音於後嗣嗚呼
哀哉

唐德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衮

維大曆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景寅貴妃獨孤氏薨
明日追謚曰貞懿皇后殯于殿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衮持節冊命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座于莊

陵禮也素紗列位繡帶周庭輅升玉綴軒缺珠纓皇帝掉鸞爲掖
以追懷感麟趾而增慟備百禮以殷遺命六官而哀送宗祝薦告
司儀降收爰詔侍臣紀垂鴻休其詞曰

祚祉攸久寵靈詔受元魏威藩周隋帝位三侯迭興七貴居右肇

啓皇運光膺文母續女是因以繼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

呈彩瑤星降神聰明睿知姁麗貞仁雖昔天監金搜求才叔龍德在

田葛覃于谷周姜定有字漢后推轂王業惟艱嬪風已穆繼文傳聖

嗣徽克令不曠其光乃終有慶祗奉園寢肅恭靈命越在哀愍聿

百七孝敬文織絲組朱綠玄黃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

珩璜篇訓之制自盈縑緗叙我邦族風于天下始於夏勤吐成王

化慈厚諸女寵臨下嫁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繒示儉脫冕申誠

訪問後言謙游夙退內和羣娣動有矜誨外睦諸親泣辭封拜闕

翟有日親蠶先從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祗萬乘悼懷群臣慕思玉衣

追慶玉錫同儀嗚呼哀哉去昭陽兮育然乘雲駕兮何在人伐死

兮如舊日交涼倏兮已改翠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五兆

之貞求闕瑤華之彩別長秋之西苑過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
渚從母后於東陵下土清兮動金靈外無像兮中有憑合簫挽以
攢心結雲雨之婁疑吾君感於幽期俯曾亭而望思慘媿媛以延
佇極容儻以盡時搢巾袂兮遠訣隔軒檻兮群悲不復見兮迴御
輦傷如何兮軫寄慈下蘭皋兮背芷陽旌悠悠兮野蒼蒼會帶白花
兮掩淚衣玄粉兮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庭兮
日遠即新宮兮夜長幾無文繡之飾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立
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歸歎終焉之如此方十
神兮是與非甘泉盡兮疑復似遺音在於玉瑱陳迹留於金碑
獻萬壽兮無期存二南之餘美



文粹卷第三十二

文丙 摠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許由先生廟醑文

弔夷齊文

書師曠廟文

上天鼓文

祭壽縣文

招北客文

送窮文

責龜文

檄曲江水伯文

許先生潁陽祠庭獻醑文

柳識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遊至先生遺廟而潁水古風舊山歸
然追懷古蹤慕美至道以時酒敬酌于靈既酌既拜獻乎言曰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胚渾入於鴻
蒙雲遊鳥還翁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深大樸散於人未
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
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道終播於無為所謂春膏時蒸朽華自滋

先生含德唐堯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
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感俗道
自爲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穎猗歟
先生山水齊名茲焉遺廟萬古莫分馨

弔夷齊文

柳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借隱胡爲
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竟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撥澗磳之
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馮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
虞之不還謂易暴兮文武謂墨緩兮胡顏一吐兮忘飢若有謂兮
下巖之關豈不以冠弊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
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
昔夷羊在牧殷網解結乾道息地維絕鯨吞蝕兮鬼孽王奎黑歎武
天意若曰墮後番暴次吳潛哲於是三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
截況乎旗錫黃鳥廷命赤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姜里之辜故能
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鸞伏轅於文

途雖二士不食而北人其蘇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于嗟先生
逃將奚臻萬姓歸仰古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蹈乎一身雖
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則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
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身節之規各
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勛爲臣之不一

書師曠勵文

表皓

吟管怨桐天其聲乎鏘石鏗金天其文乎擊華鳴絲天其暢乎匏
士之韻天其和平人有至音焉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鬱鬱先生
既生斯音在律嗚呼先生之耳時可求也先生之心不可得也天
全樂乎先生之無神乎愚固狂而不可據先生之有神乎愚堅誠
而乞其圖先生之耳有神乎化爲天下之耳先生之心有神乎化
爲天下之心者可以舒於今然後家家知舜琴

上天鼓文

程浩

雷車闐闐六合喧吼驟風雨於南極簇星雲於北斗遑俄選慶東
海以波蕩擺大山而瓜剖玉石至堅切如涯濤松栢至勁粉爲枯

虜鬣皮擊考而騰魁歘揚龍領軀觸而鯨鯢奔走陶鑄造化之鑪
而鴻毛萬像幹運乾坤之柄而嬰孩羣有由是言則九鼎瑣紕三
山培塿青鼎鼎可以指揮蓬萊可以背負殊不測離蒼天之近遠當
懼驚塊在玄雲之幾重徒勞矯首及夫白日雨歇長虹霽後列缺
緩轡玄冥假手蓄殘怒之未洩聞餘音之良久而小子之繆學敢
獻疑於座右今若爲善惡之宰主操賞罰之休咎胡不扶持顏閔
之羶行天闕跼蹐之龜壽罪一亂臣懲天下之凶醜旌一孝行激
天下之悌友法高懸於堯典刑不誡於周后何必霹靂潛雪屋之
龍養育吠堯之狗

祭毒縣文

獨孤及

天地之仁神明無親惟正是與若嚮晉之荅敬仁象恭消天排異其
亂國者明罰神其捨諸賊臣劉展假龍多難敢包狼心竊竊毒
禍動唐下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群動怒望皇帝垂恩恩何授
賊命我上照感天之伐於子有忠守雁鳥揚之靈此子無道
行而東我伐河張月羽雲旗以先此行方悻悻

口揚建業斷梟獍以豐鼓封鯨鯢為京觀碑萬里浪破三象陸務鄭
今以令月吉日整駕即路是用徵福于爾有神惟神降哀尚弼予
志敢告無麻非旗無絳駢無汰輶無償車命五將護聖萬靈並敷令
天地氛祲均風掃除魑魅魍魎罔不率俾莫我敢遏為神祇並尚饗

招北客文

蜀之先曰鱘叢方終其日以稱王當周室陵頽兮亂無紀綱泊乎
杜宇從天而降鸞靈沂江而上相禪而帝據有南國之九世蜀本
南夷人也皆左其衽而椎其髻及周平秦也始於惠王之代五牛
琢而秦女至一蛇死而力上斃死二江並注群山四蔽其地卑陋其
風腥脆巖窟狼麪滇棘為隣地偏而兩儀不正寒薄而四氣不均
花葉再榮秋冬如春昔春夜多雨朝旦多雲陽景罕開陰氣恒昏以
暑以溼為瘵為癘氣滯執虫以中人吾知重膂之疾兮將嬰爾身蜀
之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東則有大江溟溟下絕地垠百谷相吞出於荆門突怒吼劃附
于大白游瀾碾碎會于滄溟跳噴浩淼土濺飛鳥蹙縮盤渦下漩

龍巖三峽兩壁亂峯如戟岷岷屹嶒瀕洞劃垣高于天霓雲外水
積晝日無光其下黑窅瞿塘無底淺處萬尺啼猿哀哀腸斷過客
復有千歲老蛟能變其身好飲人血化爲婦人銜服靚粧遊于水
濱五月之間白帝之下洪濤塞峽不見灩澦翻天感地霆吼雷怒
亦有行舟突然而去人未及顧櫂未及舉嘗見陽臺不辨雲雨千
里一歇日未移午須臾黑嵐暴起拔樹震山石走砂飛波騰浪翻
舟子失據摧檣折竿漩入九泉沒而不還上支體糜散蕩入石間水
族呀呀拔刺爭食蜀之東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西則有高山萬重峻極屬天西有崑崙其峯相連日月迴環闕
于山巔巒崖盤欽天壁疊夏絕陽和不入陰氣固閉千年增冰萬古
積雪給寒地坳谷凍石裂表夏月草枯春天木折蒼烟凝兮黑霧結
人墮土指兮馬傷骨江水噴激迴盤紆縈棧壁緣雲鈎連相撐繩梁
嶮虛傍沓杳冥下不見底空聞波聲過者瞿然亡魂喪精復引一
索其名爲笮人懸于空度使急壑或如鳥兮或如獲倏往還來幸
不落或有豪猪千群鬣鼠射人寒熊孔碩登樹自擲見人則辟手巨

巖如牛脩角如劍餓虎羶肉吼怒鬪鬪復有高崖墜石兮聲若雷
之軒轟上敲下磕似火迸下滿山流星礮溪忽兮倒流林岸爲之
頹傾碎騰抗與過鳥獸未魅去山精飛石獸人兮木石有西有大
戎與此山通形貌類人言語不同籠盧隆兮毛髮衣裳茸發酪啖
肉持槍挾弓依草及泉務戰與攻其聲如大其取衆如蜂中國之人
兮或流落於其中豈只掘鼠茹雪以取活終當鉞其足而累其曾
泣漢月於西海思故鄉於北風蜀之西不可往比客歸去來兮
其南刻有功竿之關天設險艱少有平地連延長山橫百盧江隔
關百蠻吁彼漢源上富漏天瘳日之雨四時霽然其人如魚爰處
其泉終年霖霖時復日出折折諸天向天吠日人皆淫寢偏死甞
疾復有陽山之路毒瘴下疑白日無光其氣鬱鬱暑雨下淫黃茅
上蒸南方之人兮不敢過豈止走獸蹄兮飛鳥墮吾不知造化兮
何知此方此蜀之南不可以往比客歸去來兮

其北則有劍山嶺嶺天鑿盤之閉一壁豁舒高崖嶙峋上柱南斗傍
鎮于坤下有長道北達于秦秦地神州中有聖人左右伊自平能致

我君雙關我我上覆應多雲千官鏘鏘朝于紫宸玉樓鳳皇金殿麒麟布德垂澤搜賢修文皇化欣欣如春蜀之比不可以往此客歸去來

送窮文

段成式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辭友之勝也至十二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爲送窮船判篙而櫓比揮而問細氣纏幅楮飾木偶家督被酒請禳窮將醉也歌舞予謂窮曰予送非囓齧麻葛猶除素涼管葷淪餅直胆涎海著非寒哭族燐敗衣網身惡觀牆間冷嘯凄辛者非赫去現族巫欺海燒衰燼數渚泉擾狎狐狸者噫有才歎升窄腹腸噓客幾童其筆燥心汗滴以是而歿者去此有開卷數福空心妨去目龍裴經攻史方寸日戚是以是而歿者去此有議古酌今左凌右侵籠堙酒泐短淺不禁以是而歿者去此

書龜文

王右軍靈

萬物之貴者人也人性秀介蟲之智者龜也龜惟神隱括無形神

之謂也窮通有極秀之謂也況天之與人其適甚遠不有以也將
何遠焉則吉凶之性假子以一變化之象因子以明欲愛謀稽疑
必先弊且命官讖言譎慕展布心腹子無欺於人人有望於子哉
天下之豐顯豈不率道與何諸呂弄權昭六橫於漢帝帝辛毒痛
匪告繇於周武撥惡之輕重也呂之惡不浮于辛量德之休明也
昌之德靡及於發子二其行誰不解躄矣夫義禮之輿也信身之
幹也何陳武之母不疾而稱疾魚孫之臣卜儻而告義喪於禮失
其徒其繁五言不殫乘心考夫演畫繇者著者也著之靈聖而不如子之長
定妍媸者鏡也鏡之明而不如子之知銘乎竹帛刀代不泯奚起
牙掘俾吾反感於古人孰謂子原天地之美達五行之理徒使疏
淪漢雪仰其蒙求曲黃之校何異之曹丘生遇拒李布善助已虞
國僑哉必以剝桂刻漆非林木所願披鷩裂衣冠非禽鳥所欲當潛
伏窮深遠禍四曾累九江錫命其可得乎豈不免氓之蚩蚩然惑
於耳目也

檄曲江水伯文天寶三載瀾羣公之故也

樊鑄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獸爲身而爲人控牽兩
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勲倫於元氣之液弄權於坤輿之窳
云老而不死是謂之賊伊我謂爾有是夫何者三載二月春服既
成射者五六人才子六七人皆簸揚文精開闔武庫游嬉春晝泐
洄江千興飛壯心舞曳齒胃皆食白龜之德不負赤鯉之本爾何
爲陰發暴殄潛生毒痛箕禍階於沙岸垣死府於花鳥茹數子者
皆載垂堂之滅爾始若懸流三十仞跳沫四十里固應尊而不親
響豈相及爾岸不崢岷流不唐突設人所倚之福陷爾孔易之誘
俾不術貫堅之功舫聲之如蠅蟾捫空呼天迄死不救倏恣化魚
之惡誰下拜牛之惠溺我國寧豈明時弃珠之泉沈彼絲船寶玄
夜藏舟之壑與夫觀右山四耳之獸夢潁川一角之人置于大江
未匹斯甚使揭竿求父之子投棧請弟之兄奏筮筮傷妻之夫
厲波濤狗婚之婦罹其凶害不刃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行
哭失至於爾安乎今肆身虐者豈不謂性與習成乎何哉異裝
者溺孫與公於後湖之中淪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鼈龜於黃氏之

西為魚於豚蕩之郡爾應侍以舊捷蔓其後圖殊不知事不欲數
數斯辱矣惡實已滿天命誅之然今麻止相爾自其為過之所或天
涯或地已山起於侯甸之外且非輦轂之下豈比今日儻九門臨四
達使哀聲悲響一又聰聽爾誰欺欺天平然曲江者南峙仙閣北
距靈宮凡可妙赤水產黃帝之珠胡為積憂君生美竊司命之契況之
人也皆編中華俗游無何鄉所異猛火烈出而甚天林火大浸藉云而
不溺既遇爾省括捨之中縱使飯術解溲之餌山經不沈之木豈
可免爾之圖乎茲中江自首創至于今時數千里子更代易一
流波耗纔可接腋於井蛙詎持頭於海蛟爾之所處豈不狹隘乎
人之所賞豈有舳艦乎連天寶具載我白皇恢土德以博之靈貫澤流
以濟之積潤下之波瀾用濟川之舟楫豈不謂幸於爾也爾何滿
以致益凶以自斃使彼都人士自此之後懼爾同矢神之海惡爾
其探手之湯匪徒歇爾盛事過自撥也雖悔可追然靈音莫尊於君
人時莫美於陽春君固愛人種德秉春宥罪省因圖去桎梏爾
奚得侍宅無聞括守有曲龍表不辜於山獄之候繫餘殃於積慶之

家僕謂數子曰天曹訴地府黜爾主職在於斯酒不然僕且欲上
書於承明廬徵留近速周處擊手劔長遂擊波深搜爾居遁逃則
用僥東請長臂者儼鹿之又於雄棠北使長股者蹇踐之不然邀
離朱以視之命宋定以縛之然後調馬梅肩獸炭是某是醢以報
東門爾儻若混空隱形和水匿象則使守曳蛇尾絕其本根縱逢
山見彘毛終難必復矣僕亦宜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恐爾有詞曰
予不誠視威不令而行故矢在訟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既
往不咎若爲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尔變惟密圖之

文粹卷第三十二



吳興姚

鈇

質系

弔古戰場文

弔國殤文

弔九江驛碑文

悲劍溪古藤文

弔韓會沒胡中文

哀二良文

奠相國令狐文

祭韓侍郎文

祭獨孤常州文

祀呂衡州化光文

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貞外文

祭柳子厚文

祭柳柳州文

祭亡友故楊州功曹蕭公文

歐陽生哀辭附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平沙無垠，曾不見人。河水滌滌，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

日曛。蓬斷草枯，痾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震恐羣。亭長告余曰：比古

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

燉五。聞夫齊魏，徂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

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膺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

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宣武臣用

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
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
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河河勢
崩雷電至若窮陰疑閉溼涿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鬣頰執鳥鳥休巢
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富苦寒天假強胡憑凌殺氣以
相前羣邊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逝降將軍復沒屍填巨諾之山岸
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
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感是兮生死決降矢哉終身夷狄戰
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
沉沉鬼神聚兮雲暮暮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
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
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於朔
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
竟海為關荼毒之人萬里來戍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
不補患蒼蒼君蒸民誰無父母携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

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
知人或言將信將疑始始心自寢寐見之在與與傷哭望天涯
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
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柰何守在四夷

弔國殤文

張說

北伐兮東胡遼遼陽兮孤竹偏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谷露荒荒
兮蔓草風蓁蓁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燠開殤魂兮雨哭君王按金
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淚滋橫萬里兮抽恨弔羣山而寫悲對凶將
兮我辱悼勇夫之狄鼎彼前臨金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
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奪帥兮虹食壘軍脫輻兮火焚嶺有樂原
兮復矣無范宣兮愧之命窮泣兮短兵錯膚鈍刃兮血染鏑旅殘
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殪原野兮柰何違君親兮不見於
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治兵爲蠻夷之俘骨骸六校之飛將
鎮五營之勁卒五員出兮不歸噫名存兮身沒

弔九江驛碑材文并序

歐陽詹

平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可與辭而弔與斯碑之材皆
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詠多
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
之與辭兼行磨龍石而成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
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其成而峯巒_巒質與如神
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途上出
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
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
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觀其詭秀與碑材叶
即日以酒脯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潯陽
城九江爲庭千艘歷階亭旣就公制衣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
文爲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
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
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剗公之迹查邑之迹今爲
九江驛之碑焉予旌遊江州統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

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
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
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
臬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諸身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
入九江驛失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前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
公之用得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繡
而服臬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必將可名
魯公所以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夫有道而黜
無罪而刑投四襲禦鸞魁何以別也不不能言豈其無冤故弔之
情違乃傷理佛乃寃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寃可予知陰
隲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頒以異與顏表勝以殊則明從吏
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旣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
禽高冠藉是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襲子斯
將悼于斯庶滌所黷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
造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悲剡谿古藤文

舒元輿

剡谿上餘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栴遍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美生意子以爲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死色遂問谿上人有道者云谿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譬剥皮膚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温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大爲人中傷致一物疾疢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洛西雍厯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指曩見剡藤之死職正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土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驅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數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豈輕傲聖人之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抑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擗管動盪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其桑葉波波頽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昆華誰非書剡紙者耶紙

一嗜利曉夜斬藤以嚮尚之雖舉天下爲剗然猶不足以給况一剗
猶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剗矣大抵人間費刑苟得
著其理則不任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
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爲天闕予謂今之錯爲之文者皆天闕剗然
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擷物不古於剗藤
而已予所以取剗藤必寄其悲

弔韓弁汲胡中文

李觀

維唐貞元元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墮陰
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信
而首盟其間以我人心爲心我衆我不虞矣而有詭謀我計無素成
而薺以宿萌故勇者狂奔者追而韓君爲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
軍志也我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爲之虜天
其戒者將用擗言我非福戎也韓君爲之擒其繫命歟五年於茲生
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豈復還期往往湮沈或曰死矣
怒此是切也韓君之心絕國浩浩窮西極續強胡居之太視斷斷

流沙無波陰山無春溟草不綠塞鴻不宿秦有長城漢有遺人
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夫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
所君死其所今兩寂然心跡中阻君初奉役意氣西道白珪之貺
唾掌可保激魯陽之勇氣典屬之老乃即於事不能畫奇從軍之
籌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佔危羌戎繁夥而坐乃我師倉卒閭習
血殷朔陲實死者痛非擒者悲夾谷之會不問仲尼秦中九月黃
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互望君申弔亦悽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哀二良文

白居易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
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
誠實先後之十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彼辰而師亂大
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
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
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參劇務如刀劍發礪
割而無帶如鍾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爲異時登天子股肱耳

目之任必能濟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
善人宜將鍾鼎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昧何其
歎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三良
命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
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瘁兮正人
先云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爲乎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爲
乎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君君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靈
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沈而命靡常耶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玉谿李商隱叩頭哭奠故相國贈司
空彭陽公嗚呼昔夢飛鹿從公車輪今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
死人无柰何天平之年大乃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
爛宣甲化人譽公憐人譖公罵公高如天愚痺如地脫蟪如蛇如
氣之易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鵲辭

墓明臨絕丁寧託爾而存公此云耶杯示其外亦不時歸鳳樓原上新
舊衣公先人亦有泉者路有夜者臺昔之夫者宜其在哉聖有
夫子廉有伯夷浮魂沉魄公其與之故山峩峩玉谿在中送公而
歸一卅蒿蓬嗚呼哀哉

祭韓侍郎文

李翱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學魁
橫兄常辯之孔道聰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
儼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恩動鬼神發夫其華得其本根闢
合怪駭驅濤涌雲包劉越羸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後新學者
有歸大變于文尺之仕官周辭于難疏奏輒斤去而後遷昇黜不
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作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
待乎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三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
病卧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
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于中欲別于方意如不
窮歸喪大號次裂肝骨毛黜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

我譔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盧江君
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等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
哀哉嗚呼哀哉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維天曆十二年歲次月日外從祖舅朝散大夫權知中書舍人賜
紫公魚袋崔祐甫遣表妹前鄧州南陽縣尉李綜以清酌之奠祭
于從外孫甥常州獨孤使君至之之靈往矣至之此時何時空原
拱木荆榛狐狸林風月露以之增悲子之往也高格遠量秀氣茂
姿云兮何苦有兮誰對豈流蘇寓馬從之已而嗚呼哀哉王事適
我政事一埋益我在龍而不能求其釋獨有懷君之淚臨秋風而
自滴平生相期聊復一叙一以豁胸中之憤氣二以簡明靈而暗
語吾與至之思弘道義自家刑國張維舉墜吾與至之思敷交好
平居琢磨遇死赴蹈吾與至之思邁純德言爲士桂動有時則吾
與至之思全高節風雨如晦嗚呼不輟吾與至之思靡斯文不俾
臯契獨基羣勛吾與至之談空數玄夢蝶喻後去之蕭然吾與至

之期諸晚歲偃卧山樊同披碎荔舉其大較良難名數念我交
情千枝萬縷霜風掃葉或散或聚萬化紛然同歸野土向之所務
孰云其主嗚呼哀哉爛然澄醑平昔共歡如何此奠取象於觀我
思此飫子必吾劇目想道周斬易留徒御所可懷者徐生之祭

祀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
正負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呂八化光之靈嗚呼天平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讞
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
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悲逾
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天以簡仲
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晉乎
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
備斯為全德而宮止刺二州年不逾五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
非循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怒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

海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屬削去邪雜顯陳真正為道不謬見
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勘
吟古至少於化光最為太甚履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
有夙志所蓄出魏然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
榮與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氓不被化光之德庸庸
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者幾人自
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
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
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學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
光今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崑蕩而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
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上下乎將為雷為霆
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
錫為珪為璧以棲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
以遂其美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
有知其可假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衝長絕嗚呼化光庶幾聽之

尚鄉良

為常用獨孤使君祭李貞外文

梁肅

大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某謹
以酌之奠祭于故尚書吏部郎趙郡李遐叔三兄之靈嗚呼疇
昔之十接兄討論倚伏之數或尋其源嘗謂仁人百祿滋蕃如何
於兄斯莫存焉嗚呼哀哉惟兄孝友仁恕高明寬裕何德之茂何
才之富粹氣積中暢於四支發為斯文郁郁有輝自五百年風雅
陵遲假手于兄樹鬱鬱為宗師乃登憲闈直以舉之乃列諫臣職則
補之玄宗季年戎狄內侮兄方就養劫在豺虎氣霧濛濛薄汗我
躬雷雨作解遠身于東帝曰孝哉可務於中名居右掖亦踐南宮
立明為取玄晏方病清漳閑卧樂道推命哀于大賢不嚮天年人
之不幸天亦何言在昔賞生見惡絳灌王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
方行遭世紛亂時運屯塞古今一貫嗚呼哀哉某以蒙蔽夙承眷
惠義均伯仲合若符契博約乎文章之事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
携手相期卒歲天其喪予兄則先逝嗚呼哀哉曩自朝列出持使

節十年離別一旦存沒吳楚迢遞江山阻越不及歸贈仍非執紼
寢門一哀魂斷心絕恭承嘉命來牧于常總帳斯在哀何可忘
然二孤訴彼穹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兮臨此一觴嗚呼
哀哉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年月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
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
害竟亦何較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
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大脫馬羈玉珮瓊瑤大
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
汗顏巧匠觀旁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
制子之規人自以無前一斤不復君飛刺天嗟嗟子厚今有今亡
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駭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
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由有
遠補弗敢遺隋去今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沃心以辭嗚呼哀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直冠游學聲華藉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
迴蟲澀王風凜凜連收甲科聚閱班品青衿搢紳矚目斂衽公卿
之祿若在倉廩至駸難馭大白易慘華銚始撞一頓聲寢梧山恨
望桂水愁飲鬱鬱群議彼彼積稔竟奄荒瘴遂絕羈枕嗚呼柳州
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
視咨嗟歸葬秦原即路江臯聲容蔑然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
日高武薦誠辭以佐著醪尚鄉長

祭亡友故楊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李華

云云

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

月之別俄成古今天平喪予此痛何極華豐罰深重艱棘所鍾殊
方永慕觸目號裂孤窮易感況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共血天
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黎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
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

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
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吾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而況泣血千里
羈旅相依聞此一哀心骨皆斷痛之至者言不能宣是欲寄詩祇
益填塞我挺茂挺君其降靈尚鄉良

歐陽生哀辭

韓俞心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
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
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
治其地袞以文辭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故宰相有
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親與之為客主人之禮觀游宴饗必
召與之時未幾皆仕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
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
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
進士則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
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父老唯詹歸閩中時為然其

他時與詹離率不厭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
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
氣醇以方容貌疑疑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
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
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
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
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求京師其心
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
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
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聲名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友
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
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
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
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脩兮名譽又光父母欣欣
兮常若在傍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顧不求傷友朋

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高兮人道之常
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
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
是亦難忘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唯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
羣羣年與余皆生交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
今書以遺彭城劉君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
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
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
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
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者本志乎古者也古之道不
苟文辭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UNIVERSIT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粹卷第三十四

論甲 卷三十四

吳興姚

鉉

纂

天

天論上

天論中

天論下

帝十

荀悅論高祖正官論

漢昭論

漢元論

封禪

漢武封禪論

封禪

封建論

五等論

漢祖呂后五等論

興亡

兩漢辨亡論

三國論

正統

東晉元魏正閏論

天論上

劉禹錫

出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考則曰天與人實影瀝普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相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葦荼未嘗擇善蹈躄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八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

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不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若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擊斂防害用濡殊禁用光斬材竅堅液礪研芒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爲公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法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惟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或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

駁焉法一池則是非易位嘗常任位而司常在直義不足以制其
強刑不足勝其非之能勝天之具盡矣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味者方
挈挈然捫無實之名欲以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
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
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
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哉矣余曰
天常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能以
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者云爾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
與然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
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
曰若知於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
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
蔭乎華燁飽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

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郟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郟邑猶
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
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
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
可務乎勝也吾于一日之途耳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
則天之不相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
舟行乎維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
爲濤也流之湍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
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
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
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黷然沈亦天也陷危而
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
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答曰水
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
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

而生猶影響音也木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
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
且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狃于勢耶荅曰天形
常圓而色常青周廻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嘗高
而不卑嘗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
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
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
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夫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
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乎安坊寓其數耶荅曰若所謂無形
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常資
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
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
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
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
猩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耶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

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首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膈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噓爲雨露噴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案書傳海隅蒼生謂草木動類曰蠢保虫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後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詩不亂而心知說賢乃曰帝資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詩反引天而

歐由是而言天預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女默遠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採彙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知流引班固贊賓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皆以爲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效爲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隳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請望之周世嘗廟之器如有師當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則不斷疑於讒雋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亮直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曾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

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其
悖且其不辜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纒三
卅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王莽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漢昭論

李德裕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妣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
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
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
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
背楚欲捨腹心曰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
權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讒誅昆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
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
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經後傳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
充實議鹽鐵而罷推酤亦信任忠臣之効也纒弱冠而殂功德
未盡可以痛矣

漢元論

李德裕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赫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僭此蓋儒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清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爲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爲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無其位無其德爲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爲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爲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者也若

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矣慕哉秦乎伏羲乎堯舜乎秦封禪二
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爲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
道歟以所行之道侔之乎不侔之乎彼茅茨不翦而木不呈材豈
曰侔哉彼舞干兩階而黷武窮邊豈曰侔哉彼用夔典樂而李延
平進豈曰侔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誹者死豈曰侔哉凡所舉雖厥
養之人亦知不侔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侔行其侔者已行之則
知大夫行之知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
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柰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說佞遺草內
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爲竊德冒煙雲躡凌兢封泰山禪梁父
好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
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德與无
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春茅以藉固不使
其君與季氏等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

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
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勢
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
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
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
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
之以直而不改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
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而後有兵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
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
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
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
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
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
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
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

等邦群后布濩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
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覲之歷年宣王挾
中興復古之德雄師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族之嗣凌夷壞于幽厲
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脅者
有之伐凡伯誅萑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
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
遂判爲十二吞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
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
之守宰據天下之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
其所以爲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
竭其財賄負鋤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
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上下下相咎殺守劫令而並起咎
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脩周之制剖海內
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蹶困平城病流矢陽
遂不救者三代後及諸臣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

邑處平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漢而帝者
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纣
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
別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
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
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躋化其事戎大凡亂國多治
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
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
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
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
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於
天子矣王侯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道不道然
後拏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女如利浚財怙勢作威大
刻于民者知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
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羊朝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

可也復其位可也臣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
以獎朝拜而不讎夕斥之矣夕拜而不讎朝拜之矣假設漢室盡
城邑而疾王之縱其令亂其入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
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道尊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
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相顧列衣眦而不起削其筆其半
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
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
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從允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
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而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
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數系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
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是者
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豈湯不得而發歸
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
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
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

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若田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
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
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
又有大夫世食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則無以立於天下
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
勢也

五等論

朱敬則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劭等皆以爲秦之失余竊異之
誠通其志去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
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決玄波使橫流揚
薰風以高扇浮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
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
前其於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
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

國經野庸功勳親分山列衣河設盤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
連結徧於域中膠葛蓋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
申侯殺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
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
禮尚存簡書不墮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
頹風俗靡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知命者爲能加以
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鬪七雄苛刻薄興經
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紫茸距所以
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于陳軫一
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
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况始自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
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靈寔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
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女媧建侯
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攻身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
可行也是以秦臨金周德之帛亦深懼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

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筭財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失是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柔朔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略也且齊晉以逆禮爲斬心吳楚以犯上非媿豐出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黃初不能深謀遠慮緬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復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闕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幹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

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失差於興滅可不謂
然乎揆夫高祖造漢殷鑒亡秦宗族無尺寸之封子弟立虛空之
地故衆枝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
力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包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欲而外誘
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群心交阻偶語間興適悟天下不可以獨理
專欲不能並置衆分利推恩先封雍齒然後將士斂手不懷反覆豪
俊息慮知難搖動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旣而變輶龍旂皆王室昭
穆黼衣朱黻即功臣子孫君利世祿人安定主上敦子愛之情下
結體信之志羣后固大牙之勢匹夫絕烏合之舉此所以爲計之
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御陽溢漏下權敵上
都方偶國過當啓陵替之端怙強連交爭之非賈誼痛其將亂
晁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然此所以爲計之非也且
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勲成務之臣咸有佐命之力故禮樂大
備取惟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惠旣崩高后
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甲署祿產之位宜序親疎之節小

以圖全濟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
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亦代邸之
危疑哉此所以爲計之得也神善久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
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候疑秉大政以速謗趨趨異姓晉女效候隙刺
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實履憂虞此所以爲計之失也嗚呼
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呂
后觀既往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全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
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况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
黎獻思德諷歌未改雖天命興廢孰能明之然人謨協密必無悔
矣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
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
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激一時大名致位公輔
辭氣所發損益較系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

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湯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道乎馴致之
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
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求
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生自屢妄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
海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頃其一言以爲
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
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
竄盛之勢上下恬然晻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瘳面
列廷辨躬當就第宴問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牀下
官子賢於近郡欵然用家人匹婦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
羣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給毒流至干新都不可過也斯可憤也逮
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
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以鶴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
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請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
不利長君私於豕鯷吾獨異君議爲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

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與三事百五正辭於朝雖異之暴
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
河徒發蠱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
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榱折之所由來
久矣彼御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
也噫嘻然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
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道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旣
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宴安之時則務
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路著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
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又熾焰熾以燎
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燬擠萬人於昏執千百代之下無所
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僞
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
乎向若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
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

之興亡皆有陰陽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鼓自鼙耳者而相之立木
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啓或吁殷周
之或夢或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晉春
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固辯其所以然

三國論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
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力不
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
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
速繫於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
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
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
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
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
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於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君幸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龍衣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

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爲肉籬委之戕殺
指衣冠爲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麻屨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
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心食其粟而立於朝哉
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
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
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壽而奪無容於
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
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女媮於南元閏
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文粹卷第三十四



文粹卷第二十五

論乙摠一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辨折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孟子荀子言性論

管仲論

羸秦論

蕭何求繼論

四維論

六逆論

辨私論

自明誠論

論相

卜論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性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

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無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伏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
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
不能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顏
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
富貴爲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聖之可
尚志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
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
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迹見乎遠苟不慎也敗履隨之而
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
庶幾乎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
矣

辯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李觀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老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激時之遇行己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禮極澤不遇天下仕曾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日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携負荷從其行止如手

足者謂仲尼有仁思德廣未言者顯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
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
果正之壬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
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
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
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
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
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
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
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皆誼乃孝也而參不效其事矣
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
言之介也主人拊己而起曰爾之辯則辯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濕

論曰子西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

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析不墮克岐克疑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惟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以其特開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慾求善良者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棄而

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唯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爲多益故爲尤乎

管仲論

元結

自兵興已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与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脩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強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即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諸侯之說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強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

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王之制度以爲
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先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
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
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
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
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
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爲強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
朝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
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
社下爲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爲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
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壇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
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
擊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
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
而從天子齊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

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曰曷曷早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膚
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
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
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脩爾矛戟約爾列
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
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脩爾貢賦共予郊祀
予有此誓言且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言於宗廟予敢以此
誓言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言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
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言傳
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或不嗣
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其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
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其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然不可則
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
咨之當以天子之誓言咨之當以諸侯昔明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
天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之誓言如諸侯昔盟

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爲奴矣諸侯之國未則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也歟仲曾是爲也乎時之不可也歟况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爲乎

羸秦論

劉蛻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爲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已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已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強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宮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

化後有聖人之觀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
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
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今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蕭何求繼論

程晏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爲法
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其爲漢之二
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暑牛之渴也豈子飲之淳淖之汚牛渴
已久得淳淖之汚寧顧於清冷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冷之
水則滌乎腸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淳淖之汚不可終日而飲之百
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爲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
吾不止此將致君爲成康之君使民爲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冷
水也曹參自荒於酒惠帝訊焉參調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
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巨擘守職惠帝以爲是也民又
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汚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冷之水
滌乎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構材而未果覆復而

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誦也矣謂參為覆者參守其權而不能覆從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巨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為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為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孜孜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權而荒於酒幸不同義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惰言以惑君也孰名為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肅何為善求繼以曹參為堪其後故為論之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是二者果義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

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則爲此言管氏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凌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聞舊者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善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妨之其爲理之大也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也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善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

大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自中人以降守之是以爲大噓而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家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倚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始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輒疑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以教於世莫知其功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鼓聾相與羣而執執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矣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辨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萃於利苟處於逸苟潤其屋者也某以爲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

之夫嬰兒見保俾之母則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櫛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豉櫛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疎之人。疎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治水也。臯陶之謀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傳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臯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傳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宣父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節其像而私之。至於商辛之聚財鹿臺。是以天下之利私於己也。故天下公而疎之。秦皇之廢棄諸侯。是以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疎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

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然
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
得不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主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其道也非
聖賢之無私也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自性達物曰誠自字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啟明其次考明以得
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
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
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君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
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於誠
猶玉之待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文乎不知道
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
有琢玉而不成器無有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
可以正自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兄弟游於鄉可
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輯羣臣而子黎甞立于朝可以

上下亭壘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也蹈水火而罔害彌天地而必答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自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云孝而知之者次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者尚自性而誠異汙而同流矢知之者知之委之者知之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且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無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二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女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

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禍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禍耶

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
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豈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
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上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自乎壽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亥元和於介蟲爲長而壽古之聖者刻而
賡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年勦其壽旣勦殘之而求其靈夫
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天戮之脫其肉
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
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歸桀介而德
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骸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
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
周不廢戰國漢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上則明廢龜可也又聞
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大豕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

器也其神者躡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燭光聲音人不能
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恣然是亦為怪古者
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身擅腥歟令亡其
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
皆妄作也夫索壇墀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婦神
一草木疇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吝實歟妄歟歟文之易更
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勿之告若使
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
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見龜乎又焉徵夫鬼神乎
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文粹卷第三十六

論丙摠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文質

人文化成論

質文論

文章論

經旨

編年紀傳論

上世論

春秋無賢臣論

秦穆謚與訟論

放君

太甲論

讓國

吳季札論

人文化成論

呂溫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善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三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爲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過之以禮

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
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
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目特以時君不能則象軋坤祖述堯舜
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遂使君人
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
因循闇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爲人文則秦漢魏晉聲
明文物禮縉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
也必以章句翰墨爲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
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
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
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未流雕蟲
小伎則雜其間乎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
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

而變之

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

謂易知易從之禮非謂酌初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謂

次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則固則

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

行也涸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

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

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

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

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爲詐難子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

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侵

爲陂池蕩爲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脩德以治天

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

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爲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

夏之四嶽而羿浞愚弄鬪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

後復原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

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
明矣漢氏雖盛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
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易
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
並與夷多難復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
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因國虛空逮昭王南征不
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可為周漢官備職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
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
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觀謁太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
人強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真衰失
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學
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子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
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
於喪制之縟繁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申於人心
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淫於坦明之路矣學者苟於相教

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善口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
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筮之信而陳僕句使不仁之人萌
芽黷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
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意兆之多無聊
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使之則是辰命而文周踰年而
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遂
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
施勞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侯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
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寶矣
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
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伏凌澁也觀
之者不厭從足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
謂是也近世誥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

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其工音則未遠夫荆
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自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
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章之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
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
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
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稠沓韻依四韻王粲詩有樓臺只安三韻班固
漢書齊及高時詞賦多用韻論論與元勳在漢舉信是也意
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耦者合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韻者故
篇無足曲詞寡累句磔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又
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
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磔言諸
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
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其軸得之滄
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龍成器者爲之錯以
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杜預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頹漫不如編年遒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心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臯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為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語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又編年記事東於次第卒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疏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別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草舊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具敘述表亦相發明庶為得中將以垂不

朽自漢至今代以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有史臣繼踵推
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
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爲
漢紀裴氏爲宋略強欲復古皆爲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
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
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如南董亦
無上矣儻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絕麟之筆
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上世論

孫部

周成王定鼎于郊鄴下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寰宇宙位重
夏崇天生利民非樂非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
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
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
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
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上而左其德

德以厥後恃年出之求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
昔大戎懼裁而盛帝辛恃瑞而亡任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
卜世者乎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部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
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
夫爲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
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又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
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
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
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相
文雖以爲霸朝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
諫之而川反玷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林父如天不能陰隲
下民降人聖以爲木鐸厭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
郊反若一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

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知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爲此論敬言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謂故轍轍徵而奇之或謂可刻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柰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蓋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刑猶罪人

秦穆謚練論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自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鬪者將死而方救嗚呼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絃擊擊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爲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絃絃之不績天下之民讎禹以爲功夫如是執擊之與絃是高辛唐堯誠用之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况先置者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垂耳在

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

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謂襄子之謂如先立之必能誅

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摯

之言謂公子摯子曰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先置不仁者以得亦中矣乃先置夷吾是為惠公公

之入也皆內外之賂謂許里克以河晉之田方百里不勤負蔡之田方七十

誅本立之臣惠公二年春里克殺公子摯河外列城五諸金二十蒸先父之室謂惠公葬於獻公夫人黃君是也故生民興誦

而子殺于晉謂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曰重耳嗚呼致是也非晉人

之罪抑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鮫用三載弗績而誅况

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蝨竭為社稷之根莠乃立十五年其為

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

為定

太甲論

陳越石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

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
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
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
如哉沉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弑君
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
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泥泥接踵弄弄比有君可放乎
哉其後新敗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
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爲嚆矢也孟子曰無伊
尹之心則篡也有百哉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
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
出能觀變入不計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
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
立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

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
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
契無季麻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
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
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閔達博物慕義無窮
向使當壽夢之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垂朔荆蠻則
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諱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
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
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
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禮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
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
絜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
其孰生之哉

文粹三十六卷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文粹卷第三十七

論丁摠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兵刑 守在四夷論

守論

戰論

斷刑論

瞻禦

機權論

王言論

英傑論

諫諍

忠諫論

嬖惑

近倖論

寤論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親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論非道昌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

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
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祕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
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身
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鼙則警而思備也遇
祕隱則情而思迷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讎也見相親則感而思近
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鄰也攻邊則人人思
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鑿鑿而異也且王者
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
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
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柔媼是
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悖悖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
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儉節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
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
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
身不謹為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

以爲大戎所滅僧孺以爲幽王自以守道不國類舉爲烽燧噉天下空於持軸加以褒妙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窬則謂四夷亂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其身使四夷自守皆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商蠻西戎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守而不書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重範之目也敢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守論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洒東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鉞鈍舍弘濫貸煦育逆孽始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莫府堦弄周思以爲宿謀方且鬼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頽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

金堅彘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顛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朋伍羅
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擄取而
乃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其勳且祖根此復何也今之議
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材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
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怨氣不萌此
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
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
則朝廷待之貧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用
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問王侯通爵越錄受之
覲聘不來机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季嬪之裝緣彩飾無不備之是
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四分盡殆盡
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
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
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頓軒輅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
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

郊畿爲犯獵哉大抵主人油然多欲然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
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
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
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爲經愚見
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郡之術求戒之哉

戰論并序

杜牧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
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
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各辭相貫高山大河盤互
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
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爲富也天下無河
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虜亦
外矣秋散爲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
矣河東明且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

師嚴節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三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嚴數三億低
首仰給橫拱不爲則以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
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
嗾呼臙腠徹于帝君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剷吳越荆楚之
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
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
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
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
時殿竒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削
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
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
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
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囊已虛此不責實是料
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
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

金縢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竒外死勤於戎矣也嘗厚之過其敗
三也天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銘采
色其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
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
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
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
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
廷四歲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
力也無事天子寬禁厚因與久休自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
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豈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
者誠欲謂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
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
簡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論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余不得已為之言

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
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
秋爲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夏爲不善者必俟秋冬
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
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
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
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
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
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
也胡不謀之人心以孰吾道吾道之盡而化矣是蒼蒼蒼者焉能與
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
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咎矣
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
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不死不
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

痛不得麻辛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暝支不得舒
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太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
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雷霆霜者
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
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不然夫雷霆雪霜者時一氣耳非
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
石裂衣大木木石豈為非常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
之草木豈有非常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刻之
者惑也果以為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
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自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
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之盡矣當也者大
中之道也離而為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
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知智者也偏守而謂
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
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

愚虫虫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機論上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不知害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爲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爲之反覆范蠡善用也勾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爲本趣時爲用苟恃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逢於時則虛其事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

蔡取器之機也秦越之䟽嬴氏合於由蔡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
丹朱而棄舜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
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雖管蔡而不戮必
隊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
上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
爲國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
乎善爲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
能韋平徑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
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爲親爲子夫下孰不以我爲親爲子乎夫
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
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
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露骨具悉分士卒
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
而亡不亦宜乎善爲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
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

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
此君子之爲也鄴族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人土磬而
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轉信忌剋羸生殛遂
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戚雲夢生擒夫域中至
大之謂道天下至隨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
道好謀而穉倫攸斃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俟周武哉
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
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
取而得時亦機也捨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
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干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咎二疎
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涉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秦
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傅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
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昇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自起所
以伏劍也取不相時則招吝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蹠
也語不相時則殆辱薛治誅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謗子家從其

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讎變為心腹
况其恩者乎失其機則親昵反為勍敵况其疏者乎齊相用讎能
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巧至國之
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
踵為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
國國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荅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
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
下熙熙然若登春臺如享太牢不知帝力故為國之福非謂其無
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無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
近者嗜欲擊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
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
人不仁以日姓為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機以克永世
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知
幾其神乎有言哉有言哉

大哉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常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
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
於一時利在於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爲之時禮義有不
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爲而
爲則道德如畫餅充飢矣不可施而施則禮義如說河濟渴矣不
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棼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
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衆知
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何異哉雖曰棄之置
之弛之蓋殊途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輜重可離而權
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權不可無迅雷發則羣物驚大風起則萬彙
振嚴霜冽則衆木落暉日昇則百卉秀孰爲此者天地也天地尚
或用之而況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庸之君不能力行而躋於
聖容徵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革心而至於道福其善君子所以
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夫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至
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肅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無

私則不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變乎蓋惡不羶則善無以彰矣一弛
一張天道乃長一懲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是
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用而用不合棄而棄不合
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俾民
日用而不知權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傳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
於阜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庶群情弗協事難以濟故詐夢得賢
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興賴善權之主也文王知太公之賢欲
擢居輔弼授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上庶士靡靡非恐未適從故
釋天遣我師乃出敗而獲之周之永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君苟
懼設計之損德固執信而循常則傳嚴虛老而莫神渭濱及齒而
不用棟梁斯壞其何以興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矣利萬而
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亡苟害於事雖鄙俚之議君
子懼之苟利於後雖先王興教達人抗行也王雖至親西伯食其
肉不然則死於姜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美美不然則臣於項籍
也西伯非不慈其子已死不食則己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其父

爲虜奔起則已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基
業大人之權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敗未測
取與未決當此之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測成
敗決取與穰苴布衣見景公景公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
懼克成其功也孫武被褐謁吳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三嬖妾衆女
整齊卒顯其能也易曰巽以行權巽風也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
無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治之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文公
見天王王河陽譎則譎矣而夾輔之動垂於史冊邇南拳諫楚子
以兵刃諄則諄矣而盡忠之節著於春秋夫事有先奪而後與先
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之僕其改過而反其政公子光謀亂
伍胥避之乃進專諸以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雲穀父之寃不
其偉歟夫乾坤之道易簡也而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能久故王
公設權以固其國知變以馭其民善馭者視人如嬰女孩悟之誘之
莫不胥悅不善馭者以民爲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苟合善權變
者如弈其焉或取或捨或進或退無固無無必皆任其勢也捨非資

敵蓋捨小而取大退非怯彼蓋進損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其學未
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
觀其相魯君於夾谷挫齊銳於罇俎當是時齊侯強而不強魯國
弱而不弱聖人之智不亦多乎夫獸廢爪牙則充群獸之腸矣禽
鍛羽鬪則供衆禽之羞矣人失權變則爲英雄之資矣三十輻之
車制之者柅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三盜
既興物雖衆而皆覩至哉始離而終合始逆而終順始非而終是
始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也設於
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來則獲矣
權之應變猶荷戈禦獸審其勢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失
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
霸之君也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能治天下者未之
有也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君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

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誦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衣布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竊事六朝弼諧一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聘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比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遊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爲用駕徒之術惟漢祖盡之黥布歸漢絢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帳飲食從官如漢主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豈更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湯罽羗狝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

廣坐待立終日比有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
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敏系禮節貌浮詞足言宜乎洞
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因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為薄矣祿
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莛菜奇傑其戰鬪之氣較乎刺之
材夫關張遠矣天寶末受重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
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為梗蓋恩
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
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
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寤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
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
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
大隊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
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

令言帝欲不帝

劉李二人各不便故書其官

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

不可得此所謂訐也

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

勿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

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

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

高棓擊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

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爲眉州司土

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

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近侍論

李德裕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

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相靈之

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

僕覽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次蕭蕭過敵之妖獄

行沈湎之樂非侍臣無以承意非所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敞所以

得盡數也。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主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靈蕤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窺論

元結

元子夫寶中曾預讌於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資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諫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窺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窺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侯侯家得窺婢寐則窺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窺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寐則假窺其言似不然主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窺病寐中窺言非所知也引窺婢自辨辭說

公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奴竊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
先事竊說說侯之過警言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
竊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其奴命之
曰竊良氏子孫世在于郤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竊言以規諫人
主裨悔過追悞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諫大
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郤侯夷奴耶

文粹卷第三十七



文粹卷第三十八

論戊戌二十首

吳興姚

鉉

箕

前賢

夷齊四皓優劣論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三名臣論

李翰

三聘真論

李華

失策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袁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李德裕

張辟強論

晁錯論

李觀

降將

李陵論

白居易

皮日

張禹論

李德裕

省試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頌

論曰君子疾及世而名不稱取當平而節莫覩故發義以立志從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與亶千古然立志者必義也成功者必道也資於義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繫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孰能利其國當時繫賴非四皓孰揆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乎在考其功而論於是乎著蓋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漢

此亦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王正巨禮也人之
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有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高而
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所謂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
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
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蕞墨台氏之子不屈也羸之德
衰則囂允全生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舉其
成中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立矣深惟終始敢無優
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別而叙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
烈矣愛國以屈身商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內皓見賢於子
房夷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怨子戕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
豹為鄴也人不欺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休幹事之權首
貽牧人之經軌汪洋古今輝焯罔史窮理而語罔有變劣擇善而
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戕仕齊亂之魯而邑偏強評仗義為城

此倚仁爲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儉妙用心
術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福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勤之陰陽運
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
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利物勸身勵俗守之以
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
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
爲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厭愛懼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
火烈人望望相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
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
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
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
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
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
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
成使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

以寬濟猛同一氣之和乎自邇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三名臣論

李翰

或問於翰曰晉諸葛亮擁膝南陽爲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爲信然雖涯量罕窺而遺迹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固請不得已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小者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况議大賢然執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著由虛考實儻客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迫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耳曰何謂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齊定霸尊周勤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修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爲燕將纓勝聲師挫衄於二城之間狼狽於

而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犇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諭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聞者末教語功則信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敷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事訂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爲美矣然微功事讎務入之情速矣肆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丘雖稱其仁終不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構必成事也而葉亨主闇而國治兵弱而強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藏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徙之以德收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

也千秋萬歲臣尚不敢侵其臣隸而况謀子孫乎因奔祿宵遁善乎長者之言
謂懷祿不齊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諸子不亦優哉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
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夫運有通塞命有修
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用乃大喜
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
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
兄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常感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
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蘊弼諧之大略以康濟為己
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纔元士命止中年
位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
優劣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

三取貝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
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况察者未之究乎鄭
衛方奏止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

喜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樵悴被縕紫蒙蕭艾
美醜美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害其善
惡在善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
也余兄書元曾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
願蕭二子之略遼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
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切不
得正其蕭呼以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
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
蕭病賤也太師將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
蒞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謂王者作樂崇德殿薦
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於是作破陣樂詞是
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
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
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為繁尤異子長不編年陳事
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

齊生人不錄次序續修以迄于今之然而致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之俟其言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之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折之折當發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相見諾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而古之能者往往不全焉超絕孤厲不可謂不知者言也茂挺父爲昔永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其成之茂挺初登科自名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替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矣端重之言詞間之語十紹宗深明持操守第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不守曲直

守道而斷趙郡李暉伯高含大雅之業暉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
丹族子惟嶽謀道沈邃廉靜邊國高渾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
拯士挺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
而才足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嘗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
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
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歎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
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
舉朗邁真直第霸士會峻善宋雜隴西李廣敬叔堅明而粹范陽
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穎川陳讜言士然淡而不猷吳興沈興宗
孝長專靜不渝穎川陳兼不器行古人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
奇節是皆重於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
陽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緯卿詞學標幹
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
融粹微而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
事理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

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疏明簡暢穎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鄉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明貫白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無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作云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爲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有上過諱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悞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怯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悞生而仕者上有過

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
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
聲氣不思已之不忍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
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聞去必佞彼愛取乎厚
也必誦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誦即苟而已矣是疑
懼而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淮
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
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
無殺誠惻隱之者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亡
者耶與其不忠則彼王侯者謂淮陰王曲逆是也未可免鼎鑊之誅刀
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為當噫漢之初立未為無人丁公就
刑未聞有一言而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表盜以周勃為功臣論

李德裕

表盜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
亡與亡盜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埋篤論此言足以感文

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
非罪見疑可爲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
平用辟強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
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
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矣
其後絳侯繫清室蓋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
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盜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
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
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爲仁矣蓋
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
之罪虐賈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張辟強論

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情竒之
可也若以爲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
因辟強之向使漢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嘗言

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
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
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
何至危懼必當直交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漢高曰
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爲獨在呂宗矣何可皆之厥後稱
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溢先朝雨露則劉氏之業必
歸呂宗及呂后之毀劫躡商以給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
尚不敢公言誅呂豈不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
才出於世豈受其給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
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沮
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爲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晁錯論

李觀

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
故直筆以議按錯潁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掌故以英詞
射策累擢爲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

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求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
士是用剪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淠之反
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
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夫
為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為名景帝無非常之
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其在紆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
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
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
歎被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淠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
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
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
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俾刃其父知其必戮
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是氏危矣吾
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
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

見獲宥是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爲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其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曠殺麇叛者爲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

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隊君命挫國
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
前墮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追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
引范蠡曹沫爲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豈非其罪魯國之羞沫
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
之意亦奚爲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
之將爲單于之擒是長寢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
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
慕之是大失二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
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固若
効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
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
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賁延于世刑不加親戰
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
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

山生或輒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受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歷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踈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昭去秦矣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殺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甲伯有扎頌之詩秦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沈薄太后尚存唯一舅薄昭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

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
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
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
蛇鬪於鶩鴟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出方斬馬劔斷佞臣
頭斯為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雎為師表張禹為鑒
戒

文粹卷第二十八



文粹卷第三十九

議甲 卷十一 首

吳興姚

鉉

箕蔡

郊廟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郊寢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禘祫議

遷廟議

立廟議

宗廟遷豆議

同前議

同前議

昭陵議

省武學生代齋郎議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
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暑度循半日南極當暑度環周
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
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
隔日常遇既非大會豈運木周惟撻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
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傳孝惠進奏

曰淮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周十一日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爲至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崛起黽沛黽其大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成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爲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鄜禘郊祖宗之命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高祖絕太宗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齊其祀是棄二八之令傳爲漢心也

皇帝之大業同於黽其大公之不忘返古遺漢孰甚焉夫追尊之祖

景皇帝廟號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
號且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隆於地乎漢制增
議宗廟以天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
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之舊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
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呂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犧五代本配五
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
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
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察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
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
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
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
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廢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
義唯敘漢去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

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
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
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祠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
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
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
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
不曉周公本意殊乖仲丘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去配勾芒之類
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
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諶武王怪而問焉太公
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
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
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曰五者故知名
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且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
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
事乃不經未足據據又檢武德時人以元皇帝配於明帝兼配感

帝至貞觀初絞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
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遷遷之典取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
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
生道符立統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濟發之靈源
肇光宅之重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
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
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
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
玄功清下濟塚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
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
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幼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
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
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殿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

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締袷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
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
說一曰獻懿廟主宜奉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袷者合也毀廟之
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
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
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袷則陳
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
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廟二祖猶在壇
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袷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
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今一朝遷
之豈惟使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
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袷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
如在景皇帝雖爲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
饗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也矣五日獻懿之子孫也今欲

正其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
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
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
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
無其所廢祭則於禮不通此互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
其折中以爲躬祖之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
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
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
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
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其頻合祭其寡則豈是太祖所
獨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
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
陛下以三議爲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
或可疑五乞召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遷廟議

權德輿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
准今月十六日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
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
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
當於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
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
無嫌漢之太上皇帝遷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為屬諸尊故周漢皆大
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皇帝別廟未成故權
設對袷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
運移于晉冀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
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於祭運移于宋初永
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章泓
請屋朽乃止其祭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
府君東嚮議竟不行齊陳其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

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晉已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
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
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
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
有司以一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
東向藏二主於夾至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
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爲昭太祖爲穆此誠乖疑倒置之
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桀文武不先不密以爲
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
非啓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
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
年冬大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千頌等一十
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字文炫二狀前後異同
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食禘祫加幣玉
虞主而枚卜控埋等謂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議惟置別廟

及附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為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
初立此又易行於以謂德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
殷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明德流光無窮啓皇運於後景
福靈長與天地並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為父猶周人祔
于先公之禮也此亦亡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
祀典莫重焉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
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儼
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在議中乃今累叨睿獎獲貳宗
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聲竭愚管且敢以疑文虛說黷
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具夾室帝十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
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三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
裕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
耶或主有禘則祭無禘則止如殷祭何如或去每禘裕時就饗於

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已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朝曰太祖已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歷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殿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禘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禘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爲比類彼主命幣玉者旣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旣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斂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漢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必則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年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立廟議

朱子奢

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廟子駿議開七祀拜君降一節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咸翫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祀祀多不參老儀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去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另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我在茲

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所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
無准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為貴者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纔與子男相呼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為
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
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
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
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
周之后稷尊為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
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祔遙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恣人情於是
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紼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宗親親之
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珉闕里學滅秦庭儒雅
既喪經籍堙殄雖兩漢纂脩絕業魏晉敢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
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晉迄茲多歷年代
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
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極

禮莫踰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為萬古
之彝則臣等奉述獻旨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蓋寡
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
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曰七代之廟
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于寶之徒
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為宜故其文曰天子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國之
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
之篤論尊康成之權學則天子之禮下偏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
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焉况復禮由人情自非天
墜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
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
阻礙不易之令範百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
制亦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辰尊祖之義成於孝理之日

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木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蘗汗樽杯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饗者以極豐潔其有二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祀之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樽犧象糜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熟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二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銅俎簋豆箚簠無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異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日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

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
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
稼所以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
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曷增虔誠
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滌略皆詳各目編諸甲
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簋豆之
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銅銅
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
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簋豆十二未足以盡天
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昔魯人丹相宮之楹又
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
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
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
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
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整厘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
敬猶著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
而行

同前議

韋述張均同議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
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
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噐
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
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
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雍羞則與祭祀
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食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
惠以布政又曰饗食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食有體薦爵盈而
不飲有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食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
不同矣又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具共供祭祀與賓客

所用各殊處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
馬、淮、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
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艾有疾召
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艾及祥宗老將薦艾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
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皆遠
且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
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
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取焉雖遠且有加豈能備也
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鬻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
神在於虔誠不求獻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
風有采蘋采芣繁雅有行葦洞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
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向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
矣韶護可息而箜篌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
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
求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

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爲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覲栗蒸嘗不過把握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制

同前議

楊仲昌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饗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爲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蕒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爲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食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

一樽之酒貳盞之奠爲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
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邊爵則事非師古與
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昭陵議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熟摧毀略盡其宮
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
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
冀久遠便人又爲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
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
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
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
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
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
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
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爲異况舊制旣毀新宮是修考於便

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饗獻之禮是
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饕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
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藝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列
井以備薦羞所謂潔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
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
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
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且愚以為但在柏城之內則
不去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省試學生代齊郎議

韓愈

齊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邊駿奔走以殫
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
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邊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
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負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
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身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
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

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進以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以不得其理矣今天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彛疊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指掌其事而墮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廢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然則

不可爲己又況不知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
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去其真故曰議罷齋卽而以學生薦讀亦
不得其理矣

文粹卷第三十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